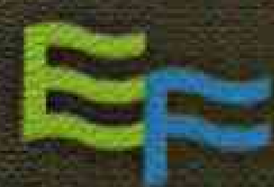
# 紅的回憶

溫紹賢著

五部曲

RE ORIES

Pentalogy


翔流編譯出版公司

## 《紅的回憶》帶你回到那火紅擾攘的毛澤東時代

毛澤東創造的那個近三十年的社會主義王國，是人類歷史上最爲奇異獨特令人迷惘的社會，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而，它已經逐漸被世人所遺忘了！

爲還原毛澤東時代，《紅的回憶》五部曲生動、形象、忠實而詳盡地反映毛澤東統治的歷史，用一幅幅鮮活的畫面，砌成一長卷毛澤東時代全景圖。每一本小說以一個重大政治運動的全過程爲背景，中間穿插一個個扣人心弦、賺人熱淚的悲劇故事。中國改革開放取得輝煌成就並努力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與毛澤東時代進行對比，極具反思意義。

---

## 國內外名家評論《紅的回憶》五部曲摘錄

「傾盡全力於《紅的回憶》系列是溫紹賢最大的心願，即使在患病中也帶病寫作，古人所謂『嘔心瀝血』，用來形容《紅的回憶》系列的創作過程是十分貼切的，由此也可看到作家的良知、魄力和抱負。」 — 國內外著名作家、香港作家聯會永遠榮譽會長曾敏之的評論，載於《華僑日報》副刊 1992 年 12 月

「《肆虐狂飆》(《紅的回憶》第四部 — 作者按) 的成功，就在於將編年作一條線，人物命運作另一條線，交織在一起。除了可以當小說來讀，還可以當作某種意義上的文革史來讀……《肆虐狂飆》又可以說是文化革命的一部百科全書。」 — 國內外著名作家東瑞的評論，載於大陸著名文學評論刊物《文學自由談》1992 年第 2 期

「如果說，《魂斷彩虹》(《紅的回憶》第二部 — 作者按)只是一本野史的話，那麼這本野史比那些官方審定的『正史』要真實可靠；如果說，它又是一本用廣大人民的血淚交織成的政經小說的話，那麼，其啓迪性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 香港中文大學高級榮譽研究員、法學教授張鑫的評論

「我要向你致敬。當然，有許多人曾經在你所經歷過的那個動盪的時代生活過，但卻很少有人像你那樣，對此寫得那麼多，而且寫得那麼規模宏大和那麼全面……毫無疑問，你的作品值得翻譯成英文和其他文字。」 — 美國著名漢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 (Perry Link)

「《紅的回憶》(英文稿 — 作者按) 是一組使人讀後印象難忘的作品，我希望有一天我的成就能與之相提並論。」 — 美國作家、上海英文《星報》編輯馬克・西格斯(Mark Seghers)

「你的《紅的回憶》系列小說 (英文稿 — 作者按)，的確是一套令人嘆爲觀止的文學作品，值得喝采。」 — 美國作家、文學經紀凱瑟琳・基德 (Katherine Kidde)

---

## 作者聲明：

《紅的回憶》五部曲之人物及故事情節，全爲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 前言

《紅的回憶》(原名《無果花》)五部曲，於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逝世後即開始撰寫，最先寫《失去了的一代》，即五部曲中的最後一部，這是因爲當時情況非常複雜，千頭萬緒，如不立即寫下來，怕以後難以找到所需的資料。該書於一九七八年中完成。不久趁返回香港定居之便，把該書稿帶到香港來。一九八一年開始寫五部曲中的第一部《青春淚》，一九八三年完成，以後因身體健康不佳而停頓，只能帶病進行資料搜集工作。到一九八六年，金葉(國際)出版公司答應出版該五部曲，並於一九八七年三月出版《失去了的一代》，又於同年七月出版《青春淚》。從一九八八年中起，開始半天上班、半天寫作。經過四年不避寒暑埋頭寫作，終於在一九九二年上半年完成餘下的《魂斷彩虹》、《瀝血殘花》和《肆虐狂飆》，並於同年全部付梓，均由金葉(國際)出版公司出版。至此《紅的回憶》五部曲終告全部面世。

作者深知，五部曲獲得出版，僅表示只完成其初稿，隨之而來的是大量過細的修訂和補充工作，只有這樣，它才能負起真實而全面地反映毛澤東時代的歷史使命。一九九三年以後，作者一直沒有停止過對它進行修訂，二零零零年作了一次較大規模的全面修訂，隨後的幾年，繼續陸續進行修訂和重新分出章回和細目。現在的這個修訂版與當年的版本相比，無論在全面性、準確性或藝術性方面，均有很大的昇華。

作者也深知，在現代社會，一本書的出版(名家作品和暢銷作品除外)，不管其質量怎樣高，內容怎樣震撼，也僅僅是一項工作的開始，隨後如果沒有大量的公關和推廣工作，它很可能只是曇花一現的東西。不幸的是，公關和推廣恰巧是作者最大的缺陷，因爲文革後五年的「無產階級教育革命」，作者在大學教書，多次被派到十分艱苦落後的山區，「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每次半年，健康受到了嚴重摧殘，回到香港時已是百病纏身。在這種情況下，以疲憊殘病之軀，以超常的腦力勞動寫作本五部曲，平時即使有一點空餘時間，也用來休息，對於公關和推廣等交際活動，已無力兼顧了，而且經濟上也不許可。

然而，作者仍然認爲，出版本五部曲修訂版，無論將來其銷售情況如何，它肯定會進入各大圖書館，這樣，它至少可以作爲形象性的歷史資料，把毛澤東時代的這段歷史，永久保存下來。因此，這項工程雖然花了作者整個下半生的時間，也許還是值得的。

近年來作者一直健康欠佳，可幸在家人的大力支持下，終於在有生之年，親眼看到本五部曲能以完整一套的嶄新面貌面世，作者深感自己的一生已無愧於這個時代了。

本書在漫長的撰寫和修訂的歲月中，作者得到妻子黃美金的全力支持，她甚至細心校閱了整套小說，並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見。作者常想，當年她身兼母職和中學教師，含辛茹苦，如果沒有她的包容和體諒，這套書是不可能寫成的。謹將本書獻給她。

作者謹識 二零零八年六月於香港

# 總序言

毛澤東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起，至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逝世時為止，統治了中國大陸整整二十七年，而他的路線一直延續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為止，達三十年之久。在這數十年中，在毛澤東獨特而強力的無產階級專政統治下，中國變成了一個古今中外都未曾見過的社會，也許也是後無來者的社會。這個社會發展了獨特的文化、政治、經濟以及社會關係、倫理關係、家庭關係。它們無不注入濃厚的政治內涵。它還創造了許多新的辭彙和術語，以適應政治和社會急劇發展的需要。它同前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許多方面也大不相同。在西方世界中，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被說成是「竹幕」，一個難以窺見其內幕的神秘國家。於是它成了世外異域。當代不少西方中國問題專家對它的認識也是極其有限的、膚淺和片面的，因而往往得出與真正史實相去千里的結論。這並不奇怪，因為即使是在當今的中國大陸，年輕一代對於那個時代亦不甚了了。

對毛澤東有各種不同的評價，但褒貶則相差甚遠。究其原因，就是對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缺乏全面確切而真實的掌握。

作者以一個香港青年，在毛澤東統治中國後不久，就到了那個社會上大學、工作和生活，直至毛澤東去世，所以對中國長達近三十年的極左路線和各個政治運動，有深刻和切身的體會及透徹的認識。

作者從一九七六年起，歷時十五載，以所經歷及所見所聞，運用大量翔實的政經資料，寫成了一百多萬字的《紅的回憶》(原名《無果花》)五部曲。它是一套五部相對獨立而又連成一體的長篇小說，包含了毛澤東所發動的歷次主要政治運動，如反右鬥爭(《青春淚》)、大躍進(《魂斷彩虹》)、社會主義教育(四清)運動(《瀝血殘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肆虐狂飆》)和文革後半部的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失去了的一代》)等等，幾乎涵蓋了整個毛澤東時代。一九九二年五部小說出齊之後，作者又用了十多年時間，對它從頭到尾進行多次修訂、補充、部分章節重寫，甚至改寫了第五部，務求精益求精。

在動手寫作本五部曲之前，作者深知，要寫好這部巨製，除了必須十分嚴肅認真，對史實進行深刻的審視之外，還必須對作品的結構作出別出心裁的處理，只有這樣才能客觀而形象地全面反映那個歷史時代。作者經過反復而縝密的深入構思，最後決定採用一般文藝作品通常不會使用的手法，那就是雙線並行法：一條線是以各個時期的政治事件貫穿其中，另一條線是以小說中各種人物命運的故事穿插其間，兩條線自始至終緊密交織在一起，血脈相連，相互襯托，以便給讀者一種置身其中的強烈真實感。香港和海內外華人社會著名作家東瑞先生在給《肆虐狂飆》作序時，就對這種獨特的結構給予充分的肯定：「《肆虐狂飆》的成功，就在於將編年作一條線，人物命運作另一條線，交織在一起。除了可以當小說來讀，還可以當作某種意義上的文革史來讀……《肆虐狂飆》又可以說是文化革命的一部百科全書。」

作者的嚴肅認真態度，還在於對每個時期的政治事件的發生，每一個重要中央文件的頒布，和每一篇黨報的重要社論和文章的發表，在具體時間上，都一一作了一絲不苟的反復查對和核實，直到完全正確無誤為止。對於引用這些文件和文章以及毛澤東的有關指示的具體內容，在文字的核對上，也採取了同樣態度。

作者也深知，寫作《紅的回憶》五部曲，不能像某些「傷痕文學」那樣，專注於寫個別人或某一類人所深受迫害的事件，雖然這樣寫能更加集中，從而起到更加強烈的煽情藝術效果。然而，如果這樣寫的話，充其量只能反映一個歷史時代過程中的一段小插曲，而不能反映該整個時代。《紅的回憶》五部曲是一套反映一個時代全貌的超長篇作品，因

此它必須以宏觀的視角，首先立足於整體社會的各個方面和整體歷史的進程，而在描繪整體社會的各個方面和整體歷史的進程中，不斷帶出具有那個時代特色的悲劇故事，用以作爲支撐整套小說的柱樑。

結果，作者相信，《紅的回憶》五部曲成功地做到了把毛澤東所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一一如實地再現出來，把穿插其間的人物悲劇故事，按照當時生活的本來面貌，一一蕩氣回腸地編織出來，生動而形象地反映了當代中國整整一個時代的歷史真實，給讀者展示了一幅毛澤東時代的全景圖。這是到目前爲止尚未有任何其他文學作品以如此深廣的規模對此加以反映的。香港作家聯會永遠會長曾敏之先生在《失去了的一代》的序言中寫道：「《失去了的一代》不僅是形象性的文學作品，也是概括性、哲理性的歷史文獻……深深佩服溫紹賢先生的藝術手腕，能如此深刻而又生動地通過這部小說反映了一個時代歷史的真實，在我讀來就如昨天所經驗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學高級榮譽研究員、法學教授張鑫先生在他爲《魂斷彩虹》所寫的序言中說：「如果說，這本書只是一本野史的話，那麼這本野史比那些官方審定的『正史』要真實可靠；如果說，它又是一本用廣大人民的血淚交織成的政經小說的話，那麼，其啓迪性就是不言而喻的了。」東瑞先生在大陸著名文學評論刊物《文學自由談》上撰文，對整套書作了高度評價：「《紅的回憶》是爲悲劇性歷史見證的大氣魄作品，具史詩般的結構。無論其得失如何，它的存在價值已是無容置疑的了……它的文學價值必然可與歷史同存。」美國著名漢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在給作者的信中說：「我要向你致敬。當然，有許多人曾經在你所經歷過的那個動盪的時代生活過，但卻很少有人像你那樣，對此寫得那麼多，而且寫得那麼規模宏大和那麼全面……毫無疑問，你的作品值得翻譯成英文和其他文字。」美國作家、上海英文《星報》編輯馬克·西格斯(Mark Seghers)說：「《紅的回憶》是一組使人讀後印象難忘的作品，我希望有一天我的成就能與之相提並論。」

作者寫作《紅的回憶》五部曲的目的和用心，是要把使中國人民付出如此巨大血淚代價的近三十年奇異獨特的歷史，完整地保存下來。然而，作者相信，不會再有人嘗試寫作這樣的作品了。這是因爲，一方面，中共在毛澤東死後的幾十年來，一直禁止大陸的作家全面寫作那樣的題材；另一方面，像作者那樣具有橫跨整個毛澤東時代全面經歷的人，在當今世界上已經是寥寥可數了，即使有一些那樣的人，他們也都已經進入了古稀之年，無力進行那樣艱巨的工程了，況且他們也不一定是文學作家。

毛澤東創造的那個另類社會儘管失敗了，但其中有許多地方是可以供人參考、發人深省的。後世的人們一定可以從這些失敗的教訓中獲得有益的啓示，從而更好地改善我們這個世界。事實上，鄧小平就是全面總結和深刻吸取了毛澤東的失敗教訓，才提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使中國瀕臨絕境的經濟和社會生活得以起死回生。

由於本五部曲的出現，一九九九年初，柯星沛導演邀請作者拍攝他受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製作的《紅的回憶》影片。鄭維音先生在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一日《明報》的「文化資訊」版上，以《這麼重 那麼輕 — 紅的回憶》爲題，發表評論：「《紅的回憶》也許是最快速認識中國現代史的方法……但對沉重的名字、沉重的歷史，輕薄無根的一代又如何承受得了？」作者十分認同鄭先生的觀點，也覺得影片名更貼近本五部曲的神髓。

五本小說當年是在三個不同時間分別出版的，所以讀者難於追蹤購齊，現在，經過十多年不斷過細的修訂和補充，改用《紅的回憶》書名，以一本裝重新印行，以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也爲了讓我們輕薄無根的一代，對自己國家的這一段現代史，有一個應有的認識。另外，作者希望，適逢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書名《紅的回憶》能引起讀者更多的回憶、聯想和反思。

作者 寫於二零零零年 定稿於二零零八年

# 第二部

# 魂斷彩虹



## 目錄



## 故事簡介

小說描寫的背景時間是中共推行「三面紅旗」的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三面紅旗」即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集中體現了中共當時推行的激進經濟路線，這條路線把中國的國民經濟推向崩潰的邊緣。小說通過繼續對陳曉乾的遭遇和他與各種人物的關係的描寫，揭露了「三面紅旗」的形成和發展的全過程及其嚴重的禍害，生動、細膩、忠實而又全面地反映在人類歷史上罕見的、長達三年的、死人無數的全國性大飢荒。這是首部也是唯一一部真實地反映「大躍進」全過程的長篇小說。

# 彩虹魂斷實堪哀！
## — 序《魂斷彩虹》

溫紹賢這部《魂斷彩虹》，以小說的形式，形象而又真實地反映了中國大陸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間「大躍進」的歷史。作爲一個嚴肅的作家，溫紹賢遵循「典型環境中典型性格」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對事件進行了必要的藝術概括和誇張。但這種誇張並非毫無事實根據的隨意塑造。筆者敢下這樣的斷語，是因爲筆者在這期間也曾被下放到農村和基層去參加過「大躍進」運動，有過切身的體驗。現在看來，這真是一個荒謬而愚蠢的運動！

本書敘述的一些事實，筆者雖未曾經歷過，但筆者當時親身接觸和耳聞目睹的許多事實，比本書所描述的可說是更爲反常，更無理智，因此也更爲荒謬。看來作者不想出於偏頗，專門去選擇些「尖端」材料作題材，而是篩選出當時在中國廣大農村中最具普遍意義的事件，加以形象化的鋪陳和刻劃，使之更有說服力，更加深刻地反映歷史真實。所以，如果說，這本書只是一本野史的話，那麼，這本野史比那些官方審定的「正史」要真實可靠；如果說，它又是一本用廣大人民的血淚交織成的政經小說，那麼，其啓迪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就更值得一讀。

讀了這本書，難免有許多聯想，有些人則應該有所反省：曾經被捧上雲霄的「大躍進」，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敗？是正確還是錯誤？是功垂史冊還是塗炭生靈？實際上歷史已經作了結論。可能還有一些乘「大躍進」之風青雲直上的人，仍要強詞奪理，爲自己塗脂抹粉。那也不足爲怪。死了人也還洋洋得意，本人可以沒有了良心，其子孫也會內疚。被篡改了的歷史是不能流傳久遠的，當他們的子孫讀到真正的歷史時，一定會憑著良心起來責備他們面對死人無數還要擺慶功酒的「長輩」的。

彩虹通常在雨後天晴時才會出現。有了彩虹還要斷魂，多麼可悲！不禁和詩一首如下：

爐焚禿嶺鬧紛紛，
雨過天晴卻斷魂；
虎穴棲身何處有，
平民遙指水邊村。

我還是寧取中庸之道。希望那些被逼上梁山的人，也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日。既往可以不究，來者定要珍惜。讓我們和我們的後代能永遠生活在理智與和諧的幸福之中。

香港中文大學榮譽高級研究員張鑫
一九九一年十日於香港

# 第一章 放逐邊陲

(一九五八年八月)

(一)

一列從P市開往N市的火車，在D站徐徐停了下來。在這四面環山的小站下車的乘客並不多，都是些衣衫頗爲簡樸的農民。在這幾十個乘客中，卻異常顯眼地混雜著一個與眾不同的青年，人們都用好奇的眼光看著他：這個穿著與眾不同的青年，到這個山區來幹甚麼呢？不過，大家看了他幾眼之後，就各自挑起自己的物件，向四方散去了。

火車突然響起了長長的汽笛聲，「格隆」、「格隆」地開走了。

那青年東張西望了一下，就向一位青年農民走過去，向他打了個招呼，用普通話問道：「你是去彩虹鎭的嗎？」

那農民轉過身來，用很不純正的普通話說：「不，前面那位大嬸才是去彩虹鎭的。」

他朝前看去，原來是個挑著一對籮筐的中年婦人。於是他走上前，有禮貌地問：「大嬸，你是去彩虹鎭的嗎？」

那中年婦人停下了腳步，似乎聽不明白他的話，卻從頭到腳打量著他，忽然說出一句廣東話來：「你說甚麼？」

在這個偏遠的山區，竟有人能說廣東話，這使他大感意外。於是，他連忙用廣東話說：「你是去彩虹鎭的嗎？」

「是的，」那大嬸仍然用疑惑的眼光看著他，意思似乎是問：「你也要到那裡去嗎？」

這時，他才認真打量她的外貌：四十開外年紀，前額和眼尾有著幾條淺淺的皺紋，雖然皮膚略帶古銅色，卻也五官端正，特別是那雙雙眼皮十分明顯的大眼睛，仍然閃爍著光彩，牙齒整齊清潔，身材略爲高瘦。

「請問你可以給我挑行李到彩虹鎭嗎？」

那大嬸甚感詫異地再打量他，問道：「你到那裡做甚麼？」

「到那裡去工作。」

「嗯！」她似乎是在想甚麼。「你有幾件行李？」

「不多，只兩大袋。」

「好吧。」她答應了，然後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陳曉乾。請問，怎麼稱呼你呢？」

「我夫家姓張。」她答道。「你的行李在哪裡？」

「現在就去行李室領取！」陳曉乾對她說，並轉過身，朝火車站的行李室走去。張大嬸跟在後面。陳曉乾取出兩大袋行李，張大嬸幫著把行李放在籮筐裡，並用繩子結實地綑縛好，就挑在肩上，向著直指前面連綿不斷的石山的一條小徑走去。

陳曉乾跟在後面，問道：「張大嬸，請問要多少工錢？」

「不用錢。」她輕輕地笑了一聲。

「那不行！」陳曉乾說，「錢是一定要給的。」

張大嬸不置可否地繼續向前走去。

陳曉乾舉目四眺，只見除了火車站有幾間辦公樓房和一排平房之外，到處都是一座座荒涼而光禿禿的黃土山崗和灰色的石山，周圍土崗和石山的山腳，正好在車站中間形成一個狹長的山谷。他看見到處那麼荒涼，不免感到有點心慌。正想找些話題和張大嬸閒聊，皮鞋突然踩在一塊碎鵝卵石上，打了一個踉蹌，差點兒趴在地上。他站定之後，看見路上到處是碎石，但張大嬸卻赤著腳，無論踏在沙面的路上，還是踩在碎石子上，都

有如穿上彈力球鞋一樣，輕快俐落。

大約走了大半個鐘頭，他們來到一座平地拔起的石山。有一條半天然、半人工走出來的石級，彎彎曲曲，其中有些石級跨度很大，陳曉乾要手腳並用才能吃力地爬上去。張大嬸只好放慢腳步等他。

幾經艱苦努力，經過一個多鐘頭的奮鬥，陳曉乾才爬上那座石山的山脊。兩人停了下來，坐在石徑旁的石頭上休息。

陳曉乾一邊抹汗，一邊在喘氣，感到皮鞋裡的大腳趾隱隱作痛，腳踵似乎擦破了皮。

張大嬸也在擦拭額上的汗水，看見陳曉乾愁眉苦臉的樣子，便問道：「很累嗎？」

「是的，」他答道，「不過，累我受得了，最要命的是這雙皮鞋，穿住走在滿是沙石的山路上，很不好受！」

「嗯，」張大嬸想了想，「你們城裡人不習慣走山路，是艱難些的了！不過，穿皮鞋走山路我倒沒見過。」

「我沒想到是這種情況，以爲鄉下現在到處都通汽車。到了縣城，我才知道從D火車站到彩虹鎮是不通車的，只能走路。我以爲是一般的路，豈料是這樣的路！」

張大嬸同情地看了他一眼，說道：「這段路是最難走的，過了這段路就是下山路了。下山也不容易，對你們城裡人來說，倒是上山容易下山難啊！你皮鞋裡的大腳趾每走一步都會頂住鞋頭，就更難受了！」

「那怎麼辦呢？」陳曉乾有點畏縮地說。

「這樣吧，這裡有一雙草鞋，是鎮上一個青年托我買的，你先拿去用吧！」張大嬸說。

「這樣不好吧？」

「不要緊，你還給他錢就是了。」

張大嬸從籮筐裡取出一雙黃澄澄的草鞋來，遞給陳曉乾。陳曉乾脫了皮鞋和襪子，換上了草鞋，頓時覺得雙腳輕鬆，好像是沒有穿甚麼東西似的。現在腳趾露了出來，不怕被頂痛了，後跟也是空的，也不怕被磨損。

「這不是挺好的嗎？」張大嬸笑著說。

他們開始下山。

陳曉乾雖然感到穿草鞋有點不習慣，但現在腳不痛了，就輕輕鬆鬆跟在張大嬸後面走。

下山的確是另有一番痛苦。這回要緊的是雙膝發抖，越來越感到狼狽，不時用手扶著身邊的石壁，後來竟彷彿是在黑夜走下石級時的情景，雙腳不踏實起來。

經過痛苦的兩個多小時，陳曉乾跟著張大嬸，才走完山坳口那條三彎九曲的石道，來到石道盡頭處的一個土丘邊，找了個長著細草的林蔭處，兩人坐下來休息。陳曉乾早就全身被汗水濕透了。

張大嬸從籮筐邊解下一個一呎五吋長的大竹筒來，拉開頂上的塞子，然後抬起頭來，把它底部朝天地往嘴裡倒，喉嚨骨碌骨碌作響。喝完，她問陳曉乾：「你也喝點吧？」

「是開水嗎？」

「不，是碎玉米粥，」張大嬸說，「我們當地人出外勞動或出遠門辦事，都帶著這個芒筒，餓了喝裡面的玉米粥，渴了飲裡面的玉米水。」

陳曉乾接過芒筒，發覺它做得頗爲精細，大約可以裝五斤流質，於是上下欣賞一番。

「你也該餓了，喝吧！」張大嬸熱情地說。

陳曉乾果然是餓了，但主要還是口渴。走了幾個鐘頭山路，又流了這麼多汗，早已渴得舌乾口苦。但想到張大嬸剛才用口含著筒洞邊來喝，他覺得不合衛生，所以有點猶疑。

「喝吧！要不，你怎能支持到彩虹鎮？」

陳曉乾點了點頭。他記得，他到縣文教科報到時，文教科長曾經對他說：「山區人可能不太講究衛生，但你千萬不要表現出嫌棄的樣子，這樣他們就會疏遠你，你就不可能

跟他們打成一片。」於是他就提起芒筒，學著張大嬸的樣子，抬起了頭，把它底部朝天地往嘴裡倒。一陣強烈的餿味直衝喉頭，使他差點兒忍不住吐了起來。但是，當他想起縣文教科長的話時，就立刻閉起雙眼，喝了兩大口。

他把芒筒放下來，感到喉頭以下有一股酸餿味。他小心翼翼地說：「似乎有點餿味？」

「有這個餿味才能解渴呢！」張大嬸解釋說，「這個酸味不算是餿，我們有意每天回家不洗芒筒，讓新的玉米粥能發出這樣的味道，十分解渴，還能提神呢！」

聽了她這麼說，陳曉乾又喝了兩口，雖然感到比剛才略爲好受了些，但仍然難以下嚥。

之後，他把芒筒還給張大嬸。

張大嬸大概知道他不習慣，也不太勉強他，只說道：「還有十多里的路程，有一間小食店，到了那裡再吃點東西吧。」

陳曉乾「嗯」地應了一聲。

張大嬸一路上照顧他，但仍然要到晚上九時才抵達彩虹鎮：沿著江邊建築的一個破舊小鎮，江上有一條闊約五米、長約七八十米的石橋，這是進入該鎮的必經之路。在暮色蒼茫中，可以看出，橋已經很舊了，但橋兩邊的鐵欄杆還完整，橋墩和橋面仍頗爲結實。橋下面的一條江，雖並不寬闊，但湛藍的江水，流在兩岸高聳的峭壁之間，就顯得水流急速，水深莫測。

「那就是彩虹鎮了，這叫彩虹橋。」張大嬸說。

「這條叫甚麼江呀？」陳曉乾問。

「叫左江，以前沒聽說過？」

「噢，原來是左江！」陳曉乾頗有興趣地說，「上《中共黨史》時讀過，鄧小平同志領導的紅七軍，就是在左江一帶活動的。」

「是的，」張大嬸答道，「我們鎮也有人參加過紅七軍。」她忽然轉了話題，關心地問：「這麼晚了，鎮上沒有人辦公了，不如到我家歇一宵，明天早上才去見區委蒙書記吧。」

陳曉乾有點猶豫起來。

「沒關係嘛！我家裡只有我和我的女兒兩人，地方很寬敞。」

陳曉乾想了想，就答應了。

過了橋，進入鎮內，只見鎮中心有幾間稍爲像樣的建築物，是用紅磚建築的平房。最大那間門前掛著兩個約兩米高的長形牌子，一個上面寫著「中國共產黨彩虹區委員會」，另一個是「彩虹區人民政府」。這些建築物的牆上，都刷著大字標語，首先映入陳曉乾眼簾的是：「苦戰三年，徹底改變彩虹的落後面貌！」、「總路線萬歲！大躍進萬歲！人民公社萬歲！」、「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等等。

離開這幾間建築物，有一條唯一的街道，約五百米長。這是一條寬約六七米的鵝卵石通道。通道兩旁，高低不平地豎立著幾排房子，約莫有二三百戶人家。在街道盡頭處，有一個長約五十米、闊約三十米的長方形空心建築物，只有上蓋和幾根必要的青磚柱子，柱子上，也到處刷滿了紅紅綠綠的標語、口號。據張大嬸說，這是彩虹鎮的墟場。

「你們區還沒有實現人民公社化嗎？」陳曉乾問。

「快了，正在籌備，恐怕旬內就要成立了。」張大嬸答道。

張大嬸的家靠近墟場，是一邊街的最後一家。門是打開的，只見裡面一個長方形的廳子裡，在一張四方形桌子上，點著一盞小煤油燈，桌子邊影影綽綽地坐著一個少女。可能聽見腳步聲，她立刻站起來，叫了一聲：「媽，你回來了！爲甚麼這麼晚呢？」

「嗯！」張大嬸答了一聲，便說道，「吸，這是陳同志，今晚在我們家歇一宵。」

這時，陳曉乾已走到桌子前。在黯淡的煤油燈光晃動下，只見前面站著一個穿一件北京藍布衫、一條灰卡其長褲的姑娘，是個身材苗條高挑，五官順眼，肌膚細嫩的少女。她有點驚訝地看了陳曉乾一眼，然後有點羞答答地叫了一聲：「陳同志！」聲音十分嬌嫩。

陳曉乾正在不知道如何是好時，張大嬸對他說：「這是我的女兒冠英。」然後掉過頭去對女兒說：「冠英，去給陳同志弄乾飯吃。」

她點了點頭，便走進後面的廚房去弄飯。

大半個鐘頭以後，張冠英從廚房裡捧出一盤青菜和一大碗熱氣騰騰的白米飯來。

「陳同志，請吃飯！」張冠英天真地笑了笑，客氣地對陳曉乾說，然後有點嬌羞地用手掌掩著含笑的嘴巴，快步走回後房。陳曉乾直覺地覺得，她是個稚氣未消、天真無邪、無憂無慮的少女。

「吃吧，吃吧！」張大嬸說，「沒有甚麼菜，千萬不要見嫌才好！」

「你呢？」陳曉乾問道。

「冠英已給我煮了稀飯，我現在就到廚房去吃。」她一邊說，一邊往後面的廚房走去。

「一起吃吧。」陳曉乾覺得只自己吃乾飯不好意思，但張大嬸已匆匆地離開了。

陳曉乾吃完晚飯，張冠英走出來收拾碗筷，她臨走時又甜甜地、半嬌羞地看了陳曉乾一眼，說道：「陳同志，您先休息一會，我給你燒一桶熱水洗澡。」

「不用了，」陳曉乾趕忙笑著說，「大熱天時，還要洗熱水澡？」

這時，張大嬸走了出來，對陳曉乾說道：「我們幹體力勞動的，幹完重活或走了遠路，要用熱水洗澡，才能消除疲勞，保證不會生病。」

陳曉乾聽了，不好再說甚麼。

陳曉乾洗完熱水澡，就在廳上臨時安上的一張床上睡了。本來他有許多事情要想，這麼突然和激烈的變化，他能安然入睡嗎？然而，他委實是太累了，還來不及開動腦筋，就不由自主地呼呼入睡了。

## (二)

第二天陳曉乾一覺醒來，已是早上七時半了。他剛穿好衣服，張冠英就從後房出來對他說：「媽媽出工去了，她叫我等您醒來，讓您吃了早餐，帶您到區黨委辦公室去。」

現在，在大白天看她，與晚上在黯淡的煤油燈光線下所見到的她，又不盡相同：只見她剪了一頭齊耳珠的略帶點淡黃色的黑直頭髮，與她略為長形的臉蛋、較長的胰滑脖子以及高挑的身材十分相稱；一雙晶瑩的橢圓形大眼睛，被非常明顯的雙眼皮包圍著，好看極了；鼻樑不算高直，但整個鼻子卻十分端正自然。而使陳曉乾感到意外的是，她的牙齒十分整齊潔白，與一雙不大不小的紅唇襯在一起，用文雅的話來說，就是朱唇皓齒，與他在抗戰時逃難回鄉間所見到的村姑的黃牙大齒完全不同。不過，她身高已經接近一米七十，卻似乎稍嫌瘦削，胸部的曲線並不明顯，但看過去，卻十分亭亭玉立。他想起張大嬸來，她年輕時一定也是個美人兒。

看見陳曉乾上下打量著她，她不禁嬌羞地低下了頭，有點不知所措的樣子。陳曉乾發覺了，於是收回了眼光，找些話題來說：「你沒有上學了嗎？」

「前年從鎮上的初中畢業後，就再沒有上學了。」她含笑地抬起了頭，慢慢變得自然起來。「在舊社會我家窮，我七歲時爸爸就死了，剩下媽媽和我兩人。」

「噢！」陳曉乾說道，「你媽媽一定很疼愛你了，為甚麼不供你上高中、大學呢？」

「我們這裡是窮地方，能夠讀完初中，已經不容易了。我媽媽才四十出頭，因身體不太好，已像個老太婆的樣子了！她為了供我上初中，已經盡了全力。」她的聲音低沉下來。「本來她是堅持要我上高中的，我不忍心，而且我當時也十六歲了，於是就回家幫媽媽做農活。現在我們兩個勞動力，生活好多了，媽媽不像以前那麼辛苦了。」

「多孝順的姑娘！」陳曉乾不禁稱讚起來。

這一讚，她又變得羞答答起來，一邊說：「哪裡！」一邊把頭埋在胸脯上。然後她轉

身向廚房走去。陳曉乾也跟著她走進了廚房。

「您先漱口、洗臉，我給您盛粥！」她愉快地說。

陳曉乾看見有一個臉盆架，上面放著一個搪瓷臉盆，裝著半盆清冰，中間放著一條新毛巾；另有一隻口盅，裝了大半盅水，旁邊放著一隻牙刷和一支牙膏。雖然，比起城市來，尤其比起香港來，用具在質量上、美觀上、清潔上都相差很遠，但在這偏僻的山區，這麼整齊清潔，已使陳曉乾大感意外了。他猜想，張冠英唸過初中，把好的生活習慣帶了回來，而且生活好轉了，自然開始有點講究起來了。

洗漱完畢，陳曉乾就在廚房靠窗口的飯桌前坐了下來，開始吃張冠英剛才給他盛的一大土瓷碗白粥。他吃了幾口，忽然看見大鍋裡有著滿滿一鍋粥，沒有蓋上蓋，便問道：「這麼多粥，是用來餵豬的嗎？」

「不，這是我們一天的食用。」她解釋說。「一清早煮好一天的粥，中午就不用回來煮了。我們這裡的習慣是早上出工前吃一次，十點多鐘回來吃一次，下午四點鐘回來吃一次。如果去遠地方幹活，就用芒筒帶去。晚餐才另外煮。」

陳曉乾忽然想起甚麼，問道：「為甚麼這個僻遠山區的人會講廣東話呢？」

「這裡不叫廣東話，叫白話。」她說。「我們鎮上的居民，大部分是日本鬼子入侵時從廣東逃難來的，所以都會講白話，但也會講本地話。附近的村民，不少人也懂得講幾句日常生活的白話。」

陳曉乾很快就吃完早餐，和張冠英一起，走出了家門。

在大白天陽光普照下，陳曉乾發現彩虹鎮的街景與他昨晚所見到的又不盡相同，顯得更加凋零破敗。房子有些是用土牆建造的，有些是用竹編的塊塊和土牆建造的，有少數泥磚屋，四面的柱墩是用火磚砌成的，其中有幾間較好的，一半是用青磚、一半是用泥磚建造的。唯一的一條街道的路面，是用鵝卵石鋪成的。街道東向的盡頭處，有條大路，也是鵝卵石鋪的。大路兩旁是稻田，禾苗正在抽穗。再走二百來米，就是區黨委辦公室。

走到門口，張冠英對陳曉乾說：「這裡就是了，您自己進去吧。先找廳裡的林會計，他會讓您找到蒙書記的。」

陳曉乾說了聲謝謝，就獨自向青磚建築的平房院子走進去。他忽然聽見張冠英叫道：「中午回我家吃粥吧，我們是不鎖門的。」

陳曉乾回頭答應後，她就轉身匆匆地走了。看著張冠英走遠後，陳曉乾就走進了區黨委辦公室。裡面是一個大廳，廳靠左邊窗有一張木桌子，有一個三十出頭的男子坐著辦公。在他後面，有一個房間，門楣上寫著「區黨委辦公室」。牆上掛著一些衣服和雨具之類的東西。地面是用三合土打成的。裡面充滿了泥土味和霉味。

陳曉乾向那漢子叫了一聲：「林會計，請問黨委書記在不在？」

「你找黨委書記有甚麼事嗎？」林會計抬起頭來，用好奇的眼光上下打量著他。

「這是縣文教科的介紹信。」陳曉乾從口袋裡拿出一封信來給他。

他抽出信來，看了一會，然後轉過頭去，向著黨委書記辦公室門口叫道：「蒙書記，有人找你！」就把信交回陳曉乾，叫他自己進去。

陳曉乾進入黨委辦公室。只見一張頗大、但簡陋的桌子面前，坐著一個三十四五歲的男子，陳曉乾趕忙叫了一聲「蒙書記！」就向他走了過去。

蒙書記奇怪地看著陳曉乾，一邊指著對面的一張椅子說：「坐，坐，有甚麼事嗎？」

「我是縣文教科介紹來這裡工作的。」他把信遞給他。

蒙書記把信細細地看了又看。

陳曉乾對著蒙書記坐下來，這時才認真打量他。他是個理平頭裝中等身材的漢子，濃眉環眼，鼻子較為扁平，臉闊口寬，眼睛卻很靈活，厚嘴唇的嘴角顯露出一絲優越感。他是個身材頗為健碩的漢子。他穿著一件沒扣上鈕扣的藍灰色襯衫，一條褪色的藍西褲，

腳上穿著一雙黑色的塑膠涼鞋。

他一邊看信，一邊皺眉頭，似乎是個善於思考的人。看完信，他抬起頭來，上下打量陳曉乾，然後問道：「縣文教科介紹你到我們區暫時安排工作，請問你是學哪一科的？」他笑了笑，露出一排頗爲整齊的牙齒，使人看了立刻產生好感。

「我是學英文的。」陳曉乾答道。「前天縣文教科袁科長說，縣城中學是開俄語科的，不能安排進去。後來他打電話到各區的初中，都說沒有開設外語科，才決定派我到這裡來，由你們區安排工作。」

蒙書記搔了搔頭，說道：「這也奇怪了，我們公社從來沒有由上面派過人來工作，而且我們也沒有多少幹部職位，即使有空缺也不適合你這樣的人！」他再次打量他，「你是本省師範學院的畢業生吧？」

「不，我是廣州S大學的應屆畢業生。」

「哦？」他似乎甚感意外，歇了歇，然後說道：「我雖然讀書不多，但也知道S大學是名牌學府，現在搞大躍進，省裡的高等院校和機關正急需你這樣的人才，怎麼會把你派到這個派不上用場的地方來呢？」他忽然有所醒悟地再打量陳曉乾，「你是不是在反右鬥爭中犯過甚麼錯誤？」說話的語氣變得嚴肅起來，眼睛也射出一股逼人的氣焰。

「不，」陳曉乾趕忙說，「在反右中我還是積極分子哩！我從來沒有犯過甚麼錯誤。」

「嗯，」他又看了他一眼，眼神再又變得柔和起來，「你是廣州人吧？」

「我是一九五四年從香港回來升學的。」陳曉乾覺得在黨委書記面前應該說真話，而且檔案上記錄得一清二楚，他當然遲早會了解到這些的。

「噢？」蒙書記似乎更加大出意外，他思索了好一會，才說：「我去給縣文教科袁科長掛個電話，問清楚情況才決定吧！」

說完，他走近門口桌子上的一個手搖電話機，隨手拿起聽筒，就把搖柄轉動起來。不一會就接通了，但似乎多是對方講話，蒙書記在聽，不時發出「嗯嗯」、「原來這樣」、「我明白了」的句子。

打完電話，蒙書記回到座位，似乎心裡有了個底，微笑一下，對陳曉乾說：「據袁科長說，你的情況比較特殊。我們這裡雖然是全縣比較好的一個區，但畢竟是山區，以前從沒有派來過名牌大學的畢業生。縣城中學的老師多數是省師院的畢業生，其中大部分是專科畢業生，少數是本科生。至於外語科，只有縣城高中才開俄語課。不過，這是個閒科，抽調其他科的教師到省城去培訓三個月或半年，回來就可以擔任了。你是名牌大學的英文系畢業生，又是來自香港，派到我們縣來，袁科長都感到有點莫名其妙。他說曾跟縣委管文教的領導請示過，才把你暫時派到我們這裡來。」

「既然這裡派不上用場，是否可以把我退回大學重新分配呢？」陳曉乾小心翼翼地問。

「我也向袁科長提出過這個問題，但據他說，地委宣傳部的意見，是要你在基層好好鍛煉。我領會上級的意思，是要你短期下放，到適當的時候才分配工作。」

陳曉乾曾聽過中央號召幹部下放勞動，有些還採取到農村落戶的形式，但卻沒有聽過應屆大學畢業生有這種安排。如果要他在農村落戶，受得了嗎？他頓時感到心亂如麻。

大概看出陳曉乾的思想，蒙書記說道：「既然上級沒有明確表示要你落戶或在基層勞動，我又考慮到你是從香港來的，不能一下子要求過高，所以我打算叫初中的校長來商量一下，是否能在初中安排一個工作。」

陳曉乾默默地點了點頭。

蒙書記再又起身走到門口邊，把電話機搖了起來，然後對著聽筒講了幾句話，再返回座位來，對陳曉乾說：「請稍等，何校長一會就來。」

果然只十多分鐘的時間，一個三十三四歲身材瘦削穿著樸素的男子走了進來。陳曉乾發現他赤著腳，捲起褲管子。

「這是彩虹鎮中學的何世佳校長，也是中學的黨支部書記。」蒙書記拉了一張椅子來，招呼那男子坐下來後，便介紹說：「這是陳曉乾同志，從廣州S大學分配來的。」

那何校長臉色蒼白，似乎血氣不足，不過雙眼卻炯炯有神。他上下打量了一下陳曉乾，便和他握手，說了聲「歡迎、歡迎！」然後掉過頭來，對蒙書記說：「搞勤工儉學，剛帶學生到菜地施肥，謝主任通知，就赤著腳來了。」

大家笑了兩聲，蒙書記就問何校長：「你們學校可以安排一個臨時職位給陳同志嗎？」

「前天縣文教科袁科長曾打過電話來，問我們要不要陳同志這樣的人才？我們初中是不開設外語課的，文科教師又已滿額，所以我們沒有要。」他想了想：「公社成立後不是打算搞紅專大學嗎？不可以安排他教紅專大學嗎？」

「是的，公社成立以後是要辦紅專大學的，因此我也想過這個問題，」蒙書記皺了皺眉頭，「但紅專大學晚上才上課，他白天總不能沒正當工作的啊，而且我們將來辦的紅專大學都是些生產技術性的課程，他也不能真正派得上用場。」

「這倒也是。」何校長點了點頭，又忽然想起了甚麼，說道：「我們初中的食堂倒是需要一個幫手。原來只有家離學校很遠的學生才在食堂開飯，所以人數不多，向來由會計兼顧。公社化後，全部學生都要在學校食堂開飯，增加這麼多人，會計會管不過來。另外，勤工儉學也沒專人去統一籌劃。如果陳同志來我們學校，這個問題就好解決了。」

「這倒是個好主意。」蒙書記說完又向陳曉乾說：「就這樣安排吧！以後區裡有些事需要你幫手的，也會叫你來，大學生嘛，有甚麼不懂的！」

於是，何校長就把陳曉乾帶到離鎮只一里路的彩虹初中來。初中建在一個山崗向南的山坡下，四圍是平房教室，中間是一個四方形的操場，約有四個籃球場大小，有一個籃球場以及單槓之類的簡陋運動設備。進了大門，右邊便是校長辦公室。何校長把陳曉乾介紹給副校長李如白和教導主任謝永利之後，就叫會計鄺金才安排陳曉乾住在會計室上面的木閣樓上，會計室處於校長辦公室的邊角。

## (三)

陳曉乾睡在十分簡陋、有時搖晃的閣樓的木板床上，思潮起伏。大半個月來的經歷，使他感到越來越不知所措起來。

陳曉乾八月初在深圳被邊防拒絕出境回香港，返回S大學後，系黨總支辦公室幹事就來找他，說他的工作分配有了改變：因上級號召支援外省新辦的大學，S大學要騰出一批教授、講師和助教去支援鄰省新辦的K大學，陳曉乾以畢業分配到該大學的身份作爲支援，而不再按原來的分配留在S大學任教。當時陳曉乾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爲甚麼不准他回香港探親；二是他原來是留校當助教的，爲甚麼要突然改變他的工作分配，如要支援，爲甚麼不另派別人，而派他到離家那麼遠的地方去。

後來系總支書記親自回答他的問題：他不被獲准回香港探親，是市公安局的決定；至於把他重新分配則是工作需要。希望他聽共產黨的話，黨指向哪裡，就奔向哪裡。陳曉乾突然感到自己已處於完全孤立無援的境地。後來他去找蘇厚永。

蘇厚永一見到他劈頭就問：「怎麼搞的，在這關鍵時刻冒犯了寇蓮娜！」

「我沒有冒犯她，我只是不答應她的過分要求罷了！」陳曉乾說。

「難道她要你和她……」蘇厚永用疑惑的眼光看著他。

「她要我跟她上床，你叫我怎能答應呢！」陳曉乾還有餘怒地說。

「你今後怎麼辦？」蘇厚永輕輕地搖了搖頭。「你離開我們學校，到外省去，對你是很不利的，我擔心會永遠埋沒你這樣的人才！」

「但我想到的卻是我的未婚妻，如果組織真的把我作爲罪人貶到邊疆去，我和她都一

定會以悲劇收場！」他差點兒哭了起來。

「唉，」蘇厚永嘆了一口氣，「你我是四載同窗好友，我不能不關心你的前途和命運。我大膽向你洩露一點消息：你在政治上受到懷疑，是你回廣州考大學後那幾天發生的事，你可仔細回憶一下，把那幾天的活動一件件回憶起來，到了新的工作崗位後，向黨組織提供線索。這裡一切都較容易調查，到了外地，恐怕要多花許多倍的時間才能弄清楚了。」

「你是指袁奕滔打字機的事嗎？」陳曉乾問，「二年級時，市公安局有一個叫趙彪的人來找過我，我已向他交待清楚了，而且這是袁奕滔的事，與我又有何相干呢？」

聽了他這麼說，蘇厚永猶疑了一下才說：「我們團支部對你這個問題，當初也進行過調查。不幸的是，袁奕滔在一九五五年偷渡去了澳門，所以就把這件懸案放到你身上了。學校倒是作了初步的結論，認爲從你回來四年的表現來考察，你似乎不大可能是特務那類人。這次要不是寇蓮娜向公安局要求阻止你出境，你也不至於走不成了。這種問題，是可大可小的。寇蓮娜在反右中立了大功，現在大紅大紫，她到上海探親前已被任命爲系黨總支副書記。要你去支援K省的事，也是她極力主張的。」

「原來她在昨天就已經布置好這一切！」

「不，她是今天早上回來佈置這兩項工作後才去上海的。」蘇厚永告訴他。

「她也太狠毒了！」陳曉乾憤怒地說。「你真好，把這樣秘密的事也告訴我。」

「我是了解你的。但你要知道，我們現在有很多人看問題是不看實質的！」然後他安慰他：「你也不必過分擔心，以後我們保持聯繫，我會盡量設法幫你的。」

「寇蓮娜會對我採取甚麼進一步的行動呢？比如，進一步用威逼的手段要我就範？」

「不會了，」蘇厚永答道，「即使你現在答應她的要求，你的處境也不會有任何改變了，因爲她很可能在向公安局報告時做了些手腳，加鹽加醋，因此，公安局很可能已把你的問題作爲專案來處理，否則學校就不會突然把你調往別處了。你以後也不能調回本校來了，她已把你充了軍，這意味著，她一怒之下已放棄了你！」

「她的確是蛇蝎心腸哪！」

「事情總是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的！」蘇厚永再安慰他說，「你一定要更加積極，最好到了新的工作崗位後盡快申請入團，再過兩年就申請入黨，並且要十分積極主動地爭取。這樣組織才會重視去爲你調查。當然你也必須從各方面提供線索，找各類證明人。千萬不要消極等待，否則你一輩子休想把問題弄清楚，你就會變成一個廢物！」

陳曉乾點頭同意：「我已經無辜陷入了政治羅網之中，如果問題不搞清楚，我變成廢物事小，恐怕每次政治運動一來，都會成爲鬥爭的對象！唉！」他重重地嘆了一口氣，「我自己倒不要緊，我不放心的是丹芷……」

「你未婚妻的事，以後從長計議好了！」蘇厚永叮囑說，「作爲第一步，除了積極爭取入團、入黨外，還要爭取調回廣州來，這裡落實港澳同胞、華僑政策比較好。」

然而，陳曉乾萬萬沒想到，那所新辦的K大學竟然不要他，把他退回省人事局，而人事局又把他分配到這個山區小縣來；他更想不到，就連這個小小的縣城也不願容納他，最後把他遣送到這裡來，當一個初中食堂的管理員 — 這與充軍又有甚麼不同呢？

他又想到自己的愛侶丹芷。如果她知道他目前的處境會怎樣呢？當然，即使他怎樣描繪，她也絕對想像不出這地方如此落後。然而，他能寫信告訴她這一切嗎？即使他寫了，她能夠收得到嗎？他們之間的愛情今後怎麼辦呢？他自信能永遠等她，直至生命結束爲止。他想到她的將來，要她在英國獲得博士學位後，到這個地方來和他一起生活嗎？爲了他，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她很可能會犧牲自己的前途，到這裡來和他結合。然而，這一來她所學到的一切知識，將會全無用處；也可能她抵受不了這裡如此艱苦的生活，而無法熬下去……他是絕對不會讓她到這裡來的，一切苦難由他一個人承擔好了！

# 第二章 天堂之橋
(一九五八年九月 — 一九五八年十月)

(一)

陳曉乾到彩虹初中後的第二個星期，一天蒙書記叫他到區公所，說有事和他商量。

「老陳呀，」蒙書記讓他坐下來後，就開門見山地對他說，「你天天看報，也知道如今全國大躍進的形勢逼人。我們這裡雖是個較落後地區，但也不能甘居下游的呀！」

「是啊，」陳曉乾答道，「本月二號，《人民日報》報道了河南全省實現了人民公社化，我們省的情況似乎有點跟不上形勢。」

「還有大辦鋼鐵的事，我們區小高爐的任務很重哪！」蒙書記說，「我們這個山區，鐵礦石倒是遍地都有，不過含鐵成份低，要煉許多礦石才能得出質量較高的燒結鐵來，需要勞動力多，所用的炭也多。這個也好說，拼了命去大幹一場，總可以完成任務的。」他把話題一轉，繼續說：「但是，辦人民公社是個新生事物，我們幹部心裡沒有底。」

陳曉乾接著說：「今天報章上不是公布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嗎？」

「是的。其實，這個決議八月二十九日就已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前幾天已經傳達到我們區一級來。現在我只擔心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幹部和群眾思想不通，所以就叫你來幫我們搞些宣傳。你從大地方來，又是個大學生，一定能把宣傳工作搞得有聲有色，加快我區建立人民公社的速度。」

「區裡沒有宣傳幹事嗎？」

「沒有專職的，平時的一些零碎宣傳工作由韋副書記兼任，對於較大的宣傳活動，他會組織中學的師生幫忙。現在你來了，正好用得上。」

「這沒問題，但我對農村的情況不熟悉，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這個不妨，」蒙書記笑著說，「今天叫你來，就是要向你詳細介紹農村的情況，還給你一些材料作參考。」

「那好。」

「當然，我們也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要按照《人民日報》社論《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來》的精神，一邊宣傳，一邊搭架子，爭取過幾天就把架子先搭起來。」

彩虹中學停課兩天，以便騰出地方，給前來參加彩虹人民公社成立大會的本區的鄉和合作社的幹部作開會、住宿之用。

只見中學門前和各教室內外都貼滿了紅紅綠綠的標語。操場邊靠學校辦公室的一個平台上的兩旁，豎起了兩根毛竹竿，中間拉起一條寬大的紅布橫額，上面貼著用金色紙剪裁的大字：「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

鎮上凡是顯眼的地方，都貼上了各種各樣的標語。最多見的標語是：「徹底與私有制決裂，昂首闊步向共產主義進軍！」、「立刻實現人民公社化，是我區廣大貧下中農的強烈要求！」、「以大躍進的精神，快馬加鞭建立人民公社！」、「緊跟黨中央，斬斷私有制的窮根！」、「在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乘風破浪向共產主義邁進！」

氣氛一派熱氣騰騰。陳曉乾發現，即使是在陌生的農村，自己原來還是有點組織和工作能力的。蒙書記對他的工作表示滿意，並留他暫時在區裡工作，主要是當他的秘書，爲他起草發言稿及準備各種文件、作記錄。

蒙書記對他十分信任，許多只許黨員看的文件也給他看了。他在欣慰之餘，內心不免湧起一陣隱憂：蒙書記可能還沒有看過他的檔案，如果看過了，不知道會怎樣對他了。

但他遲早會看的。他想起了蘇厚永的忠告：要積極申請入團、入黨。所以當蒙書記極力稱讚他代他起草的發言稿時，他當即遞上入團申請書。蒙書記看了後，微笑地對他說：「你有這個要求，我們表示歡迎。尤其在這艱苦的地方，你這種表現更爲難得。你在大學時沒申請嗎？」

「大學一年級就申請了，」他老實告訴他，「據團支部書記說，我有些問題還沒有調查清楚，所以就一直拖了下來。」

「你在香港的問題，在廣州最方便調查，到這裡來，恐怕要費很多事了。不過，你放心好了，」他安慰他說，「我會向縣組織部反映你的要求的。你來到我們這個偏遠的山區，能安心積極工作，這已是十分了不起的事了，我一定會幫你的。」

陳曉乾感激地點了點頭。

成立人民公社動員大會在彩虹中學操場舉行。前來開會的鄉、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幹部約有一百多人。他們由區治保主任藍鉅田指揮，分鄉列隊進入不太大的長方形操場，一排排地坐在地上。藍鉅田前幾年從部隊轉業回來，是個三十歲上下的彪形大漢，穿著一身褪了色的解放軍軍裝，戴著軍帽，濃眉大眼，塌鼻方腮，神情嚴厲，腰上佩著一支駁殼槍，向正在排隊進入會場的人嘶嘶喝喝，不一會就把會場安頓好了。

大會由區黨委副書記韋日昌主持。韋日昌穿一條短褲，上身穿一件白色文化衫，外面是一件灰藍色夏威夷恤，沒扣上鈕扣。他年約三十，身體壯健，皮膚黧黑，鼻直口方，上門牙鑲了一隻金牙，與這裡的一般村民並無明顯的區別，只有當他那雙瞳子似乎是完全烏黑的小眼睛發出銳利的光澤時，才顯得他與眾不同。聽說他是當年土改隊出身。

坐在主席台上的還有彩虹中學校長何世佳及區一級的幹部數人。陳曉乾和一個初三女學生坐在主席台上另一端的一張桌子邊，他的任務是一邊作記錄，一邊指揮該女同學在適當時機用土話高呼口號。

大會開始，韋副書記講了幾句開場白和一些會議程序後，就請蒙書記作報告，他要求大家用心聽，能記筆記的盡量記筆記。

蒙書記坐在主席團中央，在一陣掌聲中，他不慌不忙地打開陳曉乾爲他準備好的發言稿，開始作動員報告。

同志們：

一九五八年是總路線、大躍進取得輝煌勝利的一年！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我們正在轟轟烈烈地搞幾個大辦：大辦鋼鐵、大辦農業、大辦民兵師搞軍事化、幹部大搞試驗田，等等。我們正在鼓足幹勁，超英趕美，到處是一派你追我趕、熱氣騰騰的景象，形勢一片大好！我們區的形勢也一片大好！

同志們！和全國先進地區相比，我們區還是比較落後的，我們有一些工作還沒有做，過去認爲是條件不夠成熟。主要是我們還沒有辦起人民公社，所以不少工作還不能夠開展。就是我們已經做了的工作，也和別的先進地區有一定的差距，例如現在全國到處都搞試驗田高產衛星，而我們總認爲自己是落後的山區，比不上平原和先進地區是理所當然的。但前幾天，《人民日報》就報道了廣東北部山區連縣田北農業社一點七三畝中稻，平均畝產達六萬零四百三十七斤。在照片上可以看到，在金黃色地毯一樣的中稻田上，十三個人站在上面也壓不倒。可見落後的山區也能放高產衛星。

同志們！下面談一談人民公社化的問題。

八月二十九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有些地方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的時間。按照決議所說，現階段人民公社是大集體所有制，還要經過幾年的時間才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到時，

公社即如國營大企業一樣，一切生產工具和生產成果為全民所有，即國家所有。我們農民就和工人一樣，領國家的工資，成為農業工人。甚至比國營企業具有更多的共產主義因素。根據某些縣辦公社的經驗，由於公社的力量大了，集中了，可以辦許多事，首先是組織民兵師，行動軍事化。為此，辦了公共食堂，節省時間，免得往返，節省糧食，節省柴火，節省經費。此外，還節省大批時間。

毛主席八月上旬視察河南省七里營人民公社時說：「人民公社是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商、學、兵，它的特點一曰大，二曰公。」

河南已於上月底全省基本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全省農村在原有三萬八千四百七十三個農業社(平均每社二百六十戶)的基礎上，已經建成了大型綜合性人民公社一千三百七十八個，平均每個社七千二百戶。加入公社的戶數已佔全省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八。

本月四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河南省遂平縣《衛星人民公社試辦簡章》(草案)。

最近，毛主席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指出：對人民公社化運動要熱忱歡迎，積極領導，人民公社的特點是大公社，這是最近幾個月出現的新事物。毛主席還提出：「今年要爭取鋼一千一百萬噸；糧食，苦戰三年，今年可能是七千億斤左右，明年翻一番，就可能是一萬四千億斤。後年就要放低步調了……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馬餵之外，現在還沒有找到用途。」

現在，首先把我區變為人民公社，建議正式命名為「彩虹人民公社」。如何辦？首先是我們各級幹部要思想明確，決心大，這就要深入學習和討論《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和河南省遂平縣《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立刻把架子搭起來。然後逐步完善，並在這基礎上，大辦民兵師，大辦食堂、托兒所，大辦鋼鐵。

蒙書記的報告長達一小時。會後，各鄉、合作社幹部分組進行學習討論，並對當即成立人民公社表態。

下午，通過學習，各鄉、合作社幹部紛紛貼出表態書，請求立即成立彩虹人民公社。晚上，在鎮露天電影場隆重舉行彩虹人民公社成立大會。成立大會結束後，與會者與群眾敲鑼打鼓把「彩虹人民公社」的牌子送往區人民政府，然後把區人民政府的牌子拿下來，在原位上掛上新牌子。跟著，在藍鉅田的指揮下，放了一陣鞭炮。隨後，人們又回到電影廣場觀看彩虹初中和小學師生的文藝會演。陳曉乾還用近來學到的本地土話，朗誦了《人民日報》在本月三日發表的一首歌頌人民公社的詩詞：「入了公社如上天，一夜賽過幾千年，利刀斬斷私有制，開闢歷史新紀元。」引起了群眾的陣陣歡笑聲，增加了不少熱鬧氣氛。

(二)

經過幾天的辛勞工作，陳曉乾患了感冒。他到公社衛生院拿了些藥回來，蒙書記就讓他回中學去休息。

他服了藥，睡了一個下午。一覺醒來，發現書桌上有一封信，不知道是誰幫他拿進來的。原來是蘇厚永寫來的，裡面還夾有丹芷從香港寄來的信。

先看蘇厚永的信。

曉乾：

接到你的來信，真沒估到你的遭遇比我想像的要差得多。像你這樣一個中英文知識這麼好的人，在大躍進中，高等學校和涉外單位是急切需要的，卻被派往山區的

鄉下去當打雜，這的確是對人才的極大糟踏。雖然你說得對：「古往今來，到處都有埋沒人才的事例。但在正常的情況下，社會上急需的人才總是不會長久地被埋沒的，因爲他可以自由找工作，可以努力尋找機會。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國家就不同，大學畢業生是由政府部門分配工作的。分配定以後，就幾乎永遠釘在那裡，除非受到培養而升職、上調。但我的問題正是出於政治原因，是屬於充軍性質，恐怕以後會老死在這裡了……我個人可以犧牲自己，但還有我爸爸、我的未婚妻呢？」但是，我勸你還是不要絕望，在我們的國家裡，還有一些渠道可以把像你這樣的人調回來，或調到其他高等學校。如若你能調到高等學校(最好是調回我們學校)，你的問題就可能有弄清楚的一天，回香港去和你爸爸及未婚妻團聚就有可能了。

現在有兩個方法可想：我們計劃明年擴大招生，以配合大躍進的形勢。我已向系主任馮靜宜教授提出調你回來的建議，她也認爲把你分配到那樣的地方是浪費人才，答應設法調你回校。馮主任最近已經入了黨，說話是有一定的權威性的。另外，你們省那所新辦的 K 大學，外文系主任是教我們三年級精讀課的黎世亮教授，你可寫信和他聯系，叫他想想辦法。你也知道，他向來是十分賞識你的。不過，現在高等學校在各行各業「插紅旗，拔白旗」的大躍進聲中，正開展教育革命，一些老教授正在受批判，因此，恐怕要再過一段時間才能有把握。

你未婚妻丹芷的信收到多天，因我尚不知道你的地址，所以到現在才一起轉寄給你。對於你未婚妻，你應好好安慰她，同時不要向她流露出消極情緒，也不要多談你那裡艱苦和落後的情況，以免她掛念。以後你們的書信往來最好由我來轉，你明白這樣做的意思嗎？

陳曉乾又拆開丹芷的信，內容如下：

曉乾：

在收到你來信之前，你的那位同學唐尤麗小姐已經把你不能回港的簡單情況告訴了我，我就知道這件事與政治有關，但卻沒想到這是寇某人一手製造出來的！我真不明白，在社會主義國家，一個普通黨員，爲了一己的私慾，竟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當然你有痛腳被人抓住，但這是無中生有的事。使人感到奇怪的是：那個發生在廣州的問題，竟經過四年而沒有調查清楚，可見，這是一直控制住你的寇某人的預謀，她的確是個工於心計的狠毒女人！不過，如果你遷就她一次，她也不會就此罷休的，她要長期佔有你，以滿足她個人的慾念。這樣，你的日子也不會好過。唉，當初走錯了一步，就落得今天如此田地，我怕你以後不能回香港來了！

我現在心亂如麻，不能爲你想出個良策去對付寇某人。這點，只要你覺得有利於你返回香港，就由你自己決定吧！出於無奈的事，我是不會責怪你或嫌棄你的！你永遠、永遠在我心中佔有別人不可代替的地位。今後無論發生甚麼事，我都會永遠等你，直至你回到我的身邊。

我的假期快完了，我得返回倫敦。你今後的信就寫到英國去好了。

曉乾，我本來還有許多話要說，但又覺得多講無益，唯有暗自向上蒼禱告，望皇天保祐你早日安然歸來！

你爸爸方面，我已多方安慰他，他的情緒已經穩定下來了。你以後要多寫信給他，注意不要讓他擔心。

此時此刻，惘悵之情，無以復加！

紙短情長，希善自珍重爲盼！

你的丹芷

讀完丹芷的信，陳曉乾不禁淚盈於睫。他感到對不起她。如果去年暑假回港探親時，他聽從她的話不返回廣州，現在不就甚麼事都沒有了嗎？如果那天晚上滿足了寇蓮娜的要求，和她春風一度，又會怎樣呢？也許她真的會放自己走。但這一來他一定會暗自遺憾，感到對不起自己的未婚妻而負疚終生！

他正在痛苦地思前想後之際，忽然聽見有人輕輕敲了敲木房門。他應了一聲：「請進！」

門「呀」一聲打開，走進一個身材苗條的姑娘，原來是張冠英。只見她今天穿著一套天藍色合身的唐裝衫褲，胸部的曲線顯得玲瓏均勻，原來她的美好身材，上回被寬大的上衣遮蓋住了！

看見陳曉乾立即起身，坐在床沿上，用略帶驚異的眼光看著她，張冠英不禁含羞一笑，停在房門口不動，溫柔地叫了一聲：「陳同志！」

「你好，冠英！」陳曉乾親切地叫了一聲。他來到這個地方，覺得這裡的一切都跟大城市大不相同，使他在思想和感情上有格格不入之感，自然就沒有任何歸屬感。就只有這個女孩子不同，她與廣州等大城市的漂亮少女相比，毫不遜色，與香港的美女比較，卻多了一份清純和天真爛漫 — 她把他和這個地方的距離拉近了些。「請坐！」他站了起來，把桌子邊的椅子拉出來給她坐。

「不坐了，」她雖然走了幾步，到達了椅子邊，「我媽媽聽說您患了病，要我來看望您，還叫我把您的衣服拿去洗。」

「謝謝你媽媽和你，」他輕輕拍了拍她的肩膀，「坐下，坐下。」就讓她在椅子上坐了下來，然後他自己坐到床沿上，笑著說：「又不是甚麼大病，為甚麼要勞煩你洗衣服呢？」

「我媽媽說，您從大地方老遠來到我們這個落後山區，幫助我們，我們是應該照料您的。」她那雙雙眼皮十分明顯的杏眼，忽然看在陳曉乾的木書架上，不禁「啊」了一聲，說道：「盡是厚厚的外文書！您一定很有學問。」但她沒等他回答，又繼續說：「可惜您這些學問，在我們這裡用不上！」

一個如此天真、純樸的山村姑娘，也看出自己到這個地方來沒有用武之地，這使陳曉乾不禁感慨起來，反而不知道該說些甚麼好。不過，經她這麼一說，他彷彿在異鄉客地找到個知音 — 一個理解他處境的人，而且是一個漂亮的少女。

「冠英，」他柔和地說，「今天用不上的學問，也許以後會用得上呢？現在我們搞大躍進，要辦紅專大學，說不定到時能派得上用場呢？」

「那麼，您就要一輩子留在這裡了？」她顯得有點高興，天真地笑了笑，便低下了頭。

「嗯嗯！」這是一個不好回答的問題。他想了想，說道：「這很難說，如果黨要我一輩子留下來，我是會服從的。」

她沉默了一會，又抬起頭來，很快地看了他一眼，然後說道：「聽我媽媽說，您是從很遠很遠的地方來的，說是香港，那是個外國地方，您一個人離開家，孤伶伶地來到這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真令人同情！」說到這裡，她眼眶一紅，立刻低下了頭。

她的確是個極富同情心的姑娘！

她忽然又抬起頭，眼睛變得晶瑩起來，一本正經地說：「您說，我們不應該照料您嗎？」

「謝謝你和你媽媽。」他內心感到一陣溫暖，這與在大學時代同學之間互相關心的感受不盡相同，這是一種柔情似水的體貼關懷。然後他繼續說：「香港不是外國，你讀歷史也知道，那是鴉片戰爭時清朝政府割讓給當時的英帝國主義的，現在由英國人統治著。」

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離開學校兩年，甚麼都忘記了，經您提起，我記起來了。」

「你媽媽怎麼知道我是從香港來的？」

「區委蒙書記，噢，現在是公社黨委書記，他是我的表哥，是他告訴我媽媽的，也是他吩咐我們要好好照料您的。」

「原來是這樣。」陳曉乾點了點頭。

「不過，即使我表哥不吩咐，我也會來照料您的！」她又天真地笑了笑，「那天聽說您一個人從廣州大城市來，這麼斯斯文文的，我就覺得您需要有人照顧才好。」她忽然轉了語氣，放低聲音說：「我表哥告訴我媽媽，叫我們不要告訴別人說您是從香港來的，有人問起，就說您是廣州人好了。」然後她用疑惑的眼光看著他，問道：「為甚麼不要說您是從香港來的呢？」

「嗯嗯，」他皺了皺眉頭，凝思了一會，答道：「也許不要使人們覺得我特殊吧？」

她「噗嗤」地笑起來，「您也的確有點特殊，我們這裡的人，冬天也沒有人穿皮鞋的，而且還是尖頭的！還有，這麼大熱天時，您的褲管這麼長，還有……」她忽然停住了。

「怎麼不往下說呢？」陳曉乾挺有興趣地看著她突然收斂了燦爛的笑容。

「我是不是太沒禮貌了？」她不好意思地深深低下了頭，「我們山區人，不懂禮貌，請您不要見怪。」

「我最喜歡坦率的人！我來到你們這裡，有甚麼不符合本地的風俗習慣，或要忌諱甚麼的，你直接告訴我，我會很高興的。」

她抬起了頭，很快地看了他一眼，又低下了頭，說道：「我會的。」

陳曉乾忽然想起了甚麼，說道：「噢，我忘記給你倒茶！」

「不必了，」她站了起來，「我得走了，坐了這麼久，我怕妨礙您休息。請您把要洗的衣服給我吧！」

「不要客氣，我的感冒差不多好了，我會自己洗的。謝謝你。」

「不，您一定要給我洗。」她有點焦急的樣子。「要不，我媽媽會說我沒用的！」

她焦急時露出兩個淺淺的梨窩，和歡樂時的笑靨一樣清麗可人。他只好用舊報紙包了幾件要洗的衣服交給她，她就高高興興地拿走了。

(三)

彩虹人民公社把架子搭起來以後，跟著要辦的事很多，例如搞公共食堂、敬老院、托兒所、紅專大學等等。因此，公社領導幹部忙得不亦樂乎。有時公社黨委開擴大會議，也叫陳曉乾參加，讓他給提點意見。其實，他對農村的事一竅不通，他只能從黨報的社論和文件的內容，結合自己在大學時學到的基本馬列主義理論知識，發表一些意見。蒙書記他們覺得他很有見地，還把他叫作「才子」哩。

不過，他更多的時間是在彩虹初中管理食堂。按照公社黨委的規定，初中的六百多名學生，不論家在遠近，都要加入學校食堂。玉米每人定量從家裡帶來，菜蔬由學校開荒種植，自給自足；柴火每學期規定一個數目，每班輪流上山打柴，油鹽醬醋之類，則由每個學生每月交五角錢，至於肉食，那就不多了，每逢月結，將學生所結餘的一角幾分，用來買些牛肉回來加菜。陳曉乾的主要工作，是安排菜蔬的收集、每頓所需的油鹽醬醋、監督廚房的衛生清潔，以及收支狀況。每周還貼出收支帳目表，以便群眾監督。他工作了兩個星期，就把食堂搞得井井有條。校長和學校其他領導對他大加讚揚，就連公社黨委蒙書記，也說要請他當公社公共食堂的參謀，把全公社的食堂搞好。

陳曉乾對於領導的讚揚，並沒有感到特別高興，反而在思想上更加矛盾起來。

一方面，他要遵照蘇厚永的吩咐，表現積極，爭取入團入黨，以此來使黨組織認真調查自己的事；但另一方面，如果自己太積極，成了骨幹，將來這裡的領導又不會放他走了。然而，他現在只能奮勇向前，絕不能表現出任何消極的情緒。只有這樣，才能獲得領導的好感和群眾的信任。這不論是爭取早日調到大學，還是弄清楚打字機事件，都是必需的。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也只有一心撲在工作上，才能忘卻自己的各種不幸與煩惱。

生活上的艱苦也是他絕對料想不到的。全彩虹鎮只有一千多居民(不包括彩虹初中和公

社中心小學的學生)。平日冷冷清清，街上只有一間百貨商店、一家雜貨店、一家國營飲食店和一家公社辦的(原來是集體辦的)飲食店。一入黑，全鎮就漆黑一片，與農村無異。只有一、四、七墟日，各地農民才集中到這裡來出售農副產品和購買日用品。墟日倒是熱鬧非常，從上午十時到下午四時，趕墟的人川流不息。不過，自從成立了公社之後，由於組織了公共食堂，而且各家各戶已經以軍事化的形式組織起來，一、四、七墟日已經取消，街上更形冷清。以前，每星期日晚上，縣放映隊在區人民政府旁邊的空地上放映電影，附近的村民十分踴躍到來看電影。公社成立之後，似乎沒有放過電影，可能與現在秋收有關。

陳曉乾自從接到丹芷的信後，到現在還沒有回信給她。忙是原因之一，但最主要的還是不知道該如何對她講。一提起筆，他就心亂如麻，根本就無法寫下去。

九月下旬的一個星期六下午，學校在操場召開全體師生大會，鎮上的中心小學教職工也來參加。大會由中學黨支部書記兼校長何世佳作教育革命動員報告。他說：

> 月中，毛主席在武鋼視察時，提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他老人家說：「學生自覺地要求半工半讀，這是好事情，是學校大辦工廠的必然趨勢」，「應該注意發揮廣大師生的積極性，給予他們支持鼓勵。」十九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黨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在一切學校中，必須把生產勞動列爲正式課程。」指示還提出，今後的方向是校辦工廠和農場，工廠和人民公社辦學校，勤工儉學，或者半工半讀。要求三年或五年內基本上完成掃盲，再以十五年左右的時間普及高等教育，然後再以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從事提高的工作。這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需要。
>
> 爲了貫徹執行黨中央、國務院和毛主席的指示，我們要大搞半工半讀，大辦工廠、農場，同時還要把勞動列爲正式課程。目前我校已有的耕地十畝，只能夠種植自食蔬菜之用。現在要辦農場，就不是十畝八畝的規模了，也不是單一種植蔬菜了，我們要到附近的山坡大搞開荒，發展多種經營，力爭糧食、蔬菜、食油自給自足。要成立學校農場管理小組，由生物科教師吳天勝擔任組長，每班派出一個班幹，任農場管理小組的委員。辦農場，我們已有經驗，並有一定的基礎和物質條件。學校辦工廠則是個新事物，如何辦？學校黨支部開了兩次擴大會議去研究這個問題，初步決定先辦硫酸廠和電解食鹽製造氯化鈉，以支援農業。這個工作由化學科教師曹日楓具體來抓，也要設立工廠管理小組，由曹日楓教師當代理組長，各班派出一名學生參加。一般來說，初一、初二學生以搞農業爲主，初三學生以搞工廠爲主。現在學校分爲兩條陣線，一條是勤工儉學，一條是教學改革。上午搞課堂教學，下午搞農場、工廠。現在課堂教學的時間少了，必須大力改革課堂教學，要向先進學校學習，精講多練。也不是孤立地去辦工廠、農場，而要編些本地教材，結合生物課和理化課進行。
>
> 在黨的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在大躍進精神的鼓舞下，我們一定要把教育革命搞好，培養出更多的共產主義接班人！

陳曉乾因爲管理食堂，也成了學校農場管理小組的成員，協助製訂蔬菜和油類自給自足、糧食半自給的計劃。

蔬菜規劃規定，學生以班爲單位，每人每月平均向食堂交三十斤蔬菜。這是一般而言。質量高的菜(指水份少、質地結實的種類如椰菜、甘藍等)可少交些，白菜、關達菜這些水份多的菜要多交一些。也規定教師每人每月交同樣數量的蔬菜。教師每人分得菜地二厘。

晚飯前一小時的文體活動時間改爲種植、護理蔬菜的時間。

對於種菜，陳曉乾自然是個外行。何校長原來要暫免他的交菜任務，但他考慮到自己是農場管理小組成員，必須起帶頭作用，於是就主動要了一塊地。

一天黃昏，陳曉乾在自己的菜地上用鋤頭鬆土。

「你似乎不太在行，你以前沒有種過菜吧？」語文教研組組長甘培基老師對陳曉乾說，他正在旁邊菜地上熟練地鋤地。

「沒有。」陳曉乾答道，但他又不禁問道：「你們經常種菜嗎？」

「我們這裡的教師，多是農村出身，所以課餘也種點菜自給。以前學校不提倡，怕影響教學工作。現在提倡了，就要放手大幹了。除了每月交三十斤，還爭取家屬也能自給。」

「你也是農村出身的嗎？」陳曉乾問。

「是的，我是這裡山區出身的。」

陳曉乾好奇地瞧了他一眼：他身材壯碩，但並不高大，面部短闊，眼大、鼻大、口大。他才想起，這是本地山民的特徵。至於本地姑娘，那大眼睛加上十分明顯的雙眼皮，就成了五官中最吸引人的部位。

「你教了幾年書了？」陳曉乾問他。

「六年了。」

陳曉乾再看了他一眼，他似乎很年輕，二十出頭的模樣。

看見陳曉乾懷疑的眼光，甘老師解釋說：「我十八歲師範學校畢業後，就被分配到彩虹小學教高小的語文課，三年前調到這間學校來。我沒上過高等學校，水平不高，以後還請多多指教。」

「哪裡，你客氣罷了！我需要你指教才是真！」

「我是說老實話，其實我們全校的教師都沒有一個上過大學，多數是高中畢業，有少數還是初中畢業的呢！」甘老師笑著說：「你可是我們這裡唯一的高級知識分子啊！」

「哪裡！」陳曉乾又客氣地說，「我只懂點書本知識罷了，譬如種菜，我就一竅不通。」

「別的不敢說，種菜我倒是可以幫你點忙。」甘老師熱情地說。

談開了，陳曉乾發覺甘老師很友善。他把自己的菜地弄得十分鬆碎整齊以後，就過來教陳曉乾，並幫他一起把地弄好。

「你打算種些甚麼菜呢？」陳曉乾問道。

「白菜。」

「那麼，我也和你一樣種白菜好了。」

「你最好是種椰菜。」

「爲甚麼？」

「白菜雖然成長期短，見效快，收入多，但工作量大，天天要澆水，還要勤施肥。你從大城市初來，是適應不了的！」他把語氣一轉：「種椰菜就不同，是精雕細刻的活，因爲它的成長期比白菜長一倍以上。如若種得好，每棵可達五六公斤，是比較適合你的。」

「原來這樣！」

「還有，現在各班都有種蔬菜的任務，公共廁所的肥料由各班輪流分配，教工的肥料就靠自己想辦法了。你最好也在房間擺放一隻尿桶，自己積肥。」說到這裡，他不禁笑了起來。「這點，你大概不習慣吧？」

陳曉乾苦笑了一下，不置可否。

收工時，他們兩人一起往食堂走去。

「我想起一件事，想你給我幫個忙，」甘老師忽然說，「你也知道，我們食堂工友老黃這個星期六結婚，學校領導要我爲他的新房寫副應景對聯，你能代我撰寫一副嗎？」

陳曉乾謙遜地說：「你是專攻中文的，對於吟詩作對，當然比我這個學外文的要強！」

「剛才我不是說過嗎？我只不過是個師範生，皆因這裡文化落後，從來沒有分配過一

個大學畢業生來，我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罷了！而你則是分配到本縣第一個名牌大學畢業生，找你寫這副對聯是最適合的了。」

「你別客氣了。」

「我這是說心裡話，不是客氣！」看見陳曉乾似乎不太堅持的樣子，甘老師繼續說：「老黃今年五十一歲，早年娶過妻，二十年前妻子亡故，因家境一直不太好，所以沒有再娶。現有一越南女子願意嫁給他。在大躍進的今天，對我們學校的確是一件喜事！」

陳曉乾想了想，然後點了點頭說：「好吧，我寫好後由你修改定稿。」

周末傍晚，在學校食堂左邊一間泥磚小平房的門口兩旁，貼上了一副用大紅紙寫的對聯，上聯是「二十載琴荒嘆斷弦，得暖東風再續」，下聯是「五八年古木喜逢春，賴共產黨培育」，門楣上的橫額是「蚌珠可期」。

不一會，吸引了一大批學生來觀看，其中也有一些教師。這裡的學生年齡都較大，初三的學生一般都十七八歲。他們好奇地問剛剛把對聯貼好的甘老師：

「甘老師，這對聯是您寫的嗎？」

「不是我寫的，」甘老師說，然後他指了指身邊的陳曉乾，說道：「是陳老師寫的。」

人們低聲地議論起來：

「陳同志怎麼又成了老師呢？又不見他上課！」

「他是食堂管理員，對聯怎麼由他寫的呢？」

「聽說他是廣州的大學畢業生，不知道怎的到我們這裡來當食堂管理員！」

忽然有人大聲問道：「甘老師，請您解釋那對聯好嗎？我們看不大懂呀！」

「是這樣的，」甘老師也放高調門向著大家介紹，「陳老師是個大學畢業生，多才多藝，樣樣皆能，不單是你們的老師，也是我的老師！老黃工友從前在舊社會打長工，今天在大躍進中喜結良緣，我見事情隆重，就特意請陳老師撰寫了這副對聯。我才疏學淺，也不甚懂得其中的奧妙，還是請陳老師給我們說說吧！」

大家立刻鼓掌。

陳曉乾感到有點靦腆起來，正在不知道如何是好之際，有人在後面用手按了按他的肩膀，說道：「老陳，你就說說，給我們開開竅吧！」他回過頭來一看，原來是何世佳校長。

「好吧，」陳曉乾清了清喉頭，大聲地說，「我並不是多才多藝，只是應甘老師的邀請，胡亂交了差，請大家不要見笑才好。關於上聯『二十載琴荒嘆斷弦』，古人以琴瑟比喻夫妻感情和諧，琴斷了弦，比喻男子喪了妻。老黃喪妻二十年，所以琴瑟荒廢了！」說到這裡，他向人叢中掃了一眼，忽然看見在人叢外圍有一雙秋水流動的閃亮秀眼，正在深情地凝視著他。他一怔，差點兒忘記了說到哪裡。他立即定了定神，把思想收了回來，繼續說：「『五八年古木喜逢春』是指老黃年過半百了，在大躍進的一片凱歌聲中，也喜事臨門，所以有如老樹逢春，變得生氣勃勃起來。」

「說得好！」何校長帶頭鼓掌，跟著是大伙劈劈啪啪的附和掌聲。

當掌聲落下後，甘老師以語文教研組長的身份，竟結合實際講起語文課來：「同學們！這副對聯最妙之處，是『嘆』和『喜』兩個字，以『喜』對『嘆』，鮮明地反映了大躍進、東風壓倒西風的形勢，給人們在精神上帶來一派喜氣洋洋……」

「那麼，『蚌珠可期』又是甚麼意思呢？」一位男同學打斷了甘老師的話，問陳曉乾。

陳曉乾向他看過去，那個有著一雙會笑的晶瑩秀眼的女學生，剛好在他附近站著，他又怔了一下：「蚌珠嗎？」他看了一下自己的鼻尖，「古語云：『晚年得子，謂之老蚌生珠』，這是預祝老黃工友早生貴子！」說完，他不期然地把眼光看往那女同學。這回，她的眼睛不再是充滿柔情，而是明顯地帶有一股熱辣辣的野性了。

又是一陣劈劈啪啪的掌聲。隨後，何校長帶領一些教師，進入新房，祝賀一對新人。

# 第三章 山村驚艷

(一九五八年十月 —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 (一)

蒙書記到渠梁鄉檢查公社化的情況，把陳曉乾也帶去了。

現在，公社化後不再叫鄉了，而是叫渠梁生產隊。生產隊長兼黨支部書記顏國通和幾個生產隊幹部，在生產隊隊部接待蒙書記和陳曉乾。

所謂隊部，是一間兩層的泥磚屋。上層是會計的辦公室兼他的睡房，下層是空洞洞的一間四十平方米的廳子，四周各擺了一張辦公桌。左邊靠牆處，放著一張粗糙的木長椅。在最大的辦公桌後面，不大平穩地豎立著一個兩米高的木櫃，顯然是作存放資料用的。

顏支書看來還不到三十歲，相貌竟與一般山民不大相同：眉清目秀，長臉無鬚，異乎尋常地有一副單眼皮，牙齒頗爲整齊潔白，身高體瘦，說話不慌不忙，給人以一種文質彬彬的感覺。

大家坐定後，顏國通就向蒙書記匯報情況。匯報完後，蒙書記問道：「你們的公共食堂辦得怎麼樣？」他笑了笑，然後指了指陳曉乾說：「陳同志是公共食堂專家，你們可以向他請教。」

陳曉乾笑了笑，擺了擺手。

「公共食堂辦起來也有十多天了，似乎很亂，管理人員沒有經驗，對這樣的新事物，不知道怎樣管理。」

「你所說的亂，是甚麼意思呢？」蒙書記反問。

「首先是食堂的職責不分明。我們的食堂要管兩部分人的伙食，一是本生產隊，即原來鄉的勞動力和人口，二是去了煉鋼鐵的勞動力。另外，一個生產隊有好幾個原來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如果每個合作社都辦一個食堂，似乎有點浪費人力，但如果兩三個合作社合辦一個食堂，又會出現不協調現象。」

陳曉乾說道：「根據其他地區的經驗，有七八十戶以上就可以獨自辦一個食堂。小的生產合作社，當然可以聯辦，但要生活習慣相同才好。」

「生活習慣不是個問題，最難的是糧食分配，因原來的合作社收入程度不一，富裕程度不一。在公社化之前，那些富裕的合作社已偷偷私分了合作社的財物。現在雖已制止，但富社的餘糧已所剩無幾，而窮社早就沒糧了！幸好現在早熟作物已陸續登場，但仍然出現分配的問題。」

「這個好辦嘛！」蒙書記想了想，說道，「毛主席月中在視察安徽省舒城縣舒茶人民公社時指示：『吃飯不要錢，既然一個公社能辦到，其他有條件的社也能辦到』。你們渠梁是全彩虹公社最富裕的生產隊，應首先實行吃飯不要錢。這一來，不是甚麼事情都好辦了嗎！」

聽了蒙書記的話，顏國通似乎面有難色，但他還是點頭稱是。

陳曉乾心想：吃飯不要錢好是好，不過，由於這一事物太新，加上中國的農村實在太窮，如果弄得不好，很可能會造成不可收拾的後果。

看見陳曉乾在沉思，蒙書記笑了笑，問道：「老陳，有甚麼高見嗎？」

「毛主席的指示，當然要堅決執行，」陳曉乾小心翼翼地說，「但一定要組織得十分嚴密，否則容易出問題。另外，吃飯不要錢的定義，可大可小。比如，渠梁實行吃飯不要錢，其他鄉暫時不實行，但鋼鐵大軍是由各生產隊包括渠梁生產隊的強勞動力組成，還有秋收後的水利民兵師，也是由各生產隊抽調的民工組成，這些人也是吃飯不要錢嗎？

糧食和其他伙食費由誰來負擔呢？」

「這個，」蒙書記有點猶疑起來，頓了頓，然後就繼續說：「這倒是個問題，不過可向各生產隊無償抽調一批糧食到公社統一使用。搞大公的事業，就不管是哪一個隊來的，都實行吃飯不要錢，其他的就暫時不動。這個問題關係到增加公社的共產主義因素的大問題，吃飯不要錢是培養共產主義精神、拔掉自發資本主義勢力的根的重要一步，我們一定要在實踐中解決好。」

「那麼，鎮上也要辦一個公社一級的大食堂嗎？這樣可能需要許多人力物力。」陳曉乾說。

「這個不妨，由各生產隊抽派便可。」蒙書記說。

顏支書在沉默地聽他們談論，似乎一邊在思考問題。

「老顏，食堂的問題就這麼決定吧！」

「好！」顏國通振作了一下說。

「你們隊的幹部中稻試驗田搞得怎樣？」蒙書記轉了話題。

「幹部試驗田嗎？」顏支書神經質地反問一句。「我們幹部盡力做了，所種的一點二畝中稻試驗田，目前已有八成熟了。」

「你估計畝產有多少斤？」蒙書記問。

「我還看不太準，不過至少有一萬斤。」顏國通答道。

「那就好！」蒙書記用略為帶點興奮的口吻說，「早稻時，全國各地都大放高產衛星，唯獨我們區無聲無色。如果你們的中稻試驗田能達到畝產萬斤，也算是為我們公社爭點光了。」

「我們今天下午組織幹部和老農去估產好嗎？」顏書記提議。

「好！」蒙書記高興地說，然後他對陳曉乾說：「老陳，你帶來的照相機，可以給稻田拍幾幅照片嗎？」

「應該，應該！」陳曉乾也感到興奮起來。

在生產隊部吃過午餐，蒙書記和陳曉乾在顏支書和會計朱旺仁的帶領下，視察生產隊屬下的三個自然村，每個自然村原有兩個農業生產合作社。

「現在中稻已熟，晚稻也將陸續開鐮收割，你們是怎樣組織勞力兼顧秋收、煉鋼鐵的呢？」蒙書記一邊在田間走著，一邊問顏支書。

「煉鋼鐵方面，我們已從原來的各農業生產合作社抽調百分之五十的強勞動力；秋收方面，就由原農業社的勞動力收割他們原土地上的農作物，爭取在十月下旬全部收割完畢。那些收割進度快的要發揚協作精神，支援那些進度慢的。」

「好！這也是共產主義因素，其他地區的經驗表明：公社與公社之間都可以組織共產主義大協作，何況是在一個生產隊之內！明年我們要把這種無償協作擴大到整個公社，造成你追我趕熱氣騰騰的局面！」

顏支書似乎沒有蒙書記那麼樂觀，他有點畏縮地看了蒙書記一眼，囁嚅地說：「照我們現在的情況來看，目前農民的覺悟不高，搞共產主義無償協作不太順利。」

「是嗎？」蒙書記停了腳步，「你指的是哪些方面不太順利？」

「我們這裡公社化時，是田間管理最關鍵和最後階段，我曾根據其他地區的經驗提出共產主義協作的口號，豈料各生產合作社都放慢了步伐，非但沒有出現你追我趕的局面，反而一派死氣沉沉，你看我，我看你。」他指了指田間的水稻：「您看，這些稻子，往年都是挺直的一片金黃，如今大都倒伏了！」

蒙書記和陳曉乾都往田間看去，只見一片片的稻田上，稻子都往一個方向倒伏，露出麻黃色的穀穗。

「噢！」蒙書記發出一個驚嘆號，「要及時組織勞力搶收！」

「但還只有八成熟呀！」顏支書憂愁地說。

「稻子倒伏有甚麼問題嗎？」陳曉乾問道。

「稻子倒伏後，首先是下面的穀穗沒有空氣和陽光，顆粒不會長得飽滿；其次是，被壓在下面的穀穗，因霉氣的作用，稍爲抖動就會脫落在田上；三是，如果下雨，穀穗浸在水裡就會發芽，到時就成了廢物。」蒙書記解釋說。然後他向顏國通下命令：「首先把田裡的水盡量排放乾淨，尤其要注意下雨，一定要組織一批老農日夜輪班監視天氣變化！另外，不要等到十成熟才收割，這樣顆粒容易脫落，九成熟就應立刻收割，千萬不能掉以輕心！否則就根本談不上吃飯不要錢了！」

「可能其他生產隊也是這樣呢！」陳曉乾順口說了一句。

「咳，」蒙書記嘆了一口氣，「看來工作並不是那麼簡單的喲！」他掉過頭來對顏國通說：「後天到鎮上去開公社各生產隊幹部會議，研究切實解決的辦法！」

下午，生產隊選了三名老農，連同原來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幹部，以及顏支書，朱會計，領著蒙書記和陳曉乾，到生產隊部前面一大片水稻田邊緣的一塊試驗田。

這塊試驗田大開了陳曉乾的眼界：它和周圍稻田上的稻子截然不同的是，這塊田的水稻不單沒有半株倒伏，而且是密密麻麻挺直地擠滿了田間。一層厚達一尺金黃色的稻穗蓋在頂上，的確像一塊色彩鮮艷的地毯。風過處，卻不見任何稻浪掀起，它密得水洩不通。稻田邊的軟泥十分烏黑，堆起有一尺高，把稻莖四周密密地封牢。的確是與眾不同。

陳曉乾不禁問道：「你們這塊試驗田是怎樣種的？」

「分三個步驟進行，」顏支書說，「首先在這塊稻田上插下較疏的禾苗，到禾苗轉青後，再把其他田上轉青的粗壯禾苗移植到空隙處，到抽穗揚花的時候，最後補植上同樣正在抽穗揚花的稻子，直至稻莖下密不通風爲止。」

「這麼說，你這裡的一點二畝田，要許多畝其他稻田來支援了？」陳曉乾有點懷疑地說，「這樣，能夠說，你們的試驗田畝產有那麼高的數字嗎？」

顏支書看了蒙書記一眼，沒有做聲。

「老陳，」蒙書記笑了一下，向陳曉乾解釋說，「你從大都市來，不熟悉農事！剛才顏支書介紹的方法，是我們向先進地區學來的。當然，這樣做，一畝田可能需要十多畝田支援。但是，應該看到，這可以節省許多勞動力，肥料也能發揮最高效用。另外，分批騰出來的那些田地，也不會白白浪費的，它們可以改種其他短期作物。」

陳曉乾點了點頭，雖然他仍然懷疑這樣做有甚麼實際意義。

經過大家評估，這塊試驗田畝產爲一萬二千斤。

「老陳，」蒙書記吩咐道，「你寫個報告，後天就上報到縣委。」

(二)

吃過晚飯，陳曉乾趁著蒙書記和顏支書研究工作，獨自一個人到村裡跑跑，想進一步了解食堂、托兒所以及其他有關公社的事。

走到村口，只見那裡有一口大水井，有不少婦女在井邊打水、挑水。離水井不遠的地方，有一條清澈的小河，河邊也有不少婦女在洗衣服。陳曉乾發現，這裡的婦女與附近其他地區的婦女不大相同：大都長得身材較爲修長苗條，頭髮烏黑得發亮，肌膚微黑中隱約露出嫩白的顏色，又多有雙眼皮十分明顯的水靈靈的大眼睛。這村子前後左右都爲一大片清水灘所包圍，水氣溟濛，遠處是一座座平地拔起的石山。陳曉乾想：這山明水秀、四季如春的地方，孕育出這些秀麗的姑娘，絕不奇怪。

忽然迎面走來一位挑水女郎，只見她穿著一套合身的黑色唐裝衫褲，身材高挑，曲線優美。她挑著滿滿兩桶水，細長的扁擔壓在肩上，隨著步子，上下起伏，形成一種柔和

的節奏之美。黑色的衣裳，映得她微黑而又細嫩的肌膚，更加明艷照人。走到近處，陳曉乾和她打了個照面，她抬起頭看了他一眼。陳曉乾忽然覺得，這眼睛十分熟悉，似乎曾在甚麼地方見過。正躊躇間，姑娘忽然停止了腳步，咧開紅唇，露出整齊的潔白牙齒，笑嘻嘻地有禮貌地叫了一聲：「陳老師！」

陳曉乾立刻站住，他看著她那秋波流動的雙眼皮十分明顯的杏眼，杏眼之上那兩條十分烏黑的修眉(這裡年輕婦女的眉似乎都是經精心修過的)，以及那鼻頭十分整齊的懸膽鼻，他想起來了：她就是中學食堂工友老黃結婚那天黃昏他見過一眼的女學生，她的身材樣貌與張冠英有六七分相像，但略勝一籌，而且她有一股獨特的逼人艷氣。原來她是這明山秀水孕育出來的美女中的美女！

「你家在這裡嗎？」

「是的。」

「怎麼沒有上學？」

「今天是星期六，我剛回來，幫做些家務。」她嫣然一笑，十分嬌媚。

陳曉乾才想起，今天是周末。在公社辦公室，在現時的形勢下，是不分周末周日的了。

「陳老師，您到我們這裡來做甚麼？」她仍然挑著水站著，含笑的眼睛一轉，流露出一股迷人的風情。

「我隨蒙書記來檢查工作。」

「難怪這幾天沒見到您！」她含情地看著他的眼睛。

「你是哪個年級的？叫甚麼名字？」

「我叫顏金鳳，初三學生。」然後她問道：「您現在到哪兒去？」

「我想到你們村裡去看看，了解一下農村的情況。」

「那好，您就到我家去吧！」她的眼睛又閃亮起來，「我爸爸是原生產合作社主任，叫顏星初。他最了解鄉下的情況！」說完，她就舉步向村口走去，一邊招呼陳曉乾：「跟我來吧！」

陳曉乾不由自主地跟在她後面，看著她款擺蜂腰，輕盈地、婀娜多姿地向前走著，感到在大自然中那種充滿青春活力、生機勃勃的自然之美，這是在大都會中永遠體會不到的。這裡的農村婦女還不興戴乳罩，顏金鳳的一雙高挺得恰到好處、玲瓏浮凸的少女乳房，具有一種自然、天體之美，給人一種造物主造人之美的享受，而不帶有半點邪念。陳曉乾記得有一位藝術家說過：在一切自然形態中，最完美的是人，人是大自然的一件傑作。而顏金鳳則是這些傑作中的佼佼者。

來到顏金鳳家，原來是一間窄長的泥磚房子。門前伏著一隻黑色大狗，當它看見陳曉乾時，立刻爬起來，吠了幾聲。陳曉乾一驚，當即後退了兩步。

「旺財！」顏金鳳嬌喝一聲，黑狗就不吠了，牠慢慢走近陳曉乾，在他腳面聞了幾下。

「陳老師，不要怕，」顏金鳳安慰他說，「牠不會咬人的。」

進了門，她把水挑進左邊的廚房，然後出來帶陳曉乾走進內屋的廳裡，一邊叫道：「爸爸，我的老師來了。」

只聽見後院內有人應了一聲，不一會，隨著腳步聲，走出一個人來。由於已入黑，又還沒有點燈，所以陳曉乾看不清那人的面貌。到他走近時，才隱約看見一個身材高大的人，這種身材，在本地是少見的。

「爸爸，這是陳老師。他是隨蒙書記來檢查工作的。」

「陳老師，請坐！」顏金鳳的爸爸拉了一張單凳，招呼陳曉乾坐下來，一邊吩咐他的女兒：「去點燈吧。」

「顏主任，您好！」陳曉乾一邊坐下來，一邊有禮貌地說。

「對不起，剛才我在後院的豬欄餵豬，我去洗洗手就來。」說完他就往廚房走去。

當點亮了煤油燈之後，陳曉乾環顧廳內，發現那是一個長方形的廳子，二十來平方米的面積，泥磚牆上掛著雨帽、蓑衣和其他的輕便農具。廳後擺放著一張八仙檯，周圍有四五張木凳，還有幾張矮竹凳。靠著左邊牆上，放著一具木犁。

不一會，顏金鳳的爸爸回到廳子來。在不太亮的煤油燈光下，陳曉乾看到，他年近五十，身材修長，五官端正，表情正直，但前額佈滿了橫紋，風霜滿面。

他問道：「老師，吃過晚飯了吧？」

「吃過了。」

「是到我們食堂吃的嗎？」

「是朱會計到食堂打回去吃的。」

「蒙書記應該到食堂去看看！」他加重語氣說。

「我本來是要去的，因顏支書說要一邊吃飯一邊研究工作，不便到食堂去吃飯，就讓朱會計到食堂打飯回去吃。明天我會去的。」

「陳老師，您是當老師的，怎麼又會跟蒙書記來檢查農村工作的呢？」

「我是管學校食堂的，蒙書記叫我來看看公社食堂的情況，就是要我向你們學習。」

「有甚麼好學習的！」顏星初粗聲地說，「搞得一團糟，以後不知道怎樣收場！您倒是要給我們好好總結一下。」

顏金鳳在旁邊聽了一會兒，可能覺得插不上嘴，於是就對陳曉乾說：「陳老師，你們談吧，我到後院去餵豬、餵雞，走時告訴我，我帶您回隊部。」

她走了以後，陳曉乾對顏星初說：「我是從大城市來的，對於農村的事一竅不通，這次跟蒙書記來，要虛心向你們學習。」

「老師，不要說我發牢騷，我們公社成立得太過倉促，管理水平跟不上，人力、物力都不能適應，似乎沒有甚麼規章制度可以依據，所以搞得亂七八糟。比如，我們原來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公社化以後起甚麼作用，叫甚麼名稱，還不明確。剛才您叫我做主任，那是不確切的，其實我現在還沒有個正式的名稱。」

聽了他一陣連珠炮般的牢騷話，陳曉乾一時不知道該說些甚麼才好。

「人家河南七里營人民公社，安徽舒茶人民公社那些歷來先進的地區，我們即使苦幹二十年也趕不上他們今天的水平。人家辦人民公社，我們不管自己有沒有條件，也一窩蜂跟著辦！在彩虹公社成立大會上，我曾提出過不同的意見，但領導說我人老了，思想也老了。其實跟我一樣思想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幹部是大多數，不過他們不敢說出來罷了。」

「您不算老嘛！」陳曉乾說。

「四十七歲的年紀當然不算老，」聽了陳曉乾的話，他的眼睛突然閃亮起來，「幹起農活來，我們四十至五十歲之間的農民最棒！」

「二三十歲的青年不是更有力氣嗎？」

「青年人只有一陣子衝勁，做些急活還可以，幹耐力的活和細活就比不上我們了！我們挑一百多斤的東西，能夠走上八個小時的路不必怎樣歇息，因爲我們有經驗，知道怎樣用力，有節奏地進行，但青年人卻不懂得！」

「您金鳳挑水也跑得挺有節奏的呀！」

提起他的女兒，這位老農似乎變得眉飛色舞起來。他「呵呵」地笑了兩聲，說道：「我這個女兒，自小就跟別人不一樣，不要看她才十七歲，自她上中學以後，放學回來就負起幾乎全部家務。今年農曆三月三歌墟，她還奪得了本區的第一名呢！」

「那就是本區的歌后了！」陳曉乾很有興趣地說。

「名稱倒不怎麼要緊，主要是她有一片孝心！」他越說越甜，「自從十四年前她媽媽過身以後，我就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了。」

「近來搞軍事化，她可能只有周末和星期日才能回家幫做家務了？」

「唉，」他嘆了一口氣，「可能真的是我的思想老了，但我總覺得，行動軍事化，不等於要用軍隊編制來組織農民。我們老百姓，有老有小，有家有眷，這樣以連排班分開，短期三、五天倒還可以，長期下去，真是不敢想像！秋收過後，我們村的正勞動力有三分之二要組成民兵師，去大搞水利，只留下三分之一的勞動力做秋收後的保管工作和翻土過冬工作。到時我當然也得去，金鳳即使能和平時那樣每天放了學就回家，也沒有甚麼意思了！」

聽見他發了這麼多的牢騷話，他不禁問：「您是富裕中農吧？」他知道，按照毛主席的階級分析，在當前農村中，富裕中農最熱衷於走資本主義道路。

他奇怪地看了陳曉乾一眼，說道：「您的確是對農村的情況很不了解，富裕中農是不能當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的！我是僱農出身，土改時是根子！土改後到現在我都是村裡的幹部。」

看見陳曉乾有點迷惘的樣子，他繼續說：「老師，我知道您是從文件中了解農村的，其實農村並不像文件上所寫的那麼簡單，說甚麼反對公社化的是富裕中農，貧下中農百分之百擁護。這並不是時常都是這樣的！」

「你們做基層工作的人，自然最了解基層的事。」

「這倒是事實！」他又有點激動起來，「下午我參加了顏支書他們試驗田的估產，那一點二畝的稻田可能有一萬五千斤的產量，如果照這個產量去計算我們今年的糧食收成，那當然有吃不完的糧食，後年糧食就會多到找不到出路了！但事實卻不是這樣！」

陳曉乾知道他的話是針對毛主席最近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當然，上級往下傳達時不一定說明這些話是毛主席說的。因此，陳曉乾很想聽聽這位僱農出身的農村幹部的見解，於是他問道：「事實怎麼不一樣呢？」

「凡是種過田的人都知道，禾苗移植過一次之後就不能移植第二次，禾苗轉青後移植根本就不能生長！而且，從技術上來看，試驗田剩下的空間，是無法再插入新的禾苗的。再者，作物的生長，不可能沒有空間，您若種過菜也知道，株距過密，中間的菜由於缺乏空間的空氣和陽光，根本就長不起來，即使長了，也是乾癟不堪的！但您今天也看到，那試驗田上卻是水洩不通地長著一層厚厚的、顆粒飽滿的穀穗！」

「您是說，那是弄虛作假？」陳曉乾用吃驚的眼光看著他。

「可不是！那是最近才把十五畝長得最好快要成熟的稻子，移在那塊試驗田上的！」他氣憤地說，「您說說，這樣的試驗田有甚麼意義呢？」

陳曉乾想了想，然後用力搖了搖頭。

「不單沒有任何意義，還勞民傷財！為了把十五畝稻子連根剷去移植，花費了數百個勞動力！從收穫來看，由於這一移動，在移植過程中脫落不少穀粒就不用說了，整個產量也因尚未十分成熟就移動，穀粒不能進一步飽滿，至少減產百分之十！」

「公社領導知道這種情況嗎？」

「怎麼不知道！這種農業上最普通的常識，只有高高在上的人才會信以為真！」

聽了他這番話，陳曉乾頓時感到一股悶氣直衝心胸。反右時，岑蕙尖銳批評共產黨經濟路線錯誤造成中國國力下降，人民生活趨於艱苦，當時他雖然並不認為岑蕙是別有用心，但總覺得她過於杞人憂天。現在來到農村，才親身體會到問題的嚴重性。是的，如果採取認真的科學態度，就不難發現，在中國現時的國情下，一畝田生產一萬斤以至幾萬斤糧食根本就不可能。即使是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絕不可能。為甚麼中央又會相信呢？

看見陳曉乾悶不做聲，顏星初問道：「陳老師，您的看法呢？」

陳曉乾猶豫了一下，然後說道：「為甚麼蒙書記他們明知是假的，也當作是真的呢？他還叫我寫一份報告上報縣委呢！」

「這種弄虛作假的事，自從反右以來就越來越嚴重了，」顏星初嘆了一口氣，「不過也怪不得蒙書記他們的，人家別的地方都這樣做，把成績越報越大，大放這個衛星、那個衛星，以表示他們在大躍進，你不學著也放些衛星，那是要挨批評的啊！」

這番話使陳曉乾感到更加煩悶

「還有許多問題，您在這裡再多呆一兩天就會發現的。」他說。「我們隊是全公社最富裕的地區之一，尚且如此，其他隊的情況，就可想而知了！」

陳曉乾看見時間不早了，不想妨礙顏星初，於是就告辭出來。

顏金鳳從廚房走出來，說道：「陳老師，我帶您回隊部去。」

「不用了，我認識路！」陳曉乾笑著看了她一眼。

「但是，我們村家家戶戶都有養狗，有些狗晚上特別兇，您不怕嗎？」

陳曉乾的確很怕狗。他正在猶豫之際，顏星初說道：「老師，那您就讓我金鳳帶您回去吧！」

「好，謝謝！」

「怎麼老師謝學生的呢？」顏星初笑了起來。

「明天是星期天，我還可以帶您到村裡去串門呢！」顏金鳳興奮地說。

「是呀，有我金鳳帶著，您就可以深入了解我們村公社化的實情了。」

顏金鳳把陳曉乾帶回隊部，分別時，她竟笑嘻嘻地對陳曉乾嘰哩咕嚕地說了一長串本地話。

「顏金鳳，你明知我聽不懂本地話，為甚麼還要說呢？」陳曉乾感到好笑，「你剛才說些甚麼呀？」

「我不告訴您！」她上前一步，和陳曉乾面對面地站著，距離很近，雖然夜色迷濛，但陳曉乾還是看到她那閃亮的含情脈脈的笑眼，很快就變成一股熱辣辣的野性了。「我不告訴您！」她重複著，然後「嗤」地笑了一聲，轉身就飛快地離開了。走了十來步，她忽然轉過身來，嬌聲地叫道：「陳老師，明天早上我來帶您到食堂去吃早餐，您一定要等我！」說完她就轉過身去，迅速地消失在黑暗之中。

## (三)

第二天早上，顏金鳳六時就來到隊部。蒙書記還要和顏支書研究工作，所以吩咐陳曉乾自己到公共食堂去了解情況。

顏金鳳見到陳曉乾時，臉上似乎有嬌羞之色。她今天穿了一套淺藍色花布唐裝衫褲，身材十分婀娜多姿，在大白天看她，使陳曉乾有驚艷之感。她與一般本地姑娘不同之處是，她有一副一米七幾的身材，而這身材均勻玲瓏之處，又似乎是天造地設般引人入勝。

看見陳曉乾上下打量自己，她嬌羞地笑了一笑，低著頭低聲說：「陳老師，我們走吧！」

陳曉乾默默地跟在後面。走了一段路，陳曉乾問道：「你當上了三月三歌后，是嗎？」

她立刻放慢了腳步，和陳曉乾肩並肩地走著，有點意外地問道：「是誰告訴您的？」

「是你爸爸昨天晚上告訴我的。」

她才吁了一口氣，說道：「學校是不准學生參加歌墟的！因我爸爸想我為本村爭一口氣，我才偷偷地去參加那麼一次。以後我不會再去了。」

「原來這樣，不過你放心，我不會告訴學校任何人的！」

「陳老師，您真好！」她感激地說。

「沒甚麼，」陳曉乾說，「但我卻認為，山歌既然是本地人的傳統，去參加就不算是壞事。」

「難得老師這麼明白事理，但學校領導卻不是這樣看的！他們認為這是有傷風化，學

生就是去觀看也是不准的。」

「現在不是到處唱劉三姐嗎？聽說將來還要放文藝歌唱會演的衛星呢，到時你就可以大顯身手了！」

「我的樣子這麼平凡，怎敢參加！」她雖這麼說，但她的語氣是想陳曉乾稱讚她的。

「你是個十分漂亮的姑娘，聲音甜美，又孝順……」

她嬌笑了一聲，打斷了他的話：「還是個優秀生呢！」

「噢！」這是陳曉乾沒有想到的。在他的印象中，喜愛唱歌、跳舞而又喜歡賣弄嬌媚的少女，是很少有學習成績優異的，雖然顏金鳳的嬌媚出於自然。「這就十分難得了，你將來一定會成爲一個出色的大學生的！」

「我倒是很想將來能上大學，」她的表情變得認真起來，「我們村世世代代從沒有出過一個大學生，就連高中生也沒有，我要爲我們村爭氣！」

「應該說爲貧下中農爭氣。」陳曉乾糾正她。

「我還沒想得那麼通透！」她坦率地說，「其實我只是爲我爸爸爭氣！我爸爸是全村最敬重的人，我爲有這樣的父親感到十分驕傲！」

多誠實的姑娘，陳曉乾對她的好感又加深了一步。

他倆走著、談著，越來越熟絡，已不像是師生，倒像是一雙好朋友。事實上，陳曉乾沒當過老師，只不過是學生那樣稱呼他罷了。

「陳老師，聽說您是名牌大學的高材生，爲甚麼分配到我們這個落後的山區來呢？」

「我也不知道。」陳曉乾思索了一下，答道。

「來了以後，爲甚麼又不上課呢？」

「因爲我學的是英文，但彩虹中學沒開設外語課。」

「您中文這麼好，語文科組長也比不上您，您可以教語文呀！」

「工作上的安排，不是由我自己決定的呀！」

「我回去跟校長說說，要您教我們的語文課。」

「不，千萬不要這樣！人家會說我不安心工作的。」陳曉乾說。「現在不錯嘛，可以學到不少東西呢！」

說著，他倆來到了公共食堂。

所謂公共食堂，不過是一個大寮棚，四面沒有牆壁，只有廚房和儲存米和玉米的地方是用泥磚砌的房屋。顯然是臨時建起來的。食堂內擺著二十來張大木桌，卻沒有椅子、凳子。只見廚房裡有幾個中年婦女正在忙碌地給來打早餐的農民分發稀飯。

顏金鳳到保管室拿了兩張單凳出來，招呼陳曉乾坐下後，就去廚房領了兩大碗的玉米粥和一小碟豆醬。

「到這食堂來吃飯的有多少人？」陳曉乾一邊吃著玉米粥，一邊問顏金鳳。

「我們這個自然村有二百多戶共一千多人左右。」

「但這裡只有二十多張桌子，能坐多少人呢？」

「農民哪裡會願意到這裡來站著吃飯呢！」顏金鳳雙眉一蹙，好像大人一樣嘆了一口氣，「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生活習慣，何況也沒有那麼大的食堂能擺得下那麼多的檯凳！大家也沒有多餘的檯凳拿到這裡來擺放！您沒有看見食堂裡沒有凳子的嗎？」

「你是說，他們是拿回家裡吃的？」

「可不是！」她又像大人一樣嘆了一口氣。「上面說，辦了食堂，節省時間，免得往返，節省糧食，節省柴火，節省經費。其實都是恰恰相反！」

看見她十分認真的樣子，陳曉乾不禁想：這位彩虹中學的校花、彩虹區的歌后，並不是只會賣弄嬌媚、無憂無慮的少女，而是個關心國家大事有政治正義感的姑娘。他知道，這一定與她爸爸的教育有關。

「怎麼恰恰相反呢？」

「首先並不節省時間：我們平常是一清早就煮好一天三頓的稀飯，若到附近的地方幹活，就回家吃中午和下午餐；若到遠處幹活，就把飯菜隨身帶去。晚餐是收工後回家煮的。這根本不存在浪費時間的問題。現在呢，一家派一個代表來領三頓飯菜，有些遲來的，要排隊一個鐘頭。」

陳曉乾往廚房發餐處看了一眼，果然前面排著一條長龍，農民們都拿著鋁桶之類的盛具，在輪候分發玉米稀粥。

顏金鳳繼續往下說：「說到節省糧食，那也根本談不上！現在提倡吃飯不要錢，誰不放開肚皮吃？我爸爸說，這樣下去，我們一年收穫的糧食，半年就準會吃精光，那後半年的日子就不曉得怎麼過了！」

「如果不是吃飯不要錢，像我們學校食堂那樣，是否可以節省些糧食呢？」陳曉乾問。

「這和節省糧食根本扯不上關係！」她瞪大一雙秀眼有點責備地看了他一眼，似乎在說：這麼簡單的道理也不明白！「糧也是農民自己拿出來的，秋收開始後就由生產隊統一撥入食堂，但這些糧食原來是應該分給農民的。如果農民在家自己處理所分得的糧食，只會更節省地吃。放到食堂，不見得糧食會變多，再加上浪費，如若辦食堂的有私心，那就更加大打折扣了！」

陳曉乾不禁同意地點了點頭。

「至於節省柴火、節省經費，也不是事實！」

「集中開伙，節省柴火那是沒有問題的吧？」

「這是表面現象！」她真像個條理分明的雄辯家。

陳曉乾忽然想起岑蕙和林小春來：花容月貌而又冰雪聰明的少女，同時具有憂國憂民之心，雖然是萬中無一，但也不是絕無僅有。在這莽莽蒼蒼的深山僻野之中，也出現像顏金鳳那樣出類拔萃的女兒家，實在是「天涯何處無芳草」！雖然，岑蕙她們在較高的層次上關心國家大事，而顏金鳳則以本身具體的體驗，對身邊農民的切身利益，表示深切的關心，從本質上看，同樣是憂國憂民。岑蕙在反右中以死來表示抗議，她的天生麗質已在反右的劫灰中化爲烏有！顏金鳳與岑蕙具有完全不同的氣質，但願這塊無瑕的璞玉永遠留在這草莽之鄉，永葆平安！

「您在想甚麼呢，陳老師？」看見陳曉乾在怔怔地想得入神，她不禁嫣然一笑地問道，「您不同意我的看法嗎？不過，我爸爸和我們村大多數群眾都是這樣看的！」

「我是很樂意聽你發表意見的。」陳曉乾知道被她一一駁斥的論點，是毛主席說的，因此他不敢貿然表示同意。

「我說是表面現象，是因爲平日我們不覺得柴火是個大問題。世世代代以來，我們農民都習慣了見縫插針地抽空去打柴，種菜、養豬雞鵝鴨等也是這樣，這種化整爲零的方法，完全不影響正常的農活。我們還有些農戶，在農閒中用十來天一次打夠一年需用的柴火。」

「現在的情況又怎樣呢？」

「現在，我們竟要有一個專業打柴隊，足足佔了十個強勞動力！至於經費嘛，一眼就看得清楚啦，農民往常在家裡自己做飯，是些順便做的工夫，根本不需要甚麼經費！辦了公共食堂，要配備管理員、採購員、會計、炊事員，我們這個食堂就用了六名專職人員，要養活這些人，當然需要從農民那裡拿出經費來了！」

陳曉乾只好點了點頭。

「其實，一個家庭，由自己掌握煮飯、吃飯，不僅能做到各適其好、多樣化，也是私生活的一種樂趣！」她又好像大人一樣，憂愁地說了起來：「上千人在食堂裡亂哄哄的，有甚麼意思呢？」

「這裡沒有上千人亂哄哄啊！」陳曉乾糾正她。

「上級本來是這樣要求的，但大伙不願意，上面也奈何不得！」她又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我真不明白，上面爲甚麼一定要我們這樣做！」

陳曉乾看見她只顧講話，忘記了吃玉米粥，便對她說：「吃早餐吧！一邊吃，一邊談。」

「還有一點，」她吃了幾口玉米粥，又說了起來，「有些人領到這粥後，已經冷了。夏天還不要緊，冬天就不好了。所以大家拿回家還要設法再熱一次！」她用筷子點了點鹹醬，「至於吃青菜，那就談不上了！」

「爲甚麼呢？」陳曉乾正想問這個問題。

「最初是大伙各自按一定數量拿蔬菜來，但二百戶人家，幾乎家家不同，食堂又怎能編排呢！後來上級又不准私人種菜了，所以只能吃這種鹹豆醬了！」

「聽說食堂有蔬菜隊，是嗎？」

「公社化規定把農民的所有菜地收歸集體，」她沒有正面回答他，「最後一批菜收割後就把菜地全部交給了食堂。」

「也就是說，這些菜地由食堂來管理了？」

「是那麼說的！」她輕輕冷笑了一聲，「這樣一來，又要從農民中抽掉一批勞動力了。種一千人吃的菜並不容易，不是說幹就幹得出來的！大家都在等著瞧呢！」

「肉食的來源又是怎樣呢？」

「目前根本沒有肉食！」

「不吃肉行嗎？」

「我們農民平常也吃不起肉。只有到了節日，我們才弄一頓飽的來吃，所以我們每個月都有一個甚至兩個節日。以前是自己養的豬、雞、鵝、鴨，每月分吃一些。現在上面規定，私人不准養家畜、家禽了，要由公社或生產隊組織專業隊統一飼養。這一來又需要一批勞動力！不過，即使組織了專業隊，要把家畜、家禽養大，也不是一兩個月就能夠做得到的事！」

說話間，只見一個四十歲上下理平頭裝的漢子走了過來，和顏金鳳打招呼：「金鳳，不把粥拿回家吃？」

顏金鳳立刻介紹說：「社昌叔，這是我們中學的陳老師，他跟公社蒙書記到我們生產隊來檢查工作。」她又向陳曉乾說：「這是我們公共食堂的管理員社昌叔。」

陳曉乾客氣地站了起來，和他打招呼。

「坐下，坐下！」社昌叔熱情地說，「歡迎您來指導！」說完，他就大踏步跑回管理室，拿了一張凳子，回到陳曉乾的檯子邊坐了下來。

「陳同志，您是從鎮上來的，一定知道上級的指示。我想向您請教有關食堂的一些問題。」社昌叔說。

「不要客氣，我是個外行，有甚麼問題提出來大家共同研究好了。」

「上級指示要辦公共食堂、托兒所和敬老院等集體福利事業，說這是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必由之路。但我在這大半個月來的工作中，發現辦這些福利事業需要有一定的物質基礎和管理水平，否則就辦不好，甚至辦不下去。」

「您所說的物質基礎是指甚麼呢？」陳曉乾問。

「道理很簡單，辦敬老院，必須有地方。而且要有一定的人力去主持、管理。條件必需比老人們住在自己家裡要好，起碼的物質條件應該是這樣。但我們的敬老院卻甚麼都沒有，便要老人們從家裡搬來床鋪用具。在我們這麼窮的農村，簡直是個負擔，多此一舉！托兒所的情況也差不多。」

「這和管理水平有甚麼關係呢？」陳曉乾故意問。

「關係可大呢！」社昌叔加強語氣說，「平常說，不熟不做。我們農民世世代代的生

活單位是單家獨戶，完全沒有管理這些福利事業的經驗。您可能會說：沒經驗就學唄！但事實上，管理集體事業並不是張三李四都可以學得到的，是要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啊！」

「不一定要很高的文化水平吧？」陳曉乾問道，「比如說，初中畢業不可以嗎？」

「您知道我們村有幾個初中畢業生嗎？」他嚴肅地看著陳曉乾的眼睛，然後苦笑了一下，「解放後只有五個，除了兩個留下來當農業生產合作社會計之外，其餘三個已調到縣的工廠去當工人了。」

陳曉乾微笑地看了一眼顏金鳳，說道：「顏金鳳，你畢業後，可吃香了！」

「金鳳這樣的人才是不會留下來的！」社昌叔說，「聽說她在學校學習成績年年第一，初中畢業後就會升高中，高中畢業後就上大學。即使上不了大學，也會到城裡當幹部或工人了。蒙書記說，上級有指示，要在大躍進中大辦各類工廠，全國需要一二千萬工人。」

「這的確是個矛盾，」陳曉乾說，「現在大躍進，到處需要人，可惜我們的學校還不能馬上培養出大量的人才來。」

「話又得說回來，」社昌叔接著說，「由於沒有合格的人，據我所知，我們縣各公社的食堂、托兒所、老人院都不太受農民歡迎。我們村的托兒所和老人院還算好，雖然也是亂糟糟的，但還沒有弄出事來。聽說別的公社的托兒所、老人院用了些十六七歲小學畢業的娃娃去管理，常有嬰兒和老人死亡的事情發生呢！」

「照您這麼說，我們不該辦這些福利事業了！」陳曉乾問。

「我並不是這個意思。當然，如果在平時，這些東西不辦也罷，的確是得不償失。但現在公社化和軍事化是連在一起的，現在村的勞動力分開幾條戰線幹活：一部分人去煉鋼鐵，一部分人去支援別的落後生產隊，一部分人搞本村的農活，現在是搞秋收，一部分人去修水利。農民的家庭關係實際上已不存在，至少目前是不存在了。這一來，如果不搞這些集體福利事業，小孩、老人由誰來照顧呢？大家不那麼固定在家，種菜、養豬、打柴這些家務和家庭副業也沒有人幹了，事實上也幹不起來。」

「因此，這些事業就非辦不可了！」陳曉乾說。

「是呀！所以我覺得很矛盾，一方面感到很難辦，最好是不辦；另一方面又感到非辦不可。唉！」他嘆了一口氣，「我們幹部也說不服群眾啊！」

「我的看法是，」顏金鳳插話說，「我們辦人民公社辦早了！我在學校上政治課知道，蘇聯的集體農莊是在實現了機械化以後才建立起來的，他們已經有了較好的物質和技術基礎，並有一批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而我們可能還差二十年呢！」

聽了顏金鳳這幾句話，陳曉乾內心感到一陣悸動，這多麼像岑蕙在反右中大鳴大放的言論啊！她當然沒有參加過反右運動，否則她就不會說這些話了。

「不能這麼說，」社昌叔嚴肅地說，「年輕人不懂事就不要亂說！去年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大辯論時，有些富農、右派分子就曾經發表過這種論調，以此來反對農業集體化！」

「這是事實嘛！」她不服氣地說，「我們的事，對和不對，是很容易分辨得出來的。就說你辦的這個食堂吧，就沒有一個人贊成。要每家每戶拿出檯椅板凳、刀鍋碗筷給食堂，豬雞鵝鴨，一夜之間通通歸公共所有，大部分自留地也一夜之間歸公社所有，有誰想得通呢！」

「公社、公社，當然是要從私有制過渡到公有制！」陳曉乾說，「毛主席說過，公社的特點是一大二公；還說人民公社就是實行兩個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一是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一是由全面的全民所有制過渡到共產主義，將來過渡完了，公社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機構。毛主席還說：所謂全民所有制，含義如何？兩條：一，社會的生產資料爲全民所有，二，社會的產品爲全民所有。」

「陳老師，」顏金鳳用手掌掩著嘴巴笑了起來，「照文件上的話叨嘮一番是很省事的！」

社昌叔驚訝地看了一眼顏金鳳，又不安地看了一眼陳曉乾，然後對顏金鳳說：「你怎

能用這種態度對你老師呢！」他又轉過頭來對陳曉乾說：「她年少無知，請不要怪她！」

「我最喜歡說話這麼坦率的人！」陳曉乾的確沒有半點怪責她的意思。「我也的確是脫離實際。」

顏金鳳又掩著嘴巴嫣然一笑，然後她放開手，神情變得凝重起來：「我們農民本來就生活得並不豐裕，家當極少，把檯椅板凳、刀鍋碗筷給了食堂，家中的家當就幾乎完全沒有了。豬雞鵝鴨等不折價就一律歸了公，自留地上還種著未成熟的作物也馬上要歸公，這就破壞了生產。」

「怎麼會破壞生產呢？」陳曉乾問。

「您想想，自己辛辛苦苦把自留地種好，地上的作物快要收穫，但另外一些人家的自留地卻種得很差，現在一起歸公，我當然是吃虧了。還有那些豬雞鵝鴨，我養的數量比你的多一兩倍，但歸公社以後，就大家平均享用，你說我會怎樣呢？」她看著陳曉乾，知道他不能作答，就繼續往下說：「有些農民半夜去把還未成熟的作物收了，連夜把家裡的家畜家禽宰了，有些人甚至寧願把自己心愛的大生鐵鍋砸了，也不願把它交給食堂。」

「這不是太自私了嗎？」

「你可以叫這做自私，但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爲多勞並沒多得，不勞也得，不公平嘛！」她與岑蕙、林小春她們不同之處只是：她沒有使用任何馬列主義的術語，卻更加生動形象地說明問題。

「這倒是事實，」社昌叔面露不安的神色說，「秋收後可能會出現更大的問題：富隊不願把自己的糧食和其他物資無償調撥給同公社的窮隊，可能會出現瞞產和私分現象。」

「如果是瞞產私分還算好，因爲糧食實際上仍然存在。」顏金鳳說。「我擔心農民會怠工，會破壞生產，那時後果就難於設想了。」

「隊裡的幹部不制止嗎？」陳曉乾問。

「隊幹也是人，況且他們生活在本村、本隊，有時是不能不聽父老們的話的，他們往往是瞞產私分的帶頭人呢！」社昌叔說。

「從長遠來看，可能會出現更爲嚴重的情況：富隊不願出力幹，而窮隊的依賴思想變得更嚴重，變得更懶了！」顏金鳳不無諷刺地補充說。

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前景啊！但陳曉乾又想：難道中央領導人、毛主席就連這麼簡單的道理也想不到，倒是由你這個黃毛丫頭想到了？

「也不能說得那麼嚴重！」社昌叔似乎看出陳曉乾心中的想法，又說道：「既然中央下了這個決心，就一定有周詳的計劃。」

「毛主席強調依靠貧下中農，相信他們有走公社化道路的巨大積極性，你可能看不到這點吧？又可能我們這裡的農民的積極性比不上其他地區呢？」陳曉乾用討論的口吻說。

「根本的問題是還沒有具備物質基礎，」顏金鳳振振有詞地說，「如果大家都富有了，誰又會斤斤計較這些呢！」

吃過早餐，顏金鳳還帶陳曉乾去參觀托兒所和敬老院。陳曉乾對以前中國農村的情況毫無認識，所以不能和現在作比較。不過，總覺得有幾十個嬰兒、小孩的簡陋托兒所、幼兒院，只由幾個十來歲的姑娘管理不甚妥當，事實上是一片混亂；敬老院呢，似乎是死氣沉沉。據顏金鳳說，這些老人原本在家照顧孫兒、孫女的，有點事做好打發日子。但如今要他們集中在一起，又沒有任何安排，等於在等死，當然是悶極了！

陳曉乾花了大半天的時間走馬看花地參觀了一下公社化後的農村，心中不覺變得沉重起來。回到隊部，蒙書記說要回彩虹鎮，決定第二天召開公社三級幹部會議。

(四)

陳曉乾回到彩虹中學，收到蘇厚永的回信，並附有唐尤麗的一封信。

蘇厚永的信是這樣的：

曉乾：

你到農村有一個多月了，身體受得住嗎？一定會有很多感受！在目前大躍進一派熱氣騰騰的氣氛中，到處都忙，不單農村忙，工業戰線，我們高等學校也忙得不亦樂乎，出現了許多新鮮事物。所以沒有及時回信給你，請諒。

毛主席最近提出：「教育這個東西比較帶原則性，牽涉廣大的知識界，是一個革命。幾千年來都是教育脫離勞動，現在教育勞動相結合，這是一條基本原則。大體上有這樣幾條：一條是教育勞動相結合，一條是黨的領導，還有一條是群眾路線……中心問題是教育勞動相結合。……老讀書實在不是一種辦法。……如果學校辦工廠，工廠辦學校，學校辦農場……學習和勞動就結合起來了。」

毛主席又說：「科學技術也有很大的進步，『將軍』將得很厲害，就是學生將教師，講師、助教將教授，研究員將所長……大學教授相當有一些人落後於學生，編講義，編教材，編教學大綱，編學生不贏，學生苦戰八晝夜，集體來搞……這是形勢逼人，就是壓迫。青年人不壓迫老年人，老年人不會進步的。」

毛主席、黨中央還提出今年要生產一千零七十萬噸鋼的艱巨任務。

根據毛主席上述的指示，目前高等學校正掀起一場教育革命。教育革命的主要基調是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環繞這個問題就是大辯論，就是破除舊教育脫離勞動、脫離實際的傾向。為了使教育與勞動真正結合起來，首先就要辦工廠、農場。其次是要編寫能夠結合生產勞動的教材，因為原有的教材是以理論為中心，在當前的形勢下是不合用的。還有一點，就是在編寫教材中，受到來自教授們的阻力。他們認為這樣做會削弱學生的理論水平，他們將來畢業後不能真正進入世界先進科學技術隊伍的行列。為了打擊他們的氣焰，青年助教、講師聯同高年級學生，出了一些高考學生應該答得出的試題，去考那些教授們，他們竟然沒有一個能得到滿分，相當一部分還不及格呢！這就大大滅了他們的威風，使教育革命能順利開展。

我們外文系的教育革命是較難開展的。理工科的最好辦，在學校辦些對口的工廠就行了，不然，到城裡找工廠去半工半讀也頗方便；文科如中文系和歷史系等，到工廠、下農村，一邊和勞動人民三同，一邊調查研究，也能結合一些。我們外文系就很難談得上結合了。現在我們在本省北部辦了一個農場，學生以勞動鍛煉為主。所編的教材除了結合政治之外，還結合農業生產，貧下中農的優秀品質等等。我們也不知道這樣做，是否就算符合了馬克思關於「教育必須與勞動相結合」的教導。

昨天，學校召開全校師生動員大員，傳達上級號召我們高等學校必須在超英趕美中作出應有的貢獻。因此，我們已經停課，在校內和農場所在地集中力量辦小高爐，土法上馬煉鋼。我們外文系全體師生，明天就要奔赴本省北部，投身到大煉鋼鐵的戰鬥中去。學校領導指示，這是一場政治仗，我們是絕對不能輸的！我們可能要到年底才能返校。在這段時間，你的來信或你未婚妻從倫敦的來信，恐怕要被耽誤一些時間了。在大躍進的火紅年代，我們只好犧牲點個人利益了！

我知道，你們初中也有教育革命的問題。不過照我推測，你們學校本身就在農村，學生平日回家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的時間就很多，對於教育與勞動相結合不會有甚麼大問題，也不會引起很大的轉變。不過，如何把書本知識與勞動相結合，則可能仍然是個問題，但編寫教材又缺乏足夠的力量，看來還得等一個時期才能逐步完善起來。還有辦工廠的問題，農村的工業基礎如此薄弱，不知道你們是怎麼搞的？

告訴你一個消息：寇蓮娜前幾天向我打聽你的情況，我順便向她試探是否有可能把你調回大學來。她表示不大可能，因為到了基層，就很難調上來的了。我和她討

論：像你那樣的人才，在農村無所作爲地過一輩子，是否過於浪費？她卻認爲，有才能的人到哪裡都不會被埋沒，如果被埋沒了，就說明他不是個有才能的人。她那冷酷無情的態度，使我更加證實，她一怒之下已下了狠心要你一輩子倒霉。你要調回我們學校的可能性不存在了。不過，你別擔心，我會想方設法幫助你調到其他高等學校的。這一步成功了，以後的事就好辦了。

唐尤麗也給了我一封信，她當然不知道你目前的處境。你爲了帶她到香港，讓她逃避父兄當了大右派的難堪處境，而蒙受這樣的不幸遭遇。我曾想：如果你不是出於好心，假裝和她談戀愛，然後借這個關係把她帶去香港，你可能於早一個學期就成功地返回香港了，但我後來又想，即使沒有發生唐尤麗的事，如果你不答應寇蓮娜的過分要求(我知道你在任何時候都不會答應的)，她也絕對不會讓你離開的，這並不是時間的問題。

世事往往甚難預料！我是個唯物主義者，並不相信一個人的命運是冥冥中註定的。但一個人的一念之差，或偶然的一個決定，可能會改變一個人一生的命運，這的確是個人難以掌握的。

讀完蘇厚永的信，他又拆開唐尤麗的信。

曉乾：

早就應該寫信給你，只是由於這一兩個月來爲了使自己安頓下來，到處奔波。到了最近，才在李迎迎和鄭美寶的幫助下，找到了一份私立小學教員的工作。幸虧我在廣州那幾年努力學習廣州話，否則就難於在這裡立足了。我的計劃是：先在香港站穩腳跟，然後再找機會。從這一兩個月來的觀察，發覺香港是個具有較大排他性的社會，不是本港大專畢業的人，甚難找到較好的職位。我打算用兩三年的時間，盡量節省，存一些錢，然後到英美去留學，這樣也許會爲自己闖出一條路來。我一定會珍惜你付出這麼大的代價爲我爭取得來的機會，我如果甘於在香港謀一日三餐的安頓茶飯，那是太沒出息了。

不知道你的近況如何？照我推測，大問題可能沒有，但要回香港也許不那麼順利了，很可能有人從中製造麻煩。希望你能沉得住氣，努力爭取，首先要重點搞清楚你的所謂歷史問題。只要不斷向組織提供線索，要求組織加緊調查你的事，終有一天會水落石出的。

看完唐尤麗的信，陳曉乾一方面有一種安慰之感：自己作出了犧牲，把她弄到香港，如今她已找到了工作，並努力向上，將來如果成材，也不枉自己的一番心意了。

蒙書記吩咐陳曉乾也參加第二天在彩虹鎮召開的三級幹部會議。

參加會議的有原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幹部、生產隊的幹部以及公社的幹部。

蒙書記主持了會議。會議的議程是：一、公社社員發工資的問題；二、公社調撥生產隊物資的問題，公積金、公益金、大辦工業、大辦水利、修路等問題；三、大辦紅專大學、專業文工團、專業體育隊的問題；四、大煉鋼鐵的問題。

蒙書記指出：根據縣委的指示，公社需要進一步完善和鞏固，主要是擴大公社的共產主義因素。這些因素包括從各生產隊抽取公積金、公益金和青年農民，用以辦公社的工業，抽調各生產隊的糧食和民工，大辦公社範圍內的水利和修路築橋，以便將來進行機耕；抽調各生產隊能歌善舞和有體育專長的青年農民到鎮上來，組成專業文工團和體育運動隊；抽調各生產隊一半的勞動力，由公社指揮，一部分人上山砍柴燒炭煉燒結鐵，支援小高爐，一部分人土法上馬用小高爐煉鋼。

決定在原有的小高爐、榨油廠、糖廠、碾米廠和炮竹廠的基礎上，新成立水力發電廠、水廠、硫酸廠、化工廠、農具廠、木具廠、磚瓦廠。並把原來的合作商店和飲食店歸公社所有，職工留用。爲此，要從各生產隊抽調熟悉上述行業的人到公社來當工人。這些工人要自備糧食，由各生產隊負擔。

決定成立公社文工團和公社體育隊，主要到本公社的水利工地和鋼鐵冶煉工地巡迴演出。平時則在鎮上，每周演出一次，給本公社社員觀看。等到提高到專業水平時，再到別的公社或縣城演出。抽調來的演員和運動員也要自備糧食。

決定在公社工廠、企業、文工團、體育隊的基礎上，成立十間紅專大學：彩虹鋼鐵學院、彩虹食品加工學院、彩虹油料作物榨煉學院、彩虹水利電力學院、彩虹化工學院、彩虹農業機械學院、彩虹商學院、彩虹藝術學院、彩虹體育學院以及彩虹大學等。這些紅專大學晚上上課，學員爲新調來的青工。校址設在所在工廠、企業內，老師除原有區屬工廠、企業的老職工外，還請彩虹初中的教師兼任。彩虹大學由蒙書記任校長，主要課程爲政治理論課和公社管理課程，學員爲各生產大隊、生產小隊的幹部，教員除蒙書記、韋副書記等公社領導人外，還請彩虹初中的何世佳校長、教導主任謝永利上政治課。

又決定組織鋼鐵大軍，爲響應黨中央號召在全國各地開展「鋼鐵高產周」，奮戰一個月，完成上級下達的指標。鋼鐵大軍由韋副書記任前線總指揮。

又傳達了上級的指示：根據中央的意見，明確了公社以下爲生產隊或叫生產大隊(相當於原有的鄉或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管理區)，生產大隊之下爲生產小隊(相當於原有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即公社的組織爲三級管理。

工作和任務佈置完畢，並沒有經過大家研究討論，就宣佈散會，各隊幹回去立刻執行。

散會後，陳曉乾問蒙書記：「照剛才開會決定，要抽調農村精壯勞力近二百人到公社來搞工業和其他行業，不會影響農業生產嗎？無償抽調下面的勞動力，下面思想通嗎？」

「當然會有影響，」蒙書記說，「但是，這種影響是否有傷大局呢？不會的。十月一日新華社報道：五億農民高舉糧食帥旗，一年實現十年增產指標，一九五八年總產量將達到七千億斤以上，比一九五七年三千七百億斤躍進增產一倍左右。這說明，用十分之一的勞力來搞工業和其他行業，已具備了物質條件。我們這樣做也是公社化進一步深化的需要。《人民日報》國慶社論《全國農村基本公社化》就向我們提出了這個深化的任務。根據同日新華社的報道：全國農村基本實現了公社化，工農業生產建設和文化教育事業普遍開花，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形成風氣。在這一派熱氣騰騰的形勢下，我們能自甘落後嗎？」

韋副書記插話說：「老陳呀，你這種穩紮穩打的想法我也有，往往認爲我們不是先進地區，應該慢一點。但是中央的政策是從整體出發的，即是說，帶有普遍意義的。我們這裡雖是山區，但從全國的情況來看，是屬於一般的，因此中央的政策肯定是適用的。」

蒙書記接著說：「八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的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號召全黨全民爲生產一千零七十萬噸鋼鐵而奮鬥的決議》和《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後一個決議認爲：『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甚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毛主席多次指示：公社的特點是一大二公，要以共產主義精神處理公社化過程中的經濟問題。我們要對廣大農民進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但我們不能等到他們思想通了才行動，那就會落後於全國的形勢了。」

# 第四章 全民煉鋼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 (一)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底，全國鋼產量完成接近九百萬噸，全年生產一千零七十萬噸鋼的計劃只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三點四。爲此，上級指示，爲了在一個月內完成餘下的百分之十六點六的指標，原來的鋼鐵大軍還要繼續奮戰，到十二月底爲止

到了十二月上旬，省教育廳下達指示，全省大中小學一律停課，除小學生外，全體師生參加大煉鋼鐵的戰鬥。

爲了適應軍事化的需要，彩虹中學師生以軍事編制，全校稱爲彩虹中學戰鬥分團，受彩虹公社戰鬥兵團領導，分團政委爲學校黨支部書記、校長何世佳，團長爲中學副校長李如白。李如白不是黨員，三十出頭，但頭髮全白，據說解放前兩年彩虹中學成立時，他就從省城高中畢業到這裡來當校長，解放後留任當副校長。下面各年級分設營長和營指導員進行管理。營長和指導員主要爲老師：由語文科組長甘培基、數學科組長趙不典、理化科組長周有興分任初三級、初二級和初一級的營長；因教師中除何校長外，只有教導主任謝永利和歷史科教師兼學校共青團書記韋偉是共產黨員，初一、初二年級指導員分別由韋偉和謝永利擔任，初三級的指導員則由初三學生、學生團委副書記藍鳳英擔任。各連長由教師擔任，班上原來的班長則任副連長。但連一級不設指導員。還設有班、排，不過主要以連即原來的班爲活動單位。

彩虹中學戰鬥分團組成核心領導小組，成員包括團級及營級全體幹部。陳曉乾作爲管理伙食人員而被任命爲後勤部部長，屬營級幹部，因而也成了核心領導小組成員之一。領導小組的另一位成員是學生會主席顏金鳳，她被任命爲後勤部代理指導員，與陳曉乾一起組織和管理全團的伙食和補給工作。陳曉乾此時才知道原來顏金鳳是學生會主席。

陳曉乾被任命爲後勤部長時，對於組織和管理六百多師生的伙食和給養，而且要到幾十里以外的崇山峻嶺去幹重活，他沒有半點經驗和把握，這與在學校管理食堂的伙食大不相同。何況，在學校食堂，具體工作是由會計鄭金才負責，他只起監督作用。現在鄭金才調到公社兵團去了。爲此，他曾推辭過，後來何校長告訴他，已任命顏金鳳爲後勤部代理指導員，一切具體工作由她全面安排，他才放心答應下來。但他又想：這個漂亮可愛的十七歲小姑娘，雖然聰明能幹，但到底還十分幼嫩，六百多人野外的伙食，能組織得起來嗎？心裡總不太踏實，於是就去找顏金鳳商量。但大家都不知道她到哪裡去了。

吃晚飯時，他到食堂去找顏金鳳。第二天就要出發了，他們得安排一下，但仍然沒見到她。一個初三女同學走過來，對陳曉乾說：「陳老師，顏金鳳讓我告訴您，她因家裡有點事，請假回去了，後勤的工作，她已安排妥當，叫您放心。她說晚上回來會找您研究工作的。」經她這麼說，陳曉乾才放心下來。

旁邊有一個男學生向陳曉乾自我介紹說：「我叫韋炳全，是後勤部伙食採購組組長。」

韋炳全是個十八九歲的青年，長得眉粗眼大，腰圓膀闊。據陳曉乾所知，他是公社黨委副書記韋日昌的胞弟，相貌與其兄有五六分相似。所不同的是，按當地鄉民的標準，他身材頗爲高大壯碩。他是個喜歡出風頭的青年人，那天食堂工友老黃結婚時，他就曾當眾問過陳曉乾「蚌珠可期」的意思。

晚上八時左右，當陳曉乾正在房間裡收拾簡單的行裝時，有人在外面輕輕地敲了兩下門。陳曉乾知道是顏金鳳來了，便說道：「請進！」

門「呀」一聲打開，只見顏金鳳艷光四射地站在門前。她平時梳著兩條整齊的短辮子，

烏黑發亮的頭髮，使人看了十分舒服。但今天晚上她卻沒有梳辮子，而是在腦後紮了一條馬尾，兩鬢下垂，烏黑的頭髮與面頰細嫩的肌膚互相輝映，十足是個古典美人兒的樣子。她今晚似乎把本來已十分嬌俏的新月眉細細修過，更顯得螓首蛾眉。最不尋常處，是她今晚穿了一件窄身女裝白色夏威夷恤，在燈光下可以看到她均勻修長的脖子直至胸前細嫩的肌膚，充滿青春和性感的氣質。她下身穿一條合身的黃斜西裝褲，更顯得雙腳苗條修長。她手上拿著一包用舊報紙包著的東西。

「唷！真的差點兒認不出來了！」陳曉乾笑了笑，迎了上前，說道，「進來坐！」

顏金鳳「哦」一聲，慢慢走過來，忽然變得拘束起來。「陳老師，您不會覺得我有點討嫌吧？」

「你怎會這麼說？」陳曉乾有點不明白地問。

「我這個鄉下姑娘，沒有多少知識，老是佔用您的時間，您不覺得討嫌嗎？」她在陳曉乾推過來的一張木椅子上坐下來後，面部的表情變得有點靦腆起來。

「你別這麼說，」陳曉乾笑容滿面地說，「關於知識，不能說老師就一定比學生多。論起農村政策以及農事，你就比我更有知識。今後我要好好向你學習這方面的知識，又怎會覺得你討嫌呢？我感到高興才是！」

「真的？」她那雙雙眼皮十分明顯的會笑的秀眼立刻閃亮起來，充滿了歡樂。

「我是說真的，」陳曉乾坐到床沿上，面對著她，只見她脖子以下的胸口，嫩白得有如初生嬰兒的肌膚。

看見陳曉乾的眼光在她胸口停頓了一下，她把頭一低，含羞地笑了起來，並從嘴裡爆出了一串銀鈴般的土話來。

陳曉乾感到有點不大好意思，問道：「喂，你說些甚麼呀？你不要用本地話罵我，我可是聽不懂的啊！」他說完就笑了起來。

「我不告訴您！」她款款多情地說。忽然又掩嘴笑了起來：「以後才告訴您！」

能認識這個天真爛漫、帶點野性，而又風華卓絕的村姑，陳曉乾感到十分高興。顏金鳳與城市少女有截然不同的氣質。她不像他的愛侶丹芷那樣對人彬彬有禮，在感情上對他含蓄、蘊藉，一往情深；也不像岑蕙那樣心高氣傲，有著由憂國憂民而形成的那種被壓抑了的感情，雖然有時仍然流露出纖巧溫柔的氣質；她當然完全不像寇蓮娜，寇蓮娜有一種對人深藏不露的野性，而這種野性帶有侵略性、狠毒性、虛偽性，包含了歷代奸佞女人的種種邪惡品質。顏金鳳的野性是未經污染的人性的自然流露。這位奇異的山野少女，竟使一向心中只有丹芷的陳曉乾，也在心底裡泛起了一陣溫馨的漣漪。

「陳老師，您生了我的氣嗎？」看見陳曉乾在沉思，她一急，雙頰立刻泛起兩朵紅霞，更加璀璨艷麗。

「不，」他立刻定了定神，心裡罵了自己一句：陳曉乾，在任何情況下，你都不應該有半點異心！「我為甚麼要生你的氣呢？顏金鳳，我們雖是師生，但如今，你卻是我的領導，我有甚麼做得不對的，你要直接提出來，千萬不要客氣才好！」

「老師終歸是老師！」她說，「不過，我知道您從大地方來，還不習慣我們這裡的生活和工作。這次大煉鋼鐵，我一定會盡量幫助您、照顧你的。這兩年，我們學校師生下鄉去支援雙搶或秋收，往往也是全校出動。時間三五天不等，伙食和後勤工作都是由我負責的，所以請您放心好了！」

「你原來是有經驗的，我這才真的是放心了！」陳曉乾高興起來，「總之，我有不對的地方，或不懂的地方，你一定要指出，要把我當作是自己人看待才好！」

「自己人？」她似乎在咀嚼他的話。

「我是說，不要把我看作是外來的人！」

大家沉默了一陣子，她忽然有點口吃地說：「陳老師，如果我有不對的地方，或亂說

話得罪了您的地方，您也會像對自己人一樣原諒我嗎？」

「當然會，你是學生嘛，老師永遠會原諒學生的！」

「我是說，」她又結結巴巴起來，「您把我當作自己人一樣！也就是說，不要把我看作是本地人！」

多聰明的女孩子！他不禁含笑點頭。

「陳老師，」她接著說，「人家都說您安心在這裡工作，以這裡為家，但我看得出，您經常想心事，您的心並沒有真正扎根在這裡，」她用她那瞳子十分烏黑發亮的眼睛注視著他，「陳老師，我說得對嗎？」

多麼觀察入微的姑娘啊！他聲音有點黯然地反問：「你怎麼知道我想心事？」

「我發現您經常皺眉頭，有時長時間沉默寡言，」她用肯定的口吻說：「離鄉背井，從大地方老遠來到這個小地方，誰沒有心事？即使是老革命、共產黨員，從外省、外縣到我們這裡來的，也大多要求調走。我們中學前一兩年曾經來過兩三個外縣的老師，後來都先後調走了。」

陳曉乾默然不語。

「不過，您和他們不同，他們都是鄉下出身。生活環境跟我們的差不多，只是不願離開自己的家鄉罷了！您就不同，」她加重語氣說，「您從大城市來，是名牌大學畢業生，是不應該分配到這裡來當食堂管理員的。」

「事實上，我是被分配到這裡來當食堂管理員。」

「您一定是被人陷害的。」

真是語出驚人，陳曉乾只有苦笑不已。

「我猜得對嗎？」她認真地注視著他。

「別瞎猜了。」他沒有正視她。

「那麼請告訴我，為甚麼呢？」她仍然注視著他。

「不要談我的事好嗎？」他笑著抬起頭來，只見她繼續嚴肅認真地注視著他的眼睛，有一股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勁頭。她在態度認真時，又別有一番表情：只見她那緊閉著的不大不小的嘴唇，變成了圓圓的一點粉紅，兩頰的梨窩顯得分明起來，蛾眉略蹙，一雙杏眼變得略為窄長，胸部在有節奏地均勻起伏，更加散發出美少女吸引人的青春魅力。

「您不是要我把您當作自己人看待嗎？」

陳曉乾突然發現，他這個被公認為才華橫溢、博聞廣識、見過大世面的人，在交談中竟被一個年華二八的山村少女所左右，成了被動者。他想：這真不可思議！

「顏金鳳，」他感情充沛地說，「我要了解你十分容易，因為你在這個簡單的環境裡生活了十多年的歲月，但是，我就完全不同了。我有些事，你可能會完全不明白，也不會理解。我不想在你純潔的幼小心靈中，加入千絲萬縷、糾纏不清的東西！」

她似乎不太明白他的話，但她顯然明白他不願意談自己的意思。她臉上露出失望的表情，雙眉緊緊一蹙，是個楚楚可憐的樣子。

他不忍心，柔聲地安慰她說：「好，我將來一定詳細告訴你，得了吧？」

她臉部的表情，立刻有如雲開月出，頓時變得燦爛起來。

「我們談談工作好嗎？」

「具體工作都由我來做好了，」她熱情地說，「您剛才說我幼小，其實我不小了。十七歲的大姑娘，在我們這個地區，可以結婚生小孩了，」說到這裡，她忽然不好意思地偷偷地看了陳曉乾一眼，低下了頭，「所以您要相信我！」

「在我看來，你還是個小姑娘。」陳曉乾以長輩的口吻說。

「我已長到和您差不多高了，比很多男人還要高，還算是小姑娘嗎？」她側著頭，天真地、不服氣地說，「您也不見得比我大幾歲嘛！」

「我大你六年！」他順口應了一句。

「我爸爸大我媽媽剛好也是六年！」她竟然興奮得滿面紅光。

陳曉乾倒變得有點靦腆起來，然後他把話題叉開：「我知道你是個能幹的姑娘，有你主持這工作，我當然放心。」

顏金鳳忽然變得認真起來，說道：「我已經組織了一個後勤排。由初二、初三各班抽出有這方面經驗的同學共四十二人，分兩個班，一個是膳食班，全部是女同學，由我兼任班長；另一個是採購班，全部是男同學，主要是採購油鹽菜蔬以及一點肉類，也負責弄柴火，運米糧等工作，班長由韋炳全擔任，以前下鄉都是由他管這項工作的。老黃工友留守學校食堂，隨時配合採購班。您只要掌握財政，安排每天的糧食數量和油鹽菜蔬的支出就成了。」

「那我不就成了個遊手好閒的二流子了？」他開玩笑地說。

「您是沒機會遊手好閒的！」她倒一本正經地說，「估計這次大煉鋼鐵是要日夜苦戰的。我們後勤部的人，晚上也是要參戰的。您白天輕鬆點，留點精力晚上使。我知道您跟我們不同，太過艱苦您會受不了。白天我不會要您太辛苦的。」

多體貼的姑娘！他突然想：他心甘情願受這個村姑左右！和她在一起時，他似乎感到有了力量，對在這裡的生活有了些信心。她這麼一個姑娘，能夠在這個環境坦然地過一輩子，爲甚麼自己不可以在這裡咬緊牙關，面對一段較長的時間呢？畢竟，自己還年輕。

「時間不早了，不打擾您了，」她站了起來，然後好像慈母吩咐出門的兒子一樣，用滿懷關切之情說：「您也要收拾東西，現在天氣轉涼，到山裡去要準備棉被和冬衣，染了病就不好了！」說完，她把手上的舊報紙打開，原來是一雙黃澄澄的新草鞋，「呶，送給您，到深山去幹活穿的！穿涼鞋布鞋都不方便，何況是皮鞋！」說著，她掩嘴笑了起來。

陳曉乾臉一紅，分辯說：「我不是早就沒穿皮鞋了嗎？」

她仍然掩嘴而笑，一邊說：「初見到您穿皮鞋，覺得很礙眼，後來多看了，竟覺得挺斯文好看的。我倒喜歡您在學校時穿皮鞋哩！」

「你這頑皮的丫頭，老是在挖苦我！」陳曉乾裝著生氣的樣子。

「老師，您真的生我的氣嗎？」她忽然瞪大一雙惶恐的眼睛，不安地注視著他的眼睛。

陳曉乾「哈」一聲笑了起來：「傻丫頭，我怎會這麼小器，從現在起你就是我的上司了，我怎敢生你的氣呢！」

「原來您也會開玩笑的！」她臉上立刻露出歡樂的笑容。

「老師就不能開玩笑嗎？」他已把她看作是知心朋友，說話便不太拘束了。「其實我是比較喜歡開點玩笑的，因此我大概是當不了老師的了。」

「哦，我記起來了，」她忽然眼睛一閃亮，「那天老黃工友結婚時，您寫對聯開他的玩笑，您真壞！」

聽見她的最後一句話，他自覺有點忘情了，於是他收斂了笑容，說道：「謝謝你送給我這雙草鞋。夜深了，你回宿舍休息吧！」

她似乎也知道自己忘了情，於是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哦」一聲，就向門外走去。走到門口，她又轉過頭來，嬌媚地說：「陳老師，您開玩笑開得斯文、有學問，我喜歡。」然後溫柔地說了一聲「晚安！」，就快步走了出去。

## (二)

蘿白村附近各山頭的山坡、峽道，到處都是一群群像螞蟻般的勞動群眾。有人在山野間尋找鐵礦石，有人在砍樹，把樹木截成幾尺長的條條，有人在扛木，有人在燒木炭窯，有人在挑木炭……一派繁忙緊張的氣氛。這裡原來是一片渺無人跡、靜寂得幾乎連鳥兒

飛過的聲音也聽得到的萬年原始叢林。現在竟變得這麼熱氣騰騰，人聲鼎沸，可以說是盤古初開從未見過的景象。

縣委總戰鬥兵團指揮部設在蘿白村。兵團領導小組的成員除了縣委主要成員之外，還有各公社的黨委書記。蘿白村是全縣鐵礦最集中的地方，而且森林資源也很豐富，是群眾大煉燒結鐵的好地方。

彩虹中學的任務是在隴巴文山谷砍樹燒炭，並把燒得的炭運至谷外的燒結鐵爐使用。

陳曉乾的後勤部早上五時就出發，比大隊師生早兩個鐘頭到達隴巴文。學校離開隴巴文約五十華里，但由於山路崎嶇難行，而且很多地段是沒有路的，後勤部的同學要負擔起劈山開路的任務。幸好這些土生土長的山區青少年，對於在亂石、亂草叢中走路頗爲在行，一個一個的山頭都給他們挑著沉甸甸的擔子通過了。

原來隴巴文是離蘿白村約十多華里的一個層巒橫抱的幽谷，人跡罕至，樹木茂密，古樹參天。幽谷之下是一湖湛藍色的靜水。湖水的周圍是平整的坡地，現在雖然已進入了冬季，但由於幽谷氣候仍溫暖，所以坡地上綠草如茵，與一湖平滑如鏡的靜水互相輝映，使陳曉乾這個自小就遠離大自然的人，頓感心曠神怡起來。這種只有在風景畫中才能見到的美麗而引人入勝的景色，現在就活生生地擺在眼前，怎不令人有超脫之感呢？

陳曉乾的後勤部在湖邊的坡地上駐扎下來。男同學在附近搬來了好些石頭，找了塊較平坦的地方，架起了幾個爐灶，把挑來的大生鐵鍋和其他的炊具安上了。在一處樹林邊緣靠近坡地的地方，約五十平方米的範圍內，砍下了一些樹木，中間的一些大樹則沒有砍下來，以它們作爲支柱，架起了帳篷。這個大帳篷除了儲存柴米油鹽之類，主要用來白天堆放師生們的被鋪。全體鋼鐵戰士，包括農民、縣級各條戰線的職工、各公社的職工、中小學師生，都將會露天睡覺。陳曉乾知道，目前全國只完成了全年鋼產量的五分之四，用一個月的時間去完成其餘五分之一的任務，工作是十分艱巨的，所以在奮戰期間是否有時間睡覺，就很難說了。

當他們安頓好並將玉米粒煮好後，學校的大隊人馬陸續到達。

何校長吩咐開飯。然後他一邊吃午飯，一邊向大家宣布任務。何校長手上捧著一盅玉米粒，玉米粒上面有幾片南瓜。他大聲對坐在坡地上吃著玉米粒的幾百名師生交待任務。

老師們！同學們！

在總路線的光輝指引下，在大躍進精神的鼓舞下，全國人民意氣風發、鬥志昂揚地打了一個又一個的勝仗！形勢越來越好！黨中央提出的「以鋼爲綱」的戰鬥口號，有著極其深遠的偉大意義。完成今年一千零七十萬噸鋼的任務，是我們今後在第二個五年計劃趕上美國關鍵的一步！在超英趕美的偉大歷史戰役中，我們一九五八年的煤炭產量估計可達二億七千萬噸，比英國多五千多萬噸，超過了英國。在鋼鐵戰役中，我們要全民動員，鼓足幹勁，力爭上游，一定要完成或超額完成黨中央提出的一千零七十萬噸的任務！因此，這是一場政治仗。把這個任務完成了，就能振奮人心，長無產階級的志氣，滅資產階級的威風！爲達此目的，我們要在思想上準備苦幹、大幹、拼命幹！通過這次鍛煉，使同學們更加自覺地跟黨走，努力學好本領，爲將來建設共產主義貢獻力量；使教師們爲做到紅透專深進一步打下堅實的基礎。

我們到這裡來的任務，是要把這山谷四周的樹林砍下來燒炭。然後把炭運到蘿白村，作煉燒結鐵之用。有了燒結鐵，才能在小高爐裡煉鋼。現在離開一九五八年結束還不到一個月，因此我們要把一天當作兩天來用。爲了爭取主動，開始的第一個星期要夜戰到晚上十二時。後勤部的指戰員們，除了要準備白天的三餐之外，還要預備晚上一頓夜宵。

老師們！同學們！

大煉鋼鐵結束後，縣委將召開一個全縣性的大煉鋼鐵群英會，由全縣各兵團評出

特等和甲等模範參加。學校黨支部希望有一大批師生成爲特等和甲等勞動模範；號召申請入團、入黨的師生，以實際行動，爭取火線入團、入黨！

在陳曉乾聽來，何校長的發言彷彿是一種空洞飄渺的、一下子就散去的聲音。

何校長講話完畢，由各年級學生及教師代表發言，多是些簡單的表態性內容，一般不過兩三分鐘。最後由後勤部代指導員顏金鳳發言。

只見顏金鳳今天的打扮又與平日不大相同：她仍然在腦後紮了一條馬尾，顯然是爲了適應日夜苦戰的需要，因爲梳辮子要花時間，紮馬尾就方便得多了。她穿了一件舊花布唐裝衫，右肩上縫了一塊相近顏色的補釘，一條黑布褲。最爲特別之處是，她在細小的腰間紮了一條白毛巾，纖巧溫柔中帶有幾分剛勁的氣質，加上赤著一雙細長的腳板，左手叉著腰，有力地站著。這使陳曉乾覺得在甚麼地方見過這種造型。他忽然想起來了，這是革命烈士、女英雄劉胡蘭的形象。她到底是革命幹部的女兒，與一般的庸脂俗粉不同。

她的發言雖然也是表態性的，時間也不過是三分鐘，但在陳曉乾看來，她表情真摯，措辭恰當，語氣激昂，吐音清楚，嬌滴滴之中帶有幾分威嚴。她的發言獲得的掌聲最爲熱烈。

吃完午餐，大伙立刻投入戰鬥。

後勤部的同學來自各個班，所以當他們略有空閒時間就回班參加勞動。陳曉乾原沒固定的班，因此顏金鳳建議他到初一班勞動，因初一同學所負擔的任務較輕，較爲適合他。

陳曉乾把午餐的支出帳目登記好以後，就到左邊一個山頭靠山坡的地方，跟初一甲班的師生們勞動。按照何校長的佈置，砍樹工作要由山下逐步向山上推進。燒炭窯設在湖邊的坡地上，這樣，砍斷的樹木就可由近而遠地滾下來應用。燒成的炭需要大量用水，燒炭窯設在湖邊正好適應這一需要。

初一班同學的任務是專門截斷由初二、初三年級同學砍下來的樹木。截斷樹木的工作當然比倒樹要容易些。但對於這些十四五歲的同學來說，這工作也不簡單，尤其對那些樹齡較長、樹身高大的杉樹或松樹，他們更難應付，因爲他們除了力氣小之外，勞動技能也較差，幾乎全都沒有使用過斧頭和鋸子的經驗。對陳曉乾來說，雖然力氣可能比小同學們大些，卻也同樣是毫無這種勞動的經驗。而且，他還有一個地方比不上那批小同學，就是手掌的肉較嫩，拿著斧頭砍了不到半個鐘頭，手掌上就起了一個水泡。最初還能勉強支持，繼續砍下去，豈料卻把水泡磨破了，竟弄出點血來。初一甲班班主任關文勝老師立刻叫他停止工作，並叫班上當衛生員的女同學爲他塗上紅藥水，包上繃帶，讓他回後勤部休息。

他只工作了一個鐘頭，就打了敗仗退陣下來，因此感到有點難過。但他的確不能繼續工作了。他第一次嚐到了磨破水泡那種令人難以忍受的痛楚。不僅傷處在發燒，而且有一股隨著脈搏跳動而出現刺痛的難受感覺。更令人難以忍受的是，當傷口接觸到物體時，銳痛立刻使人彈跳起來。

他無可奈何地回到帳篷。大伙都勞動去了，只有他一個人坐在帳篷裡的行李包上，愁眉苦臉地沉思著：傷口至少一個星期好不了，即使好了，他也不能再去截樹幹了，這樣將會再次把傷口弄破，而且情況將會更爲糟糕。使他想不通的是：那些十四五歲的小朋友，手掌的肌肉也不見得粗厚，但爲甚麼又不見被磨破呢？他想，一定是自己工作不得法。既然他不能拿斧頭或鋸子勞動，他還能做些別的甚麼呢？倒大樹是使用長柄大斧頭的，他當然不能勝任。除此之外，再沒有甚麼適合自己的工作了。當大伙都在熱火朝天地爲超英趕美而艱苦奮戰的時候，自己卻獨自躲在帳篷裡享清福，他感到不安和慚愧。

陳曉乾正在愁緒滿懷的時候，只見顏金鳳匆匆地跑了回來，一見到他，便焦急地問：

「陳老師，聽說您受了傷，我就立刻回來看您。傷得重嗎？」

「不太礙事，但傷在手掌上，暫時不能工作，心裡感到不舒服。」他沒精打采地說。

「給我看看！」她拉著他的手，看了一下傷處，說道：「唷，這是最能接觸其他物體的部位。一定很痛了！」

她手上柔軟的肌膚傳遞過來的十分暖和的膚溫，以及她那體貼入微的目光，使陳曉乾感到一種無限的親切感，跟著感動得熱淚盈眶。在這個如此艱苦和毫無生活意趣的環境中，還有一個如此惹人喜愛的少女那麼體貼關懷，免卻了不少異鄉寂寥之苦。他喉頭一哽，聲音含混地說道：「現在好多了，謝謝你，顏金鳳！」

「不用謝！」她仍然挽著他的手，「勞動的事，您不太懂，以後多些問我，我會告訴您怎麼做的。」跟著她從腰帶左邊拿出一雙本色勞動手套來，遞給陳曉乾說：「早上忘記給您，豈料您就弄破了手！」

她想得多麼周到啊！他不禁又感動起來。

「不過，您也不用犯愁，」她溫柔地說，「以後您也不要幹砍樹、截樹的活了，可盡量在我們膳食班勞動，燒燒火，擺擺飯盅，分飯分菜。其餘的時間，跟同學燒炭窯，或者跟初一同學挑炭。最好和我在一起，我會指點您的，這樣您就不會太受苦了。」

「以後我就跟你一起勞動好了！」他說，「你做甚麼，我也做甚麼。」

「好！」她十分高興地說，「當然，我幹的勞動，您不一定都能夠幹，但我可以給您找些適合您的勞動來做。」然後她深情地說：「陳老師，有我和您在一起，您放心好了！」

陳曉乾感到全身恢復了力量，信心也恢復過來了。

(三)

建土窯燒炭並不神秘，而且十分簡單：在靠近水邊較平坦的坡地上，挖一個長約二丈、寬一丈、深七尺的坑。前後開一條直徑一尺左右的通風渠，底部放上一些乾柴火。然後在上面一層層鋪上砍截下來的生樹條，直鋪至離地面五尺高，最後用濕土把露出地面的樹條密封，約一尺以上，活像一個長方形的大土丘。頂上留一個煙囪。封好窯以後就在窯頭生火，約燒二十個鐘頭。關鍵技術是要經常注意煙囪徐徐冒出來的煙的顏色。如掌握得不好，還未成熟就熄火，就會產生很多廢品；如過了火候，可能會全部被燒成灰燼。燒好後，一段段地輕輕挖開蓋上的泥土，一邊灑水，這也是一項技術性工作，掌握得不好，容易變成碎炭，成數就低了。彩虹中學的炭窯兩三天內就從三個發展到五個。

陳曉乾因這幾天手痛，除了燒火煮飯和分飯外，就向在附近燒炭組的師生學燒炭。當然主要工作不讓他做。燒一窯炭一般是一晝夜時間，同學要輪班休息睡覺，他就去頂班。

經過幾天的砍樹燒炭，彩虹中學的師生們已燒出了一大批木炭，質量越來越好。領導及時調整了勞動分工：由初一及部分初二較小的同學把炭運出隴巴文。砍樹、燒炭的工作由初三及初二其餘的同學承擔。

一個細雨紛飛、寒風刺骨的黃昏，彩虹中學接到上級的指示，要把燒得的大批木炭當日全部運出山谷。時間是那麼緊迫，山路又那麼崎嶇。但任務急如星火，刻不容緩。何校長立即召集全體兵團成員，作了臨戰動員：

老師們！同學們！

現在離開一九五八年結束只有半個月。黨中央號召全國人民，一定以奮不顧身的精神，全力以赴地打好大煉鋼鐵這一仗。這不僅為苦戰三年改變我國面貌打下牢固的基礎，也是一場長無產階級志氣，滅資產階級威風的政治仗。我們英雄的中華兒女，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要向全世界顯示，中央提出的鋼鐵翻一番的指標

是能夠實現的！這關乎到我們黨、我們國家的威信的大問題。所以我們兵團決定從現在開始，苦戰七晝夜，把隴巴文山谷的樹木全部砍下來，燒成高質量的木炭，並把當天燒得的木炭當天就全部運出山谷！

老師們！同學們！

為了祖國美好的明天，立即行動起來，投入緊張的戰鬥，不完成任務，誓不罷休！

動員完畢，顏金鳳走到陳曉乾跟前，對他說：「陳老師，這次我和您一起行動！」

「好！我挑著擔子跟著你，不過你不要走得太快才好。」

顏金鳳蹙了蹙眉頭，想了一下說道：「您雖然在學校種菜時挑過擔，但那只是短途的勞動，而且時間也很短。現在就不同了，從這裡挑到蘿白村，一程有十多里路，而且大部分路要攀山越嶺，挑五十斤比在平路挑七十斤還要吃力。而且您的肩膀未經過長期挑擔的磨練，一下子就會紅腫起來的，我怕您吃不消！」

「那麼，我甚麼都不能做了？」他有點洩氣了，「但是，當大伙都正在熱氣騰騰地苦幹、拼命幹的時候，我一個人不能甚麼都不幹的呀！」

「我想出了一個辦法，」她充滿智慧的秀眼靈活地轉動了一下，「我弄個麻袋來，您裝滿一袋炭，也不過是三十斤左右，背在肩背上，就不會太為難您的肩膀了。」

「這也好！」他感激地說，「不過，我還是要跟著你的。」

她滿足地笑了一下，忽然爆出幾句土話來。

「顏金鳳，你明知道我不大懂你們的話，而你又講得那麼快！」他苦笑了一下，「語言是用來交際的，你對牛彈琴不是達不到目的了嗎？」

「您不是牛，而是我的老師！」她又歡樂地笑了起來，「好，告訴您吧！我是說，如果沒有我這個人，您怎麼辦？」

「那，」他停了停，然後不經意地說：「我會找另外一個人的呀。」

「真的？」她忽然變得十分認真起來，「找誰？」

「我還沒有想到，」他答道，「不過，誰也不會比得上你的！」

「您是指哪方面？」她似笑非笑地看著他。

「論聰明能幹，你是第一。」

「還有呢？」

「你關心體貼人。」

「何校長也對您關心體貼呀。」

「這又怎麼同呢？」他含笑地說，「他是領導，我們是老百姓。」

她沒有做聲，似乎是在沉思甚麼。

「你有一顆十分善良的同情心。」

「還有一個人似乎很關心和同情您，」她若有所思地說，「可惜她不和我們一起戰鬥！」

「你說的是誰？」

「您是知道的。」

他搔了搔頭，想了一會，說道：「我想不出來。」

「真的想不出來？」她瞅了他一眼，「我不信，您不願意告訴我罷了。」

「哪裡會呢？」他認真地說，「我有甚麼事，都是最願意告訴你的，你說是不是？」

「您也最願意告訴她的吧？」她似乎老是把話題轉到「她」身上。

「你說的那個人是誰呀？」

「人家給您洗衣服，您怎麼真的把人家忘記了呢？」她的語氣帶有隱隱的醋意。

「噢，」他吁了一口氣，「原來你是說張冠英！是的，她的確是個富有同情心的姑娘。」

「何止有同情心，她還是鎮上的頭號美人哪！」

「你和她都是漂亮的女孩子，也都是富有同情心的姑娘。」他由衷地說。

「我樣樣都比不上她，」她有點發牢騷地說，「我就沒有給您洗過衣服！」

「那天我病了，她媽媽說我離鄉背井，沒人照顧，就叫她給我洗衣服。其實我哪裡好意思要人家洗衣服呢！」

彼此沉默了一會，他忽然奇怪地問：「你怎麼知道她給我洗過衣服？」

她「嗤」一聲笑了起來，嘴裡又爆出兩句土話來。

「你又用你們的話來罵我了。」他苦笑起來。

「我怎敢罵我尊敬的老師呢！」她愉快地瞟了他一眼，低著頭說，「我剛才是說：如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我做錯了甚麼事，有這麼嚴重？」他臉上露出委屈的表情。

「老師，您又何必認真呢？」她變得異常溫柔起來，「我和冠英是好朋友。當初她還在學校的時候，雖然她只大我一歲，卻好像大家姊那樣，事事都幫助我，提點我，使我有今天這點工作能力。」

「這就叫做惺惺相惜呀。」

她沒有答他，繼續說：「她學習也很好，可惜沒有機會到縣城去上高中！」她輕輕嘆了一口氣，「我們這個地方，高才生多是女孩子，可惜因女孩子大了要嫁出去，所以父母一般只讓她們唸完高小，好的頂多讓她們唸到初中畢業。可男孩子又多不爭氣，上高中的沒有幾個人。」

「但是據我所知，張冠英並不是她媽媽不讓她上高中，而是她不願意去，她孝順，要照顧她媽媽。」

「不過我明年也不一定上高中。」她忽然怔怔地說。

「爲甚麼？」

「不也是跟冠英一樣的理由！」

「你爸爸的身體還很壯健，比張冠英媽媽強多了，又是幹部，收入也一定過得去吧？」

「看表面，我爸身體還不錯，但他一向辦事過分認真，所以經常生悶氣，這幾年身體日漸差了，我不忍心要他繼續爲我操勞，因此我也應該回鄉參加生產勞動了。」

「你品學兼優，不升學，太可惜了，這簡直是埋沒人才啊！」

「像我這樣的人也算是人才，那麼，那樣的人才太多了。」她笑了笑，但忽然又嘆了一口氣。「您分配到這裡來，才是最大的浪費人才呢！」

「不要說我的，只說你的。」陳曉乾憐惜地看著她漂亮的臉孔，窈窕的身段，一時情不自禁地對她說：「我供你上學，好嗎？」

「甚麼，您供我上學？」她瞪大她那眼瞳子十分烏亮的眼睛，「您不是跟我開玩笑吧？」

「我是說真的。」

「爲甚麼？」她壓低聲音說。

「我只是愛才。」

「那麼，」她用微微發抖的聲音說，「爲甚麼您又不供冠英上學呢？」

「咳，」他頓了頓，「因爲她離開學校已經兩年，我本能地已經不把她看作是學生了，所以就沒有那麼想過。其實，我跟張冠英並不太熟，自從她那次給我洗衣服以後，我就再沒有見過她了。我們這次煉鋼鐵回去後，我一定會找她好好談談。」

「談甚麼？」

「你不是要我也供她上高中嗎？」

「您一個人的工資，能供兩個人上高中嗎？」

「我現時的工資每月四十五元，滿一年轉正後，就可以有五十四元五角了，節省一點，相信勉強也夠的。」

這時何校長走過來，對陳曉乾說：「老陳，晚上苦戰，您不去算了。山路險要，加上細雨紛飛，路面濕滑，萬一出了事，我們不好向上面交待啊！」

「不要緊，有顏金鳳幫我，不會出問題的。」陳曉乾信心十足地說。

何校長看了顏金鳳一眼，點了點頭，吩咐道：「顏金鳳，陳老師不習慣勞動，你要好好照顧他。」然後他有點開玩笑地說：「如果出了問題，我找你啊！」

何校長走了以後，顏金鳳說：「現在就去給您準備一條麻包袋，要立刻行動了。」說完就匆匆地離開了。

過了一會，她果然帶回一隻舊麻包袋。她領著陳曉乾走到炭窯邊一堆小山般高的炭堆旁邊，給他裝了大半袋木炭，並把袋口用一條小麻繩綁好，交給他，說道：「喲，把它背在背上試試看。」

陳曉乾拿著麻包袋的上半部，然後轉過身子，彎下腰，把它背了起來，然後說道：「很輕嘛，可以再加一些。」

「夠了，長時間勞動，開始時輕些，留有餘地好繼續堅持下去。」

之後，她去給自己的一大對泥箕結結實實地裝滿大塊大塊烏黑的木炭，然後招呼陳曉乾：「走吧！我走在前面，您跟著我，我走快了，您就告訴我吧！」

他們首先走上斜坡，到達山坳後，便是從山腰切出來的一條蜿蜒曲折的羊腸小徑，下面是懸崖峭壁。鵝毛細雨飄灑著的路面，滑不可當，一不小心，跌下懸崖，就會粉身碎骨。一路上是一個緊跟著一個疾行的挑擔師生，源源不斷，無數的手電筒影影綽綽；回程挑著空泥箕的人也密步地走著，不時要閃避挑擔前進的人們。

好不容易才爬過幾個山頭，陳曉乾感到越來越吃力。一方面雙手握著的麻包袋似乎越來越重，不斷有滑下來的感覺；另一方面，麻包袋越來越沉甸甸地壓在他的肩背上，當手力不支，讓麻包袋滑低時，腳跟就會和麻包袋打架，走得越快，打架得就越厲害。

「顏金鳳，你走慢點好嗎？」他在後面一邊喘著氣，一邊叫道。

顏金鳳立刻把腳步放慢了下來。

過了一會，後面的一個同學說：「陳老師，您背完這次就不要再背了！路這麼窄，我們不能越過您，後面的人都會給您拖慢的！我們現在是紅旗競賽啊！」

陳曉乾一急，肩上的麻包袋不由自主地從肩背上滑落在路上，滾了兩下，就滾下了懸崖。「不好了，麻包袋掉到山谷下面去了！」他叫了起來。

顏金鳳繼續快步向前走的同時，掉過頭來，對陳曉乾說：「由它掉下去算了！跟著我，回頭我再給您想辦法！」說完就加快了腳步。陳曉乾空著雙手，很難過地密步跟著她。

他們用了一個鐘頭的時間，才走到蘿白村。

在當地來說，蘿白村是個大村落，約有一百戶人家。現在是本公社的一個煉燒結鐵中心。陳曉乾發現，在村前的一間祠堂，有許多人正在忙碌地把它改建爲一座巨大的燒結鐵爐。只見挑鐵礦石的、挑木炭的，把物料卸下後，就馬不停蹄地迅速地挑著空擔子離開。人來人往，異常繁忙緊張，卻似乎沒聽到有人的講話聲。

「這麼大的祠堂，到處空空洞洞的，怎麼能改建成煉燒結鐵的爐子呢？」陳曉乾幫顏金鳳卸完木炭後，對她說。

顏金鳳挑著空泥箕，一邊走著一邊說：「這是外地的經驗，把各處通風的地方密封起來，是可以煉鐵的。當然，由於空隙太多，可能會浪費不少木炭，煉出來的燒結鐵質量並不怎麼好，有些可能要重新煉一次。」

「爲甚麼不建新的呢？」

「時間來不及了，材料也沒有，如果找齊材料再建，建成後可能已經是一九五九年了！」她解釋說。

在回程的路上，陳曉乾看見有一隊三十多人的隊伍，有男有女，他們一個個挑著沉重

的鐵礦石，吃力地、疲倦地走著。後面跟著一名彪形大漢，他空著手，腰間掛著一支駁殼手槍，不時大聲呼喝著。這顯然是勞改隊。陳曉乾突然發現隊伍中有一個人他是認識的：縣文教科科長袁力行！

「怎麼，袁科長成了勞改犯了？」陳曉乾吃驚地說，「這是怎麼回事呢？」

「這些不是勞改犯人，」顏金鳳說，「這是一些犯了錯誤的幹部。他們正在隔離反省，現在大煉鋼鐵，就把他們拉出來幹重活。」然後她補充一句，「袁科長最近犯了錯誤。」

「你是怎麼會知道的？」陳曉乾奇怪地問。

她答道：「是冠英告訴我的，她可能從她表哥那裡得到的消息吧？」

「袁科長犯的是甚麼錯誤？」

「聽說他和縣城高中一個女生發生了關係。」

「他已經結婚了嗎？」

「還沒有。」

「既然男女雙方都還沒有結婚，不算甚麼大錯吧？」

「您可能不知道中學的規矩：任何人都不得跟中學生談戀愛，何況是發生關係！」她補充一句：「當然，如果她不是學生，就不會有甚麼事了。」

陳曉乾「噢」一聲，點了點頭。

當他們走在蘿白村通向隴巴文的那塊小平原上時，陳曉乾發現，在螞蟻般一群群忙忙碌碌地幹活的人中，有一支隊伍挑著擔子走在河上，旁邊岸上有兩個幹部模樣的人在指揮、呼喝著，不時高聲地用本地話罵人。

陳曉乾問顏金鳳：「這些人爲甚麼走在河上？那兩個幹部罵些甚麼？他們不是勞改犯吧？」

顏金鳳想了想，答道：「不清楚，不過我聽到幹部罵他們偷懶。」

「爲甚麼在河上走呢？這樣工作效率不是更低嗎？」

「我也弄不清楚。」她忽然加快了腳步，對陳曉乾說：「走吧，回去後，我找個大籮筐，咱們一起抬木炭！」

## (四)

陳曉乾和顏金鳳抬著一大籮筐的木炭，約七八十斤，走在一條蜿蜒曲折的人龍中。雨越來越密，路面彷彿鋪上一層油，陣陣寒風吹來，冷入骨髓。他們密步跟著人龍走著。

「陳老師，」顏金鳳一邊走，一邊對陳曉乾說，「您要用手輕輕扶住籮筐，使它不要搖幌，它現在不時碰撞著我的小腿。」

陳曉乾照她的話去做，果然俐落了許多。走了二十分鐘左右，陳曉乾感到肩膀有壓痛感，而且痛得越來越厲害。

「顏金鳳，我們歇一歇，好嗎？我的肩膀痛得很難受，好像是壓破了皮似的。」陳曉乾沉聲地說。

「我們不能停下來的，大家都忙著走動，我們停住了，就妨礙別人了。」她略爲放慢了腳步。「您換換肩吧！」

「怎樣換呀？」

「您向前低下頭，然後用雙手把扁擔抬起來，移過左肩。」

「你走慢點。」

顏金鳳乾脆停住了腳步，把籮筐放在地上，並吩咐說：「快！」

後面跟著的人也停住了，幸好時間短，並沒有造成很大的影響。

「您的左肩更不濟，」走了幾步以後，顏金鳳又說，「待會您會換回右肩的，所以您

必須學習挑著擔換肩。」

大約走了半個鐘頭，陳曉乾雖然初步掌握了換肩的要領，但換肩的次數越來越頻密了，因此，走得越來越慢了。

「陳老師！」顏金鳳略為有點不耐煩地說，「您不要換肩換得太頻密，這樣更容易擦破皮。您咬緊牙關，堅持十五分鐘才換一次，到了蘿白村，我再給您想辦法。」

陳曉乾只好聽她的話，當然十五分鐘才換一次肩，肩膀壓痛得很厲害。但堅持下來後，又覺得慢慢好受了些。

下了山以後，便是一條寬闊的公路。

「停下來歇一會吧！」顏金鳳說著，就彎腰把籮筐放了下來。

陳曉乾在喘著氣。他穿著一件羊毛背心，現在感到全身發熱，汗水濕透了汗衫。他把毛背心脫了，然後把手伸進內衣裡面，用手絹抹汗水。

「抹乾汗水後，就立刻穿上背心，著了涼就不好了。」顏金鳳走到陳曉乾跟前，十分關心地說。

陳曉乾「嗯」了一聲。現在，他在她面前，活像個不懂事的小孩。他想起了丹芷來。以前和丹芷在一起時，生活上的事，樣樣都是由她指點的。現在顏金鳳似乎在扮演著丹芷的角色。但丹芷是自己至愛的人，而且也和自己同年，而顏金鳳卻是自己的學生，一個比自己年輕六歲的少女……

他抬起頭來，在閃閃爍爍的手電筒照映下，看見顏金鳳完全沒有喘粗氣，面色和平日一樣安詳，似乎也沒有怎麼流汗。「你沒有流汗嗎？」他一邊抹汗，一邊問。

「抬這點東西，對我們這裡的人來說，算不了甚麼，加上又是寒冷天氣，怎會流汗呢！」

陳曉乾感到有點不好意思。他抹完了汗，就苦著臉說：「我的兩隻肩膀在發高燒，可能磨破了！」他把右肩打開，側著頭看下去。

顏金鳳走上前，從陳曉乾手上拿過手電筒，照了進去，然後說道：「沒有破，只是磨紅了。」她用她那柔軟、暖和的手掌，摸了摸他的肩膀，「噢，果然發燒！」說完，她突然往手掌上吐了一口涎沫，敷在他的肩膀上。

起初，陳曉乾感到有點愕然。然而，當他看到她不避嫌疑的關切眼光，並感到有一股鎮痛的冷流直透肩膀時，他全身覺得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溫暖感。這種溫暖感與他跟丹芷在一起時的那種溫暖感又不盡相同。和丹芷在一起時的那種溫暖感帶有溫情脈脈的成分，而現在的這種溫暖感，則是一種不加掩飾的、自然流露的人性善良的一面，她似乎完全沒有覺得這樣做會有損少女的矜持。

「這樣好些了嗎？」她溫柔地問，儼然是姊姊對弟弟的態度。

「好得多了。」不知道怎的，他有點臉熱起來。

她忽然又打開他的左肩，也往手掌上吐了一口涎沫，輕輕地敷在上面。

當陳曉乾仍然感到有點迷惘時，她已拿起了他的毛背心，說道：「立刻把毛背心穿上！」

陳曉乾不由自主地把毛背心穿上了。

「我們走吧！」她已把扁擔扛上了肩膀，但忽然又放了下來，然後解下扎在腰肢上的白毛巾，遞給陳曉乾，說道：「用這條毛巾墊著肩膀，就會好多的了。」

「不，你還是留著給自己用吧！」他沒有伸出手去接它，「你是用來抹汗的。」

「您沒有看見我沒流汗嗎？」她再把毛巾遞過去。看見他仍然沒有打算收下來的樣子，她似乎有點不安起來，口吃地問道：「您嫌我的毛巾不衛生？」

「哪裡！哪裡！」他趕忙說，並急忙伸出手去接過毛巾。看見她那雙秋水盈盈的秀眼仍然有一絲懷疑的神色，他立即用毛巾往鼻子、嘴巴抹了兩下。「你是個十分潔淨的姑娘，怎會不衛生呢！」

她立刻高興得滿面笑容，說道：「我們走吧！」

他們抬起了籮筐，輕快地往前走去。

到了蘿白村，快十時了。他們卸下木炭之後，顏金鳳叫陳曉乾等她一會，她要到指揮部辦點事。過了一會，她從指揮部走出來，手上拿著一件東西，像嬰孩用的「圍涎」。

「呶，這是墊肩，是挑擔時用的。」顏金鳳拿著墊肩走過來，親手給陳曉乾披上。陳曉乾發現在不遠的地方，有人停下腳步來看他們。

「喂，金鳳，你怎麼和陳老師抬木炭呢？」一個男子一邊說，一邊走過來，「我一直在找你呢！」

陳曉乾抬頭一看，原來是韋炳全。他挑著一大擔木炭。

「找我有甚麼事嗎？」顏金鳳並不太熱切地問。

「明天清早，我們採購班回彩虹去採購油鹽醬醋之類的東西，然後順路到你們渠梁附近的蔬菜隊去買菜瓜。我想你跟我們一起去。」

「不，我不能跟你們一起去。」顏金鳳搖了搖頭。「現在大伙日夜苦戰，我要親自在膳食班督戰，使師生們及時吃到熱菜熱飯。」

「這工作不可以由陳老師來做嗎？」韋炳全不經意地看了陳曉乾一眼，「膳食班的工作無非是那麼些，沒有了你是不會亂套的。」

顏金鳳似乎對他用命令的口吻有點不高興。於是她以領導的口吻硬幫幫地說：「就這樣吧，你們自己去吧！」說完就掉過頭來對陳曉乾說：「陳老師，我們走吧！」

韋炳全討了個沒趣，感到有點尷尬。但他忽然放下擔子，從擔上拿起一包用報紙包著的東西，快步追上了顏金鳳，一邊說：「呶，這包餅乾是剛才買的，給你！」

顏金鳳討嫌地瞪了他一眼，放沉聲音說：「不要，你拿著自己吃吧，我不餓！」

「半夜你會餓的。」他硬要塞給她。

「半夜我們有玉米粥吃！」她推開他塞過來的餅乾，然後加快了腳步向前走去。

韋炳全感到更加沒趣。當顏金鳳走遠了，他忽然高聲地說：「金鳳，這包餅乾我會留著，你餓時就告訴我吧！」

顏金鳳的腳步走得更密了。過了一會，大概知道自己走遠了，她忽然停住，回過頭來，招呼陳曉乾：「陳老師！」

陳曉乾加快了腳步，很快就走到她跟前。

「真討厭！」她低聲地罵了一句。

「甚麼事？」陳曉乾不明白地問。

「韋炳全仗著自己的哥哥是公社黨委副書記，口袋裡有幾個錢，就……」說到這裡，她頓住了。

陳曉乾這才明白她的意思。他本來想說：「韋炳全不錯嘛！」但想到中學生是不准談戀愛的，於是就不做聲了。

「陳老師，您說他是不是令人討嫌？」她一雙杏眼柔和地看著他。

「我……」陳曉乾正在不知道怎樣回答她時，她忽然「嗤」一聲笑了起來。

「陳老師，以您的身份，我知道您是不大方便回答這樣的問題的！」她的嘴角隱隱約約地現出一絲狡黠的笑意。

陳曉乾忽然看見村口有一間小商店，櫃檯上擺放著三四個裝著餅乾的四方形大玻璃瓶。他的確感到肚子餓，也想借故避開這個話題，於是就對她說：「你稍等一會，我去買點東西就來。」

他用五角錢買了些十分粗糙的餅乾，然後回到顏金鳳處，對她說：「你也吃幾塊吧，到十二時還有兩個鐘頭啊！」說著就把餅乾遞給她。

她猶豫著，沒有伸出手來接。

「怎麼，客氣起來了？」他說。

「剛才韋炳全給我餅乾，我都沒有要。」她用疑惑的眼光看著他。

他不禁笑出聲來：「這不是一回事，這是兩回事！」

「兩回事？」她似乎怔了一下，然後露出整齊雪白的牙齒，愉快地說：「是的，是兩回事！」就伸過手來拿了幾塊餅乾，一邊向前走，一邊慢慢地吃了起來。

陳曉乾的心被觸動了一下：他隱約地感到，顏金鳳似乎對自己有一種特殊的好感。他知道，這位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的少女，對自己的一份感情，多半是出於同情心。她一定設想，如果換了是她，孤伶伶一個人，分配到這個偏僻遙遠而又陌生的地方，她也一定會感到徬徨無告，多麼需要別人的同情；另一方面，這麼一個聰慧好學的姑娘，一定對有學問的人具有一份好感和崇敬之情。她帶著這種感情，和自己接觸多了，很可能由此產生了感情。最初，他把這個初三女學生看作是一個可親可近的小姑娘罷了，但現在接觸多了，他發現無論在身心各方面，她都成熟了，而且往往有與自己平起平坐之勢。他的心經常被她真摯的感情所打動。愛惜才貌的品性，使他對這個家境清貧而冰雪聰明的山區美少女，產生一縷淡淡的憐愛之情。他並沒有忘記遠在倫敦的丹芷，但環境的巨變，使他對她的感情發生一絲不自覺的變化：兩人遠隔萬里，生活在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和環境中，而這一年多來他所經歷的事太多了，他根本沒有時間和心情，去緬懷他們兩人過去在一起時愉快的時光。她似乎離開自己越來越遙遠了。

「陳老師，您自己為甚麼不吃餅乾呢？」顏金鳳用扁擔把籮筐挑在背後，忽然回過頭來，問陳曉乾。

「哦！」他在沉思中醒了過來，經她提起，他突然感到饑腸轆轆起來，於是就拿了一塊餅乾放在嘴裡吃了起來。「噢，這麼硬的啊！」

「這是我們縣出產的，它是由玉米粉和麵粉混合加工製成的，很耐飽，所以大家都不覺得怎麼不好吃。」她又掉過頭來：「你們大城市的餅乾不同嗎？」

「不同，我們那邊的餅乾十分酥脆可口，」他說，「不過，整天幹重體力勞動，還是吃些耐飽的東西好。」

正說著，他們已回到山路上。

「我們快點走吧！」她說，「回去要準備大伙的夜宵。吃了夜宵，咱們再一起挑炭吧！」

陳曉乾唯唯地應著，一邊閃避著絡繹不絕挑著木炭密步向前快跑的師生們。

到十二時，在顏金鳳的指揮下，已分好了玉米稀飯。每人一盅，上面加兩片醃製的鹹大頭菜。吃完稀飯，大伙約略休息一會。到十二時半，哨聲一響，就各就各位，燒窯的燒窯，挑木炭的挑木炭，一下子又忙碌起來。

顏金鳳安排兩個女同學洗飯盅和處理膳後工作之後，又和陳曉乾抬起木炭來。

這次陳曉乾有了經驗，又有顏金鳳送的墊肩，於是就比較順當了。

當他們在巨大的燒結鐵爐面前卸下木炭，返回隴巴文山谷途中經過小河時，他們又發現一隊人挑東西走在河上。有些人打著火把，照亮前面的去路。在堤岸上空著手一邊走一邊吆喝的，是公社治保主任藍鉅田。陳曉乾細看，發現那些人都是上了年紀的農民，約有幾十人，多數是男的，中間約有七八個頭髮斑白的婦女。陳曉乾感到詫異，難道是勞改隊？為甚麼要他們走在河水上呢？

顏金鳳忽然壓低聲音驚叫一聲：「社昌叔！」

陳曉乾果然看見社昌叔也雜在群人中，挑著一擔沉重的鐵礦石，在火把的火光搖曳中，吃力地在齊小腿的水上走著。他似乎沒聽到顏金鳳在叫他，只顧埋頭挑著擔向前走。

顏金鳳衝到藍鉅田面前，問道：「藍主任，社昌叔犯了甚麼法嗎？」

藍鉅田瞪了她一眼，粗聲地說：「他犯了打瞌睡病的法！」

「打瞌睡是犯法嗎？」她不明白地問。

他揮了揮手說：「大家爭分奪秒日夜苦戰，要在這個月結束前，完成一千零七十萬噸

鋼鐵的任務，如果個個都在勞動中打瞌睡，能按時完成任務嗎？」

「要他們走在河上就不打瞌睡了嗎？」她質問。「這樣會淹死人的！你們太過分了！」

「走在河上是醫治打瞌睡病的最好方法！」藍鉅田得意地冷笑一聲，「但這不是我的發明，是外地的先進經驗。其他地區還有許多這方面的先進經驗，例如用繩子把一個個串綁起來，互相牽制；發現偷偷去睡覺的，罰餓飯兩天；還有鞭打那些打瞌睡的人，把他們打醒！我們的方法算是不過分的了。」他又補充說：「這麼淺的水，怎會淹死人呢？況且，河水這麼冷，他們要走得快點，多出點力氣才頂得住腳下的冷氣，又怎麼會打瞌睡掉到河水裡淹死呢？」說完，他又嘶喝著河上的隊伍，昂然地向前走去，再也不瞧顏金鳳一眼了。

「太不像話了！」顏金鳳惱怒得哭了起來，「各人的年歲不同，體力不同，身體情況不同，哪能要這些老弱病殘的人和平常人一樣呢？簡直是……」

「顏金鳳，」陳曉乾柔聲地對她說，「我十分欣賞你的同情心，但你發幾句牢騷話能改變這種現實嗎？弄得不好，把你編進縣文教科科長袁力行那個勞改隊去，就倒霉了！」

「唉！」她重重地嘆了一口氣，不再說話了，似乎有一種說不出的悲哀。

(五)

大伙四天四夜沒有睡覺了。只有在三頓飯後休息半個鐘頭時略爲躺一下。在這半個鐘頭，大家一倒下來就呼呼入睡，但哨子聲一響，值班人員就得把他們一個個用力拉起來。

然而，老天爺卻沒有多大的同情心，毛毛細雨，夾著陣陣寒風，老是下個不停。羊腸小徑越來越滑了。已經發生了幾起初一同學滑下山崖的事件，幸虧他們都是山區出身的孩子，滾了幾下就抓住了樹木或草根，沒有造成大傷。

吃過夜宵，陳曉乾繼續和顏金鳳抬木炭。陳曉乾累得簡直不能舉步，但在顏金鳳的帶動下，他不能不掙扎向前。

他迷迷糊糊地走著，腳在機械式地移動，但他實際上已經入了睡。當然入睡的時間十分短促，可能是十秒左右。當他的腳步被顏金鳳拉動時，他又醒了過來。這樣他不斷迷迷糊糊地入睡幾秒鐘，又醒了過來，過了不久，又迷迷糊糊地入睡一陣子。總之，他是處在一個飄飄然的境界中，肩上的重量倒似乎是不太有壓力了。

「陳老師！」顏金鳳把腳步略爲停頓一下，大聲地說，「您是不是太累了？是的話，您回到隴巴文後就休息吧。現在還得提起精神。要不，一不小心滑下懸崖就麻煩了。」

「我的腳很浮！」他振作起精神說，「好像是騰雲駕霧似的！」他完全清醒過來了，他看看錶，「我在路上迷迷糊糊地睡了半個鐘頭，現在精神又來了，不要緊的！」

「真難爲您了，陳老師！」顏金鳳似乎有點嗚咽，「您從未吃過這種苦吧？」

「沒有。」他停了一下，問道：「你也沒有試過幾天幾夜不睡覺地勞動的吧？」

「也沒有。」她答道。「不過，在走山路時，我會提高警惕，不會睡覺的。只有在平地時，我才會半醒半睡地走路。」

正說著，陳曉乾突然全身一陣麻木，再又陷入迷糊狀態，腳步被顏金鳳拖著走了幾步，忽然雙腳發麻，竟不自覺地甩開肩上的扁擔，滑下山崖去了。

「陳老師，您怎麼啦？」顏金鳳焦急得哭了起來。

幸虧不是懸崖，只是個四十五度的斜坡。不過，坡上亂石嶙峋，滾下去也不是好玩的。陳曉乾滾了三四米後，就被一灌木叢擋住了。他感覺臀部撞痛之外，似乎沒有怎麼受傷。

顏金鳳放下籮筐，從斜坡向陳曉乾的方向飛跑下來，卻不小心左腳的褲管被一排利刺拉破，她低沉地痛叫了一聲。但她不顧一切，直奔陳曉乾，把正在翻身起來的他扶起來，滿懷關切之情說：「陳老師，您沒事吧？」又拍著他的衣服，再細看他臉部有沒有受傷。

陳曉乾坐了起來，一眼看見她撕破的褲管，也來不及回答她，便拉起她的褲管，脫口而出地叫了一聲：「噢，你的腳給拉出血來了！」

「您沒受傷吧？」她仍然十分關切地上下看著他，並不理會他扶住她的左腳。

「我沒事！」他說，卻忽然想起了甚麼，略爲遲疑了一下，就往手掌吐了一口涎沫，很快地敷在她腳上一條冒出了點血來的傷痕上。

「唷！」她低沉地痛叫了一聲。

「很痛嗎？」他又輕輕地磨揉了一下。

她推開他的手，苦笑了一下說：「哪裡有人在傷口上敷口水的呢？會痛的嘛！」

「那天你不是也往我肩膀上敷口水的嗎？我感覺很涼快呀！」他說。

「那是磨紅了，不是磨破了，」她解釋說，「磨破了就不能用口水的了。」

「對不起，我不知道。」他忽然感到不知如何是好。「你受了傷，怎麼辦呢？」他從口袋裡拿出一盒清涼油來，「我給你擦點清涼油消毒。」沒等她答應，他就把清涼油蓋打開，用食指沾了一點，往她的傷處輕輕地擦了起來。

「哎唷！」她痛得眼淚直冒。

「忍耐一下吧，清涼油能殺菌、消毒，過一會就不會痛的了。」

她扶著他的手，忽然嚶嚶地哭了起來。

陳曉乾一慌，就從口袋裡拿出一塊手絹來，爲她揩眼淚。她止住了哭，抬起頭，閉著眼睛讓他爲她拭眼淚。

陳曉乾看著她帶著淚水的嬌嫩面孔，想起了「梨花帶雨」的語句，不禁佩服古人造句的精采傳神，也想起了造物主對她的偏愛，不自覺地把手停住了。

她忽然張開眼睛，看見陳曉乾在很近的距離怔怔地看著她，頓時臉頰一片緋紅，嬌羞萬狀。然後，她突然一手搶過他手上的手絹，用它蒙住自己的面孔，並把面孔伏在膝頭上，然後連珠炮般嬌聲地爆出一串土話來。

陳曉乾立刻冷靜下來，內心突然感到一陣羞愧。這個小姑娘實在太使人憐愛了，令自己一時忘了情。他當然不敢問她講些甚麼話。他站了起來，對她說：「我們走吧！」

「您拉我起來！」她抬起頭來，用手絹拭乾眼淚。

「你的腳很痛嗎？」他一邊拉著她溫暖、柔軟的纖纖小手，一邊問道。

她沒有答他，順著他拉著的手慢慢站了起來。之後，她就沒有再說甚麼話了，她領著他，一步步慢慢地攀登上路上。

「怎麼樣，還能夠抬嗎？」她問。

「我倒沒甚麼，」他答道，「我怕你的腳受了傷，行動不方便。」

「這種小傷，我們是經常有的，算不了甚麼！」她把扁擔提起來：「來吧！」

當他們把籮筐抬起來以後，陳曉乾突然想起甚麼，從肩上拿下顏金鳳的毛巾，說道：「顏金鳳，我忘記把毛巾還給你。」

「您拿去用吧！」她並沒有回過頭來，繼續向前走。

「我已經有了墊肩，不必用你的毛巾了。」他說。

「算是我送給您的。」

「但你要用的呀。」

「我不用了。」她輕輕轉過頭來，嫣然一笑。「我可以用您的手絹嘛！」

陳曉乾才注意到，她已經把他的手絹紮在她花布唐裝衫右側的扣縫上。

陳曉乾沒有做聲。他知道，本地的青年男女有交換愛情信物的風俗。

到了第七天。凌晨三時左右。異乎尋常地停了雨。

當陳曉乾和顏金鳳把一大籮木炭抬到蘿白村時，那祠堂改建的燒結鐵爐已經上好了

料，準備封爐。

把這麼大一間祠堂改建爲煉鐵爐，自然要塡進許多物料。這幾天從附近日夜源源不斷運來的鐵礦石和木炭，都分層地重重疊疊砌了起來。現在已砌到屋頂，是封爐的時候了。

「我們去看看，學點師。」顏金鳳拉了拉陳曉乾的手，在巨大土製煉鐵爐面前停下來。

經過七晝夜的連續苦戰，陳曉乾已經疲憊不堪。不過，他卻學到了一項本領：只要較爲平坦不易發生危險的地方，他可以半睡半醒地抬著東西走著；而到了險要的地方，就會警惕地醒覺著。也許這就是人們能夠七晝夜不停地勞動的原因。

現在，煉鐵爐封頂，人們有大功告成之感。陳曉乾和顏金鳳雜在人叢中，以鬆一口氣的心情，看著一批壯漢忙碌地封頂並準備生火。

忽然有人在陳曉乾肩膀上輕輕拍了拍，說道：「老陳，辛苦了！」

陳曉乾轉過頭來，原來是蒙書記。

「噢，蒙書記，」他說，「這爐鐵煉出來後，任務就完成了？」

「我們還不太清楚是否能完成任務，」蒙書記說，「因爲煉鐵是否成功，還是個未知之數。即使成功了，出鐵率多少，心中也沒有個底。現在時間如此緊迫，如果失敗了，就不能完成上級規定的任務了；又或者出鐵率不夠理想，也沒有時間去補救了。」

「在渠舊鄉時已經煉過一爐，不會有甚麼問題的吧？」顏金鳳說。

「很難說，」蒙書記說，「不過，這祠堂比渠舊那間廟堂好些，相信不會出大問題的。」

說著，韋副書記走過來，對蒙書記說：「頂差不多封好了，你來主持生火吧！」

蒙書記他們走後，陳曉乾對顏金鳳說：「我們回去吧，我們還要準備早上的稀飯呢！」

顏金鳳答道：「不用忙，剛才何校長吩咐，封窯以後，讓大伙好好睡一覺，早粥免了，到中午吃頓乾飯。」

「哦，」陳曉乾應了一聲，「但是，我還不知道，吃完午餐之後我們做些甚麼？」

「您怕沒事做？」顏金鳳說，「光收尾工作就兩天幹不完。把家當搬出來以後，聽說還要幫農民收割。」

「他們沒有留一批人在家收割嗎？」陳曉乾有點不安地說，「到現在還未收割的稻子，恐怕收成的成數不高了。」

「有甚麼辦法呢！」她嘆了一口氣，「上級規定公社要在這個月底前完成指定的鋼鐵任務，誰要是不全力以赴，到時完成不了任務，是要挨批評的，就只好不顧別的工作了。」

「那麼，農民明年的糧食就成問題了。」他也嘆了一口氣，心情頓時沉重起來。

這時，煉鐵爐四個角落，慢慢地冒出一些黑煙來。不久，黑煙變成白煙。最後，白煙也漸漸沒有了。生火成功了。

「我們回去吧！」她輕輕地碰了一下他的手肘。「我們回後勤部好好睡一覺。」

他們沿著河邊走去。路上似乎沒有多少人，也許大多數人仍在蘿白村看熱鬧。

大概因十天來才第一次放晴，又兼燒炭煉鐵已告一段落，顏金鳳此時的情緒特別高漲。她領著陳曉乾沿河邊山崗一條蜿蜒的小路走上去。

雖是正值嚴冬，但山路兩旁齊人高的茅草，仍然長得十分茂密。他們到了山崗頂，回頭看見蘿白村燈火輝煌，那巨大的煉鐵爐四周火把閃爍，在火光中人影聳動，一派熱氣騰騰的景象。

陳曉乾忽然想起了甚麼，說道：「毛主席說得對：『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甚麼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

「可是，」她猶疑了一下，然後慢慢地說：「人是要吃飯的呀……」就戛然頓住了。

陳曉乾注視著她。雖然天色灰暗，但她那雙平日秋水盈盈的秀眼，現在變得異常嚴肅和凝重，眼波似乎凝聚成一個嚴峻的問號。

陳曉乾正想問她這話是甚麼意思時，卻忽然看見他們眼下百米開外的茅草叢中，似乎

有甚麼東西在蠕動。

「噓！」他擺了擺手，低聲地問，「是不是甚麼野獸？」

「這時節，應該不會有甚麼野獸出沒的，」顏金鳳挨得他很近，屏息住氣，「如果是野獸，一定是野豬之類的大獸，您沒看見茅草掀動得很厲害嗎？」

「現在村裡的人大都出來了，可能有壞人破壞呢？」

「不會有壞人破壞的，」她用肯定的語氣說，「我們農村不比你們城市，這裡的四類分子都集中起來管制勞動，哪能跑到這裡來活動呢？」

「我去看看！」他從她手中拿過扁擔，然後直往那蠕動的茅草叢走去。顏金鳳也拿了籮筐，護著前面。

走近了，使陳曉乾大感驚異的是，原來是一雙青年男女在那裡交歡。

女的大概察覺有人走近，於是立刻推開壓在上面的男子，口裡講了幾句本地話。那男子當即提起褲子，霍地一聲站了起來。

陳曉乾正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時候，只聽見顏金鳳用嬌羞的聲音叫道：「灶培哥！」

「你認識他？」陳曉乾問道。

「他是我們村的灶培哥，」然後她指了指已經站起來穿好了褲子的女子說，「她是灶培嫂。」說完就羞得不敢抬起頭來。

灶培苦笑地用懇求的口吻對顏金鳳說：「金鳳，你也知道，我被編到水利民兵師裡，一出門就幾個月。她又被編到鋼鐵兵團，近半個月來我才調來參加大煉鋼鐵，但……」他猶豫地停住了，看見顏金鳳沒有反應，他用近乎哀求的聲音說：「你千萬不要告訴別人，更不要告訴你爸爸，要不，我們會被批鬥的！」

「好吧，我不告訴任何人！」她掩嘴笑了起來。

他倆如獲大赦，立即匆匆往山下走去。

陳曉乾想起毛主席在十月三十日的講話：「民兵和家庭問題，杜勒斯攻擊我們，說我們是奴隸勞動，破壞了家庭。」內心立刻升起一陣莫名的惆悵。

(六)

回到隴巴文山谷的後勤部，大部分師生已經回來休息了。只見韋炳全似乎是在等顏金鳳，一見到她，便說：「你為甚麼這麼晚才回來？」

「有甚麼事嗎？」顏金鳳冷冷地問。

「沒甚麼，」韋炳全猶豫了一下，然後看了陳曉乾一眼，放低聲音說，「我找到了一個擋風暖和的地方，咱們一起去好好地休息休息吧！」

「不！」她瞪了他一眼，「這裡不是很擋風很暖和嗎？」她又轉過頭來對陳曉乾說，「您說對嗎，陳老師？」

沒等陳曉乾作出回答，韋炳全就沒趣地走開了。

韋炳全走了以後，顏金鳳在離開陳曉乾不遠處，一邊打開被鋪，一邊說：「這個人真討厭，總是嚕嗦個不停！」

「他嚕嗦些甚麼呢？」陳曉乾不經意地問。

「您還不明白他的意思嗎？」她瞪大雙眼，好像有點責怪他對她的事如此漠不關心。

「他倒是個能幹的小伙子。」陳曉乾說。

「樣樣都能幹，就是讀書不能幹！」她回應說，「還有一個極不好的地方，就是自命不凡，以為所有的女孩子都喜歡他。」

這又是一個不好討論的問題。於是，他不再做聲了。

陳曉乾一下子就睡著了，而且睡得很熟。不知道甚麼時候，有人搖醒他，他張開眼睛

一看，原來是顏金鳳。他翻過身來，問道：「甚麼時候了？」

「十二時了。」她溫柔地說。「我們十時多就起來準備午飯，因見您太累，就讓您多睡一會，所以沒叫醒您。現在您起來幫忙分發飯菜吧！」

吃過午飯，何校長召集全體師生集中在湖灘上，布置新任務：

「老師們！同學們！你們辛苦了！我們到隴巴文來戰鬥，已經有兩個星期了，經過七天七夜的連續作戰，我們已經勝利完成了上級規定的任務，把隴巴文山谷的樹木全部砍了下來，燒成高質量的木炭！請大家向周圍看看，連一株小樹都沒有了。」

陳曉乾和大家一起，把眼光掃向周圍光禿禿的山嶺，的確和當初樹木森森的景象截然不同，連一棵小樹都沒有了。

「請大家再看看這山谷下原來的一湖綠水，幾乎都在燒炭時用光、喝光了！」

陳曉乾和大家又把眼光望向谷湖。的確，只剩下湖床中央的一小潭濁水，可能不夠大伙一天之用了。

「可見，」何校長帶著自豪的口吻高聲地繼續說，「我們這十多天來的戰績是彪炳的！現在我們要轉移了，伐光了隴巴文山谷的樹木，喝光、用光了隴巴文的湖水之後，也不得不轉移了。現在上級命令我們，立刻轉移到蘿白村附近的農田進行搶收。今天是二十一號，到二十四號煉出最後一爐燒結鐵，再把燒結鐵運往彩虹鎮的小高爐煉鋼。到煉出鋼時，恐怕是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了。因此，我們彩虹中學戰鬥分團今年大煉鋼鐵的任務完成了。由於這段時間沒有照顧到秋收，今年晚稻雖然大豐收，但尚有四成還在田間，現在就要我們發揮連續作戰的精神，馬不停蹄地打好秋收這一仗。目前天已放晴，正是大好時機。我們現在就把隊伍拉往蘿白村，然後由公社兵團指揮部分配到各村去。」

何校長的簡短動員完畢後，大家就各自收拾行李物品，然後分年級開始轉移，最後出發的是後勤部的同學。

到達蘿白村時，已經是下午三時了。韋日昌副書記他們已準備好鐮刀和其他收割農具，立刻把他們分配到附近三個村落進行搶收。行李暫放在蘿白村後，就立即行動。

顏金鳳和陳曉乾商量過後，決定後勤部除少數人員外，都隨大隊去參加收割工作。顏金鳳和陳曉乾都去了。

原來金黃色的稻穗，現在已變成了麻黃色，而且稻桿都完全倒伏，平鋪在田上。陳曉乾拿著鐮刀，跟著顏金鳳，跳下了田間。

「平時稻子不倒伏時，左手握滿一把接近地面的稻桿，右手的鐮刀往下順手一割，就是一手了，」顏金鳳教陳曉乾，「但割倒伏的水稻就不同了，尤其是這種熟透了的、完全倒伏的水稻，先要小心掀起靠近稻穗的部分，然後在稻桿中部割斷。如果不小心，用力太大，穀粒由於熟透了，會掉在田裡，就浪費了。」

陳曉乾照她的吩咐，輕輕地抓了一把，割了下來。「還是有不少穀粒掉落在田裡，怎麼辦呢？」

「沒有辦法了！」顏金鳳嘆了一口氣，「只好由它浪費了！我們往年從來沒有這麼遲收割的。這樣可能會少收三成以上的糧食！」

「那麼，吃飯不要錢就實行不了啦？」但他又補充說：「不過，其他地區可以支援我們，現在不是提倡共產主義大協作嗎？」

「您太盲目樂觀了，陳老師！」顏金鳳苦笑一下說，「您雖然在城市長大，但也應該知道，我們是實行統一政策的國家。一個地方是這樣，全國其他地方也基本是這個樣！我們大煉鋼鐵，就叫全民大煉鋼鐵。全國都和我們一樣苦戰一個月，有一半以上的晚造作物都是到現在才收割的。」

「你是說，全國的糧食都會減產三成了？」他吃了一驚。

「那還用說！」

只見顏金鳳一邊說著，一邊飛快地割著稻稈，動作既熟練又優美，陳曉乾驚嘆地說：「為甚麼我學不到你十分之一的本領呢？」

「我們自小就習慣了割稻，」旁邊一個女同學笑著說，「而陳老師您……」她頓住了。

陳曉乾把有點麻木的腰板挺直起來，看了那女同學一眼，又羨慕地瞟了顏金鳳一眼。

割了約兩個鐘頭，陳曉乾感到腰酸背痛，十分難受。但當他側身看見顏金鳳越割越有勁時，他也只好忍耐著，吃力地割下去，但速度越來越慢了。

「現在幾點鐘了？」顏金鳳突然挺起腰來，回頭問陳曉乾。

陳曉乾從口袋裡拿出手錶來看了看，答道：「五時半了。」

「我們回去準備晚飯吧！」然後她吩咐：「您把鐮刀帶著，吃過晚飯我們還要夜戰呢！」

這時，陳曉乾已快支持不下去了，現在說要回去準備晚餐，這使他頓時鬆了一口氣。

安排大伙在蘿白村吃過晚飯，並收拾好東西後，顏金鳳又領著陳曉乾，到田間去和師生們一起挑燈夜戰。

到凌晨三時左右，彩虹中學師生已把這個村落的水稻收割完畢。他們把割下的稻子放在田間，等白天村民來脫粒。

由於大家的行李被鋪都放在蘿白村公社兵團的隊部，而且全都沒有打開，回去還要慢慢尋找，所以大家都決定在附近的山崗坡地上，找個擋風的地方和衣小睡，到天亮才返回蘿白村。

陳曉乾看著秀氣滿面、體態婀娜的顏金鳳，問道：「你也敢在荒野裡過夜？」

「怎麼不敢？」她側著頭，嫣然一笑。

「你是女孩子呀！」

「我們這裡一百幾十個女孩子都敢，難道我就不敢！」她笑得更嬌媚了。然後她關心地問：「您怕嗎？」

「這麼多人，怕倒不怕，不過不太習慣。」然後他有點吞吞吐吐地說：「我的確有點害怕蛇蟲鼠蟻！」

「好，我就帶您到一個沒有蛇蟲鼠蟻的地方去！」顏金鳳笑呵呵地說。陳曉乾從來沒有看見她這樣笑過，這種笑包含了關心和善意的嘲笑，因此他既喜且愧。

她把他領到一個山腰擋風的草坡上。這是一個長約二丈、寬約五六尺的坡坳，地上長滿了青黃色的細長草，約莫有兩三尺長，很像少女的長髮。

「你怎麼知道這裡有這麼好的地方？」陳曉乾有點奇怪地問，「你以前來過這裡？」

「沒有。即使來過，在這黑夜裡，也會記不清了。」她笑了笑說。「這些是龍鬚草，編蓆子用的上好材料。我們村有些人，農閒時就上山割龍鬚草搞副業，賺點錢幫補家用。我也經常跟他們上山，所以也有點知識，知道甚麼地方會生長龍鬚草。」

「你真聰明伶俐。」他由衷地讚了一句。

「睡在這軟綿綿的龍鬚草上，不是很舒服嗎？」她沒正面回應他的話。

「這的確是個睡覺的好地方，但是，」他又有點猶疑地問，「你不能保證這裡沒有蛇蟲鼠蟻的呀！」

「有茂盛龍鬚草的地方，的確是很少有蛇蟲鼠蟻出沒的。」

「為甚麼？」

「我也不清楚，」她有點迷惘了一下，然後一本正經地說，「總之，您放心睡好了，我保證您安全，我會保護您的。」

陳曉乾失聲笑了起來。

「您笑甚麼？」她瞪大她那雙在夜色下仍然十分明顯的雙眼皮杏眼，「您不相信我能夠保護您嗎？」

「我幹嗎要你這樣的一個女孩子保護？」他慈愛地笑了起來。

「女性就不可以保護男性，就一定要男性保護嗎？」她不服氣地說，「報章經常說婦女頂半邊天。這次大煉鋼鐵，我們女同學比男同學差嗎？女同學挑擔就強過男同學！」

「我不是這個意思，」他趕忙說，「我不是指勞動方面。」

她凝思了一下，忽然有點恍然而悟的樣子，然後把聲音放低，說道：「我明白了，您是說……」她頓住了，雙眼突然閃亮起來，跟著是一陣熱情如火的笑意。

「我是說甚麼？」他有點不安起來。

「您是說丈夫應該保護妻子！」她急速地說完這句話後，就把頭低下來，不敢看他。

陳曉乾感到有點狼狽，一時不知道該怎樣回答她。

「我說得對嗎？」她的頭更低了，聲音變得更加溫柔起來。

他必須回答她的問題。

「丈夫固然應該保護妻子，但男人也應該保護女性。雖然也有不少能幹的女子，你也是其中之一，但現時還是以男性爲中心。當幹部的，從上到下，有幾個是女的？從家庭來說，家長也是男的，還有……」

「您不必解釋這麼多了！」她打斷了他的話，跟著她抬起頭來，嬌滴滴地從嘴巴爆出一串長長的土話來。

「你又來了！」他笑著制止她，「你對我講本地話，等於白說。」

「不，我對您講過的本地話，我都會記住的，」她表情有點異樣地說，「到了適當的時候，我會一句不漏地告訴您的！」

「你真是個與眾不同的姑娘。」

「睡吧！」她十分溫柔地說。

陳曉乾坐在柔軟的草地上，取下披在肩上的棉褸，蓋在身上，一邊躺下來，一邊對顏金鳳說：「你還不快點找個地方去睡？」

「這裡地方寬敞，夠睡兩個人呢！」說著，她就在他旁邊和衣躺了下來，「我不跟您說話了，睡吧！」

在這荒野的山坡，和一個美少女挨著睡在露天的一塊軟綿綿的草地上，陳曉乾覺得，這的確是十分羅曼蒂克的。他不知道她會怎麼想，但他可以肯定，她一定沒有他所感覺到的那種浪漫情調……想著、想著，他不期然地悠然入睡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陳曉乾忽然感到肩膀一陣寒冷，使他突然醒了過來。他原先蓋在上身的棉褸，不知道甚麼時候滑了下來，使他的肩膀暴露在刺骨的寒風中。他把棉褸拉回肩上，但此時已睡意漸消。當他看著寒冷的夜空，滿佈著稀疏的星斗，北風在身上呼嘯而過，他想起了身旁的顏金鳳。只見她蜷著腳睡覺，頭側枕在右手腕上，朝著他。他移近她的臉，只見在寒冷的空氣中，她均勻地呼吸著，她那螓首蛾眉，更加動人，自然合著的紅唇，帶著一絲滿足的笑意，雙頰嬌嫩透紅，一片燦爛。然而，他又覺得，美麗的面孔、超凡脫俗的氣質，與蜷睡的身軀卻不大協調。

他看了一會，憐愛之情油然而生。他轉身拿了他的棉衣，輕輕地把它蓋在她身上。然後回過身來，彷彿做了一件自己十分應該做的事，就學著她剛才的睡姿，安心地合上眼睛。北風依然凜冽，但他感到，似乎有一股暖流從心中湧向全身，使他不久也漸入夢鄉。

他曾經模模糊糊地做了一系列的夢：一會兒夢見自己墜下冰河，冷得全身發抖；一會兒夢見被人當頭潑來一瓢冷水；一會兒又被人剝光衣服，奔走在茫茫的雪原上……但他始終沒完全清醒過來。可能是經過七晝夜的辛勞，此時的身體已經處於一種麻木的狀態。

他突然夢見身旁有一個炭爐火焰吐綠，直衝他的雙眼。他一驚之下，立刻醒了過來。原來太陽已高掛在晨空，陽光照射在他的臉上、身上，暖和極了。他翻過身來，從口袋裡拿出手錶一看：是九點半了。

他轉過身來看顏金鳳，她剛好蠕動一下。他彎下腰來，爲她扶好滑在腹部的棉褸。此

時，她忽然張開眼睛。當她看到他關懷的眼光時，便問道：「陳老師，您醒了！」

「是的，」他答道，「我看見你的棉褸甩了下來，就給你蓋好。」

「您把棉褸讓我蓋？」她霍地一聲坐了起來，立刻把棉褸還給她，「難怪我一直都這麼暖溫溫的！」她突然雙手握住他的右手，「不過，這就苦了您啦！」她的聲音有點哽塞，「我們習慣了就不要緊，您就不同了，如果生了病，我能安心嗎？」

被她那雙暖溫溫的纖手握住，陳曉乾有點感動起來。他輕輕地脫開她的手，在她的手背上拍了兩下，溫柔地說：「我又不是七老八十，怎會生病呢？你放心好了，我沒事的。」

她笑了起來：「您當然不是七老八十，不過是比我大六歲的青年罷了。」她忽然不勝其情地低下了頭：「爲甚麼您要冒著嚴寒，把棉褸讓給我蓋呢？」

「這……」他想了想，「這就叫男性保護女性吧！」

「甚麼女性您都會這樣保護嗎？」

「嗯，應該是的。」但他猶豫了一下，說道：「但對於我討厭的女性，我可能不會。」

「您會跟您討厭的女性睡在一個地方嗎？」雖然她只略爲抬起了頭，但陳曉乾發現，她雙頰上的紅暈，和天空上的朝霞，互相輝映，一片璀璨。

陳曉乾沒有答她。他站起來，伸了伸腰，對她說：「快十時了，我們回去給大伙準備早餐吧。」並順手把她拉了起來。

(七)

彩虹中學的師生用了五天的時間幫農民完成搶收，之後又被彩虹公社兵團的領導召集起來，被動員去搞捐獻鋼鐵的活動。

蒙書記在簡短的動員報告中說：「一九五八年還有一個星期就要完結了，據現時鋼鐵的產量以及未來一周的產量來看，估計還有一百萬噸的鋼鐵任務沒完成。上面號召家家戶戶向國家捐獻鋼鐵。希望大家把它看作是一個有關祖國聲譽的頭等政治任務去完成。比如家中窗戶的鐵枝，暫時用不上的鐵撬，燒火棒，以及其他家用的鐵器等等，都應拿出來捐獻。」

蒙書記要求全體同學立刻回家，動員村裡每家每戶都要這樣做，把收集到的廢鋼鐵送到公社的小高爐去，這任務限兩天內完成，然後返校參加評選各級勞動模範。

在回去的路上，顏金鳳悄悄地對陳曉乾說：「陳老師，要民間把家用鋼鐵器具貢獻出來，回爐煉鋼，那不是弄虛作假嗎？」

「不能這麼說！」陳曉乾也低聲答道，「我在大學上馬列主義課時，其中有一個理論叫『無產階級的革命功利主義』。就是說，如果爲了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而做了一些弄虛作假的事，也是許可的。」

顏金鳳半明不白地看了他一眼，然後眼珠子轉動了兩下，又說道：「不過，爲了一百萬噸鋼就要全民捐獻家用鋼鐵器具，把家家戶戶都搞得不成樣子，這對無產階級是否過多於功呢？」

「怎麼會搞得不成樣子呢？」

「您想想，窗戶的鐵枝拔了下來，就成了破破爛爛的窗框。其他的情形也是這樣的！」

「別多說了！」陳曉乾嚴肅地吩咐她，「以後的事，以後才作打算吧！」

顏金鳳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

陳曉乾回到學校後，就和教工們一起，在何校長的帶領下，把各教室、教師宿舍窗戶的鐵枝全部拔出來。凡是有鐵的地方，包括土灶裡的鐵格子，都一律清理出來，交到公社小高爐。教師們似乎都有意見，但沒有一個敢說出來。

兩天後，學生們都回到學校，進行爲期一天的評比活動，要評出大煉鋼鐵的特等、甲

等、乙等和丙等勞動模範。被評出的特等和甲等勞動模範將會出席全縣大煉鋼鐵群英會。

結果，全校評出二百多名各級勞動模範，其中特等勞動模範十二人，甲等勞動模範二十一人。這三十三人將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到縣城參加兩天的群英慶功大會。顏金鳳被評爲特等勞動模範，而陳曉乾則被評爲甲等勞動模範。

到縣城去，自然要先走幾個鐘頭艱苦的山路，到D火車站才乘火車去縣城。這次陳曉乾有了經驗，雖然是自帶被鋪，他卻心中有底。他換一雙當地出品的布底黑布鞋，十分輕便舒適，加上經過這幾個月來的體力勞動鍛煉，特別是這幾個星期大煉鋼鐵的磨煉，他已經不感到走山路是件很苦的差事了。況且，一路上有顏金鳳陪著，有說有笑，減輕了不少路途上的寂寞和辛苦。

事實上，他並沒有上學生的課，不是正式教師，所以學生跟他不太熟，只有顏金鳳和他的關係最爲密切。

在路上，陳曉乾問顏金鳳：「你是不是覺得我是個照額名額呢？我是說，我是不配當甲等勞動模範的。」

「嗯，」顏金鳳略爲思考一下，「在勞動技能和力氣上，如果跟我們這些人比，是不太夠格的。但據我看，大伙選您，是因爲您來自大城市，又盡了最大的努力，光是這點精神，就夠得上這個稱號了。」

這時，走在前面的語文科組長甘培基老師轉過頭來，對陳曉乾說：「陳老師，您倒不必客氣，依我們看，一個人的表現，並不在於他在某方面的能力大小，而在於他是否有崇高的理想。我們學校從前也派來過幾個縣城和小城市出身的師範專科畢業生，可是他們來了以後，沒幾天就鬧著要調走，哪會像您這樣，和我們一心一德大煉鋼鐵的呢？」

「我有崇高的理想嗎？」陳曉乾不禁脫口而出。

的確，陳曉乾當年的崇高理想，現在已經變成了一陣淡淡的哀愁。當然，這並不是說，他對祖國的命運已經漠不關心了，而是他現在明白到，以他自己一個人的力量，是決然左右不了國家的命運的。打從反右以來，他對國家前途的憂慮是這麼深，如今來到中國百分之八十以上人口居住的農村，經歷過人民公社化以及現時的全民大煉鋼鐵，一切都那麼雜亂無章，上級似乎只憑想像行事。他無可奈何地意識到：未來的日子可能會越來越艱難了。

因他的聲音不高，甘老師似乎沒有聽清楚，而顏金鳳倒是聽到了，她說：「我們都不懷疑您具有崇高的理想，您這個理想就是爲了我們這裡的貧下中農。要不，您在這個艱苦的山區，早就大鬧情緒要調走了，還會這麼安心和我們一樣幹得那麼歡嗎？而且比本地好些人更積極呢！」

他苦笑了一下，自言自語地說：「我安心在這裡？」

「陳老師，」甘老師又回過頭來對陳曉乾說，「聽說元旦後，公社將舉行文藝大會演，選出本公社唱『劉三姐』的歌后，然後參加縣一級的會演，優勝者再到省會去演出。」

「噢，有那麼回事？」他知道甘老師是個消息靈通人士，但自己接近公社領導，他怎麼沒聽到這消息呢？

「這是我從小劉那裡知道的。小劉是我的老同學，是縣裡的機要員。他今天早上送文件到公社來，我才知道。」他又對顏金鳳說：「顏金鳳，你可有機會大顯身手了！」

「我？」顏金鳳有點不明白地問，「您不知道學生是不准參加這種唱山歌活動的嗎？」

「噢，這次可不同了，」甘老師笑著說，「這是全民文藝活動，以示慶祝我們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所取得的偉大勝利，也是我們省文藝放衛星的大型活動，有條件的都可以參加。」

「原來這樣。」顏金鳳說。

「唱歌跳舞，在全校中沒有人比得上你，在全公社也沒有人比得上你。你是很應該參

加的啊！」甘老師說。

「在我們公社，彩調唱得好的人多的是。」她說。「我們學校前幾屆也有幾個唱歌是頂呱呱的。」

「這倒也是，」甘老師想了想說，「比如張冠英，就是個頂尖兒。」

「是嘛！」顏金鳳加重語氣說，並側過頭來，用一種似笑非笑的表情看著陳曉乾，「陳老師，您看呢？」

「對於跳舞、唱歌，我是外行，尤其是你們的彩調，」陳曉乾說道，「不過，如果你參加，得名次的可能性會比張冠英大。」

「為甚麼？」顏金鳳仍然斜視著他，一邊走著。

「因為你仍然在讀書，而張冠英則已離開學校兩年多，恐怕丟荒了。」

「那你就錯了，」甘老師說，「唱山歌是我們這裡青年男女的一種風俗習慣。平時在田野、山頭，在出工、收工的路上，都互相對唱不停，倒是在學校不准參與這種活動。」

「是嗎？為甚麼我在這大半個月的勞動中，沒有聽見有人對唱山歌呢？」陳曉乾問。

「那是行動軍事化、戰鬥化！」甘老師說，「日夜苦戰，連睡覺都沒有時間，哪來的精力去唱山歌！」

「這倒也是。」陳曉乾點頭稱是。

說著，他們已經到達了D火車站。

前來參加群英會的代表達千人以上。代表們分散住在縣城中學、小學、機關和一些民房。會場設在縣城中學內。

大會第一天的議程，是由縣委甘書記作大煉鋼鐵的總結報告。他在報告中首先引述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的報道：「一年之間的鋼產量加番，在世界鋼鐵史上寫下光輝的一章。一千零七十萬噸鋼 — 黨的偉大號召勝利實現，千萬英雄兒女鬥志昂揚奔向明年生產一千八百萬噸鋼的新目標。」他還透露：到十一月初的統計，全國各族農民的百分之九十九點一，一億兩千六百九十多萬戶，組成了兩萬六千五百多個又大又公的人民公社，平均每個公社達四千七百五十六戶。這些人民公社在這次大煉鋼鐵中，調動了九千萬精壯勞動力，為完成黨的這個劃時代的任務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為祖國在國際上贏得了很大的名聲。所以他得出結論：「這次大煉鋼鐵的偉大勝利，是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勝利。因此，在新的一年裡，我們要更高地舉起三面紅旗，繼續奮勇前進，去爭取更大的勝利。」

甘書記的報告長達三個鐘頭，用了很多篇幅表揚在大煉鋼鐵中的好人好事，陳曉乾竟也被簡單地表揚了兩句。最使陳曉乾印象深刻的是，甘書記還傳達了某個中央首長提出的關於共產主義的定義：「人的思想有很大的提高，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成為風氣，物質上達到衣食住行不要錢。具體地說，就是每人每天有一隻雞蛋，一兩肉、一兩油……公社就是達到這個目標的橋樑，公社搞共產主義大協作，搞吃飯不要錢，就是為過渡到共產主義準備條件，苦戰三年，就可實現。」

下午和晚上各單位分頭進行學習討論，大家對共產主義的定義頗感興趣，但對於要在三年內實現這種低水平的共產主義，卻信心不足。

第二天上午由縣委李副書記作報告，提出本縣一九五九年各條戰線的總目標。下午自由活動。晚上在縣城露天劇場舉行電影晚會，招待代表們。

陳曉乾和甘老師住在一個房間。顏金鳳則被分配到炮竹廠婦女宿舍。但都在一起活動。

下午甘老師約了熟朋友外出。一同住在中學的還有何校長、謝永利教導主任和一些教師。他們在縣城都有親戚朋友，所以都趁這個空檔探親訪友去了，只剩下陳曉乾獨自一個人。他正在房裡感到十分無聊之際，忽然聽見有人輕輕地敲門，他把木門打開，站在門口的是一個十分熟識、卻又是許久沒見過的人。

「原來是你，張冠英！」

張冠英含蓄地笑了笑，說道：「陳同志，不認識我了？」

「怎麼會呢？」他做了個手勢，「進來吧！」

她進了房間，有點拘束地在一張木凳上坐了下來。陳曉乾給他倒了一杯開水。

「沒想到是我吧？」她又笑了笑，似乎自然了許多。

「沒想到你會來找我，」他答道，「但我知道你會來參加這次大會的。」

「您是怎麼會知道的？」

「因為我知道你一定會被評上勞動模範。」

她又含蓄地笑了一下，笑得很甜。

「怎麼近一兩個月來老是見不到您呢？」她有點幽幽地問道，「在大煉鋼鐵前，我到您房間找過您兩次，您都不在。最初我以爲您調走了呢，後來問我表哥，才知道你還在。」

「前些時，蒙書記要我跟他下鄉檢查工作，後來又在公社幫蒙書記他們搞些文書工作，所以一直抽不出時間去找你。」

「您真的想過要找我嗎？」她說著，突然把頭低了下來。

「怎會是假的呢？」他笑了起來，「我初到你們這裡，你和你媽媽是我的帶路人，我會記住的。」

她慢慢抬起頭來，高興地微笑著，雙眼閃出水靈靈的光澤來。

彼此沉默了一會，陳曉乾忽然問道：「你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裡的？」

聽了他的話，她「噗嗤」一聲掩嘴笑了起來。

「你笑甚麼？」他不明白地問。

她收了笑容，慢慢地說：「我打聽出彩虹中學的老師住在這裡，於是我就來了。但問了許多人，都說不知道您是誰。後來我說是從大城市來的那個大學生，他們就知道了，您說好不好笑？」她又燦爛地笑了起來。

陳曉乾也附和著笑起來。

「我們到街上走走好嗎？」陳曉乾提議，「我想看看這裡的街景。」

「好！」張冠英立刻答應了。

陳曉乾跟著張冠英在街上逛了一圈。這是一個十分破舊的小縣城，只有兩條約半公里長的街道，一條從東到西，一條從南到北，在市集處交叉成十字形。百貨商店、熟食店等主要商店都集中在這裡。

陳曉乾和張冠英進入百貨商店瀏覽。走到賣鞋的櫃台時，陳曉乾發現有一種女裝布鞋，黑天鵝絨鞋面上繡著鮮豔奪目的梅花，十分好看，就問張冠英：「這鞋好嗎？」

「好，這是我們這裡的上等貨，較富裕的人家才穿得起。」她用疑惑的眼光看了他一眼，然後問道：「您想買一雙送給您的女朋友嗎？」說完，她掩嘴笑了一下，雙頰立刻飛紅起來。

「不可以送給其他的朋友嗎？」他溫柔地說，「我想送給你。」

「送給我？」她立刻把頭別開，更加不勝其情的樣子，「在我們這裡，這種禮物只送給女朋友 — 我是說您和她相好的那種女朋友！」

「我們不可以破例嗎？」

她沒有做聲，但卻大膽地抬起了頭，很快地看了他一眼，然後稍為用力地點了點頭。

他給她選了一雙，然後他又指著一雙同樣尺碼、鞋面繡著金鳳凰的鞋子，問道：「那雙好看嗎？」

張冠英看了一眼，說道：「很好，不過我還是喜歡繡著梅花的這雙。」

「請把這兩雙各自包起來吧！」陳曉乾對售貨員說，並拿出錢包來付款。

「陳同志，」張冠英有點著急地說，「一雙夠了，為甚麼要買兩雙呢？」

「這雙繡著金鳳凰的，是我要送給另外一個人的。」

「另外一個人？」她瞪大雙眼，眼波突然停止了流動，「是您的女朋友嗎？」

「我剛才不是說過嗎？我們要破例。」

「那麼，我認識她的嗎？」

「噢！」他才想起，她們果然是相識的，「認識，她是顏金鳳！」

「金鳳？」她似乎吃了一驚，有點怔住了。過了一會，她囁嚅地問：「您跟她很要好？」

「跟你一樣要好！」他忽然換了一種語氣，「怎麼，你不覺得她也和你一樣，是個極富同情心的姑娘嗎？」

「她的確是個很好的姑娘，我各方面都比不上她。」

「我認為你們兩人同樣好。」

「她是我們公社最漂亮的姑娘，我怎能跟她比！」

「你也很漂亮嘛！」他順口說了一句，「不過，你們最美的地方，是有一顆十分善良的心，和賢淑、孝順的品性。」

聽了他這番話，她變得很高興的樣子，說道：「待會我和您一起找金鳳去！」

「你知道我為甚麼要送那雙繡有梅花的鞋子給你嗎？」陳曉乾問。

她搖了搖頭，有點不明白地看著他。

「因為，即如金鳳凰代表『金鳳』一樣，梅花就代表『冠英』。」他解釋說。

「你是說我的名字『冠英』，就是梅花的意思嗎？」她興致勃勃地問。

「是的，『英』是花的意思，『冠英』就是花中之冠，亦即是花魁，花魁就是梅花。」

「你這麼說我就明白了，」她興奮地說，「我的乳名就叫『梅娘』，『冠英』是我的學名。上學後，大家都叫我做『冠英』，不再叫我做『梅娘』了。」

「是誰給你起的名字呢？」陳曉乾問。「他一定是個很有學問的人。」

「是我爺爺給我起的名字，」她答道，「他是個書塾先生，的確是個很有學問的人。當年他帶著一家人從廣東逃難來這裡定居。我三歲時他過了身。」

「原來這樣，你家也算是書香門第了！」陳曉乾高興地說。「梅娘這名字很好聽嘛！後來為甚麼又不叫了呢？」

「據說我爺爺吩咐，上學後用學名，到以後結了婚，才再用回梅娘這個名字。」

「這是你們老家的規矩嗎？」他饒有興趣地問。

「我不知道。」她搖了搖頭。

後來，他們去找過顏金鳳，但沒有找到。據說她找親戚去了。

第二天早上，彩虹中學的師生集合在一起，列隊集體返校。回到學校，已是下午六時了。學校廚房早已準備了晚餐。陳曉乾吃過晚餐就返回房間。但過了不到十分鐘，顏金鳳就來了，她手上提著一袋棉被。陳曉乾這才想起，他剛才把自己的棉被放在食堂忘記了帶回來。

「謝謝你。」他一邊說，一邊邀她坐下來。

但她卻沒有坐下來，說道：「不了，您也應該收拾一下自己的床鋪休息了。」說完她轉身要離去。

「等一等！」他叫道，「我有一樣東西送給你。」

「送東西給我？」她似乎觸電一樣，迅速轉過身來。

他從手提袋裡拿出那雙鞋來，遞給她：「喏，送給你的，看合不合穿？」

顏金鳳打開紙包。當那雙栩栩如生的金鳳凰映進她眼簾時，她情不自禁地驚叫一聲：「唷！」然後她滿面嬌羞地別開臉，用顫抖的聲音說：「您真的是一心送給我的嗎？」

「是的，」他用肯定的口吻說，「我送給你這小小的禮物，是要感謝你……」

然而，顏金鳳卻把那雙鞋緊緊地抱在懷裡，飛也似地衝出了房門，順樓梯跑下去了。

# 第五章 藝壓群芳

(一九五九年一月 — 一九五九年三月)

## (一)

省有關部門果然決定在春節前舉辦「劉三姐文藝大會演」，先從公社開始，再到縣一級和省一級。公社領導規定每個生產大隊派出一名「劉三姐」和有關演員參加演出。被評爲歌后的將到縣裡參賽。

陳曉乾沒想到，蒙書記要他當主席評判。

他極力推辭，說道：「蒙書記，您也知道我的情況。對於鄉下的風土人情，尤其是唱山歌之類，我是一竅不通的。要我當主席評判，您找錯人了。」

「不必客氣了！」蒙書記拍了拍他的肩膀，「名牌大學畢業生，有甚麼不懂的？就這樣決定吧！」

既然蒙書記下了死命令，陳曉乾自然不好繼續推辭。據他了解，全公社十四個大隊和彩虹鎮參加，各大隊及彩虹鎮各派出一個評判，組成評判團。陳曉乾想：到時見機行事，加上自己的一些歌舞、藝術常識，相信也能應付得來。

他想到顏金鳳，這個曾經獲得歌后美譽的姑娘。如果她參加，說不定可以贏到省一級去呢！到時一鳴驚人，也可以擺脫這個落後的環境，不致困在這裡，埋沒人才了。

於是，他約她吃過晚飯到他房間，說有重要事情和她商量。

顏金鳳進了房門就站著不動，態度十分拘束地說：「陳老師，有甚麼重要的事嗎？」

「和你商量一件有關你前途的大事。」陳曉乾和藹地說。「進來坐吧，我們好好談談。」

她有點忸忸怩怩地走了進來，但沒有坐下，卻忽然用手掌遮住半邊臉，嬌羞地笑著。

看見她那嬌憨的樣子，陳曉乾從心裡感到一陣高興。丹芷雖然也十分溫柔，但他從來沒有見過她像顏金鳳那樣憨態可人；岑蕙、林小春、寇蓮娜等政治女性，自然也缺少她那種天真爛漫、柔情似水的姿采。和這個女孩子在一起時，他總會暫時忘卻自己的處境、自己的憂愁。「你怎麼不坐下來呢？」

她仍然半掩著面，乖乖地在桌子前面的椅子坐了下來。但她沒有做聲，似乎是在等待他宣佈她的終身大事一樣。

「我是想你參加劉三姐文藝會演。」他說。

聽了這話，她突然把手放了下來，面上嬌憨的表情立刻消失，而變成了一種迷惘：「我參加劉三姐文藝會演，這怎麼算是有關我的前途大事呢？」

「你聽我說，」他坐在床沿上，很接近她，「你原來就是公社的歌后，又這麼聰明、漂亮，我有信心你不僅能在全縣名列前茅，即使到了省城，冠軍的機會也很大。這樣，就不致於浪費天生你這個人才了。將來也可以當演員，有條件照顧你爸爸了。這不是有關你的前途大事嗎？」

「謝謝您，陳老師！」她感激地說，「但是我是不會參加的。」

「爲甚麼？」他原先以爲她會樂意參加的。去年都偷偷去參加了，現在公開號召，她反而不參加？

「我爸爸的身體原來就不太好，經過大煉鋼鐵之後，更是一日差過一日。那次被罰在河上走的隊伍中，除了我們看到的社昌叔外，還有我爸爸！」她雙眼紅了起來。

「他們也太過分了！」

她忍住了眼淚，繼續說：「我和我爸爸相依爲命了這麼多年，我不能離開他，丟下他孤伶伶一個人沒人照顧。」

「多孝順的姑娘！」他愛憐地說，「但你可以參加到縣一級爲止呀！」

「我沒心情！」她雙眼又紅了起來。

「你爸爸的健康不會那麼差吧？」

「我爸爸的身體差，一方面固然是平日爲群眾操勞過度，以及在前一段時間受到肉體上的折磨造成的，但更要命的是精神上的折磨！」

「精神上的折磨？」

「是的，他這些年來有許多問題想不通。」

「有哪些問題想不通呢？」

她歇了歇，然後很有感情地說：「您是我最尊敬的老師，我才會甚麼都沒保留地告訴您，我希望您不要告訴別人。」

「你說吧！」他向她投以鼓勵的目光。

「我爸爸是僱農出身，土改時是根子，是第一屆農會主席，也是組織互助組的帶頭人，初級和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幹部。不過，自實行合作化以來，特別是成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以來，他就對黨的農業方針政策很不理解，思想很不通。尤其是搞人民公社化、搞大躍進放衛星、搞民兵師，他認爲這是一窩蜂、亂哄哄的群眾運動，並不是踏踏實實搞生產建設，弊多於利，而且助長懶人，也使有些人會乘機混水摸魚。他爲這些事經常悶悶不樂，不明白上面爲甚麼要一意孤行。上級也經常批評他。」

「怎麼會助長懶人呢？」

「我原來也不太清楚，後來我問我爸爸，他認爲：集體化的程度越高，平均主義的現象就越嚴重，懶人的表現就會更加迅速傳染到一般人的身上。一個生產隊幾百人，只有十來個像我爸爸那樣公而忘私的人，是支撐不了大局的啊！」她補充說：「現在即使是那少部分積極的人 — 他們多數是隊幹，也變了。他們往往利用手中的一點權力，多吃多佔，有些人甚至貪污舞弊。不過這也難怪，他們付出的勞力和時間比一般社員多得多，收入卻和懶人差不多。有些不堅定的人就只好以此來做補貼了。」

「你們父女倆也太認真了！」他嘆了一口氣。

「您說我們不對嗎？」她張大秀眼，有點嚴肅地看著他。

「對，很對！」他又嘆了一口氣，「但這又有甚麼用呢？」

「正因爲沒有用，我爸爸才憂慮過度，身體日漸衰弱。」她的眼眶又紅了起來，「我也經常勸他，但我自己也有這種思想，所以不太得力，往往連自己也心煩意亂起來。」

「我覺得你平日倒是很開朗的。」

「我們年輕人，離開了愁悶的環境，回到學校這個大集體，很容易就會暫時忘記了那種種煩惱。青年人哪能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心事重重的呢？」

「這倒也是！」

她忽然把臉伏在桌面上，聲音放得很低地說：「自從認識了您以後，我開朗了許多，開心的時候比愁悶的時候多。」

陳曉乾不知道該怎樣說好。

她等了一會仍然沒有聽見他的答話，便用微微發抖的聲音繼續說：「陳老師，在我們學校的幾百人中，您爲甚麼對我特別好？」

「嗯，」他不能不答話了，「因爲你很關心我。」

「關心您的人不止我一個吧？」

「我的確很欣賞你這樣的女孩子！」

她忽然雙肩微微抽搐起來，用十分激動的聲音斷斷續續地說：「謝……謝……您……」她突然從桌面抬起頭來，有明顯雙眼皮的杏眼裡飽含著淚水，怔怔地瞅著他，「您……不是……討我……高興的吧？」

「我是說真心話！」他感情充沛地說。她剛才那番言論深深感動了他，多麼像岑蕙和林小春她們的言論啊！但出自山區一個這樣的小姑娘之口，又覺得她與常人迥異，更使自己的心靈受到震撼，他已把她當作理所當然的知己了。「我理解你！其實我的思想和你的思想一樣，你以後會明白的。」

聽了他的話，她拿出手帕來，輕輕地揩乾淚水，十分嫵媚而又羞答答地說：「陳老師，我會對您好的！」說完她迅速地站起來，匆匆地走到房門，然後轉過頭來，嫣然一笑：「陳老師，再見！」就走了。

(二)

彩虹公社「劉三姐文藝會演」晚上七時半開始，在彩虹鎮露天電影場舉行，一連三晚。舞台佈景、燈光等設備當然是十分簡陋，好在要求不高，重點在唱歌和表演水平，因此也不太受影響。

第一個晚上有四個大隊及彩虹鎮的代表進行表演。在演員名單上，陳曉乾發現彩虹鎮的參賽者中，扮演主角劉三姐的原來是張冠英。他覺得有點奇怪，為甚麼張冠英沒有告訴他呢？自從到縣城參加群英會回來後，他也曾見過她幾次。有一次，他在黃昏時上門看望她媽媽和她。她和平日一樣友好和熱情，但似乎不太主動和他談話了。他知道她是個比較含蓄的女孩子，而且他只在初來時和她有些交往，後來這一段長時間，因他很少在鎮上，所以實際上極少有機會和她見面。而又由於在這段時間內一直與顏金鳳密切相處，竟也把她的印象淡化了。他對自己有點自責起來：怎能對這個在他生病時體貼關懷自己的姑娘如此漠不關心呢？難怪她報名參加會演也沒有向他提及了。他衷心希望她演出成功，他就可以借此機會向她祝賀了。

每個大隊選出來的劉三姐，雖然在相貌、歌喉及表現方面都不盡相同，但個個都年輕活潑，相貌可人。然而，當最後輪到張冠英出場時，人們的眼睛驟然為之一亮。尤其是陳曉乾，他有一種異乎尋常的驚艷之感：今天算是化了裝的她，與平日相比，的確又有一番完全不同的韻味：她在汽燈照射下，閃亮著一泓秋水般的秀眼，她略施脂粉的臉頰更加明艷照人，不大不小的嘴唇上塗了口紅，變成了一個迷人的櫻桃小嘴，十足古典美人的樣子。陳曉乾知道，這裡沒有胭脂，只是用紅紙貼在嘴唇上沾些口水弄出來的。她今晚穿了一套紅色花邊的水綠色戲服，襯著她那高挑的身材，袖子裡露出修長的纖纖玉指，好看極了。

然而，有一點是陳曉乾想不到的，就是她清脆動聽的歌喉。歌聲飛出，即非同凡響，而餘音裊裊，真有繞樑三日之勢，立刻贏得了台下熱烈的掌聲。更有一點，她完全不怯場，動作不僅得體，而且十分優美。想不到一位樸素無華的鄉村少女，上了舞台，竟也有如此風姿綽約的氣質。

演出結束後，陳曉乾走下評判席，找到了張冠英，和她熱烈握手，祝賀她演出成功。她仍然穿著戲服，神采飛揚。當陳曉乾緊緊握著她的手久久不放時，她慢慢地變得羞答答地低下頭來，十分不勝其情的樣子，更加嫵媚動人。

「你演得太好了，簡直是專業水平！」他重複地說，然後慢慢放開她的手。

她慢慢抬起頭來，秋波盪漾，嫣然一笑，沒有做聲。

「你今晚特別漂亮！」他又衷心地讚了一句。

「是嗎？」她嬌羞地低下了頭。

這時，蒙書記走了過來，也向張冠英祝賀。然後他掉過頭來對陳曉乾說：「老陳，我這個表妹不錯吧？」

「真的不錯，今晚表演得最好，藝壓群芳。」陳曉乾答道。

蒙書記似乎不太明白他的最後一句話。

「還應該說，艷壓群芳！」甘老師在旁補充了一句。他也是評判之一。

「我是說，」蒙書記變得認真起來，「我表妹的相貌、人品不錯吧？」

「她的確是個端莊賢淑漂亮的姑娘。」陳曉乾由衷地說。

張冠英聽了陳曉乾的話，頭更低了，埋在自己的胸脯上。

「那好，」蒙書記半開玩笑地說，「我就來給你們做個媒人好不好？」

想不到蒙書記會說出這種話來，陳曉乾頓時不知道如何是好，變得十分拘束起來。

而張冠英則異常嬌羞地、用發抖的聲音叫了一聲：「表哥！」就立刻轉過身去，飛也似地跑掉了。

「我的意見可以考慮考慮嘛！」蒙書記哈哈地笑了兩聲，就和跟他在一起的兩個公社幹部走開了。

陳曉乾突然感覺身後有一雙緊張地注視著他的眼睛，他回頭一看，原來是顏金鳳！

「顏金鳳！」他向她熱情地打招呼。

「陳老師，」顏金鳳不太熱烈地應道，然後很快地說：「您今天晚上特別開心，是嗎？」

「如果你也參加，一定更精彩！」他並沒有正面答她。

她的情緒似乎提高了些，但卻沒有做聲。

「我們一起回學校吧！」他輕輕地碰了碰她的手。

「嗯……」她點了點頭，就跟著他走了。她一路上默不做聲。

回到學校女生宿舍門前，她忽然對陳曉乾說：「蒙書記的提議很好嘛，您應當好好考慮！」聲音似乎平靜，但陳曉乾聽出有一種隱約可辨的醋意。

「我……」

「晚安，陳老師！」她不等他說完就大踏步走進了宿舍。陳曉乾感到一陣莫名的惆悵。

(三)

張冠英以彩虹公社第一名到縣城參加會演，結果仍以第一名出線，在春節前上省城參加全省大會演。全省評出三名最優秀的劉三姐。張冠英雖然沒有進入三甲，但也獲得不少好評。回縣後，縣城文工團要她加入，但她以照顧家庭爲由婉拒了。回到彩虹，自然成了彩虹文工團的頭號花旦。她曾徵求過陳曉乾的意見。陳曉乾覺得，既然公社要成立文工團，她當然是花旦的理想人選。而且她也不能不幫她表哥的忙，而她家在鎮上，並不會妨礙她照顧媽媽。

寒假學生放假三周。教師都是本地人，自然留在學校，多數是積極種菜。單身的如甘老師，就回家幾天。陳曉乾本想到廣州一行，找蘇厚永，看看他是否有辦法幫助他離開彩虹。但在寒假前，他收到蘇厚永的信，信是這樣寫的：

曉乾：

你們應該在十二月底就從煉鋼鐵的工地返回學校了。我們學校的師生也是在元旦前返回學校的。但我卻在最近才回校，原因是系領導要我在當地物色一個地方，作爲系辦農場，以響應黨中央提出的勤工儉學的號召。這工作本應由寇蓮娜去做，但她卻推給我。此人歷來如此，這點你也是知道的。

回校後收到你一個月前寄來的信。這信本來是可以轉給我的，但不知道爲甚麼沒有轉；另外還有丹芷從倫敦寄來的幾封信以及你爸爸的信，現在一併寄給你。

你信中提到要在寒假回廣州找我，我當然很樂意見到你。但很抱歉，我已答應了我的女朋友在寒假到北京去見她。

你說在大躍進、大煉鋼鐵中，根本就沒有任何時間和精力去考慮個人的問題。我

們在粵北山區，也是集中了螞蟻一樣的人群，日夜苦戰，大煉鋼鐵。我相信，以後也很少有甚麼個人時間了。中央不是提出苦戰三年，徹底改變我國的面貌嗎？我校師生這次返校，主要是參加文藝會演，放文藝會演衛星。春節過後，理科的師生要搞校辦工廠，文科則要自辦農場。上面要求我們在三年內能做到自給自足。我們的師生還有一個任務，就是幫助當地的紅專大學，給他們上課。我對公社的紅專大學持很大的保留態度。那裡的學生，多數連小學都還沒有畢業，就被封爲大學生。白天做工，晚上學習。中央提出十五年左右普及大學，我認爲是根本不可能的，就連普及初中也不可能辦到。如果認爲在這種紅專大學業餘地糊裡糊塗地混一兩年，就算是具有了大學文化水平，那是自欺欺人。你認爲呢？

我不在廣州，你來也沒多大意思，難道你去看寇蓮娜嗎？最近，她丈夫已從上海調來，在省委裡工作，可能是身體不大好，處於半退休狀態。寇某人似乎已物色了新歡，是五八級的一個小白臉。以後有機會見面時再把詳情告訴你吧！

你給丹芷和你爸爸的信，已轉給了他們，拖誤了一個多月，也是迫不得已的。

我從北京回來後，當會寫信給你。對於你的事，我自然會十分關心。你放心好了。

他又拆開丹芷的信，綜合起來，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收到你寄來的信。不過有一點我不太明白：爲甚麼我給你的信要由蘇厚永先生轉呢？難道你工作的地方有甚麼特殊之處？事實上，你沒有告訴我你在甚麼地方工作，只說在一間初中當教師。雖然，有一點使我不至於過分擔心的是，至少蘇厚永先生還可以跟你直接聯繫。不過，由於你處境不明(也可以說不妙)，我仍然十分擔心。……

爲甚麼幾個月過去了，都沒有收到你的回信，你究竟發生了甚麼事？無論如何，你都要回一封信給我，即使是一句話也好。

近來更加仔細閱讀新聞。知道國內在搞大躍進、大搞民兵師、大煉鋼鐵。由於這樣，可能你已被編到哪個民兵師大煉鋼鐵去了。既然是全民大煉鋼鐵，你又豈能置身事外？我擔心你能否抵受得了。曉乾，你一定要千方百計想辦法弄清楚自己的政治問題，然後申請回港。千萬要積極進行，切不可優柔寡斷……

陳曉乾在大煉鋼鐵回校後，就曾給丹芷和他父親寫過信。他以爲蘇厚永已經轉給他們了，現在才知道，蘇厚永最近才返校，這些信又被拖延了。

他又看他爸爸的信：

丹芷來過幾封信，說和你失去了聯繫，問我是否收過你的信。

我是非常擔心的。你似乎有些事瞞著我們。當然你很可能有甚麼難言之隱。你暫時不能回港的原因，丹芷也曾對我提及過，雖說是暫時性質，但我總怕你今後回不了香港了，不然爲甚麼這幾個月來竟消息全無？

曉乾，我今年五十歲了，身體近來越來越不好。本來我想你大學畢業後回港照顧我，到丹芷畢業時，我就提前退休。你現在這樣的處境，益增我的憂慮，健康更日見不行……當然我明白那是不由得你自己決定的事……接信後，無論怎麼忙碌，處在何種環境下，都要給我覆信……

陳曉乾讀完丹芷和他爸爸的信，不禁長嘆一聲，自言自語地說道：「我何嘗不掛念你們！但我有甚麼辦法呢？」

## (四)

開學後，學校的工作重點轉入教育革命。教育與勞動生產相結合要繼續大搞，上學期定下的勤工儉學計劃要全面執行。

陳曉乾的工作也不少，既要管六百多人的食堂，又要管一部分勤工儉學。

一天，何校長又召開全體教師會議，傳達省教育廳的指示。陳曉乾也要參加。

何校長說：「根據上級的指示：現在全國正在推廣一種新的教學方法，以適應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以及大大縮短學制的需要。這種徹底打破傳統的新方法，叫做一條龍教學法。馬克思說過：共產主義一天等於二十年。教育當然也要貫徹執行多、快、好、省的總路線精神，才能在十五年內全國普及高等教育。要達此目的，紅專大學是一個方面，但普通學校大大縮短學制，大大加強教育與勞動生產相結合，這是更為重要的方面。一條龍教學就能解決這個問題。所謂一條龍教學，就是每科一年的教學任務，集中在兩周內完成。比如初一全年的數學教學任務，集中在頭兩周內完成，輪下的是語文、物理、化學等等。至於美術、體育等閒科，可以見縫插針，在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中有機地進行。這樣，即使以較保守的進度，半年就可以完成原來一年的教學任務。北京等地有些先進學校，從現在的速度來看，一年的時間就可以完成三年的教學任務。根據他們的經驗，教材要重新編寫，其原則是，重複的或可有可無的內容要通通革除。比如原有的歷史教科書，高小要學、初中要學、高中要學，大學文科也還要學。現在可以在中學階段一次完成。數學也有類似的情況，初一學的內容，有許多在高小已經學過。其他科的情況也差不多。所以，革除這些重複的東西，這是一條龍教學首先所要求的。另外，以前的作業或實驗，多是閉門造車，因循守舊的東西，脫離實際的居多。一條龍教學就要求把這些作業和實驗與課堂教學及生產勞動有機地融為一體，使教學更符合人們實踐 — 理論 — 實踐的思維規律。」

何校長還介紹了其他先進學校的各種一條龍教學方法，但陳曉乾越聽越糊塗。他發現教師們也似乎不太明白。何校長講話完畢，就要求大家進行討論。

甘老師首先提出問題：「我還不明白語文教學中的作業如何與課堂教學及生產勞動融為一體？例如語言知識練習和作文。」

何校長解答說：「根據外地的經驗，各科都有實用勞動學科的內容。先要學生寫各種文體的作文，然後對照選好的幾篇各類文體的範文，加深認識，那不就是融為一體了嗎？」

「語言知識練習又如何融合呢？」另一位語文教師陳老師問，「古典文學是否還需要教一些？又如何與課堂教學及生產勞動融為一體？」

「這些就由教師們去創造了，」何校長答道，「現在全國都在摸索中，總的趨勢是一條龍教學，至於教材和具體做法，則是邊幹邊完善、邊統一。」

其他科老師也紛紛提出各種問題。何校長也不能一一解答，只要求大家以大躍進、總路線的精神，敢想敢幹，解放思想，創造出一套適應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教學秩序來。

一條龍教學從數學科開始，以下是理、化、語文等。還沒輪到上課的教師，則加緊編寫教材。其實，據甘老師說，以他們的水平，是不可能編寫出有甚麼新內容的教材來的，只能做些刪繁就簡、提綱挈領的工作。是否可行，大伙都沒有信心。

陳曉乾又接到蘇厚永的信以及同時附來丹芷的信。

蘇厚永的信是這樣的：

> 對我來說，近來發生了一件大事，本來沒心情寫信給你，只是最近接到丹芷寄給你的信要轉給你，就順便寫幾個字吧！
>
> 我們學校搞教育革命，其中有許多問題我是想不通的，尤其是一條龍教學。一條龍教學在大學雖不如中學搞得那麼如火如荼，但由於要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很

多系的領導為了解決這個矛盾，也積極推行一條龍教學。依我看，稍為有點教育常識的人，都會一眼就看出，這是行不通的。教學不僅是循序漸進的，各科也是互相補充和滲透的，孤立地集中在短期內完成一個學科的教學任務，簡直是異想天開！

我在黨內曾表露過我的這種看法，為此我受到了領導的批評，並在黨內受到責難，認為我在教育思想上具有嚴重的右傾保守傾向，在教育戰線上代表一種資產階級抗拒的思潮，也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我已被撤銷勤工儉學領導小組成員的職務，正在作反省和寫檢討。也許我真的是錯了？但到現在為止，我仍找不出我錯在何處。寇蓮娜是主管勤工儉學的黨總支副書記，她裝得一副極其革命的樣子，把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叫得震天價響，共產主義的口號不離口，但在行動上卻處處逃避艱苦的工作。唉，在我們社會，老實人越來越吃虧了。

丹芷的信綜合如下：

收到你的回信，使我較為放心了些。雖然我對你生活在如此艱苦的山區仍深感不安。我現在已經知道了你的所在地，心裡踏實了些。我查過地圖，但始終找不到彩虹的位置，可見這個地方太小了。也可想像得到，你現在處於一個怎麼樣的環境了。

曉乾，我有一種悲觀的想法：你可能很難有機會返回香港了。即使今後若干年內你設法調到了大城市，甚至調到了廣州，你返回香港的機會也不大。至於我，當然願意和你同甘共苦。但以我所獲得的資料來判斷，國內在可見的將來，一定會越來越重視同資產階級思想作鬥爭，這是要進入共產主義的先決條件之一。因此，像我這樣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不受歡迎的，即使是在廣州這樣的大城市也是如此。這樣，你不能出來，我又不能進去，我們該怎麼辦呢？

我有一個建議：為了不拖誤你的青春，如果你有合適的女朋友，你不妨跟她發展感情，到條件成熟時就和她結婚，不要再了無期限地等我了。我這樣做是為了你好，因為你一個人孤伶伶地在異鄉客地，日子是很難過的。我作為最愛你、最關心你的人，能忍心要你如此慘淡、寂寞地過此一生嗎？至於我，是決不會嫁人的了，我永遠是最關心你的人。不過，我猜想，你即使同意我的意見，在你目前的環境中，也是沒有機會的。難道要你和一個山區村姑吟詩作對、卿卿我我嗎？想到這裡，我又不禁為你感到一陣心酸。如果你永遠調不回城市呢？

然而，我還是作了個長遠的打算：我在開始攻讀博士學位，當我獲得博士學位之後，我會在英國或美國的著名學府或研究機構工作，力爭在較短的時間內弄出點名堂來。也許當我在世界上有了點名氣之後，我回到中國請求當局放你出來，他們可能會批准呢？到時，即使你結了婚，我也可以至親的名義作出這樣的請求。曉乾，為了你，為了報答你陳家對我的恩惠，我願意付出自己的一切。希望你不要悲觀，注意保重身體。留得青山在，就有雲開見月的一天。即使是二十年以後實現這個目標，你也不過是四十出頭，你的才華終歸是不會被埋沒的。到時，如果你結了婚，我會把你的妻子當作是我親妹妹看待，我會像愛你一樣愛她的。

看完丹芷的信，陳曉乾不禁熱淚盈眶。丹芷果然偉大。他知道，她叫他另娶別人完全是真心話，是出於對自己的深切關懷。他忽然想起顏金鳳來。丹芷絕不會想到，即如他自己從前沒有想到一樣，山區裡也有使人耳目一新的迷人少女，當然他不可能和她吟詩作對。不過，他是不會聽從丹芷的建議的。她既然為他作出了一個長遠的規劃，也就是說，她終有一天會使兩人相聚，他為甚麼不可以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他的心現在較踏實些了。

一天，吃過晚飯，甘老師到陳曉乾房間小坐。談話之間，竟對陳曉乾發起牢騷來。

「據數理教師反映，因大部分時間到公社的小工廠現場上課，學生已不太安心學習了。在工廠或田間勞動，對農村的孩子來說，是較爲輕鬆的事。既然這樣，又何必去刻苦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呢？」甘老師說。

「毛主席最近說過：『實行教育與勞動生產相結合的制度，這是一件大事，當然也發生了一點問題。例如，有些學生不想讀書，勞動搞出味道啦。』還說：『開了會，又會再讀書了。』你們開過會了嗎？」陳曉乾問。

「這不是開會就能解決的問題。」甘老師不安地說。「近一年來搞的事，有許多是傷筋動骨的，有著長遠的壞影響。」

「你指的是哪些事呢？」他想聽聽他的意見。

「別的先不說，單說人民公社，我就看不出搞人民公社有甚麼好處。」甘老師說。「說甚麼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出發點當然是好的，上面想農民早日進入共產主義。但實際情況並不是上面所想像的那麼理想和順當。」他又嘆了一口氣。「人們連甚麼是共產主義也不清楚啊！你清楚嗎？」

「從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產黨宣言》中，知道共產主義的一個概貌：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三大差別消滅了，人們的思想覺悟有了極大提高，物質財富大量湧現，等等。」

「可是，現在的共產主義並不是這樣的。那天縣委甘書記不是傳達過中央首長關於共產主義的定義嗎？」他說。「毛主席去年底在《和各協作區主任的談話》中說過：『將來社會產品豐富起來，低工資提起來，完全接近(高工資)了，就進入共產主義了。』在此之前，毛主席還說過：『公社是實行兩個過渡的最好組織形式，一是由目前社會主義到全面全民所有制，一是由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到共產主義。將來過渡完了，公社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機構。』根據這一理論，全國很多省宣布三、五年內就進入共產主義，它們紛紛宣佈它們的人民公社進入全民所有制，搞吃飯不要錢，搞發工資，但由於物質太缺乏，工資發不出來。這樣的共產主義有誰羨慕！」

「這不過是下面的人沒有真正了解甚麼是共產主義，一時性急作出的決定罷了，」陳曉乾說，「據我所知，毛主席在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的一次講話中說過：『進入共產主義，需要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搞成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少則三四年，是指第二個五年計劃；多則五六年，是指第三個五年計劃。』也就是說，下面的一些領導人不太清楚，即使實現了全民所有制之後，還要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進入共產主義。問題就在這裡了。」

「我們不要說這些虛理論，」甘老師說，「要說實質性的。現在的人民公社搞得不倫不類，生產亂哄哄的，對於保管和使用，又沒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再過一兩個月，惡果就會顯露出來。」

「甚麼惡果？」

「農民沒糧，沒飯吃，還談甚麼物質財富大量湧現呢？」

「沒這麼嚴重吧？」

「你等著瞧吧！」看著陳曉乾迷惘的眼光，他補充說：「有機會時，你到附近農村走走，就會明白的。」他又小心地吩咐說：「我只是講事實，並沒對中央有不滿情緒。中央的出發點肯定是好的，肯定是想廣大農民早日擺脫貧困的，不過後果卻適得其反罷了。」

「請放心，我不會對別人講的。」

沉默了一會，甘老師又說：「教育革命的情況也是如此，把可能性建築在理想主義上，學生以做些簡單的勞動爲樂，將來我國的教育水平一定會倒退十年。如果一意孤行地硬搞下去，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又怎能培養出大批建設共產主義的人才呢？」

# 第六章 饑腸轆轆

(一九五九三月 — 九五九年六月)

## (一)

一個星期天，甘老師約了陳曉乾，回他老家去看看。

甘老師的家鄉就是蘿白村。陳曉乾雖然在大煉鋼鐵時曾經到過蘿白村，在那裡苦戰過三個星期，但因那時日夜苦幹，並沒有時間去欣賞它的風貌，只記得是個長滿樹林、層層山巒伸延的小平原。村莊的房子雖然都是些泥磚屋，卻也整齊有序，村前村後，果樹婆娑，倒也頗具南方村莊的風味。

「蘿白村在彩虹公社算是富裕的大村子。」在路上，甘老師對陳曉乾說。「我們村周圍那塊小平原，是旱澇保產田，人們世代不愁饑荒。」

「甚麼叫旱澇保產田？」陳曉乾問。

「所謂旱澇保產田，就是不怕旱災和水災。」甘老師解釋說，「那上頭的層層山巒，因樹木茂密，水源充足，兩條山溪流下來的水，即使是幾十年一遇的大旱，也終年不斷，而村旁的小河，河床深闊，直通左江，渲洩性能極強，所以歷來沒遇過任何水災。」

「那不是有點像世外桃源了？」

「可不是！」甘老師有點自豪地說，「還有各種山貨、魚蝦蟹、水果、手工藝品。逢一、四、七墟日，是附近方圓幾十里農民的繁榮市集。」

「這麼說，的確是好地方了。」

「由於歷來生活較富裕、安定，我們村出過不少高中生，也出過幾個大專生。」

「還出了你這樣的人才。」

「我倒算不了甚麼。」甘老師謙虛地說。隨後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道：「可是，現在不同了，經過公社化和大煉鋼鐵，已經今非昔比了！」

「才幾個月，就變得今非昔比了？是怎麼回事呢？」

「到了那裡你自然會明白，」他說，「陳老師，你可能沒有想過，你們大城市那麼繁榮，其實都是由我們這些農村生產的物質支持的，今後城市可能會變得十分蕭條了。」

「我雖然對農村的事外行，卻也看出不少問題來了，」陳曉乾說，「但問題果真有你所說的那麼嚴重嗎？」

「耳聞不如目睹。我們快走吧！」

漸漸走近蘿白村。陳曉乾發現，情景果然跟以前大不相同。以前青翠欲滴、延綿不斷的山林，現在全都不見了。只見一座座光禿禿的丘陵，成了毫無生氣的黃土荒山。兩條長流的山澗已經乾涸。雖然最近下過兩場春雨，田土仍呈龜裂，有幾塊秧田裡的秧，沒有多少生機，幼小而發黃。田野上有幾個中年農民在驅著牛，慢吞吞地犁田。村子似乎也比以前凋零破敗了許多，似乎也變小了。原來村前村後的果樹全部不見了。總的印象是：人跡稀少，氣氛蕭索。

「果然是今非昔比！」陳曉乾衝口而出地說。

「我剛才說過，以往逢一、四、七墟日，我們村是附近方圓幾十里農副產品的集散市集，現在你再也見不到那人山人海熱鬧的繁榮景象了。」

「那是爲甚麼呢？」

「那是因爲人民公社成立後就取消了墟日，另外，村裡精壯的男女都搞共產主義大協作去了，或被公社抽去做無償的公益勞動了。這些人自去年冬季以後，就沒有回過村了。先是修公社範圍內的水利工程，跟著是大煉鋼鐵，以後是搞大協作和公益勞動。另一部

分青年還被抽到工廠去當工人。所以現在在家的多是些中老年農民。你可以看到，田園已經荒蕪了！」

「這樣，今年不是會減產嗎？」陳曉乾不安地問，「吃飯不要錢不是成問題了嗎？」

「吃飯不要錢早就成問題了。」甘老師說。「去年秋收不及時，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糧食丟在田野上。加上食堂管理不善，沒有計劃用糧，開頭吃得太多，公社抽去搞水利、公益勞動、協作，甚至到公社工廠當工人的人，都要由生產隊出口糧，糧食已經用完了。現在只吃農民歷年來自己節約下來的一點糧食。不過，到了月中春插開始，大概大伙都要餓著肚子下田了！」

「你們村的問題果然嚴重！」陳曉乾甚感不安。

「我們是比較富裕的村，尚且如此，其他大多數差的地區，就不知道怎樣打發日子了。」

「如果全國都是這樣，中國的農村經濟就要崩潰了。」

「農村經濟崩潰，你認爲會給城市和各行各業帶來些甚麼後果呢？」甘老師問。

「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這是個使人想起來就寒心的問題！」甘老師說，「我簡直不敢去想它，因爲這涉及生活和經濟的一切方面。舉一個眼前的例子，就農村來說，由於在大煉鋼鐵時，樹木幾乎全部被砍掉，連農民煮飯的柴火也沒有了。」

「那怎麼辦呢？」

「等一會你到了我家就會知道。」

甘老師的家是在村中部，也是泥磚屋。可能由於他是個教師，家裡的佈置還算整齊。

據他說，他家裡有父母、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他還有一個哥哥已結了婚另建房子居住。到了他家，卻只見他五十出頭的爸爸、媽媽。據說，他十八歲的弟弟和十六歲的妹妹，都被抽調到公社去修路、鋪橋、做公益勞動去了。

他父母聽說陳曉乾是兒子的同事，都十分熱情地招呼他。他媽媽不懂講白話，他爸爸雖然懂一點，但講得不太流暢。

「我們這裡因離鎮較遠，婦女一般不懂白話，男性也只懂得簡單幾句。」甘老師向陳曉乾解釋說。「當然，到鎮上唸過初中的青年都懂得白話和普通話，雖然發音不太標準。」

中午時分，甘媽媽給他們弄了稀飯和粽子。

她對陳曉乾講了幾句抱歉話。甘老師便說：「我媽媽說，今天是我們一個節日，若往年你來，一定用豐盛的飯菜招待你，現今條件不許可，弄不出好吃的東西來，請你原諒。」

「請你們千萬不要客氣！」陳曉乾連忙說。

甘老師和陳曉乾一邊吃，一邊閒聊起來。

陳曉乾吃了兩口稀飯後，便說：「你們這裡煮稀飯的方法與外邊的不同，是不是把米剛煮熟就算了，這樣就更加解渴呢？」

「現在還是寒冷天氣，有甚麼渴的呢？」甘老師笑著說。

陳曉乾不明白地看著他。

「我們以前也是把稀飯煮得稠稠的，因爲我們有足夠的柴火。」

「你是說，現在柴火不夠了？」

「何止不夠，簡直是沒有了！」他用極度不滿的口吻說。

「沒有柴火怎麼煮呢？」

「我們爲了生活下去，是一定要想出辦法來的。」甘爸爸說。「山上的樹木在大煉鋼鐵時都砍光了。這兩個月來，長草也給割光了，現在只能向山坡上的地皮打主意了。」

「那麼短的地皮草，怎麼能割得下來呢？」陳曉乾問。

「當然不能割下來，但可以鋤下來，揚去泥土，晒乾了，拿來燒，也是可以應付一下的。不過花費在這上面的時間就太多了。」甘爸爸說。

「你現在明白爲甚麼稀飯煮成這樣子了吧？」甘老師說，「這麼艱難得來的一些地皮草，能大手大腳燒嗎？所以現在的村民，把稀飯煮開以後，就停了火，讓它在鍋裡慢慢燜熟，因此大家都管叫我們現在的稀飯做『美人照鏡』！」甘老師苦笑地說。

然後，陳曉乾打開一隻粽子吃了起來。吃到中心，只見有一塊黑色油膩膩的東西。

他正在猶疑不決的時候，甘媽媽說話了。

甘老師又給他做傳譯：「我媽媽說，這黑色的是豬肉。今年因柴火缺乏，又因成立了公共食堂，所以各家的粽子都自己出米出肉，集中在食堂做。食堂還剩下一些大柴火。」

陳曉乾才想起了公共食堂，便問道：「爲甚麼稀飯不到食堂去領，而是自己煮呢？」

「食堂的糧食已經全部吃光了，早就開不了鍋了。」甘爸爸嘆了一口氣說。「按照平時，我們村是餘糧隊，一年到頭缺糧的農戶極少。去年下半年，因吃飯不要錢，糧食由食堂統一掌握，浪費了一部分糧食。」

「食堂統一掌握糧食，怎會浪費呢？」

「食堂幾個人保管全村人的糧食，當然沒有家家戶戶各自己保管那麼過細啦。」甘爸爸說。「在使用上也有很大的浪費，如果分到各家各戶，大家自然會計劃用糧，精打細算。現在反正吃飯不要錢，以人頭計算，大家都敞開肚皮吃，誰還會爲自己的肚子精打細算？」

「這倒也是！」陳曉乾點了點頭。

「即使這樣，我們的糧食本來還可吃到四月清明節前完成春插時爲止。」甘爸爸說。

陳曉乾等他往下說。

「大煉鋼鐵時，公社無償抽調我們村一批糧食，修水利時又抽調了一批。大煉鋼鐵完畢，有些隊已把糧食吃光，又向我們這些富隊抽調糧食。連修橋鋪路這些公益勞動，不單無償抽調我們的民工，也無償抽調我們的糧食。」

「這樣富隊就吃虧了。」甘老師說。

「我看報，說這是發揚共產主義風格，」陳曉乾說，「並說這就是公社優越性所在呢！」

「如果以貧富拉平來發揚共產主義風格，恐怕以後沒有人願意當富隊了！」甘老師說。

陳曉乾細細地想著，突然感到這是一個關乎國計民生的大問題。但他能說些甚麼呢？

「你爲甚麼不繼續吃呢？」甘老師對陳曉乾說。

「你們食堂的糧食已經吃光了，那麼，你們又從哪裡弄來的米煮稀飯和包粽子呢？」陳曉乾沒有回答甘老師，卻問道。

「你以爲是偷來的嗎？」甘老師笑了一聲。「我對你說過，我們村是富隊，在公社化以前，每隊都儲有一定數量的糧食。公社成立時，上級要求大家把私人的糧食歸公，但大家沒有完全照著辦。因中央沒有明文嚴格規定，上面也就不了了之。如果當時大家聽了上面的話，現在真的是要餓肚皮了。」

「其他窮隊不是現在就沒飯吃了嗎？」陳曉乾問。

「倒不一定，有些可能比我們好呢！」甘爸爸說。

「這話怎麼說？」

「是這樣的，」甘老師說，「公社化以前，即使是窮隊，人們都千方百計儲備一點糧食，以備不時之需，這也是中國農民歷來的傳統。所以他們手上也有自己的儲備糧。倒是因爲是窮隊，他們不必支援別的隊，反而有富隊支援的進帳，有可能比富隊好些。」

「不過，到了下半年以後，就大家都一樣了。」甘爸爸說。「我真不敢想像到時會變成怎樣！」他又補充說：「往年農閒，我們村搞多種副業，光果樹一項的收入平均每戶就有十多元，即使有春荒，也不成問題。但現在就只好聽天由命了！」

「爲甚麼？」

「因爲上面規定不准私人搞副業！」

「你是說，是由集體來搞副業了？」陳曉乾問。其實他跟蒙書記到渠梁視察時，就知

道了這些情況，他這樣問，只不過是想進一步了解情況罷了。

「說是那麼說，」甘老師說，「不過，把強壯的勞力編成民兵師，東征西伐，哪裡還有剩餘勞力去搞副業呢！」

「即使有剩餘勞力，也沒有物質作原料了。」甘爸爸說。

「爲甚麼往年又有呢？」

「你一路來的時候，不是看見大地白茫茫一片，甚麼都沒有了嗎？」甘老師說，「草也快絕種了，哪裡還有甚麼材料去搞副業呢？」

陳曉乾沉思著，心情又沉了下來。

甘媽媽忽然對陳曉乾說了幾句土話，甘老師便告訴他：「她問你爲甚麼不吃那塊肉？」

「我……」陳曉乾的確有點噁心。

「我們這裡有一個習慣，」甘老師看出了他的思想，於是向他解釋說，「把豬殺了以後，就用鹽把肉醃起來，作一年的食用。當然，我們農村的人，並不是餐餐吃肉的，但我們每個月都有節日。到了節日，我們都會飽吃一頓，到時鹹豬肉就可以派上用場了。」

「不過，以後這種黑色的鹹豬肉也吃不到了，」甘爸爸說，「現在私人不准養豬，食堂雖然養，但沒有糧食和各種豬菜，照樣也養不成！」

「報章不是報道現在生豬的存欄數比去年多嗎？」陳曉乾說。

「一方面可能是聽了下面報上去的虛假數字，另一方面也可能的確有一些存欄豬，」甘老師說，「但那些在食堂養豬場的豬，大部分是養不大的癩皮豬，只用一點點飼料吊住命的豬能長膘嗎？」

飯後，甘老師帶陳曉乾到村前村後去走了一趟。

陳曉乾雖不懂農事，但也知道現在是插秧時節，於是問道：「爲甚麼大部分水田還乾巴巴的？那怎麼插秧呢？」

「往年，這些水田都是要用犁翻土過冬的，這樣就可以晒死害蟲病蟲，又增加陽光的肥效。到了春天這個時候，就放水耙田，準備插秧。去年大搞這個，大搞那個，所以沒有人手翻土過冬。到了現在，外調的勞動力還沒有回來，而在家的一些中老年農民，也因對公社這種貧富拉平的政策想不通，所以也不大積極，就變成今天這個樣子了。」

走近繞村而過的兩條小河，陳曉乾不禁吃了一驚地說：「我們來大煉鋼鐵時是冬天，這裡河水淙淙；現在是春天，也下過幾場較大的雨，反倒水落石出，河床露了出來，只剩下這窄窄的水流。」

「這就是把樹木砍光，導致不能保持水土之過！」甘老師極爲不滿地說。「我們這片旱澇保產田，以後就要望天打卦了！還有，以往這兩條河魚蝦豐盛，現在可是小魚小蝦也難於活下去了！」

陳曉乾默然不語。中央進行了驚天動地的部署，提出了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銳意超英趕美，力爭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搶先進入共產主義。結果卻是如此。中央領導了解這種後果嗎？如果不知道，是否會有人告訴他們呢？

(二)

縣糧食局通知，從四月份開始，國家幹部和教師每人每月口糧由原來的二十九斤減至二十五斤，生油由原來的每月半斤減至二兩。

副食品的供應日見緊張。豬肉已沒有了供應，連這裡盛產的山牛肉，也要定量供應，每人每月二兩。至於蔬菜，由於取消了市集，最初老黃工友只好帶領幾個學生，到各專門生產蔬菜的村子採購，以補自種的不足。但到了五月，下鄉採購也行不通了，因爲那些村本身也生產不足。現在，除了配給每人每月二十五斤米和二兩油之外，似乎所有副

食品和生活用品都要靠自己了。然而，能夠靠自己的只能是種些菜而已。但學校也只有幾畝開荒出來的黃土瘦地，加上除了自己留存些大小便作肥料之外，沒有任何肥源，所以種出來的菜多是半死不活，質量極差，於是吃菜每天每人不到二兩。

陳曉乾管理食堂，最初還動腦筋到處尋找副食品貨源，到了五月，甚麼貨源也沒有了，唯一可以買到的是鹹豆醬。原先每人每月二兩的肉類供應，也名存實亡了。每人每天八兩米、二兩菜、一湯匙鹹豆醬，這就是支持一個人每天所需卡路里的全部內容。而陳曉乾則閒得發慌，也悶得發慌，肚子也餓得發慌。

一天，甘老師對陳曉乾說：「你可能是最慘的一個，因爲除了國家配給的二十五斤糧食之外，你就再沒有另外的補給了。」

「其他人有嗎？」

「其他人比你好些，因爲農民多少還留有些雜糧，學生每星期天回到家裡還可以向家裡人壓榨到一點，儘管是家裡人餓著肚皮騰出來給他們的。你就沒有任何外援了。」

「老師們的情況跟我差不多吧？」陳曉乾問。

「老師們往年省吃儉用也節省下一些糧票，太餓時可以到鎮上的飲食店吃碗米粉。不過兒女多的就不行了，父母自己不吃，也要讓給孩子們吃的。」

「這倒也是。」

「看來情況會變得越來越壞。」

「會不會以後連糧食也沒有供應呢？」

「多少總會有點供應的，那就要看六七月份的夏收了。」甘老師說。「我倒給你想到一個辦法。」

「甚麼辦法呢？」

「我們鎮有幾個生產大隊是產糖區，鎮上的雜貨商店還有黃砂糖出售，每斤三角六分，你可以每天買一斤回來補充，這樣你的肚子就可能會好過些。」

陳曉乾果然這樣做了。他買回黃砂糖，在房間裡偷偷地吃。吃下成斤砂糖，甜得發膩。不過，吃了的確有點作用，肚子似乎好過了些，一天到晚都處於饑餓的難受感覺，似乎緩和了許多。

然而，過了一個星期，吃砂糖的方法也不大靈了：一斤糖變成了一大杯稠稠的流質。而在饑腸轆轆的情況下，這不能算是實實在在的東西。這對於用以塡充腸胃，滿足腸胃蠕動的需要，幫助甚微。他乾脆不再買砂糖來充饑了。

他正在腹如雷鳴、度日如年的時候，接到蘇厚永的來信。他趕快拆開，急切地想知道廣州那種大城市的供應情況。

蘇厚永的信說：

你的長信收悉。你較爲深入全面地介紹了農村的現狀。農民生活之苦，物質的嚴重匱乏，爲解放後所僅見。中國的經濟以農業爲基礎，農業一垮，城市生活就失去了依靠。現在廣州的供應情況也很糟。糧食配給雖然每人每月仍有三十斤，食油三兩，比你們好些，但其他的副食品供應越來越差，蔬菜往往一連幾天沒有供應。你們還可以自種一點，不必全部依賴他人。不過，在工業品方面，特別是在日用工業品方面，落後的農村一定會比城市更差，例如肥皂、香煙等。你來信提及火柴也實行配給，每人每月供應一盒。在廣州，這些東西的供應目前還沒有限制，但質量已比從前差多了。

毛主席二月二日在省市委書記會上的講話和三月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不知道你是否有機會看到。毛主席在那兩次講話中講了許多問題，其中有不少地方我仍不太理解。另有一個問題要告訴你：關於你想調到城裡教大學的事，今年可能不行了。據我所知，今年高校招生人數將會大大壓縮，我估計黎教授也幫不了你甚麼

忙。還是再忍耐一年，到六零年才打算吧……

讀完信，陳曉乾感到更加愁悶。要在這個地方繼續呆下去，的確是令人難以忍受的。但有甚麼辦法呢？

爲了要看看蘇厚永所說的那兩個文件，陳曉乾到公社黨委辦公室去找蒙書記。

蒙書記一見到他，便滿面笑容地對他說：「老陳，我這兩個月來經常到縣裡開會，所以沒有叫你來聚聚，近來好吧？」

「工作反倒清閒下來。」陳曉乾答道。「現在物資供應這麼緊張，我們食堂已經無法可想，所以就不想再動腦筋了。」

聽了他的話，蒙書記的臉色變得凝重起來。跟著他說：「這些問題中央已經知道了，正在設法解決。有幾份毛主席的文件，你拿去學習、學習，將來需要你寫報告時，也好有個認識。」

他在公文櫃裡拿出了幾個文件，其中有兩個就是蘇厚永所提到的。

陳曉乾拿回家去，晚上在煤油燈下用心地閱讀起來。

第一篇是毛主席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在省市委書記會上的講話》，其中特別引起陳曉乾注意的有如下的段落：

「……人患浮腫病，就是沒有肉和青菜。」

「當然我們有缺點錯誤。抓了一面，忽視了一面，引起了勞動力浪費，副食品緊張，輕工業原料未解決(多種經營)，運輸失調，基本建設上馬太多，這些都是我們的缺點和錯誤。……還有抓了生產沒有抓生活，一定要多少萬人得浮腫病，北京一人一兩蔬菜，才引起注意。」

「……現在我們提出十五年建成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不行，要更多一點時間嘛！」

第二篇是毛主席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這篇講話很重要，對人民公社進行了全面的總結，並作出了一些明確的政策性的規定。毛主席說：「現在有許多人還不認識公社所有制必須有一個發展過程，在公社內，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要有幾年的時間才能完成……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因此，他們在公社範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銀行方面，也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好大恐慌。」又說：「……公社應當實行權力下放，三級管理，三級核算，並且以隊的核算爲基礎。在社與隊、隊與隊之間要實行等價交換。」、「公社和縣興辦工業是必要的，但是不可一下子辦得太多……文教事業的發展應當注意不要佔用過多的勞動力。公社不允許有脫產的文工團、體育隊等等。」

(三)

長期處於饑餓狀態是一種難以形容的、極難忍受的經歷。陳曉乾生平第一次嚐到了這種滋味。但是，他仍抱有希望，因爲按照黨的文件和報章上的報道，中央已注意到大躍進及公社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並開始著手解決。還有些具體做法也正在不斷改進之中。例如三月七日《人民日報》發表遵化縣委書記的文章《以人定量吃飯》，介紹西鋪建明公社公共食堂執行飯票制的體會。全公社一百三十六個食堂，兩個月節約糧食達三十七萬五千斤。另一件事是，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公養私養並舉，繁殖家畜家禽》，社論說，今年增加一億頭豬的任務繁重，單靠集體飼養是不夠的，還必須大力提倡和鼓勵社員個人養豬。五月三十日《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大力增產疏菜》等等。

然而，使陳曉乾仍然擔心的是，三月下了兩場不大不小的春雨之後，到現在六月初了，仍沒有下過一場透地的雨。他們自己種的春菜長勢甚差，大家每天下午用文體活動時間(文體活動時間早就取消了)到老遠的左江去挑水澆菜。但由於土地太瘦，又沒有多少肥料，蔬菜總是長不大。每人每天吃二兩蔬菜也漸漸保不住了。

一天，陳曉乾和甘老師一起護理菜地，大家又聊了起來。

「再不下幾場大雨，農村歉收，我們就更慘了！」陳曉乾說。

「我對下半年的前景十分悲觀。」甘老師說。「即使下幾場大雨，也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那不妙的前景。」

「你所說的前景是指甚麼呢？」

「沒肉、沒油、沒菜，」甘老師說，「如果繼續旱下去，就連米也可能沒有了！」

「從報章上看，中央好像已經意識到了這些問題的嚴重性。」陳曉乾說。「還有公社的體制也有所改變。這些不會給我們帶來一個較好的前景嗎？」

「唉！」甘老師嘆了一口氣，「陳老師，你學問勝過我一百倍，但因你幾乎完全脫離農村的實際，所以不能看到問題的本質。我想，上面一些搞改革的人，可能也是和你那樣，對農村的情況十分外行。」

陳曉乾停住了鋤地，抬起頭來看著他，然後用謙虛的態度說：「我正想聽聽你的高見。」

「我們去年以來的各種大辦和大放各種衛星，已經把整個農村的生產秩序完全打亂了，整個農業戰線已嚴重失調。俗語說，破壞容易建設難，何況是那麼傷筋動骨的大破壞。即使現在就回復原來的秩序，也要三幾年才能恢復到先前水平。而現在則只是略作調整罷了。」

「後果真的有這麼嚴重嗎？」

「其實，如果你用周密的推理方法，也可以想像得出其中的嚴重性，因為你多少也到過農村幾次。」甘老師說。「首先是糧食生產，由於上面違反了農事規律，搞民兵師，大兵團輪番作戰，誤了農時。耕種不比別的事，農時一過，就無可挽回了。令全國不顧農時而去大幹別的事，這恐怕是古今中外史無前例的事！大部分稻秧是清明後才插上的，現在六月初了，有些田才剛剛插上秧。清明節後插上的秧，在抽穗時遇上寒露風，會出現許多白殼，就會大幅度減產。到時，我們每月二十五斤的口糧肯定也保不住了！」

陳曉乾感到十分不安。

「至於養豬種菜的事，由於沒有糧食作支持，也只能是個空口號。」甘老師繼續說。「先說養豬吧，養豬需要糧食和豬菜，也需要精心護理的勞動力。現在人的口糧尚且嚴重缺乏，哪裡還有多餘的拿來養豬呢！至於豬菜，往日是家家戶戶養豬，一方面把自己種的菜一分為二，好的人吃，差的豬吃；另一方面是找些野菜回來餵豬。現在集體養豬不用說了，就說准許私人養豬吧，私人又到哪裡去找糧食和豬菜呢？至於野菜，早就被農民們挖光，用來填塞肚子了！更有一個根本不能解決的問題，那就是煮豬食的柴火！」

「你是說，完全沒希望了？」

「到了這個田地，還有甚麼希望呢？」甘老師重重地嘆了一口氣。「現在只希望公社早日退回到合作社，以便在兩三年內復元。」

「這兩三年內就難熬了，是嗎？」

「那當然。」他加強語氣說。「還有一系列人們連想也想不到的副作用，將會很快逐一浮現出來。」

「例如呢？」

「中央經常強調，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這無疑是十分正確的，因為輕工業這些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部門，其原材料主要是來自農業和農村副業。現在農業已遭到嚴重破壞，副業又全面停止，要不了多少時間，就會連香煙、火柴也買不到了。」

「你是說，將來日用品的供應會進一步緊張？」

「這是大家都可以推測得出來的：布啦，鞋子啦、水桶啦、繩子啦，即使是大便紙，哪一樣不是依賴農副產品作原料的呢？現在農村大蕭條，哪裡來的原材料！」

陳曉乾聽得心煩意亂。他沉默了一會，又問：「你們教育革命一條龍教學搞得怎樣了？」

「和農業一樣慘！」他憤怒起來，「我不知道上級怎麼會相信這套鬼理論的！如果學生能夠用一年的時間就學會三年的東西，世界上早就有人那麼做了，還輪到我們來創造發明嗎？這簡直是亂扯談！」

「結果怎麼樣呢？」

「結果是一團糟！」甘老師加重語氣說，「教師只顧灌，盡量把一個學期的東西在一個星期內灌完，練習是沒有的了。而學生則越聽越糊塗，水過鴨背，等於甚麼都沒有聽，加上孩子們正在長身體，現在餓著肚子，能有多餘的精力去聽課嗎？」

「也就是說，改革沒有甚麼效果了？」

「是的。」甘老師說。「至於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我們的生產形勢怎樣，你也能親眼看得到，結不結合也無關重要了。」

陳曉乾吃過晚飯到校長辦公室看報，他發現報章有一則新聞：今年受災面積達六億畝，災情延及二十個省、區。陳曉乾的心裡更加沉重。他知道，今年秋收已無指望了。

他回到房間，想起那則新聞，又想起甘老師今天的一番話，不禁思潮起伏，悶氣難平。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的農民，何其多災多難！連年戰禍，已搞得民不聊生，如今和平時期，又出現這可怕的情景，怎不令人憂心忡忡？正想著，肚子忽然雷鳴一般作響起來。

吃過晚飯才一個鐘頭，就饑腸轆轆起來，此時最為難受。他最初不太明白為甚麼會這樣，後來才知道，因吃下去的一點點東西，不足以應付長期處於半饑餓狀態的腸胃。當腸胃用一小時消化完吃下去的食物後，正處於活動的高峰期，但已沒有了東西供它消化，於是就更加起勁地蠕動，給人們一種特別饑餓的難堪感覺，這是一種帶痙攣性的極難受的感覺。

他忽然聽到輕輕的敲門聲。

「請進！」他叫道。

房門給輕輕打開，原來是張冠英。

「陳同志！」張冠英站在房門口，甜甜地叫了一聲。

陳曉乾立刻站了起來，說道：「進來，進來坐。」

張冠英慢慢地走了進來，在陳曉乾讓出來的椅子上坐了下來，並把右手上用一條花手帕包著的一包東西，順手放在桌子上。

「我給你倒開水。」陳曉乾拿起桌子上的一隻竹殼熱水瓶，倒了一杯開水給她。「沒有茶，只有用白開水招待你！」

「這個時候，即使有茶，誰也不敢喝的。」她說。

「你是說……」他會意地看著她。是的，現在大家都整天饑腸轆轆，如果喝茶，加入茶鹼，那瘦澀的肚子就更難受了。

張冠英點了點頭，然後很不安地低下了頭。

「就請喝開水吧！」他在床沿上坐了下來。

她慢慢抬起頭來，拿起杯子，輕輕地喝了一口，又把杯子放了下來，怔怔地看著杯子裡冒出來的白色蒸氣。

他從側面認真地看她的面孔。她雙頰原先的淡淡紅暈沒有了，雙唇也失去了紅潤和光彩，帶一點蒼白的顏色，原來十分烏黑而靈活的眼珠子，現在也變得有點呆滯無神了，儘管她的雙眼皮變得更加明顯和可愛。自從「劉三姐會演」後，至今已有幾個月了。在此期間，他也曾見過她幾次，但都沒有怎麼深談。最近一次見到她是在前天的黃昏。陳

曉乾吃過晚飯到江邊散步，碰到她在江邊挑水。她有點吃驚地對他說：「您怎麼瘦了許多！」眼眶紅了起來。陳曉乾用安慰的口吻答道：「在這個時候，有誰不瘦的呢！」聽了這話，她似乎更加傷心，低著頭匆匆地走了。

她忽然轉過頭來，看見他關懷的眼光，又立刻低下頭，說道：「我媽知道您吃不飽，叫我拿些玉米來給您。」她一邊說，一邊把桌上的手帕打開，原來是六個中等大小的玉米包。

「不！」他立即說，「你們也吃不飽，我怎能要你們的食物！」

「眼下我們還有一點儲備糧，」她把玉米包放在桌子上，拿回手帕，「我們還過得去。」

「我是絕對不能要的！」他堅決地說，「我不能剝削你們，特別是在這個時候。」

「這怎麼能說是剝削呢？」她說，「這叫做互相幫助嘛！以後如果我們沒得吃，您有多餘的給我們，我們也會樂意接受的啊！」

「問題是，你們現在也不夠，而且都參加體力勞動，」他擺了擺手，「而你媽年紀也大些，身體也不太好。」

「我不是告訴過您了嗎？我們還有些糧食。如果沒有，怎麼能給您呢？」她有點著急地說，「您若不信，可以到我家去看看！」

「即使你們留有一點儲備糧，我也不能要，」他仍然堅持說，然後他拍了拍胸膛，作個昂然的樣子，「我頂得住！」

「您不要，我媽媽會說我沒用的。」她一急，雙眼忽然紅了起來。

「不要緊的，」他站起來，走到她背後，輕輕地拍了拍她的肩膀，「你媽媽會明白我的。」他又走到她身旁，順手從她手上拿過手帕，動作迅速地要把玉米重新包起來。

這下子，她更急了，雙手把他的手按在桌面上，用懇求的聲音說：「您收了吧，這就算是我們母女的一點心意，您不收下就見外了。」

聽了她這麼說，他輕輕拉出手來，有點猶豫地說：「這樣嗎？好，我就收下一個。其餘的你拿回去，好不好？」

她想了想，無可奈何地說：「那您就拿兩個吧！」不待他答話，她就迅速地搶過他手上的手帕，包了四個，剩下兩個大的，放在桌子上。

他還要推讓，她已霍地一聲站了起來，往房門走去，邊走邊說：「我要走了，有空到我家裡來坐吧！」

張冠英走了以後，陳曉乾看著桌子上的兩個玉米包，感動得說不出話來。她們母女對他這麼關心，可以用得上「雪中送炭」這句話來形容。而這個「炭」她們也極爲需要的，這就顯得更爲難能可貴了。

他正在看著那兩個黃澄澄的玉米包發呆，忽然他鼻子底下飄來一陣淡淡的玉米香，使他的饑腸禁不住翻騰起來。連續不斷的一陣腹鳴過後，唾液大量增加。他忍不住用手拿起一個玉米包，吃了兩三顆玉米粒。還未吞入腹中，就再次腹如雷鳴起來。這次比剛才響得更加起勁，有點難收之勢。他把口中的幾顆玉米粒骨碌一聲吞下後，就急不可待地拿起一個玉米包大口大口地吃了起來。不一會，就把一個玉米包一粒不留地吃個精光。肚子漸漸感到一陣少有的舒服。

他倒了一杯開水，慢慢地喝了幾口，全身似乎增添了一股力量。

他拿起剩下的一個玉米包，把玩了一會。他打算把它留到明天。他又想到張冠英母女對他的情誼。他想，將來有機會，他一定會回報她們的。

又是一陣淡淡的玉米香飄往他的鼻底。這誘人的香味，似乎比剛才更爲強烈。原來有點舒服感覺的肚子，此刻突然又慢慢翻動起來，而且逐漸加強了蠕動，似乎牽腸扯胃似的，難受極了。

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把那個玉米包放進口中，當舌頭觸到玉米粒時，唾液源源而來。他

把眼睛閉起來，牙齒頻密地活動著。不一會，他又把那個玉米包一粒不剩地吃光。肚子又變得比較舒服起來。

他覺得頗有一股滿足感。這是長期以來第一次感到這種滿足感。他懶洋洋地和衣躺在床上，不一會就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陳曉乾一覺睡到天亮。這是長期以來第一次有這樣的安睡。平時他都是一夜餓醒幾次，每次被痙攣的饑腸弄醒之後，就會有一陣十分難過的經歷：有一種力使勁地將小腹往內拉，似乎要拉到貼住腰部的肌肉爲止。小腹變成一個大陷窩，此時就會全身發軟、眼冒金星。喝進兩杯開水，止住了痙攣後約半分鐘左右，肚子裡忽然產生一陣異常的感覺，整個身體似乎掉進了萬丈深淵，彷彿心從口裡跳出來似的。跟著是一陣麻木，進入一個半死不活的夢鄉，做著種種與饑餓有關的夢。到了高潮處就驚醒過來，之後又重複上一輪難堪的經歷。

(四)

早晨，陳曉乾從床上起來，拿了毛巾、牙刷，走出房門，到地下的一個小天階去洗漱。忽然看見靠門口的一個窗台上，整齊地排列著四個玉米包。

他知道這是昨天晚上張冠英特意放在上面的。他立刻決定要把那些玉米包還給張冠英。但轉念間，又覺得這樣做不太好，於是就把玉米包收進房間。

過了幾天，早上起床時，竟然又發現窗台上有兩隻煮熟了的木薯，每隻約有半斤左右。他猜想是張冠英送來的。他決定黃昏時到她家去講清楚。

黃昏正是農家最忙的時候。但他覺得，如果晚去了，就會妨礙張冠英母女休息了。

然而，大大出乎陳曉乾意料之外，當他到達張冠英家門口時，竟是一片沉寂，連煤油燈也沒點上，但門卻打開著。他猜想她們已經睡覺了，所以就想退出來，突然聽見張冠英的聲音：「陳同志！」跟著就從黑暗中走了出來。

「怎麼黑沉沉的。」他問道。

「我們每戶每月只配給二兩煤油，」她答道，「只有急時才用。你們不也是二兩嗎？」

「我想起來了，」他說，「因我們是教學單位，每月每個教師配給一斤煤油，學生半斤。節省點也是夠用的。」

這時張大嬸也走了出來，叫道：「陳同志，進來吧！」

說話間廳子裡已點起了一盞小煤油燈。

陳曉乾跟著張冠英走進去。

「坐，坐！」張大嬸招呼他在桌子邊坐下來。

陳曉乾坐下後，廳裡的情景逐漸隱約可見。

張大嬸和陳曉乾兩人在桌子邊對著煤油燈坐定以後，張冠英說：「我到廚房弄點東西給陳同志吃。」

「不，」陳曉乾立即站了起來，拉住張冠英的胳膊，「我剛吃過晚飯。你也坐下來一起聊聊天吧！」

張冠英也不太堅持。

「沒油、沒菜，吃二三兩稀飯，早就消化完啦！」張大嬸說。「你來到我家，我怎麼困難也要招待你的。」然後她對張冠英說：「冠英，你到廚房煮兩個玉米包給陳同志吃吧！」

陳曉乾仍然拉著張冠英的胳膊。張冠英不好意思地用眼角掃了他一下，腳卻沒有移動。他看見這情景，就順手輕輕推了她一下，說：「我跟你到廚房去看看。」

張冠英從桌子上拿了那盞小煤油燈，向廚房走去。陳曉乾跟在後面，走進了廚房。

只見往時煮稀飯的大生鐵鍋空著，洗得十分乾淨。張冠英打開地上的鼎鍋蓋。陳曉乾

看見裡面有幾截白皮的薯類，直徑約有四厘米左右。

張冠英拿起其中一條，遞給陳曉乾：「您嚐嚐看。」

「這叫甚麼薯？」他問道。

「叫山薯，又叫假淮山。」

「好吃嗎？」

「您試試不就知道了？」

於是他將山薯放進口裡，吃了起來。山薯一點也不好吃，但也不難吃，不像芋頭那樣鬆軟，但又不爽口，是介乎這兩者之間的一種淡味塊莖。

「怎麼樣？」她看著他。

「沒有甚麼味道。」

「把它吃完吧。」

他站著，一邊吃，一邊問她：「你為甚麼不吃呢？」

「這東西不能多吃。」

「為甚麼？像木薯那樣有毒的嗎？」

「它沒有毒，但多吃了，會患水腫病。長期吃，會虛死的。」

「不是比木薯還要毒？」他吃了一驚，「木薯用水泡過去毒後，就可以放心吃的呀。」

看見他停住了吃，她笑了一下：「放心吧，吃那麼一截，不會死人的。」

她竟然跟他開玩笑，他感到她親切了許多，於是就大口大口把它吃完了。

「山薯只能臨時塞脹肚子，」她說，「既不好吃，對身體也沒有好處。吃完後，舌頭很淡。吃多了，會流清口水的。」

果然，陳曉乾感到舌頭很淡很淡，嘴巴裡湧出許多清涎液來。他把涎液吞下後，胃裡突然有一種不舒服感，想要嘔吐。幸好這種感覺只持續了十多秒鐘，就平息下來。

他環顧廚房，只見在灶邊的地上放了十多斤山薯。

「山薯容易找嗎？」

「凡是肥沃土山坡都有山薯生長，而且一棵山薯往往有十多斤，好的竟有上百斤的。」

「那麼，這裡饑荒時，就不怕餓死人了！」

「不能這麼說，」她說，「我剛才說過，這東西吃多了會死人的。人們有了依賴思想，就可能會鬧出事來。」

說著，他們走了出來，回到廳子裡。

張冠英待他坐下來後，說道：「早知道您來，就煮兩個玉米包給您吃。」

「我看見你們廚房裡，除了山薯之外，甚麼都沒有，哪裡來的玉米包呢？」

張大嬸說：「在廚房的樑上還吊著兩扎，大約二十個左右。你要吃，我現在就去弄幾個來給你吃。」她站了起來。

陳曉乾用手按住她的肩膀，說道：「不，我剛才已經吃了你們的山薯，不要再吃你們那寶貴的玉米了。」

「我不放心呀！」張大嬸說，「你在外面長大，嬌生慣養，何曾受過這種苦，餓壞了，我們過意得去嗎？」

「謝謝你，張大嬸，」他感激地說，「我年青力壯，不會有甚麼事的！我今晚來探望你們，就是要你們不要再偷偷地把食物給我了，這是你們餓著肚子省下來的食物啊！」

張大嬸有點迷惑地看著她的女兒。

「是這樣的，」張冠英有點不好意思地說，「上次我拿了六個玉米包給陳同志，但他只收下兩個，我又不願意把剩下的四個帶回家，所以就放在他的窗台上。」

張大嬸點了點頭，說道：「這是我們的一點心意，算不了甚麼啊！」

「但是，後來你又放木薯在我的窗台上呢！」

「木薯？」張大嬸有點詫異地看著她的女兒，「冠英，這是怎麼回事？」

「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張冠英不明白地說，「反正我沒有放木薯在陳同志的窗台上。我哪裡來的木薯呢？」

「是呀，我們的木薯早就吃光了。」張大嬸附和著說。

看見她們認真的樣子，陳曉乾也感到有點奇怪。「前天早上起床，我發現窗台上有兩隻木薯，不是你們送的是誰送的呢？」

「真的不是我們的。」張冠英用肯定的口吻說。

「這就奇怪了，」他搔了搔頭皮，「是誰呢？可能是別人放在那裡，不是給我的吧？可惜我已經把木薯吃了，怎麼辦呢？」

「一定是誰給您的。」張冠英說。「您想想，那天有沒有人向您提到這件事，或者您知道誰經常吃木薯？」

陳曉乾想了一會，然後搖了搖頭說：「我想不起來。」但他心中卻隱約有了答案。不過，如果是她的話，他內心更感不安。

張大嬸又用安詳的語氣說了起來：「誰送的也不必費心思去追查了。你在這個異鄉客地，到我們這裡來爲我們辦事，大家都應該關心你的。不過，我現在越來越感到有心無力了。」說到這裡，她的神色有點黯然起來。

「你身體不好，我照顧你才是。」陳曉乾說。

「你不要這麼說，」張大嬸慈祥地笑了一下，「是我們這裡太窮了，要你受苦。」

「不單是你們這個地方，」他說，「是普遍性的問題，全國都一樣！」

大家都沉默起來。過了一會，張冠英問道：「香港不會像我們這樣的吧？」

「當然不會。」

「那你爲甚麼不回去呢？」張大嬸問，「回去了，不就可以免受這些苦了嗎？」

「唉！」他嘆了一口氣，「很難！」

「有甚麼難的呢？難道不通車船？」張大嬸疑惑地說，「但你又怎麼能從那邊來的呢？既然能來，也應該能回去的。」

他又嘆了一口氣，說道：「怎麼講你們也不會明白的。總之，我目前是不能夠回去了。」

「您爸爸不是很掛念您嗎？」張冠英關心地問。

他點了點頭。

「我們能不關心你嗎？」張大嬸說。歇了歇，她又對她女兒說：「冠英，所以我時常吩咐你，要多多關心陳同志，時常去看看他有甚麼需要，能幫忙他的地方就盡量幫忙。」

張冠英點了點頭。

回到房間，陳曉乾久久不能入睡。這大半年來，他在這個山區裡，經歷了種種連做夢也沒想過的事，同時也領略到山民淳樸的民風。據甘老師說，平日遇到較大的節日，學生都會從家裡帶來些粽子、糯米糍粑之類的食物送給老師，頗有點尊師重道的傳統。陳曉乾不是正式教師，自然沒有學生送食物給他。但據甘老師說，自從大煉鋼鐵後，就很少有學生這樣做了。這幾個月來，就完全沒有了。那兩截木薯肯定不是其他學生送給他的。他想不出除了顏金鳳外，還有誰會這樣做。但是，據他所知，自清明節後，顏金鳳的父親因家裡嚴重缺糧而患上了水腫病，不太能勞動了。因此，顏金鳳要經常請假回家去照顧她爸爸，她已不那麼經常找他了。他也曾找機會去安慰她，但她已情緒不高了。

如果說，那兩截木薯是顏金鳳送的，那麼，她又從哪裡弄來的木薯呢？即使她想辦法弄到些木薯，按照她孝順的品性，她是不會爲他而疏忽正在患病的父親的。他應該找她好好談談，即使是沒有發生這件事，他也很應該找她談談了。現在已是六月下旬，初三的學生即將參加中考，而且離開暑假不到一個月了。他應該更加關心她才是。

## 第七章 犯顏進諫

### (一九五九年七月 —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 (一)

在早熟作物陸續登場的時候，縣糧食局竟然宣佈從七月份開始，教師、幹部每月口糧減爲二十一斤。這使陳曉乾感到大惑不解。爲此，他特意向甘老師請教。

「春插時我就料到會有這樣的結果了。」甘老師說。「據報章報道，今年全國各地均發生水旱蟲災。」

「你在春插時就能預料到今年有水旱蟲災嗎？」

「是的。」

「有甚麼根據呢？」

「這是一個普通農民也能預料到的結果。」甘老師說。「根據報章報道，有二十個省、自治區的農田受旱。其實，全國這麼大，水旱蟲災年年都有，不過今年的確比往年嚴重。今年三月底，你到我家鄉時也看到，由於大煉鋼鐵，幾乎把所有的樹木都砍光、燒光了。水土不能保持，所以小澇、小旱也變成大澇、大旱，這是普通的常識。至於病蟲害，澇旱災必然帶來病蟲害，這也是普通的常識。更有一層，由於不准農民私養家畜、家禽，公養又養不好，沒有飼料當然誰也養不好，這樣的結果，就嚴重缺乏農家肥。即使沒有水旱蟲災，如果沒有足夠的肥料，種出來的農作物，也不會有好的收成。既然是大減產，我們的口糧自然要削減了。」

「這麼說，毛病出在大煉鋼鐵了？」

「這是原因之一，還有人民公社。」

「噓，別這麼大聲，人民公社是罵不得的！」陳曉乾說。

「我並沒有罵人民公社，」甘老師苦笑了一下，「我只是說，辦人民公社的時機未到。」

「那麼，請你說說，爲甚麼人民公社會造成這樣的後果？」陳曉乾問。

「我說的不一定正確，」他說，「不過，我來自農村，可能看問題實際些。事實是，我國的經濟已面臨崩潰的邊緣。是甚麼造成的呢？這在大多數人心中已經有了結論，不過不敢講出來罷了。這史無前例的大蕭條，相信中央裡面也會有不同的認識的。難道你就沒有自己的看法？」

「我的確是個自小脫離實際的人，不過我也猜測這可能是這一兩年來上面政策的問題。」

「其實，大煉鋼鐵也好，人民公社也好，主要與上頭不自量力和急進的政策有關。」甘老師說。「要煉出一千零七十萬噸鋼是不自量力的，但爲了顧全面子，蠻幹一氣，最後傷筋動骨，造成惡果；人民公社因條件不成熟，造成管理上一團糟。物質條件這麼差，人們的思想明明遠遠還沒有到達此階段，就大搞甚麼共產主義因素的東西，結果生產遭受到嚴重的破壞。」

陳曉乾約了顏金鳳晚飯後到他房間。

顏金鳳顯得有點憔悴，雖然她仍然是那麼美麗動人，叫人看了舒服。

「你爸的身體怎樣了？」陳曉乾關心地問。

她眼眶忽然有點紅了起來，聲音哽咽地說：「還是那個樣子，變得更虛弱了。」

「現在早熟作物已開始收割，分得些糧食，會好一些吧？」

「今年的早熟作物收成很差，比往年減產了百分之五十。因正造作物也長得很差，生

產隊分配給正式勞動力每天一斤口糧，半勞動力八兩，老人、小孩和沒有參加勞動的人五兩。雖然比前一段略爲好些，但也不到半飽。」

他從錢包裡拿出一百元來，遞給她：「我很抱歉，不能從物質上幫助你，這裡有一百元，看能夠買些甚麼吃的給你爸爸，補充一下營養吧！」

「謝謝您！」她沒有接過錢，卻苦笑一下說：「現在錢能買到些甚麼呢？除了能買國家配給的一點口糧和鹽、醬等之外，甚麼也買不到，等於廢紙。」

陳曉乾也知道，現在有錢也買不到食物了，否則他自己也節省不了這一百元了。但他希望她拿了這一百元能找到一些辦法。「也許你們村有人願意拿兩三斤糧來換一百元呢？」

「我想現在糧食比金子還貴重，錢就更沒價值了。」她發愁地說。「沒有糧食是會餓死人的，沒有金子倒沒有甚麼，既然市面上幾乎甚麼都沒有，鈔票又有甚麼用處呢！」

陳曉乾無言以對。他想：她爸爸和類似她爸爸處境的人，真的就注定要慢慢餓死？

「我看現在誰也幫不了誰的忙。」她低下了頭，用憂傷的聲音說，眼眶裡盈滿了淚水。

看見她那孤苦無告的樣子，他不禁五內沸騰起來，他激動地說：「既然這樣，你爲甚麼還偷偷送兩隻木薯給我呢？」

她仍然低著頭，沒有做聲。

「你爲甚麼這麼傻？你爸爸的身體要緊啊！」

「陳老師，」她忽然抬起頭來，有點激動地說，「我雖然十分重感情，但我更重孝義。如果要我在爸爸和好朋友之間作出選擇，我會選爸爸。畢竟我爸爸年紀已大，身體衰弱。陳老師，您明白我的意思嗎？」

「那麼，你爲甚麼還要這樣做呢？」

「這不過是個小小的回報。」她說。「現在您的口糧只有二十一斤，還每個月騰出一兩斤來支援我爸爸，您也是很苦的。要不是爲了我爸爸，我怎也不肯收下的。這就是我剛才所說的意思。那天我上山打柴，在一個僻靜的山溝裡發現了一株野生木薯，挖出四隻木薯來，於是就給了您兩隻。」她看了他一眼：「您越來越瘦了！」說著眼眶又紅了起來。

他的眼睛也有點濕潤起來。「你真是個識大體、明事理的好姑娘哪！不過，我年青力壯，身體是不要緊的，以後不要再這樣了。」

「恐怕沒有以後了。」她聲音黯然地說。

「你不要悲觀，天無絕人之路嘛！」他安慰她，其實他也不知道前途是否樂觀。

她沒有做聲。

過了一會，陳曉乾問道：「過幾天就是中考了，你的功課準備得怎樣了？」

「我不打算參加中考了，畢業後就回鄉勞動，照顧我爸爸。」

「一直都沒聽你說過呀。」他感到不安起來。

「是這幾天才決定的。」她說。「如果我到縣城去上高中，我爸爸就沒有人照顧了。」

「如果你上了高中，每個月可配給二十一斤口糧，到時你就可以節省些糧食來支援你爸爸了。目前你爸爸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糧食。在家每個月能分得二十一斤糧嗎？」他說。「至於上高中的費用，我不是答應過支持你嗎？」

「我考慮過這個問題了。」她說。「如果我去上高中，我的確可以節省些糧食拿回家支援我爸爸。但是，他到底是個病弱的老人，我是不能不在他身邊照顧他的，這是爲人子女的責任啊！」

「這的確是個矛盾。」他點頭同意，然後安慰她說：「農村的形勢可能會好轉呢！」

「我看不出在短期內會變好。」她憂愁地說，那雙有明顯雙眼皮的眼睛顯得無神，雙頰也失去了光彩，見不到平日那兩朵隱現的紅霞了。「太蕭條了！大家都在半饑餓狀態。

即使人們有很高的思想覺悟，也沒有體力去搞生產了。」她嘆了一口氣說：「現在連結婚、生孩子也沒有人感興趣了！」

她的最後一句話使他悶不成聲。是的，以他個人的體會，當一個人長期處於饑腸轆轆的狀態，他或她除了時刻渴望得到食物之外，還有甚麼心情去想別的玩意呢？看來結婚的確是不合時宜的事了，引伸而言，人們自然就連談戀愛和生孩子的精力和興趣也都沒有了。

「您可能不知道，」她又說，「像我爸爸那樣患了三級水腫病的人多著呢！五十歲以上的人幾乎都患上了那種病，較年輕的也有不少人開始患上水腫病了。再這樣下去，那些上了年紀的人肯定是保不住性命的了。」她的聲音又哽塞起來：「不知道以後怎樣收場！」

她的最後一句話又是語重千鈞，只有那些有親身體驗的人才說得出來。

「快放暑假了，到時我一定去探望你爸爸。」

陳曉乾近來越來越怕聽到這些尖銳的意見，他寧願像鴕鳥那樣，閉著眼睛得過且過，這樣可能會好過些，儘管另一方面他又十分關心國家的前途，因爲國家的前途與他個人的命運休戚相關。

「放暑假您不回家嗎？」她突然問。

「回家？」

「是的，回廣州呀。」

「嗯，」他猶豫了一下，心想：現在是應該告訴她一些有關自己家庭背景的時候了，「我的家不在廣州，是在香港。」

「香港？」她瞪大一雙驚訝的秀眼，「您是說鴉片戰爭時被英國割據去的那個香港嗎？」

「是的。不過，我現在是有家歸不得了！」

她注視著他的臉部，又全身上下打量著他，認真地說：「難怪您與眾不同！」

「我已經盡量做到和大家一樣了。」

「我是指您從來沒有談及您的過去、您的家庭。在這些方面，我覺得您有點神秘。」

他苦笑了一下：「可能只有你這樣冰雪聰明的姑娘，才會有這種感覺吧！」

她有點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過了一會，她又抬起頭來說：「您一定有難言之隱。」

他看著她那仍然注視著自己的秀眼。

「我指的是政治上的難言之隱。」她用十分肯定的口吻說。

她曾經對他說過類似的話。他感到詫異和疑惑不解：一個十八歲的農村姑娘，沒有甚麼政治經歷，怎麼會說出這驚人的話來呢？而且又說得這麼明瞭準確。

「我沒有說錯吧？」她的眼光更尖銳了。

「唉！」他又嘆了一口氣，低下了頭，沉聲地說：「你沒有說錯，不過我有點不明白，以你的年紀和經歷，你怎會這樣想呢？」

「我爸爸是個政治性很強的人，我作爲他的女兒，十分效法他的女兒，自然喜歡從政治的角度去看問題。」她輕輕笑了一下，露出潔白而整齊的牙齒。以往，她的皓齒朱唇會使她的笑容更加燦爛。然而，如今她雙唇已不那麼殷紅了，明顯地缺少血色。「前年我們學校反右時，雖然並沒有在中學生中進行，但鬥爭教師右派分子時，學生中的積極分子有時也要參加批鬥他們的，所以我也有點印象。起初，我懷疑您是右派分子，才被分配到我們這個地方來。」

他笑了起來，問道：「後來又甚麼使你認爲我不是右派分子呢？」

她清脆地笑了起來，說道：「這還不容易，問問何校長不就清楚了。」

「既然你知道了我不是右派分子，爲甚麼還懷疑我政治上有問題呢？不會是別的問題

嗎？」

「您作風正派，因此不會是生活作風上的問題，」她眨動一下她那充滿智慧的眼睛，「您工作積極，任勞任怨，也不可能是由於思想落後而引致的政治問題。那只能是有政治上的難言之隱。不過，」她竟狡黠地笑了笑，「我沒有一定要您告訴我。」

他看著她臉頰上隱約地重新顯現的兩朵紅霞，深情地說：「顏金鳳，你的確是我的知音，我現在就告訴你我的一些家庭背景吧！」

她也含情地說：「您不嫌棄我這個鄉下妹，信任我，我很高興。但如果您不想告訴我您的私事，我也一樣對您好。」

「我家在香港已經有幾代了。你也從歷史教科書中知道，香港是個殖民地社會，仍然被英國統治著，是個資本主義社會。我有爸爸和一個姑姑，家境不錯。我因出於愛國，於一九五四年回廣州升讀大學。大學畢業時，我本來可以返回香港或到英國去留學，後來因爲被人陷害，落得政治上不明不白，才被發配到這個地方來，被改造、考查的。」

「陷害您的那個人一定是政治上的紅人。」她插話說。

「你真聰明，猜對了。」他感到高興。「你可猜得出那個人爲甚麼要陷害我嗎？」

她轉動一下眼睛，然後問道：「您可以告訴我那個人是男的還是女的嗎？」

「男的怎樣？女的又怎樣？」

「如果是男的，很可能是他所追求的女子鍾情於您，」她有點嬌羞地很快地看了他一眼，「如果是女的，很可能是她追求您而您卻不領情，因而觸怒了她，她就把心一橫，加害於您了。」她很快地又補充一句：「不過，我猜想是女的居多。」

「爲甚麼？」

「因爲您這麼個好人，是不會和人家爭女的。」

「你猜對了，是女的，」他說，「她是我的同班同學，姓寇，是個有夫之婦，丈夫是個高級幹部。她千方百計勾引我，我都一一拒絕了。最後她一怒之下，就把我的個人檔案搞成『特嫌』，即特務嫌疑。所以公安局就不准我返回香港，畢業分配也沒有單位願意要，最後才分配到這裡來當食堂管理員。幸虧公社蒙書記明白事理，對我還信任，使我的處境不致於更不堪設想。看來，今後我很難有機會返回香港了！」

「多麼狠毒的女人！」她憤然地說。「您爸爸和姑姑知道您現在的處境嗎？」

「大略知道些。」

「您姑姑已經嫁了人了吧？」她忽然問。

「她？」他略爲頓了頓，「沒有。她還在英國讀書。」

「她有多大年紀了？還唸書嗎？」

「她只大我三個月，她現在正在攻讀博士學位。」

「原來是這樣。」她說。

沉默了一會，他咬了咬下唇，放慢了聲音說：「其實，她不是我的親姑姑。」

「噢？」

「她姓杜，是我祖母的養女。」

她迅速抬起頭來，用警惕的眼光注視著他面部的表情：「這麼說，她和您不是真正的姑侄了？」

他點了點頭，嘴巴噏動了一下，欲言又止。

「難道她是您的……」

「說下去吧！」

「難道她是您的女朋友？」說完，她又不勝其情地收了眼光。

「是的。」

她似乎大吃一驚，臉色變得蒼白起來。

「意外嗎？」

她顯然是用了很大的努力才使自己鎮定下來。她抬起頭，溫柔地看了他一眼，又很快地把頭低了下來，一邊說：「有點意外。不過我一直都猜想您已經有了女朋友。」

「根據甚麼呢？」

「您這樣的人才，又生活在大城市，是不可能沒有女朋友的，」她說，「但有時我又懷疑您還沒有女朋友。」

「爲甚麼？」

「因爲……」她沒有往下說。

「因爲甚麼呀？」

她轉過身，面向房門，然後用顫抖的聲音說：「因爲您對我很好，差不多像對女朋友那麼好。」

「有了女朋友，就不可以有另外知心的異性朋友嗎？」他溫柔地問。

「話是這麼說，」她仍然聲音很低地說，「但要處理得好並不容易。」

「如果三方面都理解，就不難。」

「但人是感情的動物啊！」她略爲提高了聲音說。

彼此沉默起來。過了一會，她忽然轉過身來，眼睛似乎哭過，但此刻面部的表情卻十分自然、柔和。「您的『特嫌』問題甚麼時候才可弄清楚呢？」

「天曉得，也許一輩子也弄不清楚。」

「那就一輩子也回不了家了？」

他愁眉苦臉地點了點頭。

「不可以叫您的女朋友回來和您結婚嗎？」

「我不想她像我現在這樣受苦。」

「這倒也是！」她猶豫了一下，竟然伸出手來握住他的手，溫柔地撫摸他的手背，情深款款地說：「不要犯愁，我會照顧您、安慰您，直到您回到您姑姑身邊。我認您做哥哥好嗎？」

「好，好！」他激動得熱淚盈眶，反過手來緊緊地握住她柔軟的手。

她忽然眼淚奪眶而出，「咭」一聲失聲哭了起來。陳曉乾輕輕地摟著她的肩膀，說道：「別這樣，別這樣！」

她把頭乘勢貼在他的胸脯上。她嚶嚶地哭泣了一會，然後，她停止了哭泣，轉過身來，面對著他，那閃爍著淚花的杏眼，忽然充滿了歡樂的光澤。她用十分溫柔的嬌聲說：「我可憐的哥哥！請您放心，有了我這個小妹妹，今後您在這裡就不會太過憂愁的了！」

「謝謝你，我的好妹妹！」他深情地說。

—— 去年暑假中學師生都去協助各行各業搞大躍進，只放了兩周的假。今年恢復一個半月。所有的人都餓得全身無力。據說，自六月以來，老師已經沒有給學生佈置作業了，今年也沒有進行年終考試。中考則照常進行，據說內容較往年簡單得多。

(二)

陳曉乾於八月初到了廣州。蘇厚永已於年初結了婚，但妻子仍在北京，現正申請調到廣州來。蘇厚永原來邀陳曉乾住在他在 S 大學的家，但因他不想碰到寇蓮娜，所以沒有答應。

陳曉乾租住了一間客棧房間。物價倒沒有上漲。不過，沒有糧票，就不能買到任何食物了。即使使用糧票到飯店去吃飯，也往往要輪候一兩個鐘頭，圍著飯桌排兩三圈的隊。

肉類是說不上了，一般是碟頭飯，上面有幾條青菜。稍爲晚去了一點，就排不上了，只好餓一個晚上。看來飯店、餐廳每天是定量供應客飯的。

陳曉乾到廣州的目的，是要親身了解廣州這樣的大城市的供應情況，以及見見蘇厚永，和他面對面討論一下自己的前途等各種問題。

蘇厚永說他瘦了許多，皮膚黑了許多，似乎蒼老了許多。他也發覺蘇厚永瘦了許多，蒼老了許多，憔悴了許多。

「難道這裡也和我們窮鄉僻壤一樣，人們整天饑腸翻滾的嗎？」他問蘇厚永。

「可能比你們略爲好些。我們每月有二十七斤口糧，比你們多六斤。」

「這六斤就很起作用了。」

「每月還有二兩油，二兩肉，這也是優於你們的地方。除此之外，也和你們一樣，再沒有其他的供應了。」

「多少有些青菜供應吧？」

「很少，自今年初以來，每天能吃到二兩蔬菜就不錯了。」

「比我們好些，但也是夠苦的了。」陳曉乾說。「廣州人是講究吃的，這回可是難熬了！」

「這倒是真的，不過，廣州人也是最有辦法的，不少人還能設法使生活過得去。」

「定量供應不是每個人都一樣的嗎？」

「廣州鄰近港澳，不少人有親戚從港澳回來探親，可以帶回些食物。」

「是嗎？」陳曉乾雙眼閃亮起來。

「你也想你家裡人帶點東西回來給你嗎？」

陳曉乾猶疑了一下，然後說道：「不過，我家裡只有爸爸一個人，他是不會回來的。」

「爲甚麼？」

「我爸爸是洋行的高級職員，他的老闆是不會批准他到內地來的。」

「除非是丹芷回來。」

「她這次暑假沒有返港。即使她返港，也是不應該來這裡的。」

「爲甚麼？她應該回來看你才對呀。」

「是我吩咐她不要回來看我的。」陳曉乾說。「從資本主義國家回來，很容易被懷疑爲特務分子，尤其是我已經是『特嫌分子』了。她是我的唯一希望，我不能不十分小心。」

「這倒是小心爲好，」蘇厚永同意地說，「特別是現時，廣州市的社會治安十分不穩。事實上，美蔣特務也大大加強了活動，進行策反，最近逮捕了好些從香港潛入的特務分子。」

「如果能從香港寄進食物來就好了！」陳曉乾嘆了一口氣說。「既然我們物質如此缺乏，准許外邊寄些進來緩和一下，有利而無弊呀！」

「可能上面正在考慮呢？」

「上面會從政治影響方面考慮多些，」陳曉乾又嘆了一口氣，「不過，我的事也因爲這次經濟困難而要拖延了。」

「也沒有辦法了，只好耐心等待吧！」

陳曉乾忽然說：「毛主席在四月二十九日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幹部的《黨內通信》中，似乎看出了問題並著手加以改正。」

蘇厚永等他說下去。

「毛主席講了六個問題。除了第一個生產隊問題、第二個密植問題和第五個機械化問題外，其他三個問題是針對五八年的失誤的。例如關於第三個糧食問題，他說：『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閒時少吃，忙時吃乾，閒時半乾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

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這就否定了他所提倡吃飯不要錢的觀點。關於第四個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他說：『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十年以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都不可能。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這也否定了糧食放衛星的狂熱思想。關於第六個講真話的問題，他說：『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這也否定了報喜不報憂的浮誇風。」

「不過，我勸你還是不要按老皇曆看問題。」蘇厚永嚴肅地說。

「這不是老皇曆呀，才三個月前講的話嘛！」

「在政治上，三個月就會發生許多人們想不到的事！」蘇厚永加強語氣說。「你剛才說的那番話，以後千萬不要到處向別人提起了。」

「為甚麼？毛主席的話不應宣傳嗎？」

「那我就告訴你吧，不過，現在這還是黨內消息，以後會向基層傳達的。」蘇厚永說：「彭德懷七月十四日在廬山會議上書毛主席，內容有：一，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二，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1，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2，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毛主席將彭德懷的信批給參加會議的人閱讀，在二十三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批判了彭德懷。你也應該知道，本月二日中央八屆八中全會在廬山舉行。現在調子已經完全改了。」

「毛主席怎樣批判彭德懷的呢？」

「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說：『現在黨內外夾攻我們……所有右派的言論出來了……無非是講得一塌糊塗……無非是一個時期蔬菜太少，頭髮卡子太少，沒有肥皂，比例失調，市場緊張……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那麼一點，但是並不那麼多……幹部率領幾億人民，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積極分子……他們要辦公社，辦食堂，搞大協作，非常積極。他們願搞，你能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嗎？這不是小資產階級，是貧農、下中農、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食堂是好東西，未可厚非。一千零七十萬噸鋼是我建議，我下的決心。其結果九千萬人上陣，「得不償失」。其次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建議之權……現在失敗沒有？到會的同志都說有所得，沒有完全失敗。是否大部分失敗？不是，是一部分失敗，刮了一陣共產風，令全國人民受了教育。』毛主席認為彭德懷在廬山的信是分裂黨的廬山綱領，認為『廬山出現的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你將會看到，從現在起，報章一定會連番登載各條戰線大躍進的好消息，並且很可能將會在全國進行一場反右傾運動，所以我勸你少說為妙。」

陳曉乾離開廣州前，蘇厚永收到丹芷的信，並及時把信轉給了他。

丹芷在信中說：

今年以來，閱讀到的一些材料得悉，中國正在發生一場全國性大饑荒。你寫給我的幾封信也提到這個問題，但到了你最近的一封信，你才較多地涉及這個問題，原來比外面所報道的要嚴重得多。事實上，照你簡單介紹的情況來看，中國的國民經濟已瀕臨崩潰邊緣。有點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在這個持續了大半年的全國性大饑荒中，竟沒發生公開的反抗行動，沒有像歷史上發生饑荒時的搶糧活動。中國人民果真是順民了。

中共執行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急進政策以來，僅一年多的時間，就不單造成了國內經濟的全面蕭條，而且還招致中國在世界上的進一步孤立。資本主義世界早已公開非議；而蘇聯集團在意識形態上本來與中共就有深刻的分歧，現在中共這樣做，就進一步加深了這個分歧。中共和蘇共及東歐共產黨之間的分歧，由來已久，可能你們在國內的人還不大察覺。其實在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以後，

中共曾發表過兩篇表示不同意見的文章，分別是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文章《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廿九日《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文章《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當時我也看過這兩篇文章，但不太注意。經過公社化以後，這個分歧更加嚴重，蘇聯會認爲中國的三面紅旗不僅是異端，而且也是針對它的。我預料在中蘇關係上將會出現新的裂痕，蘇聯將會在經濟上對中國進行或明或暗的制裁，到時中國老百姓的日子就更不好過了。

我同意你叫我暫時不要回國看望你的建議，雖然我很不願意這樣做，但考慮到這肯定會影響你離開山區，影響我們的全盤計劃，我只好無可奈何地同意。事實上，現在絕不是外面的人回大陸觀光的時候。希望形勢盡快好轉，到時我一定會馬上回來看你。

我當按照我的原定計劃加倍努力。我相信，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從長遠來看，我們的目的是一定能夠達到的，望你忍耐。

回到彩虹，陳曉乾果然發現報章上連續發表反右傾、肯定三面紅旗的文章，火藥味越來越濃。

八月十六日在廬山召開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結束。全會的公報說：「全會滿意地指出：今年上半年國民經濟各部門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基礎上繼續躍進。工業總產值比去年同時期增長百分之六十五，鐵路運輸量增長百分之四十九，小麥、早稻、油菜籽總產量比去年的特大豐收有所超過，社會商品零售額增長百分之二十三，市場供應情況已經好轉。全會認爲，今年鋼煤糧棉四大指標應作如下調整，鋼(不包括土鋼)由去年的八百萬噸增加到一千二百萬噸，增長百分之五十；煤由去年的二點七億噸增加到三點五億噸，增長百分之二十四；糧食和棉花在去年核實的產量五千億斤和四千二百萬擔的基礎上各增產百分之十左右。全會指出，調整後的國民經濟計劃仍然是一個繼續躍進的計劃。全會指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對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攻擊又可恥地失敗了。全會要求各級黨委要堅決批判和克服某些幹部中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堅持政治掛帥，充分發動群眾，鼓足幹勁，努力完成和超額完成今年的躍進計劃。」

八月二十八日，據新華社報道，全國農村人民公社一年來走上了鞏固的健全的發展的道路。全國二萬四千多個公社已經全部鞏固，參加農戶達一點二億多戶，佔全國農戶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農業生產繼續躍進，農林牧副漁各項生產全面發展……大辦集體福利和文教衛生事業，公共食堂和托兒所使廣大勞動婦女從家務中解放出來。

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人民公社萬歲》，紀念《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一周年。社論在總結了人民公社的成就和論述了它的優越性之後說：「人民公社將永遠不會垮台，我們有千百萬條理由高呼：『人民公社萬歲！』」

這一切都使陳曉乾意識到，看來是要硬幹下去了，這使他感到前途更加渺茫。他想起了林小春在「反右」時提出反絕對權威的論點，她認爲在絕對權威下，言路就會被扼殺，思想就會閉塞，社會就會倒退。彭德懷是開國大功臣，只是講了老實話，就立即開展一場運動去打倒他，言路因而被嚴重扼殺，社會就會倒退下去。可見林小春的觀點是多麼的正確。

## (三)

趁還未開學，陳曉乾在一個星期天早上，到顏金鳳家探望她爸爸。

時值農村雙搶大忙季節的尾聲。陳曉乾知道，所謂雙搶，就是同時進行搶收、搶種，一方面搶收早稻，另一方面在原地搶插晚稻，從收割早熟作物到晚稻全部插上爲止，歷

時兩個月左右，因此，這是農民一年中最忙的季節。現在是尾聲了。

陳曉乾進入村口時，忽然看見顏金鳳肩上扛著一根扁擔，扁擔的一端掛著一個芒筒和一捆繩子，手上拿著一把長柄劈刀，腰上紮著一條雪白的毛巾，匆匆地走出來。

「金鳳！我正來探望你們呢！」陳曉乾衝口而出地叫道。

「陳老師！」她停住了腳步，十分驚喜地叫道。

「你還叫我陳老師！」

「哥！」她親切而嬌媚地叫了一聲，但又補充說：「我不習慣，還是叫老師親切些，我兩樣都叫好了。」

「你到哪裡去？」

「上山打柴去。」

「那怎麼辦呢？」陳曉乾問。

她猶疑了一下，然後說：「改天再來好嗎？」

「你不可以明天才去打柴嗎？」

「我們是習慣星期天去打柴的。」

「現在不是到了雙搶尾聲了嗎？」

她又猶疑了一下：「本來是可以改到明天的，但現在不可以了。」

他不明白地看著她。

「是這樣的，」她慢慢地說，「韋炳全托人告訴我，說今天他要來我家。」

「這不是更好嗎？你就可以一下子招呼我們兩個人了！」他高興地說。

她有點不高興地瞅了他一眼：「我討厭那傢伙！」

「哦？」他想起來了：煉鋼鐵時，韋炳全曾向她大獻殷勤，當時她已向他表示過討厭韋炳全，他怎麼會忘記了這件事呢？「那麼，我跟你一起去打柴，改天再去探望你爸爸好了。」

「你跟我去打柴？」她上下打量著他，然後掩嘴笑了起來，「你這個樣子，跟我去打柴？」

「怎麼，我這個樣子不能去打柴嗎？」他有點不服氣地說，「我也曾跟其他老師去打過柴！」他再看著自己腳上穿的一雙咖啡色涼鞋，說道：「難道要我跟你一樣，赤著腳才能去打柴嗎？」

她「噗嗤」一聲笑了起來，說道：「你甚麼工具都沒有帶，怎麼能夠打柴呢？」

「我跟著你去，幫你打柴，不可以嗎？」他說，「反正現在還是暑假，我沒事做。你不喜歡我跟你一起去嗎？」

「我怎會不喜歡呢？」她的表情變得認真起來，「我是怕你辛苦。」

「我不怕，」他堅定地說，「我從廣州回來後，天天一個人悶著，我早就想來找你了，又怕雙搶太忙，不便打擾你，才等到今天。」

「你為甚麼不找冠英談心呢？」她語氣平和地說。

「我從廣州回來後，才知道冠英已被抽調到縣城的化工廠去當工人了。」

「好吧！」她點了點頭，「跟我來吧！」

於是她移動了腳步，走在前面，陳曉乾則跟在後面。

「你要到哪裡去打柴呢？」他一邊走，一邊問。

「以前我們到三十華里外的山崗就可以打到很多柴，可現在不行了。」她嘆了一口氣。

「你是說，那些山崗的樹木在大煉鋼鐵時都給砍光了，所以就沒有柴可打了？」

「不單沒有柴可打，連地上的草也沒有了。」

「我記得大煉鋼鐵時沒有割草燒炭呀。」

「草是不能燒炭的，」她說，「但可以燒磚。公社化後，公社辦工廠，需要建許多廠

房，磚要自己燒，所以附近方圓幾十里山崗上的茅草，都被割光了，現在還未重新長高。」

「那麼，現在要到多遠的地方去打柴呢？」

「除了一百里以外的十萬大山，到處山上的樹木在大煉鋼鐵中都被砍光了。」

「你是說，你要到十萬大山去打柴嗎？」

她停頓了一下，忽然清脆地笑了兩聲，問道：「是呀，你怕艱苦嗎？」

「我只是說，」他吞吞吐吐地說，「這麼遠的路，我們不是要在那裡過夜嗎？」

「是呀，不只過一夜，要過三晚，而且是在荒山野嶺上，還有豺狼虎豹，蛇蟲鼠蟻！」

「你不怕嗎？」他的聲音有點畏縮。

「不怕！」她回過頭來，瞧了他一眼，「你怕嗎？」

「我……」他沒有作出肯定的回答，轉而問道：「你真的不怕？」

「我問你怕不怕呀？」她停住了腳步，轉過身來，看見他面有驚惶之色，不禁「噗哧」地笑了起來。

「噢！」他看著她頑皮的、閃爍著愉快光澤的眼睛，恍然而悟，他上前輕輕地打了一下她的肩膀，「原來你戲弄我！」

「你真好玩！」她又掩著嘴甜甜地笑著。

「那麼，你現在要到哪裡去打柴呢？」

「我不會把你帶到危險的地方去的。」她說。「到一個五十里外遠離人煙的地方，那裡山坡上還有許多短草。」

「來回不是要走十個鐘頭嗎？加上割草，」他看了看手錶，「現在是七點鐘，要晚上十點鐘才能回到家了。」

「如果你和我走得一樣快，下午六時就可以回到家裡了。」

「那就走快點吧！」他催促她說。於是她就轉身快步向前走去。

太陽慢慢地猛烈起來。顏金鳳把竹帽給陳曉乾，陳曉乾推辭不要。她說如果他不要就不帶他去，他才接住戴在頭上。

一時左右，顏金鳳把陳曉乾領到了一處渺無人跡、連綿不斷的一大片山崗。

「這些山崗雖然也沒有了樹木，但因離開村落太遠，所以來割草的人並不太多，山坡上的短草還算茂盛，割一兩個鐘頭就可以得一擔了。」她解釋說。

在最初的幾個山坡上，是一片寸草不生的灰土，只有深入四五座山頭以後，坡地上的草才逐漸多了起來。

「我看見沿路山坡的泥土是黃色的，爲甚麼那幾個山坡的泥土是灰色的呢？」當她在一塊大岩石下停下來，放下扁擔和芒筒，準備開始割草時，他問道。

「沿途的那些黃土山崗，本來就是光禿禿的，因上面歷來沒有草皮蓋著，所以是黃土。前面那幾個山坡就不同了，它們原來是有很多樹木的，坡地上原來的草也很厚，現在都被砍光割光了，露出了泥土來，所以是灰色的。」

「原來這樣！」陳曉乾說，歇了歇，他又問：「這山坡上的草這麼短，怎麼能割呢？」他曾到過甘老師家鄉，已知道農民用地皮草做柴火，現在他想了解怎麼個割法。

「當然不能割，」她說，「所以我們不用鐮刀或砍刀，但我們想辦法，製造了這種長柄斜口劈刀，你看，」她把有著長柄的那把輕便劈刀，往草地上熟練地劈下去，一塊五寸平方黏著點泥土的草皮立刻翻起在地上，然後她有節奏地一鋤、一鋤地劈著，在地上就連綿地留下一行整齊的草皮。

顏金鳳以修長的身材，柔柔地扭動腰肢，腳跟輕輕提起，左手肘略爲向上一揚，就把一塊草皮劈了下來。不停地劈，彷如踏著輕盈的舞步，好看極了。

太陽越來越猛烈。於是，陳曉乾走上前去，取下自己頭上的竹帽，對她說：「你戴著這帽子吧，曬壞了就不好了。」

她停住了手，解開腰上的毛巾，往額上抹了抹汗，笑了一聲說：「我們自小就習慣了的！」然後她把白毛巾披在頭頂上。這時的她又另有一番風韻，活像「雪姑七友」中的雪姑。

「不，還是給你戴好了。」他堅持著，要把帽子給她。但她立刻用右手擋開，說道：「你沒看見我已經披上毛巾了嗎？我們女孩子，帶著毛巾就可以在三伏天到處跑了。你就不同，你沒有這頂竹帽就一定會曬病。」

聽她這麼說，他只好不再堅持了，但他又說：「我怎麼幫助你才好呢？」

「你在我身旁，我一邊勞動，你一邊和我聊天，這就是幫助我了。」她溫柔地說。

「好，這我做得到！」他說，「但我又想，我還是能夠幫你一點忙的，我可以幫你把草皮收集起來。」

「現在不必收集，」她說，「先讓太陽好好曬一會，把上面的泥土曬乾了，就容易揚掉，就不必把泥土也挑回家了。」

「甚麼時候才能曬乾呢？」

「一個鐘頭就可以了。」

「曬乾後我幫你。」但他似乎想起甚麼，心裡感到一陣不安，腸子忽然蠕動起來，而且越來越厲害，漸漸聽到了聲音。他怕她聽見，於是就急忙走開，說道：「我去看看你最先劈下來的草皮乾了沒有。」

她沒有理會他。

他早上起來時，到食堂吃了二兩稀飯，本想探訪過顏金鳳父女之後，於十二時返回彩虹鎮，順路在街上的飲食店吃二兩玉米麵作午餐。見到顏金鳳後，一時興起，跟她來打柴，沒想到自己沒帶午餐。如果要分吃顏金鳳的，那就不太好了。

他一邊想著，一邊用腳翻起幾塊草皮。在猛烈的陽光下，草皮上的草開始枯萎，草根上的泥土也變為灰白，自動鬆脫了下來。但他還不知道，她是怎樣把這短短的草捆成兩大把挑回家的。

「陳老師！」顏金鳳叫了起來。

他應了一聲，就跑了過去：「甚麼事？」

「沒甚麼，我想你和我聊聊天。」她的聲音十分嬌甜，但當他定睛看她的臉孔時，只見她滿頭是汗，嘴唇乾得發白，雙頰也變得一片慘白，十分楚楚可憐。她用她那沒有多少血色的舌尖舔了舔嘴唇，但似乎不太順當。

「金鳳，」他說，「休息一下吧！」

「到一時半劈夠了草皮後，就休息一兩個鐘頭，現在還是趕著幹活吧！」

「你好像沒有力氣了，」他看著她逐漸慢下來無力的動作，「你現在休息一會，喝點玉米粥，等一會再幹不可以嗎？」頓了頓，他又說：「待會我幫你揚去草皮上的泥土，你就可以快些了。」

她拿下頭上的白毛巾，停了下來，一邊抹汗，一邊說：「好，你給我把芒筒拿來吧！」

他往大岩石下拿來芒筒。她接過芒筒，揭開塞子，仰起頭來輕輕喝了兩口，然後遞給他，說道：「你也喝些解渴吧！」

「我不口渴。」他沒有看她。

「你撒謊！大熱天時，走了幾十里路，怎麼會不口渴呢！」然後她裝出嬌嗔的樣子：「你不喝，就是嫌我不衛生了。」

「好，好！」他拿起芒筒，「你這丫頭，就會用這個借口來要脅我！」說完就學著她剛才的樣子喝了兩口。這玉米粥很稀，似乎沒有甚麼顆粒似的，也不像那次張大嬸的有那麼一種酸餿味。

她看著他慢慢喝了兩口，高興得面部變得微紅起來。

「你們本地人不是喜歡把玉米粥弄酸的嗎？」他問，「為甚麼你的玉米粥不酸的呢？」

「現在大家都不會把玉米粥弄酸了。」她說。

「為甚麼？」

「因為大家的肚子太瘦了，再吃酸的東西，腸胃就更受不了啦！」

「這倒是真的，」他說，「我這次到廣州，看見街上甚麼吃的都沒有賣，唯獨酸食可以買到，卻沒有多少人買。」

她似乎又來了勁，重新開始埋頭快速地劈起草皮來。

他覺得逗她講話不好，因為講話會口乾，她會受不了。所以他不時借故離開她，後來就索性去把先前鋤下來的草皮揚去泥土。

到了一時，顏金鳳叫了一聲：「收工！」就把毛巾從頭上拉下來，拿在手上，往岩石下走去，並招呼陳曉乾也過去。

那是一塊很高很大的岩石，正好擋住了太陽，是一個陰涼的地方。

兩人並排坐下來之後，顏金鳳說：「陳老師，辛苦了！」

「我哪裡辛苦，」他說，「你辛苦才是真。」

「我辛苦是應該的，這是我自己的事情嘛！」她拿起了芒筒，遞給他，溫柔地說，「你一定餓了，吃玉米粥吧！」

「我不太餓。」他推開芒筒。其實，他已餓到雙腳發軟了，不過心中老是想著顏金鳳，所以分散了注意力，不覺得太難過。「你拼命幹了幾個鐘頭的活，才很餓呢！」

「當然很餓。」她的臉色忽然變得蒼白起來。「其實，我們平時也不見得太豐裕，一年到晚也是以吃粥為主，也算是餓慣了，不過現在更差罷了，雖說是稀粥，不如說是粥水，喝下肚子，拉兩泡尿就完了。我們都頂不住，你就更慘了。」她的眼眶泛紅起來。

「夏收後分到些糧食嗎？」

「今年夏收比往常減產一半，交了公糧後，剩下的也不多了。」她說。「爸爸只當是半勞動力，所以我家分得的口糧很少。」

「為甚麼會減產呢？」甘老師曾經向他解釋過為甚麼，他想向這位少女進一步求證。

「還不是思想問題！主要是公社化以後，生產管理一團混亂，群眾對各項做法，尤其對所謂共產主義因素的公積金、公益金以及無償大協作，思想極為不通，因此沒有多少勞動積極性。加上大煉鋼鐵使水土流失十分嚴重，就造成了今天這個樣子。不知道今後的日子怎麼過！」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他輕輕地拍了拍她的肩膀，說道：「別難過，以後的日子會好起來的。」說完，他從褲袋裡拿出一個皮夾子來，從中拿出三張一斤的糧票，交給她，說道：「我這裡有多餘的幾斤糧票，拿去給你爸爸補充營養吧！」

她立刻推開他的手，說：「不，不，你每月只得二十一斤口糧，哪裡來多餘的糧票呢？」

「我去廣州時，乘搭火車吃飯是不收糧票的，來回共四天，加起來不就是三斤了？」他說，又把糧票塞往她手中。

「你也嚴重缺糧，現在你辛辛苦苦節省這幾斤糧票，還是留給你自己補充吧！」她又推開他的手。

「我是一心節省下來給你的。」他有點著急起來。「如果我要節省下來給自己補充，在廣州時我就把它吃掉了。拿去吧，如果你不領我這個情，你就不要認我這個哥哥了！」

大概看見他的面色凝重起來，她口吃地說：「好吧！但我不收也是為了你。」

「我明白。」他高興地說。

「謝謝你。」她收了糧票，放在口袋裡，感激地說。「你喝玉米粥吧！」

「如果我說不餓，你一定會說我撒謊。」他用舌尖舔了舔上唇。「可是，你帶來這芒筒的粥，連你自己一個人也不夠，兩個人分吃了，就兩頭不到岸了。你緊張地勞動了幾

個鐘頭，還是你一個人吃算了。」

「這不行！」她堅決地說，然後抬起頭來，直視他的眼睛：「你不是我的哥哥嗎？我們就應該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我要你和我一人吃一半！」

看見她那樣，他只好說：「好吧，你先喝，剩下的給我。」

她沒有答他，把身體坐正，雙手捧起芒筒，搖了搖，然後仰起臉，慢慢喝了兩口。

陳曉乾發現，這是一個多麼美妙的姿勢啊！她彷彿是香港著名影樓的藝術人體攝影。

然後她轉過臉來對他說：「不如大家輪流喝兩口吧，這樣才好。」她把芒筒遞給他。

他默默地接過芒筒，喝了兩口。那玉米粥太稀了，連一小顆實在的玉米碎也咬不到。

「先搖搖芒筒，」她教他，「要不，你喝到的盡是水份。」

「我口渴，正需要水份呢！」他樂得那麼說。

「不！」她搶過芒筒，把它用力搖了搖，用略帶命令的口吻說：「吶，快點再喝兩口。」

在她嚴厲而又體貼的目光下，他接過芒筒，輕輕地喝了兩口，但他裝著大喝的樣子。

兩人把芒筒裡的玉米粥喝光以後，陳曉乾感到肚子裡的飽脹度不到三分之一。他知道，半個鐘頭後，肚子裡就會有一個十分難過的時刻。不過，和顏金鳳在一起談天，他相信是會好過些的。

「你似乎對韋炳全很有意見，是嗎？」他忽然問。

「你覺得他怎麼樣？」她反問道。

「我和他接觸不多，所以了解不多。不過，從表面上看，他倒也是個強壯能幹的小伙子。在這山村裡，算是個有為的青年了。」

「在你看來，他做我的丈夫合適嗎？」她似笑非笑地再問一句。

這的確是一個難於回答的問題。在這個山區裡，在彩虹中學的全部男學生中，沒有一個人能夠配得上她。然而，除了在這些青年中找對象外，她還能有別的選擇嗎？此地的美女，大抵也像歷史上那些沒有受到培養的神童般，長大了變成平凡一樣，後來結了婚，生兒育女，勞勞碌碌，變成風霜滿面粗聲粗氣的村婦。事實上，幾乎沒有一個人能逃出那種命運。

看見他在怔怔地想著甚麼，她不禁嫣然一笑，再問道：「陳老師，你怎麼不回答我呢？」

他定了定神，也笑了起來，說道：「你叫我怎麼回答呢？」

「難道我只配嫁他那樣的男人嗎？」她的表情變得憂鬱起來。

「你應該配一個比他好一百倍的男人！」他加重語氣說，但他又嘆了一口氣說：「可是，除了這類男人之外，在這個地方，你還能找到另外一類男人嗎？」

「你不是另外一類男人嗎？」她又似笑非笑地瞅著他。

他的臉色變得不自然起來。

「可惜，」她雙眼變得雲霧滃然，「你已經有了女朋友！」但她又補充一句：「不過，即使你還沒有女朋友，你也不會看得上我這個鄉下妹的。」

「你不要這麼說。」然後他感情充沛地說：「誰娶得你這樣的好姑娘為妻，他一定會十分幸福的。不過，不管怎麼說，我會永遠記住你的！」

到了一時半，顏金鳳領著陳曉乾，把草皮根的泥土揚走。只見她把一排草皮交叉重疊在另一排草皮上，這樣一排排疊起來，有如織布一樣，疊成兩大堆，用繩子捆起來，成了一擔長草的樣子。

陳曉乾暗暗喝了一聲彩：勞動人民果然適應力強，有絕處求生的本領。

(四)

趁著夏種後田間管理的空隙時間，公社召開三級幹部會議，參加會議的包括全公社的

生產小隊、生產大隊和公社的幹部。會議主要傳達廬山會議精神和中共八屆八中全會的決議，反右傾、鼓幹勁，努力完成一九五九年的躍進計劃。

蒙書記讓陳曉乾參加，協助做文書工作。

會議除了學習上述兩個文件之外，還學習下列文件：周總理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所作的《關於調整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措施和進一步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報告》、《人民日報》八月二十九日的社論《人民公社萬歲》、《人民日報》九月一日社論《得不償失論可以休矣》、《人民日報》九月七日社論《大辦水利好得很》和《紅旗》雜誌第十八期社論《駁「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謬論》，以及《人民日報》九月二十二日社論《公共食堂前途無量》等。

陳曉乾還看到毛主席一九五九年八月十日的一個批語和八月十六日的《機關槍和迫擊砲的來歷及其他》。

顏金鳳的父親顏星初也帶病參加了會議。陳曉乾上次去探望過他。當時，他表面上似乎與常人無異，面孔反而飽滿了些。但細看，只見膚色黃白，眼泡腫脹，神情木訥。現在他的精神更差了。

陳曉乾對他說：「您身體不好，爲甚麼不請假呢？」

「我不想請假，我想知道上面有甚麼新安排。」他說。「況且，即使我請假，也不會獲批准的。四五十歲的農村幹部，很少有不患水腫病的，難道都讓他們請假？」

「身體有病當然可以請假嘛！」陳曉乾說。

「陳老師，您有所不知了。」他嘆了一口氣。「這次是反右傾，我們這個年紀的人，有哪個不右傾的？都請假了，哪裡還有對象呢？開會以後您就會知道的了。」

這真是一番血淚話，陳曉乾不再做聲了。

果然，第一、二天由蒙書記親自向大會宣讀學習文件，並傳達了毛主席九月十一日《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和外事會議上的講話》的精神，提到黨內高級幹部中出現一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第三天，分大隊開會，要求每個人檢查自己的右傾思想，主要是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的認識和態度；第四天開始，對幹部的右傾情緒和表現進行批判。大會雖然提到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搗亂，但卻沒有點彭德懷的名。

陳曉乾沒有想到，全公社的重點批判對象竟是文質彬彬的渠梁生產大隊長兼黨支部書記顏國通，而他卻原是蒙書記的愛將。

顏國通的罪狀是「包產到戶」、「土地下放」。同時和顏國通一起被批判的還有顏星初，據說他在顏國通的包庇下，在自己的村子裡搞變相的包產到戶，即把大部分主要農活包產到戶。

據與會的幹部揭發，顏國通假借和歪曲中央提出的「人民公社要建立和健全生產責任制」的口號，不是把各種農活的指標落實到各生產小組，而是包產到戶，走資本主義的回頭路。

大會批、小會鬥顏國通和顏星初，發動本大隊的幹部揭發他們對抗中央的罪行，並逼他們二人互相揭發。都由陳曉乾在現場作筆記，以便整理材料上報縣委。

但顏國通和顏星初死也不承認自己與中央對抗。他們認爲，在目前農村一片蕭條的情況下，實行一些靈活的做法對於恢復農村經濟有好處。他們還說，如果他們真的是錯了，只是對中央的政策領會錯了。

總的來說，這種批鬥與批鬥右派分子差不多。按頭頂、嘶喝聲時有出現，「打倒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萬歲！」的口號聲也不時此起彼伏，但卻遠遠比不上反右鬥爭時那麼激烈了。可能是多數幹部思想不通，加上餓著肚子上陣，不免馬虎了事。

蒙書記也不太認真務實。第五天結束時，他作了個總結報告，自然是政治口號居多。

不過他說，彩虹公社的各級幹部右傾情緒並不嚴重，即使是顏國通和顏星初那樣犯了較嚴重錯誤的人，也是認識問題，檢討了就好。

會後，由陳曉乾爲這次會議寫了個總結報告呈交縣委，就算告一段落。在陳曉乾看來，這個會議似乎是草草收場的。不過，他倒是覺得蒙書記這樣做是對的。

會後第五天的晚上，顏金鳳突然來找陳曉乾。

她穿了一件肩上補了一大塊補釘的褪色花布唐裝衫，一條黑色唐裝褲，顏容憔悴。一見到陳曉乾，她雙眼立即盈滿了淚水，用悲愴的聲音說：「我爸爸病得很厲害……」說到這裡就泣不成聲了。

「冷靜點！」他把她扶進房間，讓她坐了下來。「你爸爸水腫，主要是營養的問題。你就先從我這裡拿幾斤糧食回去吧！」

「我爸爸這兩年因思想不通，患上了高血壓病，」她抬起頭來，滿面淚痕地說，「上次參加公社的三級幹部會議回來後，他氣得要命，大罵那些《人民日報》社論是張開眼睛說瞎話，血壓大幅度升高，暈了幾次，兩種病夾攻，我怕他熬不下去！」說完伏案嗚嗚哭了起來。

陳曉乾用手輕輕按住她的肩膀，那平日柔軟豐腴的肩膀，現在似乎變得有點瘦削了。「別難過，你爸爸不會有事的。我已寫信給我在廣州的老同學，要他在黑市給我弄些食品寄來。」

「你哪裡有錢買得起黑市的東西！」她雙肩微微聳動，聲音斷續地說。

愛憐之情，油然而生。陳曉乾伸出手，摟住她的肩膀，聲音哽塞地說：「錢你不必擔心，我爸爸有。只要有東西賣，要我出多少錢我也要救你爸爸。太難爲你了，十八歲的姑娘，就要面對這麼嚴峻的現實！」

過了一會，她抬起頭來，淚眼婆娑地看了他一眼，用感激的語氣說：「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你最關心我了！」她忽然看著他的眼睛，似乎是問他，又似乎是問別的甚麼人：「上面爲甚麼老是不放過像我爸爸那樣的人呢？」

他一時答不出話來。的確，這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回答得出的問題。

「爲甚麼呢？」她等著他回答。

「誰曉得！」他只能這麼說。

「誰曉得！」她重複他的話，語氣帶著無限辛酸。

陳曉乾到樓下的會計室，向會計鄭金才領了三斤糧票送給顏金鳳。

「你拿回家快點給你爸爸弄吃的吧！」他吩咐說，「首先解決虛弱的問題。至於思想問題，你要耐心說服他，告訴他這是全國性的事，不是某一兩個人的問題，要想開點。要做到這點，你首先不要把自己的思想傳染給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她點了點頭。這回她沒有推辭，她似乎思考了一下，然後接過糧票，低下了頭，轉身就逕自走了。

一天下午，縣人民醫院的李醫生到彩虹中學，爲師生檢查水腫病。

檢查的結果，有三分之一的師生患了一級水腫病。在教師中，患二級水腫病的有八人，都是些年紀較大的。患了二級和三級水腫的國家幹部和教師，每人每天可配給一塊米糠餅或豆麩餅，約重三兩。使陳曉乾感到奇怪的是：他竟然也患了二級水腫病。

檢查水腫病的方法很簡單：用大拇指往腳踝旁邊的肌肉上用力按一下，如果出現一個陷窩，肌肉不能立即復原的，就是水腫病。至於是屬於哪一級，就由醫生來決定了。陳曉乾明明看見李醫生在他腳踝周圍的肌肉按了五六處，但一放開手指，肌肉立即回復原狀，說明自己沒有水腫病。但現在竟診斷是患上了，而且還是二級呢！

後來，他對何校長說：「我似乎沒有患水腫病，但李醫生竟診斷我患了二級水腫病。」

「那你就可以安心每天吃一隻糠餅了。」何校長說。「糠餅雖不好吃，卻可以頂一陣肚子。有許多人千方百計弄糠餅呢！」

看見何校長臉上隱隱約約露出一絲狡黠的笑容，他有點恍然而悟，他用疑惑的眼光看著他，問道：「是不是……特別照顧我？」

何校長笑了一聲，微微點了點頭。

「這樣影響不好吧？」

「除了李醫生和我知道這件事之外，誰也不知道，」何校長說，「現在加上你自己，就只有三個人知道！」跟著他嘆了一口氣，說道：「老陳啊，你到我們這裡來，已經夠艱苦的了，現在又遭逢饑荒，我們學校沒有能力給你些微的照顧，如今有了這個小小的機會，我抓住了，幸好李醫生通情達理。」

陳曉乾很受感動，久久說不出話來。

那糠餅黃黑色，十分粗糙堅硬，有一種霉味，而且還雜有沙粒。花生麩餅更為堅硬，黑色，表面有白色霉點，不過吃起來比糠餅有味道，雖然有一種油臭味。

陳曉乾吃過兩天糠餅和花生麩餅之後，就決定把每天配給的餅留下來，送給顏金鳳。

# 第八章 萬戶蕭疏

## (一九六零年一月 — 一九六一年四月)

### (一)

教育革命已經完全停頓。學校按照上級關於勞逸結合的指示，只上午上課，完全不佈置練習和家庭作業，下午和晚上休息。師生們體質極差，任何活動都沒有精力參加了，頂多是種點菜。連傳統的每周兩個下午的政治學習也取消了。

一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展望六十年代》。社論說，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過去十年中，在順利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兩個任務之後，才把注意力集中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根據最近時期的經驗，找到了三個法寶，這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的發展速度和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社論指出：中國人民的奮鬥目標是，在新的十年間，要在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基本上建立起完整的工業體系，基本上實現工業、農業和科學文化的現代化，從而把中國建設成爲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同日，《人民日報》轉載了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的文章《迎接一九六零年的新躍進》，提出新一年的主要任務。

學校根據上級的指示，佈置全體教師學習這兩篇文章。

但是，教師們卻表現得十分冷漠，雖經何校長多方啓發，竟沒有一個人帶頭發言。何校長沒法，只好談些別的事去活躍氣氛。當他談到有單位的職工集體出錢出糧養豬的事，大家立即活躍起來。何校長也忘記了自己是會議主持人，竟跟著大家議論起來。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最後何校長建議彩虹中學的教工也集體出錢出糧養一頭豬，去解決長期沒有肉食的問題。大家起初熱烈響應，但當算細帳時，大家又不太熱心了：養一頭豬，除了要設法找豬菜之外，還要有一定的糧食。最初三個月，每月至少要四十斤糧食，三個月至八個月，每月六十斤，八個月以後長膘期，每月就要上百斤的糧了。如今每人每月的口糧只得二十一斤，而今年下造農業又告失敗，不知道口糧又會減到甚麼程度。即使是現在，每人每月拿出一兩斤糧來也有困難，將來要拿出五斤糧來，變成遠水救不了近火。最後就不了了之。

散會之後，甘老師到陳曉乾房間聊天。

「怎麼搞的，到現在還打腫臉充胖子！」甘老師不滿地說。「在新的十年間，前五年國民經濟能夠恢復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就算不錯了；再用五年的時間使全國人民吃飽肚子，老百姓就謝天謝地了，怎麼能達到在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基本上實現工業、農業和科學文化的現代化呢？」

「中央可能會吸收這幾年的經驗教訓，找出短期內實現現代化的途徑呢？」陳曉乾說。

「元旦社論不是已經說了嗎？那個經驗就是找到了三個法寶：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的發展速度和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甘老師說。「請注意，正是這三面紅旗使中國的經濟全面後退！繼續下去，老百姓就更加苦不堪言了。」

陳曉乾輕輕嘆了一口氣。

「如果再這樣搞三年，至少有一半人會餓死！」甘老師說。

「我們老百姓真的沒有其他辦法可想嗎？」

「沒有多少辦法了！」甘老師說，「現在連山上的山薯也不多了，要去找找，可能還能找到些。」

「山薯太過寒涼，我們現在的身子受不了。」陳曉乾說。「有可能找到淮山薯嗎？」

「很難了，」甘老師答道，「不過，明天是星期天，反正沒甚麼事做，我們一起去找找也無妨。」

第二天，陳曉乾跟了甘老師到火車站的中途石山，去找淮山薯。

在路上，陳曉乾問道：「我聽顏金鳳說，這大半年來，附近的淮山薯都已被挖光。能夠吃的一切野菜都一掃而光，何況是高營養的淮山薯呢！」

「所以，就必需動腦筋了。」甘老師說。「淮山薯多半生長在土山崗的石縫中，石山上是比較少有的。但我想，在石山適當的地方，也一定能長出淮山薯的，可能質量更好。」

「怎麼會質量更好呢？」

「因為從來沒有人到石山去找淮山薯，所以在那裡的淮山薯，一定是幾十年以至上百年的，一株可能有幾百斤呢！」甘老師說得津津有味、眉飛色舞起來。

陳曉乾跟著甘老師，攀山越嶺，走了許多地方，當然他們只能慢慢地、不慌不忙地找些容易攀行的途徑來走。最後，在石山叢中最中心的一個陷地裂縫裡，甘老師發現了一株只有稀疏幾十片葉、植莖粗大的淮山薯藤。

「好傢伙！」甘老師十分興奮地說，「躲藏在這裡不知道有多少年了！」他招呼陳曉乾：「來，我們先來刨去周圍的泥土，再用這支窄鐵撬把縫裡的泥慢慢剔出來。」

經過兩人三個鐘頭的艱苦努力，終於把泥土挖掉，露出了一大叢大小不一的淮山薯來，最大的有人手臂那麼粗，估計總共超過一百斤。

「我們沒有籮筐，怎麼能把這些淮山薯弄回去呢？」陳曉乾問。

「今天當然不能弄回去了，」甘老師說，「天色已暗了，我們趕快用這些挖出來的鬆土填回原處，不要讓人家發覺，然後回家準備工具、挑具，明天下午再來。」

「為了增加力氣，我們何不先砍下幾斤拿回去，今天晚上吃個飽，明天再帶一些煮熟的來充饑？」

「好主意！」

於是，他們砍下了兩根中等大小，一二尺長的淮山薯帶回去。

第二天，甘老師上午上完課，就於中午和陳曉乾一起，再去那石山區，到半夜才把那叢淮山薯挖了出來。甘老師的體力委實不差，全部山薯約一百二三十斤，由他一個人挑了回來，陳曉乾只負責拿工具。

陳曉乾分得一半約六十斤。本來他想拿出三十斤「宴請」各教師，但甘老師勸他說，現在不是慷慨的時候，而本地人還多少有點辦法，陳曉乾則全無辦法，所以叫他全部留下來自己吃用。陳曉乾覺得他的話頗有道理，加上他想起顏金鳳父女，於是就沒有「宴請」了。

他本想把大部分淮山薯送給顏金鳳，但她婉拒了，最後，在陳曉乾的盛意拳拳下，她接受了二十斤左右。

顏金鳳說：「聽說冠英媽身體也不怎麼好，冠英又去了縣城做工，你的淮山薯也可分給她一些。」

這幾個月來，陳曉乾曾抽空去過顏金鳳家兩三次，倒是顏金鳳常於黃昏後來看他。他知道韋炳全在極力追求她，雖然她對他十分冷淡。韋炳全初中畢業後，在公社當糧倉保管員。

在陳曉乾的大力支持下，顏金鳳爸爸的水腫病略有好轉，他除了出半工之外，還抽空照顧村裡的管理工作。

(二)

農曆年三十。在這個大節日裡，無論多麼困難，人們也要弄點東西來吃。

那天下午，張冠英放假回家，她來到彩虹中學請陳曉乾到她家吃團年飯。

張冠英也消瘦了，面色變得有點蠟黃，但眼睛仍有神采，待人接物似乎成熟了許多，打扮也比以前講究了些。可能是到縣城裡做工了，接觸面廣了，有了些人生經驗。

陳曉乾平日有時也去看望張大嬸，也給過她十來斤淮山薯。張大嬸患上了二級水腫病，但沒有顏金鳳爸爸那麼嚴重。她也已經是半勞力。幸好張冠英經常節省些糧食帶回來，所以她也能勉強維持得下去。

今天，張大嬸弄了一頓糯米糍粑。雖然沒有特別好的餡，只是一些淮山薯絲和野菜之類，但由於長期沒吃過糯米糕點，陳曉乾覺得十分好吃。當然他不敢放開肚皮吃。不然，他可以一個人全部吃掉。

「陳同志，」在吃的過程中，張大嬸對陳曉乾說，「你孤伶伶一個人離開家，在我們這個地方過春節，真難爲你了。」

「現在我在你們家過春節，不是和在家裡一樣嗎？」

「這是你看得起我們，才把我們當作自己人一樣。」

「張大嬸，你不要客氣，我要感謝你才是。當初要不是時時得到你們的關心和幫忙，我不會這麼快安定下來的。」他說。

張大嬸忽然眼眶一紅，哽著喉嚨說：「我年紀大了，身體也越來越不行了，將來有甚麼三長兩短，就掛念著冠英這孩子！」

「你不要說這種話，張大嬸，」他安慰她，「你年紀不大，才四十來歲嘛！在我們大城市，四十來歲的人，在人的一生中是最好光景的時候。眼下你身體是差一點，這是因爲營養不好，往後供應好轉了，就沒事的了。」他又補充說：「冠英是個孝順和能幹的孩子，她現在在縣城做工，成熟了許多，你應該放心才是。」

張冠英不好意思地、但感激地瞟了他一眼，就把頭低了下來。

但張大嬸卻說：「陳同志，我自己知道自己的事！我們山區不比你們大城市，女人過了四十就老了。現在這麼艱難，」她忽然流出眼淚來，「我怕我熬不了多久了，到時我冠英就孤苦伶仃了！」

張冠英聽了這番話，也暗自落淚，她用哽塞的聲音說道：「媽，今天你爲甚麼老是說些不吉利的話呢？陳同志來我們家過年，我們應該快快活活才是。」

「是啊，」張大嬸撩起圍裙擦了擦眼睛，努力笑了一下，「我們應該快快樂樂才是。」

吃完晚飯，張冠英到廚房去倒些熱水給陳曉乾洗臉。這時，張大嬸忽然對陳曉乾說：「陳同志，我有一個要求，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你說吧，張大嬸，我會盡力而爲的。」

「我剛才說過：我感到自己不太行了。」她又流起淚來。「我自己已經有準備了，倒不怎麼擔心，就是擔心冠英這孩子，她過分老實和單純。如果我有甚麼不測，她就不知道怎樣生活下去了！」她又啜泣起來。

陳曉乾站起來，走到她身邊，輕輕拍了拍她的肩膀，說：「你自己想得太多，神經過敏罷了！」

她轉過身來，用她骨瘦如柴的手握住他的手，抬起頭來，用懇求的語氣說：「如果我不行了，你能代我照顧她嗎？」

「張大嬸，你千萬別悲觀，你身體的事，有我幫你呢！」

「我是問你，你願意照顧我冠英嗎？」

「願意，」他激動地說，「我願意照顧你們母女倆。」

「你願意討她做妻子嗎？」她似乎鼓起了很大的勇氣突然問。

陳曉乾一時不知道該怎樣答她。

「我知道這是難爲了你，」她放開他的手，一臉無可奈何的神色，「你是個大學生，

從大地方來，我冠英是個甚麼都不懂的鄉下妹罷了！」

「你不要這麼說，」他急忙說，「冠英是個難得的好姑娘。」

「你是答應了？」

「不……」他更急了，「我已經……」

這時張冠英從廚房回來。張大嬸匆匆地說：「你要把她怎樣安置都行，只要你給我照顧她！」

陳曉乾離開時，已是八時了。張冠英送他出來。

「我們到彩虹橋那邊去散一回步好嗎？」陳曉乾用徵求的語氣問。

「好的！」張冠英點了點頭，就跟在他後面，向彩虹橋的方向走去。

兩人一路沉默不語。十分鐘後，他們來到了橋上。

北風呼嘯而過，把陳曉乾面部的肌肉刮痛了。陳曉乾穿著一件在當地買的深藍色棉中褸，還覺得有一股寒氣從胸部向上冒出。他側身看了一眼張冠英，問道：「冷嗎？」

她點了點頭。

彩虹橋似乎比一年半前破舊了許多，尤其是兩旁的鐵欄杆，在大煉鋼鐵時被拔掉去煉鋼，更加顯得一片凋零破敗。走到橋中央，陳曉乾停了下來，放眼向江中望去，只見在暮色蒼茫中，河道比夏天時窄小了許多，但江水仍然湍急地流著。

「唉！」陳曉乾重重地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地說：「過了一年半，彷彿是過了十多年！」

張冠英有點不明白地看著他。

一陣烈風又在頭上吹過，發出長長的呼嘯聲。陳曉乾打了個冷戰。

「這個地方風太大，太冷了，不如找個背風的地方。」張冠英用徵詢的口吻說。

「好的，」他轉身扶了扶她的手臂，「我們走吧！」

走下了橋，張冠英說：「這裡向左拐，有一個棄置了的水車磨坊，我們就到那裡吧！」

陳曉乾跟著她，不一會就來到江邊灣角低窪處的一座水車磨坊。裡面雖然簡陋破爛，卻還結實擋風。

他們在磨坊門前對著下面的江坐了下來。

「冠英，你知道我為甚麼要到這彩虹橋來嗎？」他問。

她側過頭來看著他，搖了搖頭。

「因為，彩虹橋是我到彩虹來的第一個印象，是你媽媽把我從這裡帶到彩虹鎮的。對我來說，它帶有象徵意義！」

「有甚麼關係呢？」她似乎不太明白他的話。

「剛才你媽媽講了好些悲觀的話。」他說。「一年半以前，她還是好好的，雖然瘦削些，卻也仍然結實精神，說實在話，四十多歲的人還是年輕的。但是，一年半以後的今天，變化卻這麼大！」他嘆了一口氣：「如今，彩虹橋如此破敗，它是否象徵……」他停住了。

張冠英靜靜地聽著。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他想聽聽她的意見，因為她很少發表意見，特別對政治問題。

「明白。」她簡單地應道。

「你的看法呢？」

「我們女性也要操心這些大事嗎？」

「但總有一個看法的呀？」

「我同意您的看法。」她有點口吃地說。

張冠英與顏金鳳根本不同之處是，兩人對政治有不同的態度。顏金鳳傾向於干預政治、干預生活，雖然她並不是自覺地要把自己培養成一個政治女性，這可能與她受她爸

爸的影響有關；而張冠英卻有點聽天由命、逆來順受的傾向。她自然比顏金鳳開朗得多。

「您是不是覺得我很蠢，比不上金鳳呢？」她囁嚅地問。

「你和金鳳一樣聰明。」

「您沒有說實話，」她第一次這樣大膽地對他說話，「兩個人不會一樣聰明的，總有一個聰明些的吧？在學校時，金鳳就很有才華，極得老師、同學們的器重和信賴。我就不同，雖然大家都喜歡我，但在大事情上，卻沒有人覺得我是可以信賴的。」

「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人，你表哥是一種人，我又是另一種人。明白嗎？」

她想了想，有點高興地說：「我明白了，您是說，金鳳像我表哥，我像您。」

他本來想說：「金鳳不完全像你表哥，你也不完全像我」，但他終於沒有說出來。

「剛才我媽媽和您談些甚麼呢？」她忽然問，「我聽我媽媽說：『你要把她怎樣安置都行，只要你給我照顧她。』她說的是誰呢？」

「咳，」他猶豫了一下，「你媽媽有點神經過敏，老是懷疑自己身體不行了，所以她要我照顧你。」

「您好像沒有答應她。」

「我答應她我會照顧你們母女倆。」

「我媽媽不是這個意思。」

他沒有做聲。

「我媽媽是要您……」她頓住了，把頭別向彩虹橋。

他感到十分不安。

「您不想知道嗎？」

「你媽要我怎麼呢？」他知道她要說甚麼，但也得這麼問。

「她……她要您……娶……娶我爲妻！」她用顫抖的聲音說，並迅速把臉伏在膝頭上。

「冠英！」他深情地叫了一聲。

她仍然一動不動地把臉孔伏在膝頭上。

「冠英！」他再叫了一聲。

「你說吧！」她十分低聲地說。

「你媽媽剛才是那麼說過，但是……」

「但是，您在外面已經有了女朋友是不是？」她突然提高嗓子說，雖然她仍然不動。

他怔了一下：「你怎麼知道的？」

「您是知道我怎麼知道的。」她今天似乎很勇敢。

「你既然知道，爲甚麼不阻止你媽媽呢？」

「她一定要這樣，我能阻止嗎？」說完，她雙肩忽然抽搐著，嚶嚶地哭泣起來。

他推了推她的肩膀，問道：「你怎麼啦？」

她抬起頭來。儘管是夜色迷濛，他仍然看得見她滿面淚水。

「你怪我？」他小心地問。

「我不怪您，」她似乎已經控制了自己，聲音幽怨地說，「我只怪我媽，她太喜歡您了！上次會演時，我表哥向您提出的建議，就是我媽要他那樣做的。」

「那就太委屈你了！」他十分同情地說。

她又伏在膝蓋上哭泣起來。哭了一會，她又抬起頭來，十分溫柔地說：「我有甚麼委屈的！我知道，您和金鳳的感情比和我的感情好得多。我表哥那次向您提建議時，我就知道，即使您要在這裡安家落戶，討個妻子，您也會選擇金鳳，不會選擇我！要說受委屈的，金鳳才是！」

他能夠說些甚麼呢？過了一會，他小心翼翼地問：「你真的一點都不生我的氣嗎？」

「幹嗎我要生您的氣呢？」她完全回復了常態，「我是不太會生別人的氣的，何況是

您！但我會生自己的氣。」她轉換了語調：「比如上次我媽要我表哥向您提親，我覺得很不好，要您為難，但我沒有極力阻止，我就恨我自己沒用，哭了幾次呢！」

「你千萬不要這樣責備自己！」他越發覺得她可愛。他想：這種中國傳統婦女的品德，在現代的社會，已經不太多見了。

她繼續往下說：「我可憐金鳳，因為我知道她心中十分喜歡您，我是怕她受不了！」

他側過頭去看她，她正在十分沉靜地想著甚麼。她這個樣子，使他的內心產生一陣顫動。出於好奇心，他問：「冠英，當金鳳告訴你我在香港已經有了女朋友時，你怎麼想呢？」

「我？」她的情緒變得略為高亢起來，「我想，這下可好了，我媽媽以後不會在我表哥面前再嘮叨些甚麼了！」她把語氣一轉，無可奈何地說：「可是，想不到她還是不死心！」

「你把這件事告訴了她嗎？」

她點了點頭。

「她怎麼不死心呢？」

她含糊地說：「她仍然堅持，說終有一天您會同意的！」

「為甚麼呢？」

「她說，因為您的女朋友在外國，是很難和您結合的了。」

「你的看法呢？」他不知道他為甚麼會這樣問。

「如果是這樣，也許金鳳首先就願意嫁給您呢！」她沒有正面回答他的問題。「我一直認為，如果您真的要在這裡安家落戶，您會選金鳳的，是嗎？」

他覺得不好回答她的這個問題，只能說：「不管怎樣，我永遠忘不了你和金鳳！你也知道，你倆我都很喜歡。你還記得那次大煉鋼鐵群英會嗎？我給你們各送了一雙鞋！」

「我要把那雙鞋永遠好好保存留念，我是捨不得穿的。」她用發誓的口吻說。

「我已經把金鳳認作妹妹，我也把你認作妹妹好嗎？」

「但是……」她用疑惑的語氣說，「您怎樣回答我媽媽呢？」

「起來吧！」他把她拉了起來，「我們回去吧！」他把身上的棉褸脫下來，披在她肩上。她默默地承受，偎在他身邊，向彩虹鎮走回去。

雖然報章不時報道工農業的大好形勢，但據陳曉乾所知，農村的生產沒有任何好轉的跡象。患了水腫病的人幾乎佔了人口的一半。在勞力大量減少、正式勞動力處於半饑餓狀態下，即使是在公社化之前，也會大大減產，何況現在管理不善，人心惶惶。

三月三十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開幕。李富春副總理在他的《關於一九六零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中說：一九五九年繼續實現了國民經濟的大躍進，工農業總產值比一九五八年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一點一，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百分之三十五點三，農業總產值增長百分之十六點七。

大家對李富春的報告都不予置評。自從反右傾鼓幹勁以來，大家對這種宣傳已麻木了。日子毫無生氣地、沉悶地一天天過去。人們雖然對前途沒抱有太大的期望，但總也有一些期待，期待下一造的農作物收成會好一些。

然而，到了七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同自然災害鬥爭到底》，社論說：一場抗拒自然災害、征服自然災害的戰鬥，正在我國許多地區持續進行。在抗旱鬥爭中，充分顯示了人民公社的威力，特別顯示出了大協作的威力。

陳曉乾所關心的是「抗拒自然災害正在我國許多地區持續進行」，他知道今年的希望再次落空了。至於人民公社的威力，他就不敢寄予太大的期望了。

七月底，陳曉乾收到蘇厚永的信，使他愁上加愁。來信告訴他一個內部消息：蘇聯政府單方面決定在一個月內撤回了全部在華專家一千三百九十人，撕毀了三百四十三個專

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廢除了二百五十七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蘇厚永說，中央認爲，蘇聯這種背信棄義的行動破壞了我國國民經濟的原定計劃，給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了巨大的困難和損失。

陳曉乾預感到：中國的國民經濟將會遭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廣大人民的生活更加苦不堪言了。

蘇厚永的信還告訴他，今年高等學校可能會擴大招生，以具體行動反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攻擊。他還告訴他，他曾寫信給 K 大學的黎教授，希望能調他到該大學。但黎教授覆信說，他們學校曾和該縣的文教局聯繫過，想看陳的檔案，但據說他們竟找不到他的檔案。陳曉乾不知道不見了檔案有甚麼後果，但他也無心去推敲了。

(三)

《人民日報》六零年十月一日國慶社論《慶祝我們偉大的國慶》指出，今年以來，全國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普遍開展了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群眾運動，大大促進了工業生產的持續躍進。擺在面前的任務，就是要進一步開展以糧、鋼爲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爭取在各個戰線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陳曉乾想：增產節約的口號暗示中國的經濟已經到了捉襟見肘的地步。

他和甘老師討論這個問題。

甘老師說：「雖然我們到目前爲止仍能保持每月二十一斤的口糧，但已經覺得越來越不濟了。由於長期饑餓，尤其長期缺乏油類，現在即使每人每個月有四十斤口糧，也吃不飽肚子了！如果再減我們的口糧，日子就過不下去了。我們得想個辦法才好。」

「上次我們挖過一百多斤淮山薯之後，就再沒有那個運氣了。」陳曉乾並不樂觀地說。「還有甚麼辦法可想呢？」

「我想過，我們可以合力到對河的山坡上開荒種菜，以量取勝，把肚子塞脹，總比肚子老在打架好受些呀！」

「但是，」陳曉乾有點懷疑地說，「沒有肥料怎麼種呢？我們學校農場分配給教師的那些地，種出來的蔬菜也是乾癟的，到對河的山坡去開荒，就更難種好了。」

「我想出個主意來了，」甘老師建議，「有一種叫關達菜的青菜，所需肥料極少，就是沒有肥料，只要有足夠的水，也可以長大。它本來是一種豬菜。」

「有這麼容易種的菜嗎？」

「吃這種菜當然也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因爲它有一種較強的澀味，通常要用大量的油來煮，才能吃的，現在沒有油，吃了肚子就更加瘦了。」

「那不是更糟糕嗎？」

「也顧不得那麼多了！」甘老師說，「總比野菜好些。你也知道，野菜早就被挖光了。我們這樣做就叫自力更生。」停了停，他補充說：「不過，如果用搗爛的蒜頭豆豉或豆醬來煮，即使沒有油，對我們這些饑民來說，還是可以吃得進口的。」

「聽廚房工友老黃說，早就沒有豆豉供應了。」

「豆醬還是有的，當然要排長隊。」

關達菜的確很容易生長，二十天左右就可以收穫了。

那天是星期六晚上，吃過飯後，甘老師到對河的菜地上割了十多斤關達菜回來，約了陳曉乾、生物科教師吳天勝和理化科教師周有興一起到他房間會餐吃關達菜。

甘老師的房間是一間平房，在門前右邊自己建了一個臨時廚房，只有一些簡單的廚具。陳曉乾幫甘老師在廚房裡洗菜。不知道甘老師從那裡弄來一個大鼎鍋，把十多斤關

達菜切了，一起放進大鼎鍋裡，用以前留下的一些柴煮了起來，煮到差不多熟時，倒了一斤的鹹豆醬進去。

煮熟以後，甘老師把整個鼎鍋搬進房間，四個人圍著坐，各拿著筷子，往熱氣騰騰的鼎鍋裡夾菜，的確有點會餐的氣氛。

吃了幾口以後，甘老師首先發言：「我們已經有兩年沒有會過餐了，這算是第一次。」

大家笑了起來，又忙著往鍋裡夾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到半飽，陳曉乾逐漸感到那菜不像先前那麼好吃了，澀味越來越厲害，他開始流清口水了。他本想不吃了，但這時腸胃的蠕動正進入高潮。正在進退維谷的當兒，甘老師又說話了：

「以前我們每逢節日，都有會餐活動，那時的會餐，內容豐富，雞肉、豬肉、牛肉、羊肉等等，數不勝數！」

說到這裡，大家的涎沫大增，肚子裡就更加翻動起來。

甘老師繼續說：「那些豐盛的筵席，現在只有在夢中才能見得到了！不過，我有一個補救的辦法，就是我們現在一邊吃，大家一邊擺，把當年豐盛的筵宴一一道出，每人講出他最難忘的菜！這就叫做有『假想敵』的精神會餐，比起光埋頭吃這些闊達菜好多了！」

大家鼓掌贊成。

「陳老師從大地方來，一定吃過山珍海味，我建議由他先講。」吳天勝說。吳老師雖有了家室，妻子是小學教師，但尚無孩子，所以有時也和甘老師這些單身漢混一下。

「是呀，陳老師，你先講，讓我們飽飽耳福。」甘老師和周老師異口同聲地說。

「我嗎？」陳曉乾把一口菜吞下去後，慢慢地說，「我也沒有吃過特別的東西，最名貴的算是魚翅和鮑魚了。」

「魚翅和鮑魚的味道是怎樣的呢？」大家問。

「魚翅通常和雞肉絲或瘦肉絲一起煮，味道是頂鮮美的，」陳曉乾介紹說，「至於鮑魚，主要是鮮味，吃起來富有彈性的最好。」

對於陳曉乾的介紹，大家似乎沒有引起共鳴，而陳曉乾本人也沒有得到特別的滿足感。

「我說說！」周老師說，他是彩虹鎮上的人。「我記得有一年，我家養了一頭大肥豬，宰了抬到街上賣了，自己留下十來斤上好的，剛好是冬至，我媽媽把厚厚的肥肉用滾水燜熟，叫白灼肉，用甜醬油蘸著吃，嘿，好吃極了！咬一口，滿嘴是油，但又不太膩，真是講不出那個滿足勁來！」

大家的涎沫大增，把菜吃得吱吱作響。

「豬肉那能算是最好的菜呢？」陳曉乾說。

「當然不能算上等菜，」周老師說，「不過，對照今天缺油五百天的瘦肚子，那次白灼肉就是我最為回味的了！」

「這倒也是！」甘老師說。

「我也來給大家提供些精神食糧吧！」吳老師說。「那大約是一九五六年的事，當時我剛師範畢業，回家等分配工作，晚上到摩星嶺裝陷阱，捕了一隻圓團團的果子狸，拿回來宰了，切開一片片，都是上肥下瘦的雙層肉，用板栗燜爛，不單聞起來香噴噴，最令人難忘的是，放進嘴裡，有一種甘香甜美的味道，不用怎麼咀嚼就融化在口中，一吞進去，從喉頭到食道都非常甘甜，舒服極了！如果現在再能飽餐一頓這肥果子狸，就是短幾年命也心甘情願！」

這回，聽得大家如醉如痴。陳曉乾沒有嚐過這些東西，但以現在的饑餓去聯想，也是令人陶醉不已的。

大家又大口大口吃了起來，彷彿是在吃肥美的果子狸似的。

「現在輪到甘老師講了。」陳曉乾說。

「講到吃，我們蘿白村也是出了名的，」他用手巾抹了抹嘴巴，眉飛色舞起來，「我

們村前的蘿白河，盛產一種沒有鱗的魚，大的有十來斤一條。因爲它沒有鱗，我們用電話機把電線放在河水上，駁通乾電池，攪動電話機的柄，就能把那種魚電暈浮在水上，有時還能電暈三四斤重的。有一次，我和我弟弟去電魚，竟電到一條十斤重的。那種魚宰了以後，和豬肉差不多，也是肥瘦兩層，煮熟了放在碟子上，分不出是魚肉還是豬肉。」

「你別拖泥帶水的好不好！」周老師有點不耐煩地說，「別的不必說，只說它的好味道！」

大家都表現出急不及待的表情。

「好！」甘老師也情緒高漲起來，「那味道嘛，妙就妙在它是肥油油的，根本不必放油，本身還有油滲出，炸了它，不僅十分酥脆可口，而且滿口肥油。連糯米飯一起吞進肚子裡是暖溫溫的，大寒天氣也要脫棉衣！」

大家也覺得滿身溫暖，於是脫了棉衣，往鍋裡作最後的衝刺。

下午，縣委宣傳部梁部長來彩虹中學作報告，主要傳達中央首長關於積極開發糧食代用品的指示。

梁部長說，中央領導鑑於我國糧食暫時不足，建議大家積極尋找代用品。現在比較先進的地區發明了富有營養的小球藻。它資源豐富、易得，每天喝一碗，或混雜在稀飯中，就可以大大增加營養，防止水腫病。製造小球藻很簡單：挖一個長二丈、寬一丈的水池，放水二尺，撒下小球藻種，十天便可長出綠色的小球藻來，日日生長，可供一百人長期喝用。小球藻容易培育，以人尿爲主要原料。

梁部長又提出找芭蕉樹心和白鴿泥作代用品。他還說，本地人有吃老鼠的習慣，而老鼠營養十分豐富，味道鮮美，有「一鼠頂三雞」的說法。他希望大家找老鼠來吃，以補充營養，同時也有利於滅鼠工作。

他介紹了外地的另一個經驗：煮雙蒸飯或三蒸飯。所謂雙蒸飯，就是把飯蒸兩次，第一次是照平常的分量放水，蒸熟成飯後，再加水蒸第二次，這樣飯量就可多一倍。他還特別強調，不洗米可多出百分之五的飯量。

會後，甘老師和陳曉乾幾個人紛紛議論起來。

吳天勝老師說：「我以前也培育過小球藻，確是有些營養。給魚類吃了，有點功效，但給一百多斤重饑餓了兩年的人喝，這些流質頂個屁用！」

「用人尿作培育劑，我就不敢嚐！」陳曉乾說。

「如果能夠解決問題的話，就是人屎我也敢嚐！」周老師說，「不過我看也只不過是畫梅止渴的玩意罷了！」

「老鼠也的確可食、有營養，」甘老師說，「但現在到哪裡去找老鼠？田鼠早就絕種了！」

「怎麼會絕種的呢？」陳曉乾問一句。

「一來大家早就打牠們的主意了，」甘老師答道，「二來農業失敗，牠們也餓死了不少！」

「家鼠呢？」陳曉乾又問。

「家家都沒有糧食，家鼠又怎能長得大？」周老師說。「太瘦小的家鼠，根本就不能吃！」

至於雙蒸飯或三蒸飯，甘老師認爲，這不過是多加些水分，與稀粥無異，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要消耗更多寶貴的柴火。

但是，陳曉乾還是主張搞雙蒸飯。他認爲，雖然從物質定律來看，這只是增加了水分而已，但從心理上看，似乎與精神會餐有異曲同工之妙。

雙蒸飯等於膨脹到看不到水分的爛飯，淡而無味，好在它分量增加了一倍，吃進肚子裡，初時有一種虛假的飽滿感和實在感，儘管半個鐘頭以後，它的水分很快就會化爲小便，肚子照樣空空如也。但大家還是寧願吃雙蒸飯。有些學生甚至想吃三蒸飯，但由於柴火不足，陳曉乾否決了這個提議。

(四)

自從顏金鳳初中畢業回鄉參加農業生產之後，已經有一年多了。在這段時間，陳曉乾曾去探訪過她父女多次。她爸爸的水腫病時好時壞，但總的趨勢是向嚴重方面發展。陳曉乾知道，這是長期處於饑餓狀態造成的。加上患有高血壓病，所以病情比一般人嚴重些。不過，既然那是全國普遍出現的問題，又只有在糧食問題解決後才能有轉機，所以這種病就變成了長期的慢性病。因此，近半年以來，他已不常去探望他了，但顏金鳳則每隔一個星期總會來看陳曉乾，農閒時會更多一些。

陳曉乾初時還把些糠餅送給顏金鳳爸爸，但糠餅只配給了四個月，以後就沒有了。他曾向顏金鳳建議，把吳天勝老師在學校培育的小球藻種拿回渠梁村，發動農民也建一個小球藻池，用來補充營養。但顏金鳳卻說，農民是最講實際的，對於稀冷冷的帶點綠色的水，說是能夠強身健體、飽肚子，農民是不會相信的。

他知道韋炳全曾多次給顏金鳳送糧票，但她沒有收過一次。顏金鳳父女認爲，韋炳全的糧票來歷不明，很值得懷疑，而且也認爲，韋炳全的目的是追求顏金鳳，既然顏金鳳不接受他的追求，就沒有理由要他的糧票了。

一個星期六黃昏，趁著秋收接近尾聲，陳曉乾到渠梁村去看望顏金鳳爸爸。

陳曉乾發現，渠梁村現在變得更加破敗。據陳曉乾五八年九月第一次到渠梁所見，村落原來就破舊不堪，但總還有各種忙碌的景象：曬穀場曬滿了黃澄澄的穀或其他農作物，屋頂上晾著玉米包，村前村後，堆著禾桿堆，雞鴨到處可見，每家幾乎都養狗守門。黃昏時候，老人牽著牛穿過村子，到村尾的牛棚去。圍繞著村子的菜地上，婦女們在澆水淋菜或種植、護理蔬菜，一派忙碌的景象。在村頭的水井旁，婦女們在洗刷衣服，一邊歡樂地談笑，或以優美的動作挑水回家。家家戶戶的屋背上，炊煙裊裊，到處生機勃勃。可是現在，這些情景都見不到了。陳曉乾現在明白了，渠梁村變得更加破敗，是因爲它死氣沉沉。

似乎村上看不到甚麼人，屋脊上一片淒清，既沒有黃澄澄的玉米包，也沒有一縷縷炊煙，似乎這個村子已經淨化，不吃人間煙火了。還有那些曾經向他汪汪猛吠或警惕地與他亦步亦趨的狗，牠們到哪裡去了？可能都餓死了或被饑餓的村民宰來吃光了？

陳曉乾進入顏金鳳家時，她正在小天階的水石磨邊磨東西。看見陳曉乾，她停住了工作，親切地叫了一聲：「陳老師，你來了，進廳子去坐吧！」

陳曉乾在石磨邊停了下來，把石磨上一些像小麥的東西抓在手上，說道：「這些小麥挺飽滿的，今年種麥子收成好嗎？」

「這不是小麥！」她說。「今年的災情比去年嚴重，我們又減產百分之五十了！」

陳曉乾才記起，前幾天《人民日報》報道：我國農業生產今年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嚴重自然災害，受災面積達九億畝，佔耕地面積一半以上，其中有三億畝到四億畝遭到重災，有部分災害特別嚴重的農田甚至完全失收。

「災情果真如報章報道的那麼嚴重嗎？」陳曉乾不安地說，「我看我們彩虹不是受災區，因爲雨水還均勻嘛！」

「全國那一半耕地的受災區，當然包括我們彩虹！看來受災是全國性的，而且是人爲

的居多。」她說。

甘老師曾經說過天災主要是人禍造成的。但他仍有懷疑，所以他說：「水旱災是自然災害，天要下暴雨，特別是不下雨鬧旱災，人們怎能抗拒呢？」

「這個問題，我曾經向你約略提過，但你似乎還不太明白，」她說，「現在就讓我說詳細點吧：水旱災不單是暴雨、旱情造成的，如果水土保持受到嚴重破壞，一場正常的雨水也會變成澇，三天不下雨也會變成旱。我所說的『人爲』還包括更加嚴重的問題：公社化以後，生產管理一片混亂，到現在還沒有進入正常管理，有些插手管理的人又別有用心。」

他傾聽著。

「這些問題，我以後再給你慢慢講清楚，」她說，「現在我要告訴你的是，這些不是小麥，是竹籽。」

「竹籽？竹籽是哪一種農作物呀？」

「竹籽就是竹長出來的種籽。」

「竹有種籽的嗎？」他感到有點奇怪。「竹是移植的植物，未聽說過有種子的。」

「我也是第一次見到。」她說。「我小時候聽老人家說，竹子是在連續幾年大旱時才會開花，還有一句話：『竹子開了花，世界亂如麻』！」

「我們這裡沒有連續大旱幾年呀！」

「所以說，這兩年造成的後果有多麼的嚴重！」

「你這些竹籽是哪裡來的呢？我在附近沒見有竹籽呀。」

「大煉鋼鐵時，因竹子不能燒炭，也不能燒窯，所以就保存了下來，又因它不能作柴火用，所以這兩年雖然缺柴草，人們也沒有怎樣打它的主意。」她說。「一些較偏遠的山崗坡上，人們可以找到成片的竹林。近來是竹籽成熟的時候，大伙就去採，我也採得一百多斤。」

「這樣日子就好過些了。」

「我們大家都不知道這東西吃了以後會怎樣，」她說，「反正現在真正是饑不擇食了！把它磨成粉，摻到主糧去一起吃，試試看。」

「竹筍可以吃，照理竹籽也不會有毒的吧？」

「沒有毒的東西不一定是適合人吃的，」她說，「比如竹筍，天天吃，長久了，可能也不妙。我爸爸說，竹籽是寒涼之物，對於身體虛弱的人，恐怕不宜多吃。」

「今年你們分得多少糧食呢？」

「現在秋收已經結束，即使是在秋收時也並不太忙，大家身體不好是原因之一，正勞動力因水腫病減少了三分之一。還有今年種下的作物比去年又減少了百分之三十，去年已經比前年減少種植百分之三十，加上管理不善，打亂仗，在田間和入倉時浪費了不少，除了交公糧之外，每人平均分到糧食二百斤。這二百斤連殼的穀物，就要吃到明年六月了。」

「總共是九個月，每個月不到二十三斤帶殼的糧食，以七成五計算，每人每月只得十五斤淨糧！」

「那是平均而言，強勞力多些，像我爸爸那些患了水腫病出不了全工的，或完全出不了工的，口糧就只有一半或更少，就更難張羅下去了。」她好像飽經滄桑的大人一樣，深沉地嘆了一口氣。

「患了水腫病的應該多分一些糧食才是，他們正是因爲糧食不足才患上此病的啊！」他說。「長此下去，會死人的！」

「那也怪不得大家，」她說，「如果強勞力不多分一點，連他們也患上了水腫病，那就沒有人幹活了，後果就更不堪設想了。」

「那就苦了你啦！」他十分同情地說。

她沒有做聲。他發覺她更消瘦了。

「我替你推磨好嗎？」他說。

她點了點頭。

他慢慢地推著石磨，顏金鳳站在旁邊往磨裡放竹籽。

磨了一會，陳曉乾忽然想起了甚麼，問道：「你們家的大黑狗怎麼不見了？」

「你是說旺財嗎？」她忽然嘆了一口氣：「早就宰了！」她聲音帶點淒涼，「我是很疼愛牠的，但人都沒得吃，還能養狗嗎？我和我爸爸都沒有吃牠，到底是有感情的嘛！」

「難怪進村時，連聲狗吠也聽不到啦！」

磨了一會，只聽見顏星初在廳裡叫顏金鳳：「金鳳，你在和誰說話呀？」

「我爸爸叫我了，我們一起進去吧！」顏金鳳對陳曉乾說。

進入廳門口，她便大聲說道：「爸爸，陳老師來看你了。」

只聽見顏星初起床的聲音，跟著幾乎暗到無光的小煤油燈的火焰慢慢亮了起來。

陳曉乾一個大步跨進去，叫道：「顏主任，您不必起床。」

「陳老師，」顏星初有氣無力地說，「謝謝您來看我們，您還沒有吃飯吧？」

「吃過了。」他走到床邊，坐了下來。「您近來身體好些嗎？」

「還是老樣子，經常頭暈眼花，走路虛浮不定，多動點就喘氣。」說到這裡，他有點上氣不接下氣，就停了下來。在黯淡的燈光下，陳曉乾看見他在喘氣，雙眼十分無神，面部浮腫，尤其雙眼腫得只剩下兩條縫。他似乎老弱了許多，凌亂的頭髮全都灰白了。

「您安心養病好了，日子會好起來的。」他只能說些安慰他的話。

「依我看，短期內是很難會有甚麼好轉的！」他又喘起氣來。「像我們這些已病入膏肓的人，是見不到那個日子了，把希望寄托在金鳳他們那一代身上吧！」說完，他閉起雙眼，似乎再無力說下去了。陳曉乾正想說話，忽然看見兩行淡淡的淚水從他明顯浮腫的眼縫裡溢了出來。

顏金鳳掩面而泣。

陳曉乾感到手足無措起來。

顏星初慢慢地張開眼睛，聲音十分低沉地說：「陳老師，我知道您是個明白事理的人，您對我金鳳很關心，您是她的老師，以後還請您仍然幫助她、教導她，她畢竟年紀還輕。我……」他沒有往下說。

「我會的。」

他再次閉起眼睛，眼淚又從眼縫中流出來。

「社昌叔昨天晚上剛過了身！」顏金鳳用哽塞的聲音低聲地對陳曉乾說，並向外邊指了指，示意他到外面去。

「顏主任，您好好休息吧！我出去一會，幫金鳳做事。」他對顏星初說。

顏星初沒有做聲，也沒有張開眼睛，好像是微微點了一下頭。

顏金鳳領陳曉乾到廚房，她點著了小煤油燈，讓他在矮飯桌邊的一張小凳子上坐下來後，她也在他對面坐了下來。

「唉，」她嘆了一口氣，「我爸爸也知道我沒有甚麼事要你幫做的。我們現在又不養豬，不養雞鵝鴨，不搞任何副業，晚餐是幾碗稀到見底的粥，所以一入黑就沒事做，很早就上床睡覺了。」停頓了一下，她繼續說：「他也知道我叫你出來是告訴你有關社昌叔去世的事。」

「社昌叔好端端的，還不到四十歲吧？怎麼就死了？」

「社昌叔是因為長期患水腫病虛死的。」她的眼眶紅了起來。「他的病情好像還沒有我爸爸重呢！」

「以前我沒聽你說過。」

「我們村裡四十來歲的人，大多患了水腫病。今年以來，也有三四個老人過了身。」她說。「土改時，社昌叔是我爸爸的助手，共同鬥地主、分田地，所以他的死使我爸感觸很大，我怕他更加受不了。」

「在公社反右傾會議上，我曾見過社昌叔，那時他體力還可以，想不到這麼快就搞到這個地步。」

「去年三四月間，上面曾佈置過反『共產風』的運動，把矛頭指向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的幹部。我聽說，中央的決定是針對縣和公社一級幹部的。但運動卻由縣、公社幹部領導，當然不會把矛頭指向自己了，於是我爸爸和社昌叔這些隊幹就當了替罪羊。社昌叔是抓食堂的，就更加首當其衝了。他挨了批鬥，據我爸爸說，和批鬥右派分子一樣激烈，他受不了，也想不通，加上家庭負擔重，所以就病倒了。豈料熬不到一年半，就去了！」她的語調十分悲涼，「我爸爸是兔死狐悲啊！」

她的比喻雖然不大恰當，但也道出了她爸爸現時的思想狀況。

「你要好好安慰他，」他吩咐說，「一個人，如果失去了生存意志，就很難復原了。另外，我正在想辦法。我想我在香港的親人和在廣州的朋友或許可以幫幫忙，只要政府容許香港人寄食物回來，我就會有辦法。到時你爸爸就有救了。」

「謝謝你！」她說。「將來你是否能做得到，我同樣感謝你。」

彼此默然了好一會。

「你曾經告訴過我，你們在好一段時間內摻著吃山薯，現在還吃嗎？」

「山薯早就被挖光了，」她答道，「它儘管粗生，也得兩年才能成熟。現在有竹籽吃，這不知道是老天爺憐憫我們，還是別有用心？」

「甚麼別有用心？」

「誰知道吃了這東西會怎樣的？」她無可奈何地說。「不過，現在誰也顧不得這許多了。」

「總之，你要十分小心，」他吩咐說，「吃那東西要適可而止，有甚麼事立刻通知我吧！」

到了十點多鐘，顏金鳳送陳曉乾出了村，然後他一個人愁思脈脈地返回學校。

(五)

十一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總結經驗加強公社建設》。社論指出：人民公社目前階段要實行「分級管理、分級核算，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原則，公社的生產資料要實行三級所有，生產隊一級的所有權是基本的，公社一級的所有權是部分的，而生產小隊也應有小部分的所有權。要特別總結貫徹六中、八中全會決議規定「三級所有，隊爲基礎」政策的經驗。

十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社論《充分發揮生產小隊的戰鬥作用》指出：勞力、土地、耕畜、農具要堅決實行四固定，任何人不得隨便調用；生產隊對生產小隊要實行「三定一獎」，即包產、包工、包成本和超額獎勵的制度，生產小隊對社員要做好定額管理和評工記分工作。

關於這兩篇社論，甘老師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爲「三級所有，隊爲基礎」雖是一個後退的政策口號，即從公社一級的所有制退到生產大隊一級的所有制，但要真正能夠恢復農村經濟，生產大隊所有制還是不夠的。

「生產隊是不是等於原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呢？」陳曉乾問。

「不等於，大約大於原高級社，而生產小隊有些相當於高級社，有些則稍大於原初級

農業生產合作社。」甘老師解釋說。

「在公社化以前，是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所有制，現在提出生產隊爲基礎，不是差不多了嗎？爲甚麼你又說還不夠呢？」陳曉乾問。

「世界的事物，不進則退。事實上，從總的來看，生產隊比原高級社要大。」甘老師說。「公社化以後出現的問題主要是規模太大，太快，而不顧物質條件和人的覺悟水平。現在要退，就一定要退夠，矯枉過正嘛！」

「你是說，現在的這種改正沒有甚麼效果嗎？」

「當然沒有，除非上面對下面的私自做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上面不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

「也許會呢！」甘老師說，「因爲這次公社化在全世界宣傳得太厲害，現在不是做給資本主義國家看的，而主要是做給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看的。說公社化是發展了馬列主義，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好組織形式，怎能退到原有的位置上呢？」

陳曉乾沒有做聲。中共同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他已從丹芷和蘇厚永的來信中獲悉。這種分歧實際上已損害到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爲了顧全聲譽，中國共產黨採取一些策略性的做法是可能的。

「你留心的話，你可以從二十五日的《人民日報》社論中看出問題來：『三定一獎』制度和生產小隊對社員需要作好定額管理和評工記分的工作，實際上基礎是在生產小隊了。」

「這話怎麼說呢？」

「分配問題是最根本的。」甘老師說。「如果分配問題不加以配合，上述制度就不可能落實到生產小隊。因爲中國現時的農村，關鍵問題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生產所得分配給社員之後就所餘無幾了。所謂基礎就在這裡了。當然生產資料也很重要，既然要在社員中實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則生產資料也就只能爲生產小隊所有了。」

「這麼說，我們農村的經濟不久就會有所好轉了？」

「在時間上我還看不準，」甘老師說，「因爲這兩年搞得農村元氣大傷，要恢復過來，除了有上級正確的政策和堅定的決心外，還必須考慮到現有的物質條件和人的能量。不過，只要上面真正願意改正，人們就有信心，就會千方百計克服困難，所以還是有希望的，儘管不可能在一年半載就完全解決問題。我們等著瞧吧！」

一九六一年一月上旬，張冠英來找陳曉乾，告訴他，她的工廠下馬了，因此她也下放回來耕田了。

「噢，」陳曉乾感到有點突然，「你們工廠虧蝕嗎？」

「我不知道是不是虧蝕，但這次下馬的不單是我們工廠，凡是五八年以後上馬的縣一級工廠，幾乎全部都下馬。」

陳曉乾才想起，公社的紅專大學只辦了半年，後因饑荒都不了了之，沒能力辦下去了；至於公社辦的工廠，也因沒有原料，變成有名無實，工人都回鄉生產去了。

「其實，我們工廠開辦不久便開工不足，而且情況越來越嚴重。」她說。「上月底，縣委工交部譚部長給我們作動員下放報告，傳達了中央的指示：中央認爲，動員兩千萬城鎮居民回鄉，加強農業第一線，這對於扭轉局勢將會起重要的作用。據說，在大躍進中，各條戰線搞各種大辦，從農村抽調了二千萬精壯勞力，現在只不過是要這二千萬人復員罷了。」

「也就是說，中央真的是要退了！」他感到有點高興。

「退甚麼？」她不明白地問。

「可能中央察覺到，辦人民公社太急，使國民經濟遭受嚴重損失，現在不能不退卻了。

當初從農村抽調二千萬人搞縣社企業，是爲了加強公社的共產主義因素。現在要這些人回鄉，讓這些企業關閉，當然是後退了。」

「這是好還是不好呢？」她問。

「你說呢？」

「我嗎？」她有點靦腆地笑了一下，「我覺得又好又不好。」

「爲甚麼？」

「說好，是因爲缺乏原材料，這些新企業嚴重開工不足，工人人心不穩，而照目前農村的情況來看，可能短期內不能有較大的好轉。從國家的利益出發，上面這樣決定是好的。但從我個人來說，我當然想一輩子當工人，離開農村這貧困的地方。現在下放回鄉，多少有些不愉快。」她又補充一句：「不過，上面規定，將來形勢好轉工廠復工時，我們這些人可優先回廠當工人。」

陳曉乾知道，這只是安撫這二千萬下放人員的說話，因爲要好轉到能再辦那些工廠，至少也要十多年，到時這批現在二十歲上下的工人都已經三十多歲了。

「你回來後，你和你媽媽的生活有困難嗎？」

「當然有。」她皺了皺眉頭。「我回來時，只發了一個月的口糧，因此從下個月起，我要餓著肚子勞動到六月才有口糧分了。」

「那怎麼辦呢？」

「也沒有甚麼辦法可想了。」她說。「其實十月社員分得的糧食都已經吃光了，如果我沒有去縣城當工人，現在也已經把秋收的口糧吃完了。」她忽然眼睛一紅：「我媽媽患了水腫，我不知道怎樣才好！」

他思索了一下，安慰她說：「不必擔心，我會想辦法幫助你們的。」

「您也是自身難保啊，怎能幫助我們呢？」

「我正在往香港和廣州方面想辦法，你放心好了。」

據報章報道，一月下旬，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這是黨爲戰勝困難所採取的重大決策。全會認爲，鑑於農業生產連年遭災，六一年全國必須集中力量加強農業戰線，貫徹執行國民經濟以農業爲基礎的方針。

蒙書記告訴陳曉乾，中央已正式統一確定了人民公社三級的名稱，即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或叫生產隊。

陳曉乾似乎感到中央有了轉機。目前，中央已明確承認困難，並訂出了戰勝困難的八字方針，這使他看到了希望。

甘老師也認爲這是一個喜訊。他說，八字方針從根本上否定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也就否定了「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不過，他又認爲，這個方針來遲了，如果早來一年，中國可免死幾千萬人。

「你怎麼算得出中國要死幾千萬人的呢？」陳曉乾問。

「這個數字是很容易推算得出來的嘛！」甘老師說。「在中國人口中，五十歲以上的人約佔百分之十，即六億人口中的六千萬，而這部分人的絕大多數都已經患上了水腫病達一年半以上，多數是三級水腫病。這些人中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最多能再支持三個月到半年，那就是幾千萬了。如果現在有足夠的營養，他們中的一半以上還是可以活下來的。所以我說遲了一年。」

聽了他的話，陳曉乾感到一陣無可奈何的悲哀。

「遲來當然好過不來！」甘老師說，「至少，我爸爸和媽媽這種患了二級水腫病的人可能有希望了。」

「是的，遲來好過不來！」陳曉乾答道，心裡惦記著顏金鳳爸爸和張冠英媽媽。他想，如果自己能施以援手，他們說不定也能熬得過關。

許久沒有接蘇厚永的信，今天接到他的覆信：

來信收悉。最近一段時間，黨內加強了學習。這段時間我們黨支部不斷學習黨中央的文件，先是學習黨的八屆九中全會的文件，主要是「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以及去年十一月三日中央發出的《關於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農業十二條》。你可能也讀過這些文件了。八字方針的重點，是要大力縮短基本建設戰線、壓縮重工業生產、增加日用工業品生產、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等措施。我覺得這些措施只能初步調整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的關係。調整工作還有許多細緻的方面要做，非有四五年的時間不可。毫無疑問，這個方針要糾正大躍進中出現的失誤，而大躍進由於沒有經驗造成的失誤，也是夠勞民傷財的了，這點我們從本身的日常生活中，已經體會到了。至於《農業十二條》，你的體會一定會比我更深，我這個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是沒有多少發言權的。

然而，可能是乘著反右傾、鼓幹勁的餘興，去年六月一日至十一日，在北京舉行了全國文教群英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林楓在會上作了《大搞文化革命，實現工農群眾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的報告。十一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兼國務院文教辦公室主任張際春在開幕詞中說：「黨中央指示我們，我國的文化革命，還僅僅是開始，文化革命是無窮盡的，只要人類社會存在，這個革命就會不斷地進行下去。而在共產主義建成之前，文化革命的主要內容，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誰勝誰負的鬥爭。」根據這種主導思想，去年暑期大量招收了工農家庭出身的學生進大學。這些人普遍文化知識水平低，有些學生在高中畢業考試中五科不合格的也能進大學，所以教育質量低下。加上這些日子來，師生處在饑餓狀態(講師以上的教師和科級以上的幹部每人每月特別配給一斤油和一條高級香煙)，教師只抽選一些重要的教學內容在堂上宣講，從不佈置家庭作業，也不再進行平時測驗，考試已停止。學生只帶著兩隻耳朵到教室，下課後就趕著去護理他們自種的蔬菜了，所以提高教學水平是談不上了。看來今年招生將要大大壓縮。

關於你未能去 K 大學的原因，據我所知，的確是你們縣願意放人，但不能提供你的檔案材料。我分析，你的檔案一定是在中間單位被扣住了。據說，分配到縣級的大學畢業生的檔案，通常是由地委宣傳部或組織部保管的。如要調出本專區，先由縣報地委宣傳部或組織部同意，再由這些部門與調人單位聯繫，並提供人事檔案。你所在的縣文教局當然不能直接給 K 大學提供你個人的檔案材料，既然願意放人，照理是會代你向地委宣傳部或組織部辦手續的。現在這樣做，可能是因為你的表現感動了他們，同時他們又認為你是個人才，留在縣裡工作是大材小用。因此，這可能是他們的一種手段，要保你調到 K 大學去。所以我建議你個人不必去追查你檔案的下落，當你將來到了 K 大學後再設法去追查也不為晚。我估計，從現在的形勢來看，你至少三至四年才有機會。

另外，你問及香港是否可以寄食物回廣州，我已打聽過，最近已有所放鬆，雖沒有明文規定，但油、臘肉、餅乾等食物可適量寄進。不過寄往外省山區，恐怕不可以，即使郵局允許，在當前形勢下，能否寄到你手上，也是個疑問。還是由我轉寄好了。你可寫信給你爸爸，讓他到香港的郵政局詢問，便可以知道可寄甚麼及數量多少，聽說香港有些公司專門辦理這種業務，快捷可靠，請寄我收，然後我另行包裝寄給你吧。

看了蘇厚永的信，陳曉乾的心沉了下來。他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這裡來，轉眼就過了兩年多的時間。他也意識到，他的事是一個要長期爭取才有可能解決的問題，而且最後能否解決，還是個未知之數。他十分感激丹芷的苦心，但又感到內疚，要她作出這麼大的犧牲，但到頭來也未必會成功。有時這樣的念頭也曾掠過腦際：乾脆娶了顏金鳳爲妻，這樣丹芷就可能會另嫁別人。然而，經過細細思量之後，他覺得這是決然解決不了她的問題的，她會一如既往，爲營救他而費盡心機，爲達此目的，她甚至願意完全放棄她個人的幸福，這樣反而會使她更加痛苦不已。他不能這樣做。他還是要抱著一線希望去做人，而且要時時警惕自己對顏金鳳和張冠英兩位紅顏知己產生非份的情愫，尤其對顏金鳳，感情加無限同情，在與丹芷長期而遙遠分離的情況下，往往會引人不自覺地進入難以控制的狀態。

想到他那兩位紅顏知己，想到她們爸爸媽媽的病情日益惡化，已達到危險程度的時候，他立即執筆疾書，叫他父親馬上寄些食物回廣州。他估計，由現在到食品由蘇厚永轉寄到他手上，至少要一個月時間。他還叫他父親每月寄兩次，這樣就可保證食物源源不斷供應。

他把信寄出以後，心裡開始踏實起來。他極不願意看到顏金鳳、張冠英因喪親而孤苦無告，痛不欲生的情景。最近以來，水腫病人的病情有急轉直下的趨勢，許多病人紛紛死去。

(六)

天剛放亮，陳曉乾忽然聽見有人輕輕地但急速地拍著房門。他立刻翻身穿上衣服去開門。只見張冠英滿臉淚水地站在門口。

「陳同志！」她悲愴地叫了一聲，「我媽媽不行了！請您去看看她吧！」

陳曉乾已有了些思想準備，所以二話沒說，就穿了鞋，匆匆地和她一起往她家裡跑。

到了她家，只見張大嬸氣息奄奄地睡在床上。

「張大嬸！」陳曉乾親切地、無限關懷地叫了一聲。不知道怎的，他竟情不自禁地把她當作是自己的媽媽。因此，很快就一陣鼻酸。「張大嬸！」他握住她冰冷的、軟綿綿的、膨脹的手，失聲地哭了起來。

張大嬸吃力地微微張開只有一條窄縫的眼睛，嘴巴噏動了一下，卻沒有發出聲音來，然後再合上眼睛，雙眼壓出一點點淚水來。

對於這位臉部輪廓過早地顯露出明顯的風霜痕跡的中年婦女，每當陳曉乾見到張冠英時，就不期然聯想她年輕時一定是個親切待人的漂亮女子。現在在這張五官變了形的臉上，那原來還頗爲黑密的頭髮，已變得十分稀疏，尤其顯眼的是那雙略爲彎曲的眉毛，也稀疏得變成枯槁。

「張大嬸！」他握住她蠟黃色的手不放，滿含悲痛地再叫了一聲。

「媽，陳同志來看你了！」張冠英忍住悲傷在她媽媽身邊輕聲叫道。

張大嬸再次吃力地張開眼珠已經有點發白的眼睛，朝陳曉乾慢慢看過去，嘴巴噏動了幾下，發出了微弱的聲音：「陳……同……志……坐吧。」

「你不要叫我陳同志，你叫我曉乾吧！」他深情地看著她，仍然握著她的手，不住輕輕地拍著她的手背。

「你真好，曉乾……」她想繼續說些甚麼，但卻沒有說下去，臉上掠過一絲滿足的笑意，但一下子就消失得無影無蹤。跟著喉嚨裡發出一陣似乎是痰湧的咯咯聲，並大力地喘著氣，面色頓時變得慘白。張冠英立即給她揉搓胸部，一邊無告地流著淚。

陳曉乾當即從口袋裡拿出一盒清涼油來，打開蓋，用手指沾了一點，擦在她的人中和太陽穴上。過了一會，咯咯聲消失了，氣也逐漸平息下來。她一動不動地躺著。陳曉乾用手指試她的鼻息，發覺只有游絲一樣的呼吸。

在過去一段時間，陳曉乾每隔一個星期都來看她，雖然她的浮腫一直沒有消退，但病情沒有惡化，似乎比顏金鳳爸爸硬朗些，而且她還不時和陳曉乾有說有笑，因此陳曉乾較爲擔心顏金鳳爸爸，所以這些日子來自己餓著肚子節約的幾斤糧票，都給了顏金鳳爸爸。

「她很久沒吃過東西了嗎？」他問張冠英。

「唉！」她點了點頭，眼淚又流了下來。歇了歇，她斷斷續續地說：「一月份我下放回家後，到如今已經有三個月了。我帶回來的二十多斤口糧兩個人攤開來吃，頂多支撐兩個月，況且她患了水腫病最需要糧食，所以先前給她多吃了點，一個星期前就吃光了糧食，開不了鍋，只好到對河的河堤找些白鴿泥來應急。我去表哥家借，但他去了縣城開會。」

「爲甚麼不早點告訴我呢？」

「告訴您又能怎樣呢？」她無可奈何地說，「您每個月也不過是二十一斤糧食，一個年輕小伙子，自身難保。要您一起操心我家的事，我不忍心啊！」

是的，以他一個人的力量，是無法同時照顧顏金鳳爸爸和張冠英媽媽兩個人的。但他忽然想起甚麼，對她說：「冠英，你放心好了，我爸爸已經從香港寄食物回來，我不久便會收到，到時你媽媽就有救了。」

「但是，我怕我媽過不了今天！」她眼眶又紅了起來：「我們鎮上已經死了五個人了，都是喉嚨咯咯地響了幾個鐘頭後，就斷氣了的！」

「這樣吧，這個月開始才不久，」他想了想，「我還有十多斤口糧，我先給你六七斤糧票拿去應急好了。」

「那不行！剩下幾斤口糧，您怎能過得這個月？」

「不要緊的，廣州的食品寄到後就可以補過來了，」他說，「到時候，我還可以繼續支持你媽媽呢！」

張冠英正在猶豫不決時，陳曉乾已經拉著她的手，催促地說：「來，跟我到學校拿糧票去買米，救人要緊！」

陳曉乾天天黃昏都去看張大嬸，並幫助張冠英照料她，給她餵稀飯。到了第三天，果然有了轉機，她能夠坐起來了。

「陳同志，真不好意思，這幾天勞累你了！」張大嬸臉上的浮腫消退了些，眼睛也有了點神采，儘管臉色仍然蠟黃，但已不那麼灰白了。

「你不要客氣，張大嬸，」他看見她這樣，不禁內心感到十分高興，「我對你說過，你以後不要叫我陳同志，叫我曉乾吧！」

「我記得！」她笑了起來，這是他長久以來沒見過的笑容。「那天我聽你那麼說過，當時我雖然模模糊糊，聽見你那麼不嫌棄我們母女，我就堅強起來了。本來有話要對你說的，但一時講不出來。」

「好了，你好好休息吧，我要走了。」他不想她說下去，於是就告辭出來。

張冠英送他出來，經過河堤轉彎的一塊荒地上，只見七個新土墳一列排著，在慘白的月色下，顯得格外孤清。

「這是上半年我們鎮上死去的人的墳墓！」張冠英壓低聲音說。

「希望這些墳墓不要再增加了！」陳曉乾用悲涼的聲音說。

「現在還有五六個年過五十的水腫重病號，怕也是熬不到六月底早熟作物收割了！」

她沉重地說。

他算了算，即使他把他爸爸每月從香港寄來的二十斤麵粉和十斤豬油全部捐獻出來，也拯救不了彩虹鎮上的全部病號，更不用說是全公社、全縣、全省……想到這裡， 他感到個人的力量多麼渺小。

轉過墳地，將要進入彩虹中學在路旁的一間屋裡，傳出了陣陣悽慘的哭聲。

「唉！」張冠英用哭鼻子的聲音說。「韋光伯過身了！早上我去看過他，似乎還清醒，估不到還是待不到明天！」

陳曉乾眼前彷彿看見新墳地上第八個新墳墓。他對張冠英說：「冠英，你回去吧！好好照顧媽媽！」

他加快了步伐，他怕聽到那淒厲的哭喪聲。

陳曉乾接到丹芷從倫敦寄來的長信：

首先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已經獲得了博士學位。我正在加緊和美國的一些大研究機關和高等學校聯繫，打算到那裡做研究或教學工作。

經過這兩年多來對中國「三面紅旗」的研究，我對社會主義經濟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近期來，我們外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從外面獲得中國的消息較少，但這並不說明是風平浪靜、國泰民安，反而說明了中國人民處於多難之秋。一九六零年七月蘇聯政府單方面決定在一個月內撤回全部在華專家和撕毀合同，這不單是國與國之間背信棄義的行爲，實際上是中蘇兩黨的意識形態分歧已達到難以調和的地步的表現。中國在一九五八年以來實行一系列的急進政策，從中共領導人，尤其從毛主席的主觀願望來看，除了要想盡快把中國建成爲一級強國之外，還有一個重大的企圖：想用「三面紅旗」達致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而且這種發達的經濟是統一在一個工農商學兵集爲一體的基層組織 — 人民公社中，這一劃時代的創舉，必將使中共在馬列主義理論上領導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使毛澤東思想成爲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第三個里程碑，並使蘇聯和東歐共產黨的修正主義面目暴露無遺。

中蘇的分歧，其實在一九六零年第四期的《紅旗》雜誌上刊登的《列寧主義萬歲》中就已經明顯地暴露出來了。該文一開頭就提到列寧出生第二年在法國出現的巴黎起義，並引用馬克思的話：「即使公社被搞垮了，鬥爭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是消滅不了的，在工人階級得到解放以前，這些原則將一再表現出來。」可見中國領導人搞人民公社的目的之一，就是企圖在馬列主義理論上表明他們是正統的繼承者。當時，人民公社已經把中國的經濟推向危險的邊緣，所以在該文中並沒有提到中國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但從它引用馬克思的話中可以看出，中國是會繼續堅持公社化的。至於如何克服出現的危機，則是中國領導人甚感頭痛而一直沒有有效解決的問題，所以近期從報章報道中和官方的活動中，就顯得十分平淡。

中國人民已經第三個年頭處於饑饉狀態，現在關心中國問題的人都知道，造成這種狀況，主要是實行了人民公社化，水旱災是次要的。四月二日的《人民日報》社論《認真執行農村人民公社的各項政策》指出：「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農村人民公社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這篇文章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人民公社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組織，而且在今後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也是如此，這就否定了一九五八年八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所提到的建立人民公社是指導農民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提前建成社會主義並逐步過

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採取的基本方針。該決議認為「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甚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看來，這一個論點也已經被自己否定了。該決議所預言的「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有些地方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的時間」，也成了美麗的夢幻。中國農村原來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和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也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組織，因此從理論上看，現在的人民公社已經退回到原來的生產合作社上去了。其二是，吃飯不要錢這種平均主義、理想主義的大話(曾經在世界上轟動一時)，已經被「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重新取代。馬克思關於「存在決定意識」、「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的原則是多麼正確，多麼冷酷無情，要超越物質條件而去搶先進入某一歷史階段的做法，再一次被嚴峻的現實否定了，而付出的代價則是十分高昂的：使中國的經濟倒退了許多年。

中共領導集團，在奪取政權的鬥爭中，以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和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做出了共產國際和斯大林不敢想像的事，取得了全國性的革命勝利。這就給他們以自信，覺得在經濟建設上也可以用人的主觀能動性去超越物質條件的限制，去高速度地發展經濟。然而，他們不知道，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是不能任意超越的。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也是建立在不同歷史階段的經濟發展之上的。中國沒有經歷過真正的資本主義經濟階段。在解放後幾年，進行了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並對農業實行小規模的、原始性質的集體化，根本算不上是經歷過一個成熟的社會經濟形態的階段，就要進入社會主義甚至是共產主義經濟時期，這顯然是從理論上和實踐上都行不通的，非碰壁不可了。

甚麼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原則，到目前為止，尚未有一個權威性的定論，更遑論共產主義的經濟原則了。中共在尚未真正掌握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情況下，企圖把六億貧窮落後的農民在三五年內推入共產主義社會。憑良好願望和一股熱情(彭德懷稱之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就想改變事物發展的規律，那是唯物主義者極不應該做的事。

社會主義的經濟原則是甚麼呢？集中到一點，就是計劃經濟，而計劃經濟之能夠執行，其首要條件是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佔了主導地位，而集體經濟的規模越大，就更有利於計劃經濟。集體經濟的長遠目標當然是要實行全民所有制，即成為國營經濟，而其短期目標，則是要有利於執行計劃經濟。在合作化以前以農戶為生產單位的農村經濟，是一種散沙般的小農經濟，是很難接受計劃經濟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是好了些，但因規模較小，還不太適應，所以就有以後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和現在的人民公社。

與蘇聯相比，中國就急進得多。蘇聯是三十年代初期在農村實現全盤集體化的。從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到三十年代初期，花了整整十三年的時間。當時有三種生產結合形式：協作社(共耕社)，農業勞動組合和農業公社，其中農業勞動組合是基本形式，通常稱為集體農莊。協作社相當於中國的互助組，只有勞動協調的形式，與分配無關；農業公社中，一切生產資料都歸公有，社員沒有個人經營的宅旁園地和家庭副業，社員共同勞動，收入平均分配，相當於中國的人民公社；至於農業勞動組合，它的主要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為全體社員所有，土地屬國有，由農民永久使用，實行按勞分配，社員可以經營規定的宅旁園地和家庭副業，作為收入的輔助來源，規模比中國的初級農業社為大，但比高級農業社為小，其性質與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相同。在集體化的過程中，協作社和農業公社很快就被淘汰了，剩下農業勞動組合，統稱集體農莊。蘇聯的集體農莊，按農戶計算，平均每一農莊為一百五十戶，而中國的人民公社，照一九五八年底公佈的數字，平均每個公社達四千七百五十六

戶，比蘇聯的集體農莊大幾十倍。

中國用了四至七年的時間，就實現了蘇聯十五年才能達到的目標(請注意，蘇聯在解放前已是資本主義經濟，糧食已基本過了關，而且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機械化，而中國則不然)，又用了兩年，即共計九年，就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其程度實際上已超過了蘇聯當時農業公社的水平。根據最近的材料，雖然已退到以生產大隊爲核算單位，但一個生產大隊仍然比蘇聯的集體農莊要大，而且仍不准種自留地和經營家庭副業，其平均主義程度仍然十分高。鑑於目前中國農村的物質條件如此之差，農民文化水平如此之低，相信不會得到預期的效果的。

你知道，我的專業是研究經濟的，加上你身在中國，我十分注意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當我把這幾十年來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主要是中國的經濟政策及其後果作了深入的分析之後，我得出一個結論：計劃經濟和指令經濟對任何社會都容易走入死胡同，對落後國家尤其如此。其中原因，上面已分析過了。而與計劃經濟相對的市場經濟則易給社會注入生機，個人的潛能也能得到進一步發揮，目前一些奉行市場經濟的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正在起飛。在和平競賽中，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有機地結合起來。不過，在技術上似乎很難辦得到。前途如何，甚難逆料。

分析了一大通社會主義經濟之後，我當然十分記掛著你。我現在身在異國，由於你身處中國山區農村艱苦地區，我能不時常憂心忡忡嗎？最近知道可以從香港寄食品回大陸，稍爲放心了些。但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到底是不能不關心的，還有你的將來呢！

國家和民族總是要向前發展的，當整個世界都在向前發展的時候，一個國家是不可能長期停滯不前的。中共領導人當然也會不甘落後，最終還是要走世界人民共同走的富強道路的。也許不久就會出現重大的轉機呢？

丹芷從理論上分析社會主義經濟的論點，陳曉乾雖然大部分都曾學過和接觸過，但計劃經濟、指令經濟與農業集體化的關係，以及計劃經濟可能把一個國家引入死胡同的論點，則是他首次聽到的。如果她的論點成立，則中國今後的政局一定會反反覆覆，而兩條路線的鬥爭，就可能越演越烈了。

# 第九章 香消玉殞

(一九六一年四月 — 一九六一年五月)

(一)

四月中旬的一個黃昏，顏金鳳來訪。

在陳曉乾的眼中，這位十九歲的少女，似乎蒼老了許多，竟然在額上長出了兩條隱隱約約的橫紋，當她揚起眉毛時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臉色當然已完全沒有了紅暈和光彩，雙唇也灰白無光，變化最大的是那雙原先水靈靈的、蘊藏著一股野性風情的眼睛，現在已不那麼秋水盈盈了，卻不時流露出憂鬱的神色而黯淡無光。她那模特兒般的身材，現在也發生了一些變化。不錯，她仍然十分苗條和曲線玲瓏，但她的背部已微微彎曲，或許這是生活的沉重擔子和深沉的憂慮煎熬成的。她那原是十分合比例的把衣服裝得十分飽滿的胸脯，現在似乎略有收縮。她穿一套補了好幾處補釘的舊唐裝衫褲。陳曉乾才想起，由於這一兩年的布票已減少到每人只夠買一套內衣褲，人們的穿著越來越破爛了。

「你們插完秧了吧？」陳曉乾問她。

「剛剛插完。」她答道。「公社化以前是在清明節前插秧完畢的，但自一九五九年以來，都是四月中旬才插完。」

「是管理不善造成的？」

她點了點頭，然後補充說：「還有，勞動力也少了，勞動力的質素也差了。我們處於半饑餓狀態有兩年了，沒有死一半人已經不錯了，還能希望大家勞動的時候和吃飽肚子時一樣帶勁嗎？」

「在管理上，近來應該有所改變吧？」他問，「自去年十一月中央發表《農業十二條》後，本月二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又明確提出『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難道這還不能調動社員的積極性嗎？」

「應該說，現時農村的問題主要是政策問題。政策問題解決了，即使勞動力少了，勞動質素差了，也會慢慢好轉過來的。」

「我剛才提到的不是政策嗎？」

「你對農村了解得還是很少的，今晚我就好好給你說說吧。」

「那太好了。」

「政策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她說。「本月二日的社論還有一段：農村人民公社一般地分爲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即生產小隊，以生產大隊所有制爲基礎的三級所有制，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我認爲，關鍵的問題是以生產大隊所有制爲基礎的政策妨礙了復元。」

「爲甚麼？」甘老師曾和他討論過這個問題，說要生產小隊爲基礎才能真正解決農村的問題，但他想要聽聽這位絕頂聰明的少女的看法，是否與甘老師的看法一樣。

「公社化開始時，對於公社的所有制是說得十分含糊的，不過是傾向於以公社一級爲基礎。有些地方還搞聯社，即幾個公社聯合起來，共同擁有生產資料和拉平分配產品，個別地方甚至試驗以一個縣爲一個公社。」

「這些我也聽說過，後來中央制止了。」

「中央在一段較長的時間內還堅持以公社爲基礎，大力提倡發展公益金和公積金，無償大協作這些所謂共產主義因素，所以出現了『一平、二調、三收款』的做法，使農民們人心惶惶。」

「甚麼是『一平、二調、三收款』呢？」

「所謂『一平』，就是在公社範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產品；『二調』是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三收款』是銀行方面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

「這與提倡發展公益金和公積金有甚麼關係呢？」

「關係極大！」她強調說。「所謂公益金，就是從生產所得中提取相當部分用來搞集體福利事業，如敬老院、托兒所、幼兒院，最要命的還是用來辦公社的文工團、體育隊等；用來辦公社和大隊工廠、企業的公積金，也是從生產小隊中抽取的。既然中央提倡，而且認爲這些共產主義因素是人民公社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生命力所在，公社和大隊就有恃無恐地向基層生產單位，即生產小隊，任意抽取了。在我國目前農業生產力如此低下的情況下，這樣做會產生怎樣嚴重的後果，你是知道的了。」

「毛主席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召開的第二次鄭州會議上，似乎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那時他就提出，工資應當實行死級活評，公社應當實行權力下放，三級管理，三級核算，並且以隊爲核算基礎。這一兩年來又不斷強調『三級所有，隊爲基礎』。」

「我當時也看過毛主席的這篇講話，但我覺得上面還沒有找到問題的關鍵。當時毛主席說：『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後，刮起一陣「共產風」，主要內容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三是「共」各種「產」……所謂「共」各種「產」，其中有各種不同情況，有些是應當歸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業所需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鍋碗筷等，有些是不應當歸社而歸了社的，如雞鴨和部分的豬歸社而未作價』。從毛主席當時的講話中可以看出尚未抓到關鍵，所以這兩年農業生產仍未見有起色，只維持在不完全崩潰的水平。」

「那麼，關鍵是甚麼呢？」

「關鍵是不應搞人民公社！」她加重語氣說。「現在已經搞了，就應退回公社化以前的狀況，許多在公社化中出現的新做法，都是妨礙生產發展的。」

「你剛才不是說，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因爲以生產大隊爲結算基礎嗎？其他的新做法，如公共食堂、托兒所、敬老院等，與大隊爲核算基礎有甚麼關係呢？」

「本來是很有關係的，因爲如果以大隊爲核算單位，辦那麼多的公共福利事業就要由大隊負責。但這些公共福利事業，由於沒有物質基礎，加上社員並不熱心參加，或消極抵抗，所以時興了幾個月就空有其名了。因此，這些事物與大隊爲核算單位完全無關。」

「那麼，以生產大隊爲基本核算單位有甚麼毛病呢？」

「其實我也不反對盡快實現全民所有制，而以大隊爲核算基礎的確是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前進了一步，」她說，「但每前進一步，都需要有充分的物質條件和思想覺悟，包括人們的一定文化水平。但我們的差距仍很大，這點你也是親眼看到的，所以勉強走這一步，加上一九五八年大辦這、大辦那，把有限的物資用光了，同時又大量浪費人力物力，就更加缺乏前進一步的物質條件了。」

「回到原來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就能解決問題嗎？」

「當然最好是回到高級社以前的初級社，因爲從實際上來看，現時我國的農民，無論在物質條件和整體文化水平上，都較適宜於初級社。」

她的這番話，使他想起岑蕙在「反右」大鳴大放的大字報中所提到的「過早急於實現農業合作化，造成農村生產倒退」的論點。

「當然，現在不能回到初級社，但至少要把生產小隊作爲核算的基礎，農村的生產才能較快地恢復到原來的水平。」她又補充說：「以生產小隊爲核算基礎還不夠，還要准許私人養家禽、家畜，准許私人種自留地，也就是說，各方面都要回復到初級社的水平。」

「這不是倒退嗎？」

「沒有進過，又怎麼會退呢？」她說。「如果要照顧面子，名稱可以不改，外界又怎麼知道你是否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好形式呢？大家吃飽飯了，再從長計議不是更穩妥？」

她根本不像人們司空見慣的農村姑娘。以前，他沒有和她深入討論過這些重大的理論性問題，所以沒有發現她對政治經濟具有超常的敏感性。她不僅冰雪聰明，而且還善於思考，十分關心人民的疾苦。他對她的好感又升華爲敬重了。

「金鳳，」他深情地說，「你的確是個富有同情心的姑娘！」

「我只是關心我爸爸和周圍的人的疾苦，難道你明明看見大家沒飯吃都無動於衷？」

「你們的情況我當然也了解，所以我明白你的心情和想法。」陳曉乾說。「那些在農村耕田的人，當然也會思考問題，饑餓會使每個人都想想，這是爲甚麼？但許多人都接受了統一的提法：造成今天大饑荒的局面，是兩年多的自然災害加上蘇聯背信棄義。只有我們這些身歷其境的人才知道其中的真正原因。」

「如果領導人也和你這樣明白事理，中國人民就不會這樣苦難重重了。」

「據我看，中央領導人主要也是出於一片好心。」他說。「馬克思所描繪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確是引人入勝的，尤其對於我們已經落後了一百多年的中國人民。中央領導人提出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想中國人民早日進入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即富裕、自由、平等的共產主義社會。」

「但是，當事實已經證明是行不通時，爲甚麼還要硬撐下去呢？」她用嚴峻的眼光看著他，「也許他們沒有捱饑抵餓，所以就把自己的威信看得比民不聊生更爲重要？」

「我們中央領導的生活也不好過，」他說，「我聽蒙書記說，毛主席已許久沒有吃肉了，只吃一些豆製品，也算是和我們共患難的啊！」

「問題是，現時的患難是可以不出現的。即使出現了，如加以改正，也是可以很快就避免的，不要等到現在兩年多了，浮腫病死了那麼多的人，還捨不得真正的退！這大概是你所提到過的『政治影響、威信』等『無產階級功利主義』在作怪吧！」

「可能有這些方面的考慮，但我看主要是了解下層不夠和不及時，一層層報上去的多是報喜不報憂的材料。」

「出現這種現象，難道能把責任推給下級嗎？」

「你……」他有點不安地注視著她。

「陳老師，」她激動得流出了眼淚來，「我這種對中央領導的看法，我從來沒有對別人講過，包括我爸爸在內。我雖然年紀不大，但也見過一些政治風浪，每次都波及我爸爸，所以我對政治風浪特別印象深刻和敏感！」她拭乾淚水，「我只是個初中畢業生，但我對於我國的歷史還是用心研讀的。歷史告訴我，任何一個統治者，他在主觀上都是要民富國強的，這對於賢明的君主來說，是爲民族建功立業，而對於貪圖享受的統治者來說，是爲了有更多的物質供他揮霍。所以我絕不懷疑上面的良好願望。問題是，當領導人的政策不符合客觀實際時，他們是從善如流呢，還是死頂下去，或懷疑有人乘機攻擊、破壞，而寧願犧牲廣大人民的利益，去保持自己的尊嚴呢？」

他靜靜地聽著。這個少女所講的話肯定不是出於一時之氣。當然，政治是錯綜複雜的，絕不能用一兩句話就可以概括，但是，檢驗政治動機的好壞，即如毛主席所提倡的檢驗文學作品的標準一樣，應看其社會效果。

「我想中央會逐步改的。」他說。其實他也只是安慰她罷了。

「暫時改一下，以後又會重新冒進的！」

她竟用了「冒進」這個詞。

「你怎麼能得出這個結論呢？」

「我的親身經歷便是如此！」她說。「土改後是我們農民心情最舒暢、幹勁最足、物質最富裕的日子。但可惜好景不長，很快就強制搞農業互助組，到五三年搞農業生產合作社，即初級社。當時有人認爲冒進，於是就整頓了一下，還未站穩腳跟，又搞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又有人認爲冒進，於是又整頓一下，但還未整頓完，又搞人民公社。每

次冒進一步，我們農民受苦受難的程度就升一級，這次整頓以後，可能又要搞些更加厲害的名堂，到時就更慘了。所以我對前途十分悲觀！」她又暗自流起淚來。

「應該看到，世界總是向前進的，」他安慰她，「你千萬不要灰心。」

「我個人倒無所謂，」她說，「可我爸爸熬了這些年，雖有一顆關心群眾疾苦之心，卻每次都遭到批判，他身體弄到今天這個地步，又有誰可憐呢！當然不是村民不同情，而是大家都有心無力。自大躍進以來，我們村因患水腫病而死去的已有十二人，有兩個竟是三十五歲左右的大嫂！有人說，吃竹籽太過寒涼，加速了他們的死亡。但是，如果不吃，他們也早就餓死了！」

「你爸爸的病情沒有惡化吧？」他現在才有機會問這個問題。

「水腫這個病很難說，」她又拭著淚水，「有些人白天看來還是平常的樣子，但早上一覺醒來就斷了氣呢！我每天早上起床都擔心著。吃竹籽的確使我爸越來越浮腫了。不過現在連竹籽也吃精光了。」

「你不必擔心，」他又安慰她說，「我的朋友從廣州來信，告訴我可以從香港寄食品回廣州了。我已經去信叫我爸爸從香港寄食品到廣州，再由我那位朋友轉寄來給我。你爸爸就有救了。」

「謝謝你，陳老師，」她哽著喉頭說，「如果能救得我爸爸的命，我甘願爲你……」她哽咽著，一邊用手揩著臉上的淚水。

「別這樣！」他拍了拍她的肩膀，然後拿出兩斤糧票來給她。

「我記得這個月你已經給了我三斤糧票了，再給，你這個月就只有十六斤口糧了。」她不願收下。

「不要緊的，你收了吧！」陳曉乾把糧票塞往她冰涼的手裡，「當我知道香港可以寄食物進境之後，我的肚子似乎不像往常那麼餓得發慌了。以後每個月寄來兩次，你爸爸和冠英媽媽就會好過的了。」

「我怕我爸爸等不到你收到食品那一天了！」她又淚盈於睫。

「不要太悲觀，天無絕人之路嘛！」他溫柔地撫摸她凌亂的頭髮。

她忽然情緒變的更加低落起來，喃喃地說：「可惜你將來每月收到的兩次食物，救不了那無數患了水腫病即將餓死的人哪！」

(二)

今天是四月二十七號，陳曉乾本月的口糧早已經用完，並向同事們分散借了共五斤糧票。他爸爸從香港寄出十斤麵粉和五斤豬油已經有一個月，但他還在盼呀盼的。再借已不可能了，因爲臨近月底，每個人都已用光了自己的口糧，至少是所剩無幾，僅夠支撐餘下的幾天。

他昨天只吃過一頓三兩的雙蒸飯。今天下午郵遞員來，仍未有食品寄到。他得想辦法才行。他去和會計鄭金才商量，是否能有些解決辦法，結果無功而退。到了晚上，他仍未想到辦法，又餓得發昏，雙腳軟弱無力，額上和身上不住冒冷汗。他睡在床上不敢多動。多動了，腸胃翻動起來，就更不得了。但是他不能睡在那裡等餓死的呀！他已經餓了三天，還有四天才到下個月一號。一個體格強壯的人也至多只能支持七天，他大概過不了五天就會完蛋的。他想，廣大農民長期經常有兩三天沒半顆糧食下肚子，而自已作爲教師，每個月有二十一斤口糧，已經算是很好的了。他想起顏金鳳和張冠英來。她們當然也是經常兩三天沒半點東西吃的。多可憐！

腸胃一陣大攪動，彷彿把心臟都拉了下去，他全身一陣冰冷，突然陷入半昏迷狀態。

甘老師推門進來，手上捧著一大盅馬齒莧，上面插著一雙竹筷子，叫道：「陳老師，

來，吃這玩意頂餓！」

陳曉乾迷迷糊糊地看見甘老師放在他桌子上那盅菜冒出騰騰熱氣，精神爲之一振，就在床上坐了起來。

「吃吧！」甘老師說，「這是我們種的馬齒莧菜，剛長得一半，我見你沒東西吃，就把它提前收割了，作爲應急嘛！」

陳曉乾二話沒說，翻身下床，坐到桌子旁邊，拿起筷子，大口大口吃了起來，一口氣吃了半盅，才停了下來，對甘老師說：「謝謝你這及時雨！」

「不必謝。明天再想辦法，可能還有一頓。馬齒莧是有益腸胃的植物，多吃點無妨。我有點事，你慢慢吃吧！」甘老師說完就走了。

不一會，陳曉乾就把一大盅馬齒莧吃光，連湯也不放過，全部倒進口中。肚子已經脹了起來。現在他才覺得，這菜有一種特殊的氣味。

他振作了一下，趁著天色還亮，就穿好鞋子，走出校門，一個人漫無目的地走向鎮上。走到鎮盡頭處，他想起彩虹橋來，於是就向彩虹橋走去。

近來，每當他有心事的時候，或每當他餓得難以支撐的時候，他總會想到彩虹橋。他也喜歡到彩虹橋散步，看看那悄然流逝的江水，看著那豎立在兩岸的峭壁，以及在峭壁縫中長出來的矮小而強悍的馬尾松，他會產生一線希望。任由狂風暴雨的襲擊，任由幾十年大旱，任由風雲突變，這座橋和江兩旁的峭壁，以及峭壁上頑強地生長著的矮馬尾松，都默默地年復一年地存在著。急湍流過的江水，有水漲和水落之時，據說從來沒旱涸過。這都給了他一種啓示。當然，他來了這裡近三年的時間，彩虹橋本身也出現了變化。它的鐵欄杆，也許曾經存在過幾十年、幾百年，但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底的一個晚上，全部被拆了下來。現在，兩旁空空洞洞的，給予人們一種不穩固的感覺。

他來到彩虹橋，走到中央，在橋邊坐了下來，雙腳伸出已沒有了鐵欄杆的橋外。現在是江水上漲的季節，水面離橋面不到十米，略爲混濁的江水急速地、打著旋渦呼呼而過。若是秋冬季節，江水溫順地流過，清澈見底，離橋底至少有二十米高。

他低迴地朗誦一句詩：「曲水爭流去不還！」

忽然有人叫道：「陳老師，你在這裡呀！」

是顏金鳳的聲音，雖然親切，卻帶點悲涼。

「你在爲歲月流逝而傷懷嗎？」她已經站在他身旁。

「坐下，坐下！」他邀請她。

她靠近他坐了下來。

陳曉乾記得五九年清明節這個時候，正是農民收工回家之時，所以這條橋是人來人往的。然而，現在則是一片沉寂，渺無人跡。誰有精力餓著肚子勞動到這麼晚呢？

「你到鎮上來找誰呢？」他問。

「找你。」

「有甚麼事嗎？」他立刻警惕起來。

「唉！」她沉重地嘆了一口氣，然後吞吞吐吐地說：「我只是想告訴你一件事，我打算接受韋炳全給我的十斤糧票！」

「有甚麼條件嗎？」他迅速問道。

「這個時候，韋炳全這種人不乘人之危嗎？」聲音更加淒切。

「甚麼條件？」他更加警惕。

她沒答他，眼淚奪眶而出。

「他的條件是要你嫁給他嗎？」

她仍然沒有答他，卻開始嚶嚶地哭了起來，然後把臉伏在他的肩膀上。這是一個危險的動作，如果一不留心，就會掉下江中，所以他用手摟著她的背部，她就乘勢倒在他的

懷裡，盡情地痛哭起來。

「如果你不喜歡他，你是不必嫁給他的。」他撫摸著她的頭髮，溫柔地說。「我告訴過你，一個月前我爸爸已經從香港寄出了十斤麵粉和五斤豬油，這一兩天應該到了。我收到東西後，全部給你。」他又補充說：「以後還會陸續寄來，你放心好了。」

過了一會，她停止了哭泣，滿臉淚水地抬起頭來，說道：「陳老師，是我們害了你，使你餓了幾天，至今還沒有東西吃。」

「我剛吃過。」

「你不要騙我了。」她說。「我早些時到過冠英家，後來又到學校找你，碰到甘老師，他們都把你的情況告訴我了。」她偎在他懷裡更緊了。「再過幾天你也可能會餓死的，我答應你，我明天拿幾斤糧票來給你。」

天色漸漸暗了下來，但晴朗的西邊上空，隱約還有幾抹金黃色的晚霞，映在她滿佈淚漬的蒼白而美麗的臉孔上。不知道是霞光的輝映，還是她感情激動，她的兩頰忽然紅艷艷起來，兩瓣原來毫無血色的嘴唇也一片緋紅。這是他當年初見到她時的動人、朝氣蓬勃而艷麗的面相。它已消失多時，現在突然重現，這使他不禁心花怒放。他一時忘情，忘記了回應她的說話，只顧說：「金鳳，你現在多漂亮，我喜歡見到你這個樣子。」

「陳老師！」她變得羞答答起來，面孔變得更加紅艷，但她的眼睛向下猶豫了一下，又勇敢地抬起頭來，怔怔地看著他的眼睛，「如果你喜歡我現在的樣子，你就好好地多看我幾眼吧！把我的這個印象深深印在腦子裡，這樣我不就永遠留在你心中了嗎？」說完，她露出了迷人的笑容，並溫柔地把一邊臉枕在他的胸脯上，「也許，以後你沒機會再見到我這個樣子了！」

「你說甚麼？」她的最後一句話又使他甚感不安，「你是說……」

「我是說，」她打斷他的話，「也許你以後再沒有機會見到我這個樣子了！」她用手掌撫摸著他的胸部。

「你真的爲了十斤糧票就違背自己的意願嫁給他嗎？」他把腰挺直，失聲地質問，但又立即放柔了聲音：「真的不能再等一兩天？你爸爸的病情真的這麼嚴重嗎？」他爲了張大嬸，已經多天沒有去找她父女倆了。

她忽然又伏在他的胸膛抽泣起來，並斷斷續續地說：「我已經有四天沒吃過一粒飯，我爸爸也有兩天沒有任何東西進肚子了！」她捉住他的手，緊緊地但無力地握著。

他感到她的纖長手指一陣冰冷。她似乎是在貪婪地吸取他的體溫。他知道，他自己的體溫也不高。

他反過手來，也用力地握著她的手，聲音哽塞地說：「我立刻去借！」

「你已經借過了，」她伏在他胸膛上喃喃地說，「我知道你借過了，但借不到。這個時候，誰會有多餘的糧食借給別人呢？所以你也餓了幾天了。」她提起他的手，把它放在自己的嘴唇上：「我可憐的哥哥！」

聽了她的話，他感到無限惆悵。的確，他已經不可能借到任何食物了。

「我明天就給你帶幾斤糧票來。」她重複著，聲音帶著無限關懷。

他才想起，她已經說過這話，便迅速答道：「不，我不能要你的糧票。你也不應該要韋炳全的糧票，除非你真的願意嫁給他！」

她的嘴巴仍然貼在他的手背上，似乎在發燙。

「我不會嫁給他的！」她堅決地說，「我最討厭他那種人，我寧願嫁給山裡一個文盲的老實人，也不嫁給他，我最不喜歡他那種恃勢凌人和貪婪的思想！」

「那麼，你剛才爲甚麼說你打算收下他的十斤糧票呢？」他不明白地問，「你不是說他乘人之危嗎？他哪裡會這麼好心腸白白送糧票給你的呢？」

「送？當然不會那麼好心腸！就是向他借，兩三天後歸還，他都不同意！」

「那麼，是甚麼條件呢？」

「他……」她把臉深深地埋在他的懷裡，低聲而又清楚地說，「他說我如果不願意嫁給他，就要和他睡一個晚上！」

「甚麼？」他被嚇了一跳，他定了定神，看著橋下滔滔流過的江水，說道，「你把我嚇壞了，差點兒掉到下面去了。」

她這回沒有哭，而是笑了起來：「如果像現在這樣，你抱著我一起掉下江心去，我倒是求之不得的！倒是一了百了！」

他把她扶正坐好，然後問：「你答應和他睡一個晚上？」

「我沒有答應，」她怔怔地看著下面的流水，「我對他說，如果我到彩虹鎮借不到糧，我才答應和他……」她頓了頓，「只睡一次！他竟說這是便宜了我！」

「太無恥了！」他憤怒地說。

「你可能不知道，他和幾個家底較好的初三年級年紀較大的男同學，用一盅飯就可以換得一些女同學的一次，已經有十多個女同學忍不住餓，和他們睡過覺了。這件事，連班主任也是知道的！」

「爲甚麼不制止呢？」

「在這饑荒的年代裡，誰能制止呢？」她說，「在貞節和活命之間作出選擇，你會選擇甚麼呢？」

「太悲慘了！」他的眼眶濕潤起來。

「這有甚麼慘的！」她用不無諷刺的口吻說，「再過些日子，恐怕用這種方法換一盅飯也難了！」

「爲甚麼？」

「誰還有精力和多餘的糧食拿出來去換這玩意兒呢？」

「食色性也，到底『食』放在前！」他感嘆地說。

「聽說在舊社會發生饑荒時，有許多窮人家賣兒賣女，可現在卻沒聽說過。」

「人人都沒飯吃，買小孩來做甚麼？」他答道。

「你說得對，我聽說貴州那邊，有父親吃自己兒女的事！」她嘆了一口氣，「如果再這樣下去，不出半年，這裡也會出現人吃人的慘劇！」

他感到內心作痛，比起饑餓來還要難受一百倍。他又想起原來的話題：「你真的答應了和他……一次？」

「我還沒有最後答應他。我來找你，本來是向你求助的。」她又嘆了一口氣。「我現在才知道，你的確已經無能爲力。我也知道再等兩三天，你朋友從廣州寄來的食物可能到達，但我爸爸的確不能再等了。難道我能忍心看著他活活餓死嗎？」她又哭了起來，轉身握著他的手，這次比剛才更冷，似乎血液停止了流動。

她已有四天沒吃過東西了，已差不多到了餓死的邊緣。一陣強烈的同情心突然爆發，他要盡量給一個知己朋友，一個可憐少女以溫暖：他雙手緊緊握住她纖瘦的雙手。「金鳳，你很冷嗎？」

她慢慢抬起頭來，晴朗的夜空雖然沒有月色，但閃爍的星光仍然使他清楚地看到她的表情：她雙頰的紅暈連最後一點色彩都完全消失了，嘴唇變成慘白色，雙眼無神，帶著一種沒有光彩的深沉倦意。她只迷糊地看著他，沒有表情，也沒有做聲。突然，他感到她全身發抖，彷彿置身於極度寒冷之中。

他立刻雙手捧住她的臉孔，那臉孔也是冰涼一片。「你怎麼啦，金鳳？」他大吃一驚，牢牢地摟住她。

「我有點暈，」她聲音微弱地說，「我感到發冷，」她的嘴巴在噏動著，「從嘴巴吸進的空氣很冷，冷透了心窩！」之後，她把臉側伏在他的肩膀上，好像一尊蠟像似的一動

不動。「你能給我呼些熱氣嗎？」是極微弱的懇求聲。

他毫不猶豫地以滿腔熱情慢慢地把氣吹進她的口中。她似乎有了點生氣。他感到他捧在手上的臉頰慢慢暖和起來。他停止了往她口中呼氣，然後把她整個身體抱在懷裡，他要用自己身體的暖氣溫暖她。「可憐的孩子！」他用哭鼻子的聲音說。

過了好一會，她在他懷裡掙扎起來：「哥，謝謝你！」

他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起來：「怎麼搞的？寄出了一個月的食品還未到，怎麼搞的！」他又用安慰的口吻說：「可能明天就到呢？」

「即使是明天郵局送來通知單，你也要到縣城去領取，要到後天才能回來，我爸爸等不到那個時候了！」她補充說：「何況明天不一定到！」

「也就是說，你必須……」他痛苦地說。

「也就是說……」她停頓了好一會，「我不得不如此了。」

他能說些甚麼呢？她爸爸的確不能再等了，就連她本人也等不下去了。而他也的確毫無辦法。勸說她等下去，這有關兩條人命的大事，他擔當得起嗎？她說得對，在大饑荒的日子裡，活命遠遠勝過貞操。

「哥！」她慢慢地說，「我知道你很難過，但你已經盡了力，我永遠不會忘記的！我對你說過，你即使有特殊關係，能弄到些糧油，你的能力也是極其有限的。你現在明白了：你連救我爸和冠英媽兩個人也沒有能力，還有你自己呢！進一步來說，還有我呢，還有冠英呢，還有……」她說不下去了，他看見她嘴唇又發紫了，並且乾巴得好像長了一層白霉。

「我到江下面給你弄些水來喝好嗎？」

「不，」她拉住他的手，她的手在哆嗦著，「過一會我就會沒事的了。我現在心情很緊張。」她在用力吞口水。

「你爸爸現在不會有事的。」

「我不是這個意思。」她閉上雙眼。

他溫柔體貼地撫摸著她凌亂的頭髮。過了一會，她的情緒逐漸平靜了下來。

「對於我們這裡山區的女性來說，貞操並不十分重要，」她仍然閉著眼睛，聲音沙啞地慢慢說了起來，「但也不是隨便送給任何一個人的。我受了這麼多年的學校教育，因此我是十分珍惜自己的貞操的。我原來決定把貞操留給我將來的丈夫，可現在不可能了。」

「真的沒有兩全其美的辦法？」他感到十分可惜。他也並不把貞操看得重於一切，但無論如何，即使這裡的人不重視貞操，她這樣做會使她心靈受到無可補救的創傷，這已是遠遠超越貞操範圍的悲慘事件了。

她沒有回應他的話，卻說：「在我還沒有知道你有了女朋友之前，我是準備把貞操留給你的，儘管我沒有十分把握你會討我這樣的女孩子爲妻。但有一點我是清楚的，在這裡的所有女孩子中，你最喜歡的是我，其次是冠英。」她越往下說，情緒反而更加平靜。

「我可憐的小妹妹！」

「當我知道你已有了一個十全十美的女朋友之後，我就猛然醒覺我不配。之後，我就決定把貞操留給自己了！從我懂事起到現在，除了你之外，我未曾遇見過一個我願意嫁給他的男人。可是，命運卻要我把貞操送給一個我非常討厭的粗俗男人！」

他爲她流出了酸酸的淚水，滴在她的臉上。

「哥，你哭了？」她幽幽地問。

「是的，我爲你哭，爲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哭！」他幾乎泣不成聲了，「我還哭自己無能，就是那麼幾斤糧，我都沒辦法給你弄來！」

她伸出顫抖得很厲害的雙手，用手掌哆哆嗦嗦地捧住他的臉孔，深情地說道：「哥，我知道你想甚麼，你覺得我和那姓韋的睡過覺以後，就不再是個完美的女子了，而你是

追求完美的，是嗎？」

「不，金鳳，在我的心目中，你永遠是完美的，」他止住了哭泣，「你最完美的地方是有一顆偉大的愛心，你愛你爸爸，你愛你周圍的人。至於肉體上的事，那是微不足道的，何況你這是萬不得已的啲！」

「哥，」聽了他這麼說，她忽然振作起來，放下哆嗦的手，然後坐開一點點，「我有一個建議，你聽了以後如果不同意，請千萬不要生氣，或產生別的想法，你答應我嗎？」

「我答應你！」他毫不遲疑地說。

「我……」她把頭別開，帶著不勝其情的口吻說，「我想我去和姓韋的……之前，你和我……我完全沒有別的意思，我只是不想太便宜了那小子。……而你我的確是一雙十分要好的朋友……差不多有情侶那麼好……」她忽然掉過頭來對著他，雙眼雲霧滃然地問：「你不覺得我太過分吧？」

他一時說不出話來，不知道是酸還是苦，思想上理不出一個頭緒來。

「哥哥！陳老師！」看著他怔怔地望著下面迷濛的江水，呆若木雞的樣子，她似乎變得有點驚慌起來，「你不要嚇我，你不同意就算了，我知道我不配！但我的確沒有別的意思！」她掩面放聲痛哭起來。

他的腦子一片空白。他似乎陷入了一個萬千思緒混雜在一起的離亂世界。「金鳳！」他忽然感情充沛地叫了一聲，「我可憐的小金鳳！」說完，他伸出雙手去把她抱住。

她往橋下看去，下面的江水在急速地流著。「這地方危險，我感到頭暈，我們到別的地方去吧！」

他跟著她站了起來。她領著他蹣跚地走下河堤，往那個棄置了的水車磨坊走去。走到磨坊門口一塊小草坪上，她拉著他的手，讓他和她一起坐了下來。

她稍爲離開他僵直著腰板坐著，雙手往後叉在地上，仰望滿天繁星，似乎在等待甚麼。

他側過身來看她。此時天空的星光更加閃爍，星光下是一個完美的側影：那黑色唐裝衫恰到好處地包裹著的一副模特兒般的身材，那纖纖的小蠻腰，那玲瓏浮凸的曲線，那圓滑而下垂的雙肩！一個思想突然回到他的腦子裡：這個無瑕的少女身軀，這大自然的精心傑作，僅僅爲十斤糧票就將要被一個粗魯而庸俗不堪的男子玷污！悲痛之情，無以名狀，他不禁仰望穹蒼，哭叫道：「爲甚麼會這樣？爲甚麼？」

他含淚又轉過身來看她，那個完美的側影，一動不動地處於定格之中，更加像藝術大師的一尊塑像。然而，塑像的頭慢慢低了下來，一連串黑色的淚珠急速地滴了下來。

「金鳳！」他把她上身抱在懷裡，「我的妹妹，我願意割出十斤肉來換取這十斤糧票，我願意用性命去換回你父女的命！」

她沒有做聲，伏在他懷裡抽泣著。過了一會，她慢慢抬起身，閉上雙眼，右手握住他的右手，把他的手掌拉往她的胸部。當他的手掌壓在她那玲瓏浮凸的少女乳房上時，他好像觸電一樣，立即要把手拉開，但卻被她的手緊緊壓住了，他結結實實地感到她那尚有彈性的乳房在上下起伏，脈搏時強時弱。她含混地叫道：「哥哥，你真的嫌我們鄉下人不衛生……」

於是，他不再企圖把手拉開了。然而，他卻沒有任何衝動。他雖然在香港那個洋化、開放的社會長大，但畢竟出身於書香門第，崇尚道德觀念。他甚至還未吻過他的愛侶丹芷，也未曾擁抱過她。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實實在在地用手掌捧著一個美麗少女的美麗乳房。他這個多情而又充滿唯美觀念的青年，照理是會產生強烈的性衝動的，可是現在卻一點都沒有，有的只是感激之情，混合著一種莫名的惆悵與悲憤。

「哥！」她似乎支持不住了，握著他的手又發冷起來，「我沒有別的意思，我……」她說不去了，但他壓在她胸部的手掌感到她的心跳突然加速。

「金鳳！」他叫了起來，「你沒事吧？」

「我沒事，」她張開無神的眼睛，緊緊地但無力地握住他的手，生怕他拿開似的，臉上露出慘淡的笑容，「我沒事，我雖然餓得全身發軟，但我還支持得住，我……」她又閉上雙眼，「只是感到太緊張罷了！」

他對著她那變了色的花容月貌，不覺又怔了起來，內心又被一種莫名的痛楚絞動，不能自已。

「哥哥，陳老師……」她含糊地低聲地叫道。

他的感情更加雜亂無章。此刻，他沒有想到任何別的東西，他甚至沒有想到丹芷，沒有想到若然丹芷知道他和一個少女如此親熱會怎麼樣，他也沒有想過他這樣做在道德上有何不妥當。他此刻想到的只是如何不傷害這位即將為十斤糧票而出賣貞操的純潔少女。他知道她一直都很喜歡他，但他也知道，她不是個自私心重的人，而是個很有分寸和自尊心很強的女孩子。如果不是出現目前不可抗拒的情況，她是絕對不會這樣做的。

然而，有一點他此刻才意識到：他和她在這兩年多來互相幫助、互相鼓勵中建立了一種滲入心脾的友誼，而這種友誼有時竟超越男女之情。在某些時候，某些場合，它自然得溶合在一起，渾為一體。這在他和丹芷間的感情中也是未曾有過的，因為他和丹芷間的那種相敬如賓的感情，反而不像他和金鳳那麼自然，那麼理所當然。

「哥！」她似乎恢復了些活力，她放開他的手，然後仰起頭來看著他的眼睛。他發現她那柔情似水的雙眼已經沒有了淚水，變得清澈起來，含有一絲多時未見的歡樂。她的嘴很接近他的臉部，他聞到她從鼻子呼出來的少女氣味。「哥，你不會對我有甚麼看法吧？」少女味更濃郁了。

「我怎麼要對你有看法呢？」他有點神智不清起來，「我恨我不能救……」他哽住了。

她又閉著雙眼，用發抖的手捉住他的手，壓在她的乳房上，畏縮地、匆忙地揉動了兩下。他第一次感到有點衝動起來。

她停住了手，微微張開眼睛，把手繞著他的脖子。「哥，你真的不怪我嗎？」她從來沒有過這麼嬌媚。然而，在他看來，這是一種極度痛苦的折磨。他內心湧起一陣強烈的衝動，於是他不顧一切地低下了頭，吻她灰白色的嘴唇。她的嘴唇起初仍是冷冰的，但過了一會，就開始有了溫暖感，這種溫暖感逐漸加劇，跟著她的嘴唇一陣顫動，她的牙齒不住輕輕地碰撞他的牙齒。他才知道，原來他倆都沒有接吻的經驗。想到這裡，他便把嘴唇的肌肉放鬆，此時她的嘴唇也自然起來，於是兩人深深地吻著。他們吻了很久、很久。他感到她的胸脯在強烈地起伏，唾液大增，他嚐到了一種異常的甜味。

她突然驚醒，輕輕地推開他，說道：「我出來很久了，我怕我爸爸找我，我們不如……」她深深地低下了頭，沒有往下說。

他把她輕輕地推倒在地上，身體壓在她身上。她閉上眼睛，沒有動，在等待著，臉上出現一抹紅霞。然而，他壓在她身上以後，卻沒有進一步行動。過了好一會，他忽然放聲大哭起來，淚水流濕了她的臉孔。她在他下面也低聲地哭了起來。

過了一會，他止住了哭，雙手繞住她修長的脖子，對她說：「金鳳，我本來是同意你的建議的，雖然我還沒有考慮清楚這樣做的後果和含義，但我還是覺得我不應該那麼迂腐，因為我這樣做了你會好過些，一輩子都會好過些，儘管我倆都知道我們以後不再重演了。可是，我現在不能！因為此刻我的心十分悲痛，我的思想已經無法集中了，況且你已經餓了幾天，我怕你受不了！」他不斷吻她的臉頰，十分抱歉地說：「不要計較是否便宜了那姓韋的，你是為了你爸爸嘛，這種孝義的行為，我會畢生敬重！」

她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又流出了新鮮的淚水。於是，兩人臉上的淚水，混成一片。

他站起來，然後彎腰拉她也站起來：「你明天早上先拿韋炳全的糧票到鎮上來買糧回去救你爸爸，你自己當然也要吃東西。至於我，你不必拿糧票來了，我自己會想辦法的。」

「韋炳全已在我家裡等消息了，」她說，「他已經帶了兩斤米到我家，我叫他先煮飯

給我爸爸吃，我晚上回去才答覆他。」說到這裡，她強忍著淚水，把頭別了開去。

「唉，老天爺真的沒有眼，把我們趕得這麼絕！」他憤然地說。

她忽然摟住他，抬起頭去瘋狂地吻他的唇。吻到喘不過氣來之後，她便停了下來，突然轉身離去。

「等等！」他要跟上去，「我送你回去！」

「不，你千萬不要送我回去！」她連忙轉身制止他，跟著講出了一連串語氣激昂的土話來，然後就發狂地但蹣跚地向前跑去，不久就消失在一片蒼茫而慘淡的夜色之中。

(三)

晚上，陳曉乾徹夜未眠。到了天亮，他知道顏金鳳已含羞受辱失了身，他感到有說不出的難過。

他幾次都按捺著想去看她的念頭，但他終於沒有去。他怕在這個時候見到她。

上午十時，顏金鳳托人帶來三斤糧票，這使他感動得幾乎失聲痛哭起來！這三斤糧票包含著多少含義啊！

他正在忐忑不安、愁緒滿懷，考慮是否要把糧票送還給顏金鳳時，下午一時許，郵遞員送來了他盼望了整整一個多月的包裹領取單。他立刻請假到縣城去領取。

他第四天沒有吃過東西了。幸虧他有了顏金鳳的三斤糧票，不然他就無法到城裡去了。

他到鎮上的小食店吃了三碗二兩一碗的玉米麵。這是他餓了八十個鐘頭後第一次有糧食進肚子，所以三碗玉米麵也吃不到半飽。他本來想多吃兩碗的，但考慮到，雖然他就可以收到十斤麵粉和五斤豬油，但形勢仍然十分嚴峻，他已欠下同事們八斤糧票了，加上顏金鳳送來的三斤，就是十一斤了。也就是說，寄來的那十斤麵粉剛夠還債。下個月的口糧還要應付顏金鳳爸爸和張冠英媽媽的不時之需。尤其是顏金鳳用淚水和屈辱換來的十斤糧票，其中三斤已給了他，剩下的七斤，能支持十天就很不錯了，要支持到六月中下旬，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還有張冠英媽媽呢！然而，當他想到還有五斤豬油時，他就增加了信心。現在除了缺乏糧食之外，還完全缺乏油類。據蘇厚永來信所說，廣州等大城市的居民每月尚有二兩油，而小地方，如有種植油料作物的，定期供應一點，沒有種植油料作物的，就根本沒有供應了。彩虹這個地方，已經有兩年沒有油類供應了。他知道水腫病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嚴重缺油類。他想，他那五斤豬油至少可以保住顏金鳳爸爸和張大嬸的性命。

他到達縣城時，已是下午八時了。他找了個旅館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早上八時，他急忙去郵電局領取了麵粉和豬油，就起程趕回彩虹。他心裡有點不太踏實，他要趕回去給顏金鳳爸爸和張大嬸送去麵粉和豬油。看來，他們的水腫到了這個程度，光吃糧食可能不太靈了，必須有油類才行。他必需爭分奪秒。

黃昏時分，他回到彩虹。他不顧疲勞和饑餓，立即拿了一斤左右的豬油和兩三斤麵粉，急急忙忙趕到顏金鳳家。

然而，當他進入顏金鳳家時，他發現門沒有關上，屋裡卻是一片漆黑，一片死一般的沉寂。最初，他感到有點奇怪，後來一想，覺得不妙，於是就急步走進廳子。在異常漆黑的廳子裡，只聽見一陣陣十分悲傷的嚶嚶哭泣聲。伴隨著那悽慘哭泣聲的，是一些喃喃自語。

「金鳳！」陳曉乾叫了一聲，但卻沒有人回答。他又大叫一聲：「金鳳，我是陳老師，來看你們呀！」

哭聲戛然而止，變得更加死一般的沉寂。

他走到廳上的桌子旁邊，從身上拿出火柴來擦亮，把桌上的小煤油燈點著了。

只見顏金鳳伏在她爸爸的身上，一動不動。

他走近床邊，在黯淡的燈光下，只見顏星初的頭無力地向外倒了下來，似乎了無生氣。他用手往他鼻前試試，發現他一點呼吸也沒有了。他猛然一驚：他死了！

他把手按在顏金鳳的肩上。她似乎失去了知覺。他立刻把她的頭翻過來，迅速用手試她的鼻息，他的手沒有感到任何氣息，他更爲吃驚，呼叫道：「金鳳！」

他感到她的背動了一下，他知道她還活著，於是就把她抱了起來。她全身發軟，頭髮十分凌亂，雙眼緊閉，滿佈淚痕的臉孔蒼白得像死人一樣。

「金鳳！」他輕輕地搖著她，「你醒醒！是我，陳老師呀！」

她仍然沒有反應，身體更軟綿綿了。他騰出一隻手來，拿出清涼油來，擦了一點在她的人中和太陽穴上，然後他輕輕張開她的嘴巴，嘴對嘴地慢慢呼入自己的暖氣。過了一會，她突然哇地一聲哭出聲來，並在他的懷裡痛哭著。她哭了一會，他發覺她的雙手又冷了起來，哭聲越來越微弱。

他緊緊地抱著她，說道：「金鳳，你冷靜點！」他又給她的人中和太陽穴擦清涼油。過了一會，她又慢慢醒了過來。

「哥！」她仰起頭來看著他的臉孔，叫了一聲，「我爸爸死了！」又痛哭起來，並無告地摟住他。

他忍不住淚如泉湧。「可憐的孩子！」然後他振作一下，說道：「堅強些！我會幫你處理你爸爸的後事的。」

「我是不能夠沒有我爸爸的啊！」她哭得十分傷心。

「你還有我，」他停了停，「你還有我這個哥哥啊！」

聽見他這麼說，她慢慢停止了哭泣。

「我會好好對你的，好像你爸爸對你一樣好！」

她默默地偎在他的懷裡。但過了一會，她又抽搐著肩膀，低聲地哭了起來。

「你不相信我會像你爸爸一樣對你好嗎？」

她搖了搖頭，然後哽塞著聲音說：「我爸爸死了，我已是四大皆空了，覺得做人了無意趣！我爸爸是個有理想的人，我也是個有理想的人，儘管我們的理想並不太高，現在我爸爸這樣死了，我的理想也不再存在了！」

「我來遲了一步！」他嘆息地說，「我剛從縣的郵政局領回了麵粉和豬油。我知道晚期水腫病人最主要是缺乏油類。現在豬油拿來了，可你爸爸等不到了！」語調十分悲涼。

「再早幾天拿來也救不了他，」她說，「現在我才知道，他的死主要是出於絕望，是理想的徹底破滅啊！」她又補充一句：「我的理想也徹底破滅了！」

他何嘗不是理想破滅？然而，在他看來，理想歸理想，現實歸現實，人仍然是應該勇敢地活下去的。「金鳳，你還是應該節哀順變，絕對不應悲觀失望，我們國家還是有前途的。」他也知道，他的勸慰多麼無力。

「我最敬愛的爸爸死去了，我唯一的親人死去了，這對我來說，是無法補救的！」

他輕輕拍著她的散髮，一邊說道：「我明白你現在的心情。但是，請你放心，我永遠是你的好朋友，我會和你有福同享，有禍同當的！」

她沒有做聲，但卻十分溫順地讓他撫摸自己的頭髮。

他陪她過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在他的張羅下，請了幾個鄉親，把顏星初草草埋葬了。

顏星初埋葬在後山崗的一塊新墳地上。在那一排土墳中，顏星初是第十三個新埋葬在那裡的渠梁人。

幾個鄉親把顏星初埋葬後就離開了，只剩下顏金鳳和陳曉乾兩人。陳曉乾知道，並不是村民無情，而是因爲在全村中，差不多每一個有五十歲以上的人的家庭，十分之八已辦過喪事，還活著的正在等死，所以已經麻木了。

現在只剩下顏金鳳一個人了。陳曉乾知道，她傷心透了。前天晚上，她才忍受莫大的屈辱，以自己的貞操換取十斤糧票，其目的僅僅是爲了救回她爸爸一命。然而，她爸爸的命只能多維持一天，她的確是悲痛欲絕。她在她爸爸墳前似乎已經顯得有點麻木，她再沒有哭泣了，只是蹲下來，長久地看著他爸爸的新墳，嘴巴在嚅動著，似乎有講不完的話要對她爸爸說。

「回去吧！」他彎腰拉她的手臂，她慢慢地起身，雖然捨不得離去，卻仍然神情木然地被他拉著走了。

陳曉乾下午三時回到彩虹鎮，心裡惦念著另一個人：張大嬸。

他直接來到張冠英家。

張冠英不在家，只見張大嬸一個人睡在床上。她腫得很厲害，臉部幾乎成了一個球形，雙眼幾乎見不到眼縫，眉毛也稀疏得幾乎見不到了，膚色蠟黃，面皮好像包著一層腐爛的水份。陳曉乾進入她房間時，她沒有甚麼反應，這使他吃了一驚。

「張大嬸！」他走得很近、很近，略爲放大嗓門叫了一聲。

張大嬸的雙眼縫似乎動了一下，然後從沒有嚅動的嘴唇中發出一個微弱的聲音：「曉乾，你終於來看我了！」

「怎麼，你叫冠英找過我嗎？」他握著她那好像充了氣的脹鼓鼓的手，問道。

但是，她沒有反應，他心裡發了慌，看來她也不能呆多久了。

他跑到廚房，灶頭的鍋裡還有一碗乾飯。他明白了，糧食的確救不了患晚期水腫的病人。於是，他二話沒說，轉身走出門，快步跑回彩虹中學。

他回到房間，包了三斤左右的麵粉和裝了一斤多豬油，又連忙跑回張大嬸家。這時張冠英剛回家。

張冠英一看到陳曉乾，就如獲至寶地上前拉著他，用哭泣的聲音叫道：「陳同志，我這兩天到學校找您都找不到！」

「我剛才來過，已經知道你媽媽的情況了。」他說。

「我媽……」她突然哭了起來，「我媽前天晚上就變得十分虛弱，不時昏迷。我已經煮乾飯給她吃，但到了今天早上，她連飯也不想吃了……」她又哭著，「怎麼辦，陳同志？」

「她是缺乏油類，」他用肯定的口吻說，「來，我這裡有豬油和麵粉，我們趕快弄一碗豬油麵疙瘩給她吃。」

他在試味時吃了一小口，感覺是生平從未吃過這麼好吃的東西，經過喉頭，真是甘香無比。其實，烹煮時發出的氣味已經使人唾涎欲滴。他才親身體驗到，油類對人類是多麼的重要。他已經有兩年沒有嚐過油類了，所以對油類有強烈的敏感性。

張冠英用瓦湯匙慢慢餵她媽媽吃麵疙瘩。她起先吃得很慢，但吃了兩三口之後，就逐漸加快了速度，不一會就把一碗豬油麵疙瘩吃完了。

張寇英感到有了信心，臉上有了笑容，低聲地對她媽媽說：「媽，這是陳同志弄給你吃的豬油麵疙瘩，好吃嗎？」

張大嬸慢慢張開眼睛，眼縫似乎寬了些，聲音微弱但還算清楚地說：「曉乾，謝謝你！」

「張大嬸，你好好休息吧，我不打擾你了！」他拉了拉張冠英的手，示意她到廳上去。

他們來到廳上，陳曉乾對張冠英說：「冠英，看樣子我的判斷沒錯，是缺乏油類，你媽得救了！」說到這裡，他不期然想起顏金鳳爸爸，聲音變得低沉地說：「可惜，我遲了一步，未能及時救回金鳳爸爸的性命。」

張冠英吃了一驚，問道：「星初伯過身了？」

他點了點頭：「是昨天晚上的事。如果我這豬油早來兩天，他肯定是可以活下來的。」

她用衣袖拭著眼睛，哭了起來：「我擔心我媽媽也太遲了。」

「你剛才也看見，她吃了豬油麵疙瘩之後，立刻就好了許多。沒事的，我可以保證。」

聽了他這麼說，她才放心地點了點頭，並十分感激地說：「謝謝您，陳同志，我媽能夠活下來，全靠您幫忙了。」

「她能夠等到今天，也是她命不該絕。」

「要不是上次您送給我們幾斤米，她也等不到現在了，」她又感激地說，「可以說，我們母女的性命，是您救回來的！」

他沒有正面答她，只說：「你要好好照顧你媽媽，每天吃的豬油慢慢增加，我估計四五天之後，她就會穩定下來，然後我再給你們想辦法，支持到六月下旬是不成問題的。」

「陳同志，您對我們太好了！」她感動得哭了起來。

「我們是應該互相幫助的。」他看著她消瘦的臉孔，無神的雙眼皮大眼睛，吩咐說：「你可能也餓了幾天了，你也應該吃點東西。」

她沒有做聲。過了一會，她又拭擦著淚水，說道：「可惜，星初伯畢竟等不了，金鳳不知道悲傷成怎樣！」

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陳同志，」她說，「她最尊敬您，最聽您的話，您要好好安慰她，開導她才好。」

「我會的，」他的心飛到顏金鳳那裡去了，「你也要開導她關心她，你們是好朋友嘛！」

張冠英用力地點了點頭。

(四)

陳曉乾忙了一天一夜，沒怎麼吃過東西，現在回到房間，感到十分疲倦，肚子更是餓得不得了。他本想大吃一頓，但考慮到更嚴峻的現實還在後頭，絕不能鬆懈，所以只弄了一碗豬油麵疙瘩來吃，只填塞得半飽，因有豬油，所以雖然仍然餓，感到不滿足，但已經有了一種長期沒有過的舒服感。

他決定第二天一早就去看顏金鳳。在埋葬了她爸爸後，他本想多陪她一天，但因他只向學校請了三天假，而且她勞累了那這麼久，也該好好休息，如果他在她身邊，恐怕會影響她休息。他會和她好好從長計議她今後的生活和出路的。她的確是個極可憐的姑娘，他要盡一切辦法幫助她，安慰她。他甚至想，如果他沒有丹芷，他願意娶她爲妻，讓她一輩子幸福、快樂，以補償她的心靈創傷。現在當然不可能娶她爲妻，但他也要把她當親妹妹看待，而且還要恰如其份地給她精神慰藉，使她感到人生的溫暖。他打算再給她三斤麵粉。

晚上，他到他和甘老師的開荒地摘回十多斤蔬菜，加上些麵疙瘩，放了幾兩豬油和半斤豆醬，煮得香氣撲鼻。然後他約了甘老師、周老師、吳老師三人，一起大吃了一頓。

他對於顏金鳳剛死了父親一事，本來仍然感到十分悲痛，但現在正是月底，他又借了這幾位老師一些糧尙未歸還，他們也餓得難受，不如有福同享，做個人情，飽吃一頓，嚐嚐八百天來未曾嚐過的油類滋味。

由於太累，又由於晚上吃了一些豬油，陳曉乾從來沒有這麼好睡過，一覺醒來，已經是早上七時半了。他翻身起來，準備洗漱後就去向何校長請一天假，去顏金鳳處。其實，這大半年來，每人每頓是一盅稠稀飯加一兩鹹豆醬，他在食堂已沒有甚麼工作可做了，會計謝金才一個人應付已綽綽有餘。他甚至不必向何校長請假，向謝金才說一聲就可以了。學生只在上午上三節課，其餘時間師生都自由活動，星期六、星期日更是大自由。

然而，當他走出房門，卻異乎尋常地發現窗台上有一封信。平時有信都是校務員直接給他的。爲甚麼現在有信放在窗台上呢？他感到不安起來，於是急忙拿了信，返回房間。

這是一個自製的白色大信封，上面寫著「陳曉乾老師親啓」，裡面裝著厚厚的信。陳曉乾覺得有點不妙，立刻用發抖的手把它拆開，只見裡面有四斤糧票，四張信箋，寫滿

了密密麻麻的、工整秀麗的字。

信是這樣寫的：

我最親愛的曉乾哥：

這是我寫給你的第一封信，也是最後一封信。

曉乾哥，我本來是不應該辜負你對我的期望的。昨天晚上，你對我講了這許多的話，這許多的人生道理，我知道你是出於一片苦心。後來你甚至說，我提出任何要求，你都會答應，只要我感到幸福和快樂。但是，我能夠向你提出甚麼要求呢？

我三歲死了媽媽，據說，我媽媽是患了大熱症，無錢醫治死去的。由於家貧，我爸爸父兼母職，含苦茹辛把我養大成人。爲了愛護我，他甚至犧牲自己的青春和幸福，拒絕再娶，他怕後母對我不好。我稍長，他對我循循善誘，教導我各種做人的道理。進入中學後，更不時教育我樹立爲人民、爲勞苦大眾奮鬥終生的思想。在生活上，他自己怎樣節儉，都要使我吃飽穿暖。我爸爸對我恩重如山。現在，他含著悲憤離我而去，我驟然感到這個世界再不是我的了。

我當然明白，生老病死，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規律。然而，我父親才五十歲，根本不算老。況且，他也不是一般的病死，而是人爲形成的病死，因此，他的死並不合乎正常的自然規律。

更使我心碎的是，這種不符合自然規律的死亡竟涉及千家萬戶。這也是在中國歷史上和平時期中沒有出現過的現象。我算過，我們村後的墳地，現在已增添了十三個新墳，但我們村卻只有五十多戶人家，而正在等死的還有好幾個。我估計，到年底，即使農業情況有所改善，我們全公社五十歲以上的人可能沒有多少個能活下來了。這也正是我爸爸過早地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你曾經和我討論過我國的前途。我學識淺薄，更沒有多少馬列主義理論知識，所以我未能從理論上去闡述我的疑問。不過，有一點我爸爸和我是一致肯定的：彭德懷上書中央所提到廣大農村的嚴峻現實是真實無誤的，是經過深入下層調查研究所得出來的客觀結論。如果說彭德懷他們是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是反對社會主義的，那麼，我就不知道現在那種不爲窮人謀福利的做法有何意義？革命先烈和像我爸爸那樣的無產階級分子爲之流血流汗的事業，是否還存在？

你也對我說過，社會總是向前的，總是進步的，日子一定會好起來的，要我向前看，對前途要抱樂觀態度。我不懷疑社會發展的總趨勢是向前的、進步的，但十年的切身體驗使我對我國農業的前途完全失去了信心。幾乎可以說，在廣大的中國農村，一個人從少年開始，年年都渴望有頓飽飯吃，但這個希望卻年復一年地無情地落空，而且越來越差，這樣，一直到你度過了青年、壯年、老年(如果有的話)，又把這個一輩子掙扎求吃飽肚子的希望延續給下一代，而無聲無色地死去。事實上，我們的領導人如果體察民情的話，這個希望並不難達到，土改後的兩三年就曾基本上解決了這個問題。但十年了，我們卻反其道而行之，這點我始終無法理解。這樣活下去有何意義？我並不鼓勵別人對生活失去信心，但這種贖罪般的、了無意趣的生活，於我來說，是一種難以忍受的負累，尤其當我失去了我唯一的生存動力 — 我的爸爸，當我孤伶伶一個人活在這個苦難的世界時。

曉乾哥，你曾經也是我生存動力之一。即使是現在，每當我回憶起我倆在一起時的快樂日子，尤其在彩虹橋上，水車磨坊前那戀戀難忘的經歷，我的靈魂深處，就彷彿注入了一股生命激流，萬轉千迴，不能自已。然而，當我想到，這種經歷會很快隨著歲月的流逝而煙消雲散，變成不堪回首的懷念，益增自己的傷感，我就變得無可奈何了。也許我是不屬於這個時代的女性。既然我心靈上的舊創新傷無法撫平，我只能選擇一種一了百了的方法。

我曾經答應過你，我會在適當的時機，告訴你我曾對你講過的土話的意思。讓我現在就告訴你吧：

我第一次對你講土話，是在我們渠梁大隊部門前，當時我是說：「您這個人，在我們這裡是個傻頭傻腦與眾不同的人，但我喜歡你，你正是我夢中情人，你知道嗎？」

第二次是在出發去大煉鋼鐵前，在你的房間裡，我是說：「你的眼睛不老實！但我喜歡，如果你真心愛我，你就放膽看我的胸口吧！」

第三次是在隴巴文挑炭的途中，我是說：「你對我這麼好，比情侶還要溫情脈脈，我知道你是愛上我了，我何嘗不是愛上了你呢？不過，我現在還是學生，不便表示出來。放心吧，我終有一天會向你表明的！」

第四次是在蘿白村的龍鬚草山坡上，我是說：「你說話那麼閃閃縮縮，不過是要遮掩你愛我之心罷了！不管怎麼說，我已經偷偷地把你當作是我的丈夫了！今生今世，除你之外，我是不會嫁別人的了！」

第五次是我們在彩虹橋上，水車磨坊外的一次靈魂相交之後，和你分別時，我是說：「我最愛的曉乾哥啊，不管怎麼說，我認為你和我已經進行過肉體的結合了，雖然事實上你我都無心無力！我自然不能那麼自私把你從你那位十全十美的女朋友身邊搶過來，我只是萬分看重你我之間近三年的感情罷了。我仍然堅持我上次的心願：在心底裡把你當作是我的丈夫，從今以後，我將丫角終老！」

然而，我原來丫角終老的意願卻被無情的現實擊得粉碎。我爸爸的含恨死去，是我作出這個抉擇的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是我含羞忍辱，用自己十分珍惜的貞操換回十斤糧票，卻未能救得我爸爸一命。這箇中包含的絕望和屈辱是無法言說的，只有身受其害有著切膚之痛的人才能體會。我的生存意志已下降到了零點。曉乾哥，你一定絕對不會同意我的決定，一定會有千百個理由留住我。但古語說：哀莫大於心死。我心已死，感到生無可戀。我沒有甚麼要求你的，只希望你不要為我而過分悲傷，盡快把我徹底忘記掉。

曉乾哥，當你讀到這封信的時候，我的軀體早已經在彩虹橋下的急流中向東逝去，消失得無影無蹤！你一九五九年初送給我的那雙金鳳凰鞋還給你，放在彩虹橋中央我們一起滿懷悲情地坐過的那個地方。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穿著那雙寄托著我無限情思的金鳳鞋(我的名字也叫金鳳啊！)，走上彩虹橋去結束我的千般抱恨、萬般不平的！

我已經另外寫了一封信給顏支書，通知他我已經離開了人世。

曉乾哥，我知道你一定會十分傷心，但你曾經引用過《紅樓夢》中王熙鳳的話：「千里搭長棚，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就算是我們提前分離吧！是的，我曾經答應過你，我會照顧你、安慰你，直到你回到你女朋友的身邊。很抱歉我現在不能履行我的諾言了，但我願意推薦冠英代替我。

剩下四斤糧票，留給你用吧！

你偶然相識的小妹妹金鳳絕筆

陳曉乾流著眼淚看完顏金鳳的信後，就發狂地跑出校門，向彩虹橋拼命奔去。當他跑到橋頭時，就一眼看見一雙繡著金鳳凰的繡鞋，端端正正地擺在那裡 — 他和顏金鳳當天晚上並排地坐過的地方。他衝上前去把鞋迅速拿起來，深深地抱在懷裡。

在江邊，只見顏支書匆匆地向橋頭走來。陳曉乾急忙迎了上去，氣急敗壞地叫道：「顏支書，快去救金鳳啊！」他差點兒哭出聲來。

「沒有甚麼辦法了！」顏支書哭著鼻子說，「她遺書裡說是昨天午夜十二時投江自盡的，現在過了八個鐘頭，已經被沖到百里以外去了！」他不住搖頭：「可惜，可惜，這麼

一個好姑娘！」

「她在遺書中說些甚麼呢？」

「她太感情用事了，又太認真了！」顏支書嘆息地說。

顏金鳳靜寂無聲地死去了，連屍體也沒有找到。由於她沒有任何近親，因此也沒有人主動去催促找回。陳曉乾多次向顏支書和蒙書記提及此事，但他們表示無能爲力，唯有希望下游地區發現她的屍體時通知他們。

然而，三天過去了，仍毫無消息。

陳曉乾十分悲痛。儘管他仍處於饑餓狀態，卻變得茶飯不思。他更感痛苦的是，他不能在公眾面前表現得過分悲傷，尤其不能較長時間地表現得傷心欲絕。畢竟，表面上，他和顏金鳳的關係只是一般師生的關係，或頂多只是一般朋友的關係。然而，顏金鳳太使他難忘了，他和她的關係以及她的死都使他無法忘懷，他能和平常一樣若無其事嗎？

然而，周圍卻沒有一個人了解他現在的思想。顏金鳳自殺的事，大家唏噓一番之後，過了兩三天就再沒有人提起了。大家在和陳曉乾相處中，似乎覺得他也和大伙一樣，事過境遷之後，很快就回復原來的狀況。但他怎能在大伙面前強顏歡笑呢？

他感到十分苦悶。唯一的辦法就是少和大家接觸，除了工作和吃飯之外，就返回自己的房間，和衣睡在床上，哀思脈脈。

對顏金鳳的深深懷念，使陳曉乾晚上無法入睡。近三年以來種種不堪回首的往事，實在令他無法淡忘。顏金鳳的自殺肯定是大躍進中的一曲悲歌。然而，廣泛的全國性的大悲劇已經造成，平民老百姓是無力回天的，惟有化悲憤爲期望，期望中央體恤民情，早日設法使國家經濟走出困境，還人民一個安定的生活環境。

一天黃昏，張冠英來訪。

「天都黑了，爲甚麼還不點燈呢？」張冠英對打開房門的陳曉乾說。

他沒有說甚麼，回到桌子邊，就劃著火柴，點著了桌子上的煤油燈。

「你坐吧！」他說，神情慵慵地坐在床邊。

張冠英在桌子邊坐了下來。兩人沉默了一會後，她問道：「陳同志，您這麼憔悴，我怕這樣下去，會弄壞身體的，您不能自己開解、開解嗎？」

「我怎麼開解自己呢？」他悶悶不樂地說，「這種人間慘劇，即使我不曾認識金鳳，我也會無法釋懷的。」

「我了解您的心情，」她溫柔地說，「但人死不能復生，我們只能想開些。」

「連屍體也找不到，太慘了！」他竟哭了起來。

張冠英一時說不出話來，也跟著他哭了。

過了一會，他停止了哭，然後振作一下，對她說：「冠英，對不起。」

她拭了拭眼淚，說道：「我昨天碰見韋炳全，他很無賴，竟說……」

「你不要說了，」他立刻打斷她的話，「這種人是無恥之徒！」

「是呀，他恃著自己的哥哥是公社黨委副書記！」她憤然地說，「他專乘人之危達到個人卑鄙的目的，肯定有不少女孩子被他玩弄過！」

「但是，」他很有感觸地說，「我們能把主要的責任歸咎於他嗎？如果沒有發生這麼一場曠日持久的大饑荒，他的邪念能得逞嗎？」

她看著他，思考著。過了一會，她說：「不過，我有一個疑問：當大家都餓得雙眼發昏的時候，他哪裡來的這許多糧票呢？我懷疑他貪污公社的糧票。」

「這是極有可能的，」他說，「有證據的話，我一定不會放過他的，這種人，給了他點權力，就橫行霸道，爲非作歹！」

「我把他罵了一頓，」她說，「他還說要他哥哥向我媽媽提親呢！我媽最討厭這種人！」

「哼，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他哼了一聲。

彼此又沉默了一會之後，她溫柔地說：「陳同志，今晚是我媽要我來安慰您的。」

「安慰我？」他怔怔地說，但隨即忽然想起了甚麼，問這：「冠英，如果換了是你而不是金鳳，你會自殺嗎？」

她想了想，答道：「我不知道。一個人沒有到達那個地步，是很難設想得出來的。那次我媽媽病危，如果沒有您幫忙，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當時我媽媽如果有甚麼不測的話，我就只有依靠您了。」

「你和金鳳不同，金鳳甚麼親人也沒有，而你還有一個當公社黨委書記的表哥，他至少會關心一下你的嘛。」

「我表哥倒是個好人，」她說，「但正是由於他是個好人，並沒有像韋炳全和其他一些人那樣，利用職權謀私利，又因他的兒女還小，需要特別照顧，因此他的生活也並不十分好過，所以對我們是有心無力，對公社的其他人，更是無能為力了。」歇了歇，她補充說：「當然，有個親戚關心，出點主意，總比金鳳孤伶伶一個人要好些。不過，有您在，金鳳是不應該自殺的。」

「但是，我到底是外人啊！」他無限感慨地說。

「我想，如果……」她頓住了，用探索的眼光看著他。

「如果甚麼呢？」

「我不知道該不該說。」

「難道我會生你的氣嗎？」

她點了點頭，說道：「我是說，如果您願意討她做妻子，她可能就不會自殺了，她有了個歸宿嘛！」

聽了她的話，他頓時感到無限惆悵。但他深知顏金鳳的自殺並非出於一念之差。在她的自殺背後，有著複雜的思想根源和時代背景。而且，根據她的性格，即使她怎麼愛他，她也不會奪人之所愛的。

看見他沉吟不語，她又問道：「您覺得金鳳是個鄉下妹，配不起您嗎？」

「你千萬不要這麼說！」他擺了擺手制止她，「如果我是這種人的話，就不會和你們情如兄妹了。我只是想，如果我願意娶她為妻，她是否願意嫁給我？」

「願意的，我知道她一定願意的。」她用十分肯定的口吻說。

他苦笑起來。張冠英雖然是顏金鳳的好友，但她並沒有真正透徹了解她的思想和情操。顏金鳳是個獨一無二的本地少女：她看重貞節比許多潔身自愛的姑娘為甚，因為她真心愛他，她就可能因自己曾經失身於韋炳全而不願意嫁給他。何況，正如他剛才所想到的，她絕不會奪人所愛。

「您也知道她會願意的，」張冠英用稍為責備的語氣說，「只是您捨不得您的女朋友！」

「我們不要再討論這個問題好嗎？」他苦笑了一下，「事情都已經過去了，多談無益。」

「好，我們都不再提這件事，」她提高點聲音，「今後您也不要為這件事老是不開心。」

「是的，我們應該把悲哀深深地埋在心裡，不過我永遠不會忘記她的。」他沉重地說。

「這就好，我媽媽也放心了。」

「不過，我要你幫我做一件事，請你幫我去買一個瓦罐子回來，我打算把她的金鳳鞋放在裡面埋葬了，給她起個衣冠塚，好讓我們清明、重九去拜祭她。」

「是個好主意，虧您想得到，」她高興地說，「可見您多麼重感情，我更加尊敬您了！」

「還有她剩下的四斤糧票，它是歷史的見證，我也會永遠留在身邊！」他又黯然地說。

張冠英低下了頭，低聲地說：「有您這樣一個好哥哥，我感到十分幸福！」

# 第十章 破敗之橋

## (一九六一年六月 — 一九六二年七月)

### (一)

日子了無生氣地一天天過去，儘管人們對黨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抱有迫切的期望。

隨著日子的過去，陳曉乾的心情慢慢回復了平靜，雖然每當他想起顏金鳳來，心中總還是隱隱作痛。他現在努力要做的，是設法早日離開這個令人傷心的地方。

不過，有一點他還是有所安慰的：張大嬸在他的豬油和麵粉支援下，已逐漸康復起來，現在她可以做些半勞力的工作了。相信到了春耕時，她就可以下田勞動了。為此張冠英母女對他有如自己的親人一樣。每逢節日，都叫他到她們家作客。陳曉乾也樂得有個落腳的地方，因為每逢過節，人們都是回家吃飯的。

轉眼又過了半年。六二年元旦過後，陳曉乾接丹芷從美國寄來的信。來信說：

曉乾：

我已經在美國安頓下來了。

自五七年岑蕙自殺身亡，不到四年的時間，你的感情再次陷入了無邊的悲憤之中。世事如斯，夫復何言！我也不禁含淚仰天長嘆。

然而，如果你冷靜思考一下，你就可以得出結論，你和顏金鳳之間的羅曼史以及顏金鳳的投江自盡，只不過是在中國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出現的大悲劇中一個纏綿悱惻的小小插曲罷了。其實你是不必向我道歉的，我認為你做得對，但仍做得不夠。為甚麼不應該慰藉一個心靈受盡創傷而心地善良如璞玉般的山區少女呢？你和她那天晚上所做的事(你說是受一時感情所驅使)是一件可歌可泣、轟轟烈烈的大事，即使顏金鳳沒有投江自盡，即使你和她真的發生了肉體關係，你們的故事也是驚天動地的。我為顏金鳳的遭遇哭了幾天。

顏金鳳的事蹟之所以震撼人心，是因為她以弱女之身，以一死去抗議使廣大中國人民陷入巨劫的頑固堅持的左傾路線。你說農村五十歲以上的人幾乎都患了水腫病，其中許多人因而死去。這當然是一個大悲劇，但更大的悲劇卻是這條左傾路線把中國的國民經濟推向崩潰的邊緣，中國的國力、人民的體質、人民的文化教育質素、人民對社會主義的信心，都遭到了極大的摧殘，其破壞性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

顏金鳳自殺的時候，正是中國農村情況最慘烈的時候，過了那個時候，中共中央就似乎下了決心要糾偏了。如果顏金鳳的爸爸能堅持幾天，也許真的就可以避免這一慘劇。然而，從總的來說，廣泛性的悲劇已經造成，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而類似顏金鳳的悲劇，或甚至更加悲慘的個別事件，一定在全國各地都曾發生過。在此之前，發表了《農業十二條》，後來又頒布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還有七月的《科研十四條》，八月的《工業七十條》，九月的《高校六十條》，都旨在大力糾正大躍進、人民公社所造成的極度混亂狀態。下半年的形勢似乎真的有所好轉，如果堅持這樣調整下去，兩三年的時間就可以恢復到接近一九五八年以前的水平。

曉乾，你也不必過分悲傷、消極。五七年反右也好，現在的大躍進也好，都是在中國歷史上出現的負面。從中國的歷史來考察，這種悲劇還會發生。這是中國幾千年封建文化枷鎖造成的。即使實行合適的政治制度，也要經過一個漫長的漸變過程，才能達致理想的局面。千千萬萬像顏金鳳那樣的悲劇不斷發生，也就不足為奇了。

記住，你是中國人，中國人注定是要忍受這一切的。

再過兩三年，當我在美國已經完全立足，當中國的形勢真正好轉，我會回廣州來看你。你一定要更加振作起來，不要爲兒女之情而意氣消沉，切記！切記！

看完信，陳曉乾感動得熱淚盈眶。丹芷不僅是他的忠實愛侶，也像是深明大義、諄諄教導他的慈母，他能爲顏金鳳的死而自暴自棄嗎？幾個月來鎖在他心中的憂鬱之氣，雖不能說是一掃而光，但也已減少許多了。

寒假前，縣糧食局通知，每人每月增加口糧兩斤，即二十三斤。這對大家是一個極大的鼓舞。經過兩年多把口糧凍結在二十一斤以後，大家伸長脖子盼呀盼的，到今天才盼到一點進步。人們高興地看到了調整國民經濟八字方針的成果，儘管成果還不夠顯著。

陳曉乾又接到蘇厚永的來信：

從去年下半年起，廣州正式恢復自由市場。自由市場的物價貴得驚人，豬肉每斤售三十元，是我們半個月的工資，蘿蔔每斤八角錢，紅薯每斤一元五角。不過，有東西可買已是進了一大步了。由於中央連續頒布各條戰線的條例，加強了人們克服困難的信心和決心。

今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擴大的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地委、縣委、重要的廠礦企業，以及人民解放軍各部門的負責同志，共七千餘人，簡稱爲「七千人大會」。會議主要總結建國十二年的工作經驗，特別是一九五八年以來四年的工作經驗，以便迅速扭轉國民經濟困難的局面。黨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朱德等同志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毛主席在講話中，系統地闡述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並作了自我批評，強調要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會議在發揚民主的基礎上，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進一步統一了全黨的認識。會議分析了工作中所犯的錯誤除了經驗不足的原因外，根本的原因是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違反了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

這次七千人大會，其精神正逐步傳達到基層，對全國將會產生極大的震動。廣大群眾看見黨中央、毛主席對改正錯誤的決心和真誠的自我批評，都會對前途充滿信心，決心行動起來，與黨同甘共苦，艱苦奮鬥，渡過難關。我從你這幾個月來的信中，覺得你對國家的前途抱著十分悲觀的態度。現在，你可以恢復信心了吧？當然，由於這幾年我國的經濟所受到的破壞是十分嚴重的，前景也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但既然中央已有新的部署，前途是光明的。

你的感情(愛情和友情)波折，都和國家大事緊密相連，所以顯得特別慘烈，特別震撼人心。不過，我還是勸你要從大處著眼。生活在我們這個大動盪的時代裡，總是風平浪靜、碧海藍天的地方是不存在的。歷史每前進一步，它的巨輪都有意無意地輾死許多無辜的人們。在我們這個社會主義時期，又何能例外！

關於你調到 K 大學的事，最近接黎教授的信，據說他已親自向省委宣傳部反映，指名要調你到該校任教。自去年頒布《高校六十條》以後，教授、專家又逐漸當權。在黎教授力爭下，你於暑期內調到 K 大學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你不妨多和黎教授聯繫。另外，據你說，你們公社的蒙書記對你很好，也很同情你的處境，你也可以做做他的工作，也許他會在縣文教科那裡爲你講些好話呢？總之，經濟好轉後，大學一定需要人，你要主動抓緊時機，多方面活動，就大有成功的可能。

陳曉乾心中燃起了一線希望。不能夠說他對這個地方一點感情都沒有，畢竟他在此地

生活了上千個日日夜夜，和這裡的鄉親同甘共苦了這麼久。不過，這到底是他虛擲青春的地方。況且，對他來說，這也是個傷心之地。他會毫不留戀地永遠離開它。

(二)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把農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由生產大隊改爲生產隊，即生產小隊，允許社員經營小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堅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和認真執行勞逸結合等。

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十六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毛澤東、劉少奇、宋慶齡、董必武、朱德、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了會議。周恩來總理作了《政府工作報告》。報告說明了近幾年社會主義建設的成績和缺點，總結了工作中的經驗教訓，並指出，我國經濟情況已經開始好轉。但陳曉乾注意到，周總理指出的三年大躍進的缺點和錯誤，主要是針對工業戰線而言，並沒有怎樣提到農業。陳曉乾認爲，根本問題是辦了人民公社，由於農村經濟崩潰，才引起連鎖反應，波及各行各業的。現在人民公社實質上回到合作社去了，這說明是辦早了、辦錯了，但卻沒有提及，可能這是顧慮政治影響吧。

五月七日，朱德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言中指出：農民的衣、食、住、行，光靠正業分點糧食解決不了，一定要靠家庭副業來解決。他說：「國家、集體、個人之間的關係要很好地解決，如果個人沒有房住，沒有飯吃，沒有家庭，集體經濟如何鞏固？因爲生產沒有勁了。只有家庭副業發展了，生活改善了，集體經濟才能鞏固。」

朱德的這番話，實際上否定了當年廣泛宣傳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優越性，否定了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托兒所、護老院、行動軍事化等等所謂「共產主義因素」。陳曉乾想：如果彭德懷現在才發表意見，可能就不致於被打倒了。但宦海浮沉，誰曉得？

五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改進生產隊的財務工作》。社論指出：加強生產隊(即生產小隊，以後生產小隊統一使用生產隊的名稱)的財務工作，首先是選拔真正爲社員所信任的人擔任會計工作，盡早地配備全生產隊的財務會計人員，並採取措施提高他們的業務水平和政治水平，其次是建立和健全生產隊的帳目財務制度；在此基礎上，要廣泛地吸收社員群眾參加財務管理，把生產隊的財務活動置於社員的監督之下。

陳曉乾知道，至此，在「八字方針」下，農村人民公社已完全退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人民公社真的是名存實亡了。他也知道，從此廣大人民不會再過著挨餓抵餓的日子了。

「這下可好了！」一天甘老師對陳曉乾說，「這就基本上退回到合作社去了。」

「也就是說，人民公社是辦早了，辦錯了。」陳曉乾說。

「當然是辦錯了！」甘老師說，「但中央是不會公開承認錯誤的，所以還要保留人民公社的名稱，但已是虛有其名了。不過，廣大農民倒不理會你是否承認錯誤，能夠給他們夠吃的口糧就不會做聲的了。」

「彭德懷他們會不會獲得平反呢？」陳曉乾問。

「既然不會承認錯誤，當然就不會爲他們平反了。」

「那不就成了冤案嗎？」

「在政治上，冤案是家常便飯啦！」甘老師說。

陳曉乾知道，甘老師是個敢於講話的人。但是，他今天所講的，似乎是過了線。彭德懷他們是中央定了性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是不能提出異議的。

但是，他又發現，這幾年，言論自由似乎放寬了許多。他經常聽見許多牢騷話和罵街的話。如果是在反右時，那是大逆不道的，是要受批判的。陳曉乾猜想，可能中央鑑於工作失誤太大，如果再加強思想鉗制，可能會出亂子。何況，大家處在饑餓中，要動員

人們去鬥爭別人，可能不甚得力。不過，陳曉乾還是認爲，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還是少說爲佳，誰能保證以後日子好過了就不翻舊帳呢？

「你這麼大膽說話，不怕惹政治麻煩嗎？」陳曉乾問。

「我們農民出身的人，有甚麼好怕的？」甘老師不以爲然地說，「大不了是被遣送回鄉！即使是右派分子，回到自己的家鄉，鄉親們自小看著他長大，知道他的爲人，是不會把他看作壞人的。有一件事你不知道，現在農村的形勢逐漸好了，很多鄉村小學教師要棄教從農呢！你說我們有甚麼好怕的？」

「沒聽說過教師要改行當農民的。」

「這有甚麼奇怪的呢！」甘老師說，「他們的工資每月平均不到三十元，口糧又低，現在自由市場的東西那麼貴，三十塊錢還買不到一隻雞。」

「農民的境況也不見得比教師好嘛！」陳曉乾說。

「農民也慘，但自從去年下半年有限度地開放自由市場以後，農民的實際糧食收入有了增加，比教師固定二十三斤糧食要好了。」

「但是，中央允許社員經營小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是最近的事，怎麼他們就有自種產品投入自由市場呢？」

「原來只准生產大隊集體生產的產品上市，」甘老師說，「不過，很多地方的領導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任由生產小隊自己搞私撈，收入分給社員。現在核算單位已經從生產大隊改爲生產小隊，就更合法了，可以公然進行了，家家戶戶都會大搞的。這一來，身在農村的小學教師同他們的差距就會更大了，他們怎能安心從教呢？」

「你是說，農業政策改進以後，鄉村小學教師都會棄教從農了？」陳曉乾問，「農村小學誰來教呢？」

「也不會全部都棄教從農的，」甘老師說，「那些老弱病殘或離開了農業勞動太久的人，大概不會轉行了。」

「那些精壯的人就會全部轉行了？」

「應當說，會有很多人轉行。」

「過去三年，農民最慘，如今竟也有人羨慕了。」

「中國人這幾年餓怕了，」甘老師說，「現在管他甚麼崇高理想、高尚的職業，能夠飽肚子就是第一要緊的。」

聽了他的話，陳曉乾又感觸起來。他想起最近他爸爸來信談及吃飯問題。他爸爸說：香港在戰後經過十七年重建，從六十年代初經濟開始騰飛，現在整個社會已經離開貧窮頗遠了，雖說仍有不少貧民，但吃穿已不成問題。對於一般的工人來說，他們用收入的五分之二就可以解決溫飽的問題，而且物質供應充裕。但社會主義中國卻越來越窮，這幾年竟鬧到普遍餓死人。

「但是，這不過是暫時現象罷了。」甘老師狡黠地笑了笑，「當大家都拼命生產去賺錢，到時物質多了，物價自然就會下降了。」

陳曉乾暗想，甘老師可能沒有學過政治經濟學，但他剛才的說法卻道出了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基本原則：在市場經濟中，物價由市場自動調節。他想：這是不是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優於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呢？

## (三)

七月中旬即將放暑假時，彩虹中學接到了上級的調令，調陳曉乾到省會的 K 大學任教。

爲了歡送陳曉乾上調，學校舉辦了四年來的第一次教職工會餐。七月初，教師的口糧已增加到每個月二十七斤，並配給一兩油。學校又動用了勤工儉學收入中的幾百元買了

一隻山羊、十多斤山牛肉和十斤木薯酒，讓大家高高興興地吃個痛快。

在動筷前，何校長作了簡單的發言：

「陳曉乾老師要上調了，在此我們熱烈歡送他。陳老師到我們彩虹鎮來已經有四年了，他是來我們這裡鍛煉的，正如上大學一樣，通常學制為四年，四年期滿就畢業。現在陳老師畢業了，在我們這個艱苦的山區大學畢業了，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了！我敢說，我們這裡沒有一個人比得上他，首先我本人就比不上他。從大城市來的青年，名牌大學的畢業生，來到這個落後貧窮的山區，和我們一起奮鬥，大煉鋼鐵、上山打柴、喝小球藻、吃雙蒸飯、點煤油燈，四年來，他從來沒有鬧過情緒，同我們一心一德，同甘共苦。不是一個星期、一個月、半年、一年，而是四個寒暑，一千多天啊！」

大家當即熱烈鼓起掌來，陳曉乾激動得眼睛閃出了淚光。

「我們要好好向陳老師學習。陳老師明天就要走了，走上能夠充分發揮他才智的工作崗位去，這對我們彩虹來說是一個損失，但對國家來說是一個收穫。我們預祝他在新工作崗位上為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作出更大貢獻，並希望他今後仍時常關心我們彩虹中學。」

陳曉乾忽然想起顏金鳳來，不免感到一陣惆悵。時移勢易，物是人非，令人唏噓。此時，他突然產生一種捨不得離去的依依之情。

他也站起來講了幾句情深意長的話，講得好些人流出了惜別的熱淚來。

會餐完畢，大家散去。陳曉乾回到房間，不知道怎的，他感到今晚特別靜寂。明天就放暑假了，學生於下午紛紛回家去了，老師也將於明天離校度假，這是四年來人們第一次有這麼愉快和期待的心情。也許是由於這樣，校園顯得異常清靜。

陳曉乾前一天曾到張冠英家探望她們母女，順便告訴她們這個好消息。她們一方面替他高興，另一方面十分依依不捨，尤其是張大嬸，千叮嚀、萬吩咐，活像叮嚀遠行的兒子，後來竟偷偷地哭了起來。張冠英表現得比較冷靜，她沒有說很多話，但當她走進房間再出來時，陳曉乾發現她面有淚痕，雖然她在他面前仍強顏歡笑。陳曉乾對她倆好言相慰，答應以後放假會回來看望她們，她們的情緒才逐漸平靜下來。

當陳曉乾和衣睡在床上，回憶著過去，憧憬著未來的時候，忽然聽到有人輕輕敲門。

原來是張冠英。他起床點著了煤油燈，一邊問道：「我們不是約好明天早上你來幫我挑行李，一起出發的嗎？」

「我剛才想起，你去了以後，不知道甚麼時候才會回來，所以我想你今晚去拜祭一下金鳳。」她已經走了進來。

「我本來打算明天順路去拜祭她的。」他說。

「我想還是今晚去好些。」

「為甚麼？」

「這樣，她的魂靈也許會出現呢！」她十分認真地說。

「你相信鬼神？」

她點了點頭，反問道：「你不相信嗎？」

他沒有答她。

「我還帶了些冥紙來燒給她。」她又說。

「你哪裡來的這些東西呢？」他有點奇怪地問，「政府不早就禁了嗎？」

「我們山區，一般人多少都留有些，也有些人仍然偷偷地製造。」她答道。「好了，我們現在就一起去吧！」

「好！」他穿上鞋子，拿了手電筒，就跟了她出去。

顏金鳳的墳墓是在河堤轉灣的那個新墳地上，那裡埋葬的都是這幾年患水腫病死去的人們。在新墳地左邊約二百米遠近的地方，是彩虹鎮的傳統舊墳場。當他們兩人快要進入新墳地時，突然發覺在舊墳地上出現好些飄忽不定的鬼火，暗綠閃爍，有點嚇人。陳

曉乾不禁握住張冠英的手臂。

張冠英拉住他低聲地說：「哥，你怕嗎？」自顏金鳳死後，她就改口叫他做「哥」了。

「有點怕。」

「你不是不信鬼神的嗎？」

「是呀，但這種陰森的氣氛是不能不令人有點心驚的啊！」他說。「你不怕嗎？」

「我也有點怕，但有你在身邊，我就不怕了，金鳳會保佑我們的！」她既認真又虔誠地說：「我倒是希望金鳳的魂靈會出現，和你道別。」

聽見她這麼說，他也大膽起來，竟也希望這世間真的有鬼魂，這樣顏金鳳的鬼魂就會出現和他談心話別。說也奇怪，顏金鳳死後，雖然他苦苦思念她，他竟沒有一次夢見她。

顏金鳳的衣冠塚原來是十分潦草的。到了上個月，由於農村有了較多的物質，他才有可能花了三百元請人用青磚和水泥重新修葺，是這個新墳地上所有墳墓中最好的。

他打著電筒，照在顏金鳳墳墓的墓碑上，只見上面刻著「生於一九四一年 卒於一九六一年 顏金鳳之墓 陳曉乾立」。他想起岑蕙的墳墓來。岑蕙比顏金鳳大四歲，可是她們都死於雙十年華。他在暑假到廣州時曾經去拜祭過岑蕙的墳墓。岑蕙的墳墓十分破舊了，在當時的物質條件下，他不可能爲它重新修葺。以後有機會，他一定會把它修繕一番的。

在陳曉乾的電筒光下，張冠英開始燒起冥紙來。燒完冥紙，就合什拜了三拜，喃喃地說：「金鳳，哥就要離開我們了，以後不知道甚麼時候才會再來，現在來和你告別，你要永遠保佑他，他到了新的地方就沒有人照顧了！」聲音突然低沉了下來，似乎是在哭泣。

「冠英！」他十分感動。

「哥！」她拭了拭眼淚，「你也來拜拜金鳳吧！」

他不由自主地跪在碑前，恭恭敬敬地叩了三個頭，然後閉著眼睛，低聲地說：「金鳳，我要走了，我不知道日後會不會再回來。但是，不管我走到天涯海角，我都會永遠記住你的！」他進入了深深的回憶之中，他和顏金鳳親密無間地相處在一起時的情景，像電影一樣，一幕幕地重現腦際。過了很久，他聽見耳邊有低沉的哭泣聲。

他微微張開眼睛，在他旁邊有一個美麗的側影，一動不動地處於定格之中，像藝術大師的一尊塑像，然而，那尊塑像的頭慢慢低了下來，一連串黑色的淚珠急速地滴了下來。

「金鳳！」他驚喜若狂地轉過身來摟住她，「金鳳，這些日子來你好嗎？」

她沒有回答他，倒在他懷裡繼續哭泣著。

「金鳳，你別傷心，」他感情充沛地說，「我的女朋友要我好好照顧你……只要你願意活下來，我甚麼都可以答應你……如果我娶你爲妻，你不會自尋短見吧？」

她仍然沒有做聲，但在他的懷裡哭得更傷心了。

「別悲傷，我可憐的妹妹！」他捧住她的臉孔，不住吻乾她臉上的淚水。她伸出雙手來緊緊地摟住他。

月亮冉冉上升。在月色下，他看見一雙被十分明顯的雙眼皮包圍著的橢圓形大眼睛，深情地注視著他，睫毛上沾著淚珠的眸子，變得晶瑩起來。

他情不自禁地吻她的嘴唇。他發覺她的牙齒不住輕輕地碰撞他的牙齒。過了一會，他感到她的胸脯在強烈起伏，唾液大增，他嚐到一種異常的甜味，並聞到從她鼻孔中呼出來的濃郁少女味。時光似乎倒流回到一年多以前他和顏金鳳在水車磨坊前的纏綿時刻。

她突然推開他。但他不放手，含糊地說：「金鳳，你生我的氣嗎？」

她又推開他，也含糊地說：「不，我不是金鳳，我是冠英！」

他吃了一驚，趕忙放開她，說道：「冠英，對不起！」他完全清醒過來了，道歉說：「我不是有心的，我把你當作金鳳了。」

「哥！」她十分害羞地轉過身去，聲音十分低沉地說，「我知道你很愛金鳳，十分想念她，所以你把我認錯了，我也就沒有……」

「對不起，請原諒我吧！」

「你不是告訴過我，金鳳臨終時推薦我代替她照顧你、安慰你嗎？」她的聲音更低了，更清晰了，「你覺得我不配代替她嗎？」

他看著張冠英可憐弱女的樣子，思潮不禁沸騰起來。在他從香港回來的八年中，他遇到過幾個奇女子，包括顏金鳳在內，她們都帶著強烈而鮮明的時代氣息登上當今中國的政治舞台，她們或憂國憂民，或威武不屈，或以死殉志；或工於心計，憑借政治風力，青雲直上。她們都同他有著密切的感情關係。然而，正面的，都一個個香消玉殞，或銷聲匿跡；反面的，已鞏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伺機再借政治之風更上一層樓。然而，就只有這個張冠英，她溫柔、內向、逆來順受，帶有明顯的傳統中國女性三從四德的傾向。現在，在陳曉乾的心目中，覺得這世間上只有她才是永存的。於是他把發自靈魂深處的全部感情，凝結成一句話：「冠英，我的好妹妹！」

「哥！」她含情脈脈地應了一聲，就慢慢地站了起來，「我們回去吧！」

第二天早上六時許，蒙書記和公社一些幹部以及彩虹初中的領導人來送陳曉乾。然後張冠英幫他挑著一大擔行李，離開了彩虹鎮。

當他們通過彩虹橋時，陳曉乾在他曾經和顏金鳳一起坐過的地方駐足下來。他怔怔地注視著橋下打著旋渦急湍地向東長驅流逝的江水，一陣哀愁湧上心頭：「金鳳啊，你那十全十美的少女身軀，就是被這無情的江水捲往不知名的遠方！在我心中，你音容宛在，然而，你已逐漸被人們遺忘了！」

四年前，他第一次走過彩虹橋時，曾經對它有所期待，然而，即使是在當時，他已隱約地感到這座橋有一種不好的兆頭：人民公社，這被說成是通往共產主義天堂的橋樑，有如天空中美麗的彩虹，終究不過是空中樓閣罷了，現實生活中的這座彩虹橋，儘管有一個動聽的名字，通往的不過是更加貧瘠的山區！

「走吧！」張冠英輕輕地催促他。他定了定神，振作一下，就大踏步離開了。

一路上，張冠英似乎情緒十分低落，極少說話。每當陳曉乾逗她講話時，她那雙眼皮十分明顯的大眼睛會立刻淚盈於睫，這使他感到十分難過。

他們於下午一時多到達 D 火車站。當陳曉乾買了二時正的火車票並辦好了托運行李手續後，他們就在候車室的一張木長凳上坐了下來。張冠英拿過芒筒，遞給陳曉乾，說道：「哥，你也餓了，喝些玉米粥吧！」

陳曉乾拿起那熟悉的芒筒，感觸起來：四年前，是張大嬸挑著他的行李領他到了彩虹，在路上曾用這芒筒的玉米粥招待他；四年後的今天，是張冠英，張大嬸的女兒，挑著他的行李領他離開彩虹，又用這芒筒的玉米粥來招待他。

「嫌我們的芒筒不合衛生嗎？」她今天第一次溫順地笑了起來，笑得十分天真爛漫。

「不，不，怎麼會呢？」他趕忙說，並立即把芒筒拿過來，打開蓋子，仰起頭大大吃了幾口。雖然仍有一股酸味，但他嚐到摻雜在其中的一種味道，很像他昨天晚上吻她時嚐到的那種甜味，他不禁多情地叫了一聲：「冠英，你真好！」

火車汽笛一陣長鳴，站在火車下送行的張冠英突然哭了起來，不顧一切地緊緊捉住陳曉乾的手：「哥！我捨不得你！」

「我一定會回來看你的！」他輕輕拉開她纖長的手，聲音哽塞地說，「火車要開了，再見了！」他登上了火車，回過頭來看著她。火車轟隆、轟隆地向前駛去。

她不住用手絹拭擦著淚水，雙眼仍然緊緊地看著火車快速離去。

他看見她一直怔怔地站著，直到火車轉入一個大彎，她便消失在一陣從火車煙囪裡冒出來的白色蒸汽之中。

第二部《魂斷彩虹》完

**你是否想深入認識已經逐漸被世人所遺忘的毛澤東**

毛澤東創造的那個近三十年的社會主義王國，是人類歷史上最爲奇異獨特的社會，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紅的回憶》五部曲是一部一百多萬字的超長篇小說，它生動、形象、忠實而詳盡地反映了毛澤東統治的整個歷史，用一幅幅鮮活的畫面，砌成一長卷毛澤東時代的全景圖。每一本小說以一個重大政治運動的全過程爲背景，中間穿插著一個個扣人心弦、賺人熱淚的悲劇故事。中國改革開放取得輝煌成就的今天，與毛澤東時代進行對比，會具有深遠的反思意義。

---

**著名學者及作家對《紅的回憶》五部曲的評論**

「我要向你致敬。當然，有許多人曾經在你所經歷過的那個動盪的時代生活過，但卻很少有人像你那樣，對此寫得那麼多，而且寫得那麼規模宏大和那麼全面……毫無疑問，你的作品值得翻譯成英文和其他文字。」**——美國著名漢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

「《紅的回憶》(英文稿 一 作者按)是一組使人讀後印象難忘的作品，我希望有一天我的成就能與之相提並論。」**——美國作家、上海英文《星報》編輯馬克・西格斯**(Mark Seghers)

「《紅的回憶》是爲悲劇性歷史見證的大氣魄作品，具有史詩般的結構。無論其得失如何，它的存在價值已是無容置疑的了……它的文學價值必然可與歷史同存。」**——國內外著名作家東瑞先生的評論**，載於大陸著名文學評論刊物《文學自由談》1992年第2期

「我相信，《紅的回憶》系列一定會在海內外引起巨大的影響，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佔有一定地位。」**——國內外著名作家、香港作家聯會永遠榮譽會長曾敏之先生的評論**，載於《華僑日報》1992年12月

溫紹賢的《紅的回憶》「路線系列小說，以形象性的小說形式來反映歷史的大悲劇，更加震撼人心，發人反思。」**——本港資深記者、作家羅漢先生的評論**，載於《星島日報》「細數才華」版1989年1月10日

「《紅的回憶》(《紅的回憶》電影版 一 作者按)也許是最快速認識中國現代史的方法，花了一百五十八分鐘，穿梭二十多年的歷史。」**——鄭維音先生的評論**，載於《明報》「文化資訊」版2000年2月21日

**六十年來最震撼人心的政經歷史超長篇巨製！**
**它100%是一本小說，又100%是一部當代史！**

ISBN 978-962-86873-4-3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HK $100